

# 追魂帖

柳残阳著

上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追魂帖

(上)

柳残阳 著

# 目 录

一、地狱门	阎王帖	.....	(1)
二、觅笛音	巧遇怪妇	.....	(20)
三、寻玉女	身陷重围	.....	(41)
四、厉灭尘	重现江湖	.....	(63)
五、月光下	旗剑交辉	.....	(84)
六、黑杀教	争夺秘图	.....	(1053)
七、叙往事	高潮迭起	.....	(125)
八、蜈蚣侠	再遇高人	.....	(145)
九、连环掌	力破剑阵	.....	(165)
十、白家堡	凶险万状	.....	(185)
十一、母夜叉	鬼哭神嚎	.....	(205)
十二、黑妖狐	冶荡勾魂	.....	(225)
十三、火灵官	来至幽冥	.....	(244)
十四、荒冢中	意外获宝	.....	(264)
十五、展绝技	大破魔宫	.....	(283)

## 一、地狱门 阎王帖

新月如眉，挂在蔚蓝的天上，疏星是棋样的布列着，从茂密的树林中，露出几道白光，照在那摩天岭上，巍峨的峭壁，高耸在云端里，狰狞的巨石，仿佛恶鬼在狂舞，摇曳的树梢，好似荡漾的余波，峰间的飞瀑，在月光下，如白练千匹，倒悬而下，打破了夜的寂静。

哈哈哈哈哈……………

忽然，一阵爽朗的笑声，划破寂静的夜空，顿时四谷回鸣，许久未已。

这笑声是豪迈的，但其中却透着凄郁，冷酷，忿恨！……令人毛骨悚然。

奇怪，此处罕有人迹，这笑声究竟来自何处？……

笑声方歇，顷见一条人影，由山腰之处拔起，身形宛如鹏飞，眨眼间飘落在峰巅。

来人竟是一位气宇轩昂，英姿焕发的少年，等他身形停稳，好像在寻找什么，琥珀般的一双星目，向四周电扫而过。

陡然，他将视线停在面前远处的一块巨岩上，然后缓步走了过去。

斯时，那岩石下面，有片闪闪发亮的东西，在月光下炫耀着他的眼睛。

“咦！”他怔了一下，忙刹住脚步，惊疑地自语道：“血？”一滩殷红的血，和一堆人体的残肢，散乱在岩石下。

“还是一个女的……”他的眼睛，已为自己证实了一切。

那的确是一滩未干的血迹，和一堆血肉狼藉的肢体，及一颗长发蓬乱的女人头颅。

但是，少年并没有因此显出一丝恐惧之色。相反的，在他英俊的脸庞上，却泛起一片令人凛冽的冷酷，和轻蔑的笑意，眉宇之间，也现出一层仇恨的阴影。

“师父，你的话没有错，这正是你所说的摩天岭，而下面也就是你要我找寻的地狱门了！”接着，他心中又暗忖道：“恶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恶鬼，今夜也就是你的丧命之日。可惜我来晚了一步，让你又摧残了一个无辜的少女。‘鬼郎君’呀‘鬼郎君’，不管千辛万苦，我也要找到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然后取回‘阎王帖’，再一掌将你打成肉酱，放在武盟暴尸三天，方报我不共戴天之仇！”

他独立峰顶，俯瞰谷中，氤氲的云雾，逐渐由山腰，隐退至谷底，环山尽是修竹茂松，只因夜风碎响，泉流潺潺，而汇成一曲妙律神韵，萦绕耳际，此情此景虽是犹如天府仙境，但这少年仍然心事重重。

突然，见他双臂齐张，两足轻弹，一声龙吟，跃身向谷底，疾扑而下。

四周的松竹，如同利箭一般，不断的向空中猛射。

不消片刻，他已经置身在谷中，流目四望，谷里的薄雾已消，穿谷而过的一条清溪，两岸方圆数里的盆地，此时正值蔓草藤萝莽莽，奇葩怒放的盛夏季节，是以满谷芬芳扑鼻，浸身在这种馥郁之中，少年不禁觉得有些飘然。

当下，聚敛心神，身后忽然传来轻响。

少年立时察觉，疾转过去，心中甚感惊讶，顿时眉宇间立显出一股煞气，嘴角上也已泛起了那丝冷酷阴狠的笑意。

“嘿嘿嘿嘿……”

在少年面前一丈之处，这时出现了一身形硕长的黑衣人，此人丑陋无比，乱发披肩，两眼深陷，面颊削瘦，黝黑的肤色，血盆大口外，露出白森森的獠牙，闪闪的眼睛里，射出灼人的绿光，他一声不响的直立着，视线之中透出一种轻蔑戏弄的意味。

“嘿嘿！”丑汉阴笑了两声，开口问道：

“小子，寅夜造访，莫非鬼使神差，想早日和你先人重逢地府？”

“哼！”少年神情不屑，嗤之以鼻。

“我这‘地狱门’从无生灵归还，你可知道？”

丑汉言毕，面显得意之色，双睛微眨，似是等待少年的回答。仇意立浓，少年冷酷地一笑道：

“嘿！恶鬼，你大概就是‘地狱门’的主人‘鬼郎君’吧？”绿眼圆睁，丑汉登时磔磔怪笑道：

“小子，你猜的不错，本座正是……小子，快将名讳报上，本座好送你上天……”

越听越怒，少年满脸杀机，不由厉吼一声：

“闭嘴！鬼郎君，你可知道少爷是何人？竟敢口出狂言！”

藐视地一笑，鬼郎君阴阳怪气道：

“谁不都是一样，本座的下酒美味，嘿嘿嘿……”

少年一见鬼郎君自吹自擂，目中无人的模样，不禁冷笑一声道：

“鬼郎君，你先别这样得意，因为，你所想像的本少爷，可

未必和别人一样，不堪一击！”

笑容立敛，鬼郎君忿然喝道：

“小子，那你就动手吧！本座先让你三招如何？”

头微仰，少年冷傲道：

“且慢，别说少爷让你三招，就是让你三十招也无妨，但是，我还有话想问，希望你能实言相告，小爷自会赏你全尸，否则的话……”

说到这里，鬼郎君丑陋的面颊，肌肤猛烈抽搐了一阵，正想发怒暴喝之际，少年又抢道：

“少爷现在告诉你，我叫‘凌震宇’，是‘紫金鱼鳞刀’凌世豪的后人，鬼郎君，你现在该知道本少爷的来意了吧！”

少年“凌震宇”言罢，鬼郎君不寒而栗，登时欺身而前，厉声叱喝：

“原来，你是武林盟主‘紫金无敌’凌世豪的孽种，正好，让本座送你到丰都城相会。”

语毕，鬼郎君双手一捞，两掌如狂龙般，袭至凌震宇的面门。

凌震宇丝毫未动，双掌一翻，向前疾推，“轰”地一声巨响，两人掌力互击，劲道顿时抵消。

鬼郎君惊愕之间，迅速收回双掌。

接着，凌震宇喝道：

“鬼郎君，少爷还有话要问，你所收藏的那册‘阎王帖’呢？识相的，马上交出！不然，少爷就请你尝尝‘逆血攻心’的滋味！”

鬼郎君一听，“逆血攻心”！神态悚然，他头一抖，裂眦大喝：

“小子，‘七禽叟’是你什么人？你们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剑眉一扬，凌震宇朗声道：

“他是我师父。”

不敢相信，鬼郎君怒吼一声：

“此话当真？”

目闪寒芒，凌震宇冷冷地答：

“难道还有假的不成？”

凌震宇说到这里，一双星目恶狠狠地怒视着鬼郎君，恨不得立时将他毙命。

怪眼一睁，鬼郎君的眸子，暴吐精芒，他咆哮道：“那你就使出来吧！”

说话的同时，他双手一分，拉开步子，蓄势待发。

神情愤怒，凌震宇傲然笑了道：

“嘿嘿嘿！鬼郎君，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停了一下，凌震宇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说道：

“当年的那册阎王帖，你交不交？”

紧绷着脸，鬼郎君毅然道：“不交！”

仇色更炽，凌震宇神情一颤，愤然厉声道：“有种！本少爷决定，四招之内，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酷刑！”

顷刻，鬼郎君怒火高张，狂吼一声，身形欺进，右掌疾吐，径朝凌震宇胸前攻去。

来势汹汹，犹如雷霆闪电，凌震宇若不走不避，或是出招相抵，必有性命之忧。

说时已迟，只见凌震宇身形一晃，双足微移，偏右些许，恰好避过双掌劲力，而就在这时，鬼郎君所击出的两股狂风，落在凌震宇方才立身之处后面的一块巨岩上。

“轰！”然一声。

巨岩被击得裂开，表层的石屑，向旁四射。

鬼郎君一掌落空，正当他要收掌再攻刹那，凌震宇右掌托天，左掌撑地，双掌同时一转，猛然发出两股劲力，往鬼郎君的腹部攻去。

须知，凌震宇的这两掌，无论是在力道、或则速度方面，都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鬼郎君不敢怠慢，惶恐之余，立收身形掌力，一声暴喝，疾聚一口真气，凝逼体内之毒，贯在双掌，双掌立时泛紫。

“咳！”的一声。

鬼郎君双掌交互推出，形同骤雨一般，分袭凌震宇的周身要害。

登时，凌震宇闻到一股尸臭之味，迎面扑来，当下觉得神智懵然，心忖：“不好！”

立刻停止呼吸，一记凌空斤斗，落到鬼郎君的身后，慢条斯理地道：“鬼郎君，一招了！”

“嘎嘎！”鬼郎君阴笑两声，掩饰窘态。

他依然没有答话，身子一转，掌影翻飞，快步逼向凌震宇，招招阴狠，式式毒辣，好像非将对方致死，才能甘心！

而凌震宇呢？处处游身走避，轻松愉快的神态，仿佛存心戏弄鬼郎君，原来，他的功力，已经超过了对方。

“第二招了！鬼郎君……”

此语未了，鬼郎君身形一挫，右脚扫向凌震宇，这招还没用老，左掌业已劈出。

“好个攻下取上！”凌震宇心里想着，身子却没有停，他往后仰，一个小翻，化险为夷。

“三招已过！鬼郎君，你小心啦！”

“啦”字方出口，凌震宇的身子，已腾空而起，喘息之间，他扑至鬼郎君的眼前。

“砰！砰！”，随之。

“哎”的一声惨叫。

瘦骨嶙峋的鬼郎君，还来不及出招，已像烂泥一般，软瘫在地。

刚才，他双眼中，射出咄咄逼人的精光，这时已化为乌有，连一丝光彩也无。

“哈哈哈哈哈……”

凌震宇一看，鬼郎君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兀自冷酷而轻蔑的笑了起来，接着冷冰冰的讪笑道：“你没有想到吧，鬼郎君，你那独霸武林数十载的‘神砂手’下，居然还会有生灵存在于世！哈哈！哈哈……”

鬼郎君被凌震宇的狂笑声，从昏迷中惊醒过来，他挣扎了一下，怎奈四肢的重穴，已经被点住，阵阵的酸麻绞痛，贯彻他的全身。

一层仇恨笼罩着鬼郎君的脸，他恹恹地睁开那毫无神采的眼睛，无力的望着凌震宇。

“你当日的雄风安在？鬼郎君。”

凌震宇调侃地问，脸上绽出得胜的笑意。

处在这种局面下的鬼郎君，羞恨交加的垂下眼帘，他的脸色苍白若灰，蓬乱的长发，遮掩着自己的脸孔，好像是怕被人瞧见。

在这淡淡的月光下，如果你说鬼郎君是鬼魅僵尸，一点也不为过。

凌震宇星目中怒光闪闪，他盯着面前的鬼郎君，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登时星目赤红，他恨不得一掌立即将鬼郎君击毙。

但是，他为了自己所想的，不只是鬼郎君一人的性命，而是还有许多人与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为了那些人，他只有向瘫痪在面前的人，索回那册白绫制成的“阎王帖”，他才能知道另外的仇人是谁！

然后，他再将这些入，一一格毙，才能雪清这笔杀父的血债。

星目微睁，凌震宇瞪着鬼郎君，厉叱道：

“恶鬼！还不将那本阎王帖交出来吗？难道真要逼我施展逆血攻心的残酷手段？”

鬼郎君听了，犹若未闻，他一言不发，一丝不动，因为，目前他只被点了四肢重穴，其生命尚未感到严重威胁。

急怒交加，凌震宇暴喝道：“恶鬼！我问你话，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窒碍须臾，鬼郎君微微地动了一下，而后随着仰起脸孔，朝着凌震宇，恨意浓浓地摇了摇头，他仿佛在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会交给你的。”

一会儿，他又极力痛苦地合上眼帘。

此情之下，凌震宇疾步上前，盯着鬼郎君狠声地道：“鬼郎君，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就叫你尝尝逆血攻心痛苦的滋味！”

说罢，凌震宇骈起食中二指，运劲点在鬼郎君的“百会”穴上，刹那之间，一股热气，随着两指贯入穴中，凌震宇手一缩，退在鬼郎君身旁，静观其变。

“哎，哎……”

乍见鬼郎君身躯猛地抽搐了一下，口中立时凄厉地哀鸣着，随后四肢颤抖了起来，其状极为痛楚！

此时，怪眼乱翻，头颅猛撞背后岩壁，满脸冷汗簌簌而下，他全身四肢百骸的血液，犹如万蛇钻动般，倒行回心脏，心脏不断扩大，就好像要爆炸开来一样，令人生不如死。

阴冷的，凌震宇喝问道：

“恶鬼，你说不说，那册阎王帖究竟藏在哪里？”

忽然，鬼郎君痛苦地颤抖着，双睛暴瞪，恨意地望着凌震宇，面颊上的肌肤，一阵猛烈地抽搐，双手曲起如勾。霍地，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他两手曲向胸前，快速绝伦地撕开前襟，赫然掉下一本白色小册。

凌震宇疾目扫射，早已看到那本薄薄的绫帖。

正在这电闪刹那，鬼郎君又强忍痛苦地伸手向那册绫帖抓去。

凌震宇暗状，万分情急，扬掌一挥，将绫帖扫出五尺，身形飘然跃起，一手捞起绫帖，定睛细看，心中狂喜不已。

“啊！这不就是那册阎王帖吗？”

电闪一瞬，凌震宇狂喜的面孔，立罩寒霜，仇恨和冷酷又显现出来，杀气毕露。

当年父亲惨死的情形，一幕幕浮出脑海……

庐山的云雾，就像蒙着轻纱的少女，若隐若现，无限娇羞的模样，惹人怜爱。庐山的霞雨瀑布，如同少女的情怀，时而温柔典雅，时而激情奔放，风情万种，百媚横生。

山峦崖壑，好似冷漠孤傲的女郎，遗世独立，孤绝冷艳的风貌，令人景仰，令人激赏。

紫金鱼鳞刀凌世豪，就看中此地怡人的景色，所以将武林总盟“天道庄”，建造在汉王峰上。

夕阳西下，树林的深处，渐渐暗了起来，红色的晚霞，布满西天，树梢慢慢跟着暗了，胭脂色的天，也发起蓝来，树林之中，充满了湿气，微风吹来，整个大地将要沉睡。

这时，天道庄外的松林中，盘膝静坐着十七位风尘仆仆、青巾蒙面的武林人物，尽管这些人用的是青巾，可是他们的穿着和身份，迥然不同。

经过长途跋涉，他们为求迅速恢复原有精力，都各自趺坐调息。

宏伟壮观的天道庄，内里灯火辉煌，但今夜却和往常不同，庄中静谧得像一泓死水。

“唉……”

后院的大厅里，传出一声深长而且凄凉的叹息。

此厅内，迎门端坐着三人，一位是年约五旬，面白无须的老人；一位是四旬左右，风韵犹存，秀美绝代，一袭红衣的妇女。她的怀中，此时正熟睡着一个四五岁的稚龄男童。

无须老人剑眉朗目，一派慈祥和蔼之色，但是此时却已忧容满面，眉宇微蹙，神色之间，显而易见的，现出一种坚毅而又忿恨的双重神色。

他的心情既沉重，又悲痛。

此人即为气度恢宏的武林盟主“紫金无敌”凌世豪，身旁坐的是他的爱妻与幼子。

这时，这位风韵绝代的美妇人，也被一层淡淡的忧愁，所笼罩着。

感慨万千，凌世豪低沉地道：

“天意，……天意！想不到这些魔头……”

说到这里，他居然停住了，看凌世豪的表情，好像极力在思索什么。

俄顷，凌世豪暴闪一双精目，贪婪般地，凝视着爱妻怀中的幼子。

原来，三日前，天道庄突然接获一张匿名示警的纸笺，笺上写着“初九子时，有人寻仇，小心防备，且勿大意”。

如今，三更已至——

以凌世豪享誉武林数十年的“紫金鱼鳞刀”，来对付当今一流高手，并不困难，但是为了他的幼子，又不禁担心起来。

凌世豪，是个侠义中人，因为武功盖世，为人正直，所以被推举为“武林盟主”，然而数十年来，他为维护武林正义，在所难免与一些黑道人士结怨。

孰料，晚年却遭来一场大祸……

想到这里，凌世豪抛开忧绪，双眼之中，暴吐两道凌芒，脸色沉重，如临大敌。

突然，拔身纵起，右手扬处，一道紫光，脱鞘而出。霎时，他的身子，已落在厅外院中，旋目四顾，昂然而立，蓄势待发。

这时，正有一人，匆匆地由前院直奔进来。

凌世豪凝神细看，已知来人，即是前庄巡夜执事徐兆元。

来人尚距丈余之处，凌世豪沉声询问：

“兆元，发现了什么？”

说话之间，徐兆元已至面前，他双手捧着一物，惊慌呈上，颤声禀道：

“属下适才于前庄巡夜，发现一条身法诡谲的人影，竟然悄无声行迹的瞒过数处，潜伏暗卡，径自朝着庄门而来，属下见之，即将来人劫住，来人便将这个……”

徐兆元说至此，凌世豪已将那物接过，定睛细看，原来是个漆黑精致的木匣。

紧接着，凌世豪拦住徐兆元的语音，急声抢问：

“那人现在何处？”

吞了口水，徐兆元恭敬答道：

“来人将此木匣留下后，又返身朝着来路回去，临走之前留言，请盟主速观盒中之物。”

徐兆元语音未了，凌世豪已将木匣开启，一看之下，只见里面竟是一叠白绫订成的册子，封面上赫然用鲜血写着“阎王帖”三个龙飞凤舞的狂草字迹。

凌世豪还未遣走徐兆元，就毫不思索地展开绫册观看，他的颜面豁然浮出一丝淡淡的幽笑。

笑中，却含蕴着一股轻蔑与仇恨之意。

只因，这十余黑道巨煞，为了索仇，而以各人的鲜血，联合签名发出这册“阎王帖”。

很明显的，这“阎王帖”所蕴含的意义，即是索取这位生平光明磊落，武林盟主凌世豪的性命。

而其联名签写这本“阎王帖”的动机，也不外乎，是群积恶如山、人欲得之而诛的魔头们，一种为骄狂和傲慢，所驱使的表现。

凌世豪默诵着“阎王帖”中的黑名单。

“呵呵呵呵……嘎嘎……”

就在这瞬间，他的四周突然转来一阵轻蔑的笑声，由此笑声之中，可以判断来者，不下十余人。

刹那间，凌世豪旋目一扫，周遭丈许之处，已然飘下了十七个青巾蒙面，穿着不同的武林人物。

哈哈哈哈哈……

继之，凌世豪一敛怔忡之态，兀自也狂傲地发出一串朗笑。

笑声中，他迅速地将那“阎王帖”揣入怀中，旋即高声道：“承蒙各位有这么磊落的作风！”

一位身材矮小，青巾蒙面的光头，怒叱一声道：

“凌世豪，你折服了吗？咕咕咕……”

凌世豪开口欲答，可是另一个瘦骨嶙峋的黑袍人，抢先说道：

“姓凌的，三年之前，你曾赏过老夫一掌，应该不会忘记吧？”

言语之间，凌世豪的双目，怒焰炽燃，沉声地答：

“鬼郎君，凌某的当年一掌之赐，是念上苍有好生之德，没想到你仍然怙恶不悛……”

他的语意未了，一个穿着蓝色长衫的人，阴笑道：

“嘿嘿嘿嘿！老家伙，你死在临头，还要逞口舌之快？”

接着，一穿黄色架娑，肥大的和尚，又狠声地道：

“凌老头，你不引掌自毙，难道还等本法王来动手？”

接着，又一人抢道：

“各位，我看还是尽速将这老狗，宰掉了账！”

娇声嗲气，蒙面光头又道：

“对对对！人家凌大侠，哪有闲情逸致，听我们这群邪魔歪道的批判？”

望着胖和尚，蓝衫人诡笑道：

“屠龙法王，你不是还要与那凌夫人……”

“嘻嘻嘻嘻……”

和尚闻言，两眼一眯，淫褻笑后，怪里怪气地道：

“阿弥陀佛！凌施主，本法王这下可以与你那位美娇娘，参欢喜禅了吧？”

经过你一言我一语，一阵污蔑之后，试想堂堂武林盟主，凌世豪哪里忍受得了！

“啊！”一声断喝。

烈焰焚心，怒恨万分的凌世豪，身形晃处，一道紫电，如迅雷般奔出，霎时，威镇武林的紫金鱼鳞刀，已劈向和尚顶门。

群魔不料，凌世豪竟会遽然发难！

眼看肥胖的屠龙法王，就要命丧刀下。

“啊！”

惊呼一声，屠龙法王身形微偏，仓猝避过来刀，急喝：“诸位，还等什么，一起动手吧！”

屠龙法王说罢，凌世豪身形急旋，一刀劈空，偏身收住，紫光暴闪，再度展开攻击，右刀左掌，“呼呼呼”，一连数招，分别向周围群魔的要害攻去。

群魔见状，退的退，让的让，闪的闪。

人影奔掠，紫电飞腾，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战，就此展开。

这时——

屠龙法王手一扬，率先扔出金钹，金钹凌空飞旋，犹如刺眼阳光，瞬间旋向凌世豪的颈际。

凌世豪艺高胆大，他不闪不避，抡刀硬接过去。

“当！”的一声巨响。

钹、刀撞击，激出一溜火花，人虽未伤，但凌世豪的虎口，险些遭此震裂。

“嗖！嗖！嗖！”

不容凌世豪喘息，身材矮小，光头蒙面的人，挥舞着云帚，朝他的上、中、下三路攻来。

凌世豪左扫、右拦，拔身上纵，从容化解对方攻势，紧接着，紫金鱼鳞刀一翻，急如颤波，“霍”“霍”“嗖”“嗖”“嗤”的刺耳响声，交织成为一首激战之啸曲。

刀光层层重重，回旋翻腾，刀尖化为万道紫电，密不透风地裹着身子，这威烈，这气势，已经不是一柄操在人手中的刀，所能使出来的。

的确，这只有号称“紫金无敌”的凌世豪，才能办得到，二十年前，他就是靠着“闪电十三式”，威震了整个武林，才荣膺盟主之位。

如今，周遭所环绕的，都是武林中，阴狠歹毒之徒，他们虚与委蛇，轮流攻击，想用车轮战法，来耗尽凌世豪的体力。

虽然，凌世豪知道他们的用意，但却不能不挥刀去架。

时光如箭，连番杀伐，百招已过……

纵使凌世豪是钢铁之躯，武学渊博，双掌也难敌四手，何况前后左右的群魔，皆为黑道枭雄。

乍见青芒疾闪，一柄阴毒的利剑，乘隙钻向凌世豪，他欲躲不及，右臂衣袖，被剑尖划了开来，臂肤三寸血槽，登时鲜血淋漓，标泻不止。

群魔见他负伤，更加紧攻势，钹扬，剑戮，杖扫，掌击……毫不留情，往凌世豪的身上招呼。

剧痛之下的凌世豪，神无旁骛，怒哼连连，刀影掌风，飏然尽出。

须臾，叮叮当当，兵器交鸣，不绝于耳。凌世豪的刀法，果然了得，群魔虽然人多势众，却也被逼退三尺。

微挫之后，群魔再度蜂拥而上，其势直若排山倒海，巨浪拍岸，齐向致命处猛攻。

此刻，凌世豪因为伤口处，失血过多，右臂攻守略显迟顿。

群魔一招来了，凌世豪只感眼花缭乱，杖影闪处，正欲撤刀来抵，但已力不从心。

“砰！”的大响骤起。

紫金鱼鳞刀，脱手飞向半空，凌世豪的右腕，也应声折断，似火的鲜血，狂奔标射。

“娘！我怕！呜……”

大厅里，忽然传出小孩的哭声，他揣测，幼子可能是被打杀吓醒。

随着哭声，大厅中掠出一条纤细红影，人影晃处，娇叱一声，凌空射向院中而来。

凌世豪的神智，逐渐迷糊地失去知觉，突看此景，精神为之大振，现在他已看清来者，正是自己的爱妻——江素卿。

霍然，他怒吼一声，凝聚全力地拔起身子，抖手将怀里藏的阎王帖，径向爱妻掷去，并且嘶声叫道：

“素卿，接着这群恶魔的阎王帖，尽速带着宇儿离开此地，我已经不行……”

他的语音未歇，接着身形下坠，群魔同喝一声，趁机攻上，闪电般的银光剑影，杖风掌力，全都落在凌世豪的身躯之上。

“啊……”一声凄厉的惨叫。

随之凌世豪的躯体坠落而下，他踉跄地摇晃着欲倒的身形。但是，他却欲倒不能。

因为，群魔之中，有一个持剑的蒙面人，正剑穿凌世豪的胸膛，剑尚未抽出，是故他也没有倒下。

此时，凌世豪鲜血模糊的脸上，一双血丝网布的眼球，已被另一个，十指如爪般的蒙面人，挖了下来，将断未断，垂悬于鲜血滴流的面颊。

然而，他脸上剩下的，已是两个骇人的血洞。

右耳已被削下，血仍淌着，满口的牙齿，此刻被击落殆尽，鼻孔，口腔中，都淌着鲜血……

左臂，就在他抖手掷出阎王帖时，被屠龙法王锋利的余钹，硬生生地切下。

惨！惨！惨！悲惨至极！这是一幕令人不忍目睹的人间炼狱图！

刹那间的遽变，就在凌世豪发出惨叫声后，江素卿手持柳叶刀，凌空一旋，将那册阎王帖接住。

忽然，群魔之中，蹿起一条修长的人影，大喝道：

“凌夫人，快将阎王帖交给我‘鬼郎君’，而你也留下来跟屠龙法王，消受一番欢喜禅吧！”

鬼郎君纵身射出，伸手径朝下坠的江素卿，手里拿的那册阎王帖抓去。

蓦地，有一人狂叫道：

“小杂种，待我麦亦飞送你回老姥姥家去吧！”

语毕，跃身径朝大厅门前扑去。

大厅之外，凌世豪的稚龄幼子，已被眼前这一幕残影，吓得哭喊着。

江素卿一见鬼郎君疾伸手爪，朝她手中所接的阎王帖抓来，她本能的挥出一刀，翻身落在大厅门前，爱子的身旁。

鬼郎君岂是泛泛之辈，当下以诡谲的身法，躲过江素卿的柳叶刀，然后，又如影随形地逼了过来……

麦亦飞右掌一扬，猛然袭向凌世豪之幼子，眼看他的命在旦夕之际——

左方的屋脊上，暴起一声沉宏的断喝：

“老魔，你敢！”

群魔闻声，皆感心神一怔，眼前人影一晃，场中多了一位银发白须的老者。

然而，就在这老者落地之时，群魔早已一声怪啸，飞身急掠，遁向庄外，逃逸无踪。

不幸，江素卿也被那鬼郎君，点中晕穴，掳出了庄。

这时，在老者身旁的，即是被他从死亡边缘上，挽救回来的凌世豪幼子——凌震宇。

看了惨死的凌世豪，老者有些木然，他仰天长叹一声，将凌世豪埋葬后，即带着凌震宇，离开了天道庄，往关外而去……

凌震宇想到这里，再也无法忍受，他疾跃身子，来至那仍被“逆血攻心”煎熬的鬼郎君旁，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掌，狠狠地向对方胸脯劈下。

就在此际，凌震宇可以清楚看见，鬼郎君的怪眼之中，正散

发着祈怜的眼光，可是已经太晚了！

“砰！”的一响。

鬼郎君立觉一股重若山岳的劲道，压至胸口，紧接着全身一抖，咧嘴发出凄厉哀嚎。随之，鬼郎君的口中，一股血箭射出。

片刻，鬼郎君痛苦地颤抖停止了。但是……

凌震宇此时的心境，是狂喜的！

他狂喜击毙了杀父的仇人鬼郎君，他狂喜索回了恩师所说的，十三年前武林中的第一流黑道魔头们围攻亡父时联合签名的“阎王帖”。

于是，凌震宇疯也似的，飘身跃出三丈外，落在—块巨岩上，昂首傲然望着远处的重峦叠嶂。

## 二、觅笛音 巧遇怪妇

月光依然是溶溶的，如泻银一般，谷底一丝声音也没有，此刻又重回寂静，凌震宇不由自主地敛起视线，展开手中的那册“阎王帖”。

陡地，他的嘴角上，又泛起一丝冷酷的笑意。

他这时见到，那上面所载的，正是当年围攻父亲之时，所参与的一些恶魔们，签署的黑名单而写在第一位的，也即是适才他所击毙的“地狱门”主人，鬼郎君殷魂。

凌震宇的面色突然一沉，因为他所看到的黑名单中的第二人，也就是当今巫山“望云峰”紫云宫的主持师太——云华仙姑。

“妙师太云华仙姑！妙师太云华仙姑……”

凌震宇的星目中闪耀着，一层残毒的光彩，默默地念了一会儿，他的剑眉一轩，竟不自禁地冷酷、仇恨、怨毒地朗笑了起来！

“哈哈……”

突然，凌震宇的朗笑声戛然而止了。

他似乎察觉了什么似的，疾转身形，径向面前里许之处眺去。

就在凌震宇狂自朗笑之际，远方隐约地飘来，一凄凉幽怨的笛声，随风荡漾在谷中。

他凝然聚神，静听良久，那极其美妙的韵律，却绵绵不绝，忽隐忽现地已由凄凉转化激昂，由激昂又化为幽怨……

如此，他迷惑了。

是谁——

在这深山荒谷之中，吹奏着这样优美的笛声？

而以这吹笛之人，所吹出的音韵，即知此人的功力，定为一位身负绝世武学的人。

于是，凌震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飘起身形，双臂互展，直向那飘来笛音之处，寻觅跃去。

转瞬间，凌震宇已达里许之远。

霍地，他伫立在一块凸兀耸立的岩石之上，而横在眼前的是一条穿谷溪流，而那曼妙的笛声，仿佛即在面前丈余尺之处发出，正待他举目觅去之际，那笛声却又戛然停止。

继而，传来一声苍老而沉宏的断喝：

“鬼郎君，你这老不死的，又想来纠缠我了！是不是？……”

好生奇怪，凌震宇闻言后，暗忖：“怎么？难道说还有另外一个‘鬼郎君’不成？……”

他想着，那苍老的声音，又道：

“鬼郎君！我已经残废到这种地步，难道你还不能放过……”

说着，那声调突转愤怒地，继续道：

“哼！鬼郎君，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别以为我老太婆双目失明，你鬼郎君神砂手的功力再深厚，诡秘，歹毒，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三招取你性命！”

她语音方落，凌震宇在这时候，早以将视线，向四周扫了一遍，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再望那发语之处，只见那溪流的对岸，有一块平凸的巨岩，岩上背依着一块直立的大青石，端坐一位白

发飘篷的老妇，她身着大红衣裳，右手拿着一支笛子，此刻老妇正昂首望着凌震宇，面色凝沉地等待着回答！

恍然大悟，凌震宇心中疾忖道：

“原来，老婆婆的双目失明了，难怪她把我当作‘鬼郎君’。”

“为什么不说话？”

凌震宇正欲答言之际，老妇却暴躁如雷地怒喝一声，伸手陡然一股劲风，径向凌震宇射来，凌震宇疾闪身形，振臂落至另一岩石上。

就在此一刹那，凌震宇原先所立的岩石，“轰”地一声巨响，已被老妇抖手射来的一块卵石，击为两截，碎石飞射。

凌震宇立稳身形，扭首又朝老妇望去，只见老妇的面部，立起一阵颤动，而显现出一层烦躁之意。

跟着，她又将面部转向凌震宇的方向，嘴皮抖动着，沉喝一声道：

“鬼郎君，你这老贼，还想逃出我老太婆的掌握吗？哼！除非你跑到五十丈外，不然……”

凌震宇在老妇的这片刻动作之下，思潮电疾地冲击着他的胸际，暗忖道：

“这老婆婆她虽是双目失明，但她的听觉却是超过于常人……

从老婆婆的语意之中，她与鬼郎君之间，也是存在着一些仇意，那我何不将掌毙鬼郎君的事，告诉给这老婆婆知道呢？”

凌震宇想到这，正想启齿答话，孰料那老妇又暴喝一声，道：

“鬼郎君，你如果每次真是慕笛而来，老婆婆倒可为你再吹奏一曲，否则，你立刻就走，以后也不要再来烦我！”

凌震宇这时又见到那老妇，仰面朝他翻动着一双白濛濛的眼球，好像又想起一段伤心的往事一般。

半晌，沉默了下来！

最后，凌震宇不由自主地唤了一声：

“老婆婆，我……”

此语一出，老妇兀自全身一颤，神色立惊，像是受了一股巨大的震荡，出言惊疑地，道：

“什么，你真的不是鬼郎君？你究竟是谁，快说！”

说着，她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仿佛身临大敌似地紧张万分。

突觉有异，凌震宇忙道：

“在下姓凌……是来这‘地狱门’，寻找‘鬼郎君’报仇的。方才老婆婆你一再把我也当作了鬼郎君……在下也十分奇怪，但后来，才知道老婆婆的双目……”

未待凌震宇说完，老妇情急百般地，抢着问道：

“等等，孩子！我再问你，鬼郎君殷魂，真的被你杀了吗？”

老妇这时的语音，使人闻之是那樣的感到绝情，冷酷。

斩钉截铁，凌震宇坚定回答：

“不错！”

言罢，老妇的两道蚕眉一蹙，似是有些惊意，但接着她那干枯的嘴角上，却又是那么不可思议地，露出一丝淡薄的微笑，然后又隐隐地道：

“杀得好！——不过，你却替老太婆带来了一段，更寂寞的日子，唉，还好我身边还有宝贝女儿作伴。”

老妇说着顿了下来，一只鸡皮也似的手，摸索地向她怀中抚去。

凌震宇这才看见，在那老妇怀中，正蜷头睡着一只，与她服色相同的红毛小鸚鵡。

老妇含笑地抚摸着怀中鸚鵡，仰面一敛笑容，问道：

“孩子，你杀鬼郎君；可是为父报仇？”

闻言一愕，凌震宇缓缓道：“是的，老婆婆你怎知道的？”

老妇此时的面颊上，却又使人不解地浮起一丝笑意，道：

“这个你先不要问我，将来……”

她没有将下面的话说下去，似是忆起了什么往事，所以她停住了所欲说的话。

然而，老妇又缓缓地问道：“孩子！老太婆再问你一句，你今年多大了？”

毫不犹豫，凌震宇答道：

“在下今年十八了。”

淡淡地，老妇道：“十八！”

微微一笑，凌震宇道：“是的。”

莞尔笑了，老妇又问道：

“孩子，除了鬼郎君之外，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仇人？”

心中一怔，凌震宇纳闷道：“不错！”

没有表情，老妇慢条斯理地道：

“好啦！你现在可以走了！”

当时，凌震宇的心中疑惑百端，他疑惑着这双目失明奇怪异服的老婆婆，为什么知道自己还有仇人，这老婆婆究竟是何许人呢？

“孩子，你听到没有！现下你不赶快去报仇，还愣在那儿做什么？”

老妇急躁地催促着凌震宇。

剑眉紧锁，凌震宇毫不思索地反问道：

“老婆婆，你让我走！你又在此作什？”

老妇闻言，更是暴躁地，喝道：

“少罗嗦，老太婆要在此，终了一生。”

更加不解地，凌震宇追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老婆婆，你是否需要我帮忙你离开这荒野之地？”

“哈哈哈哈！”

老妇昂首发出苍老的朗笑，然后傲慢地道：

“天大的笑话！以我老太婆武功，当今武林所向无敌，要离开这区区地狱门，简直是易如反掌……不过，老太婆一生仅忠于一个‘信’字，嘿嘿，只待那人来此一决生死……”

老妇言至此，立显怆然之色。

凌震宇听罢，暗暗摇了摇头，也觉感慨万千。

片刻，老妇又闪动着她那双失明的双目，望了望凌震宇，道：

“孩子，在你未走之前，老太婆还有一言相告。”

神情兴奋，凌震宇欣然道：

“老婆婆请说！”

老妇继续说道：

“现下你所有的仇人，你尽可放心，将他们一一击毙掌下，但是……恐……”

双眉紧蹙，凌震宇急问道：“恐怕什么，老婆婆？”

“唉！”老妇说着一顿，她长叹一声，才道：

“不说也罢！孩子，你还是先去报仇吧！但是，你千万要记住，凡事要以‘信’‘义’为本！”

凌震宇听完老妇的这段话，更增加了他内心几分疑惑，迷惘，可是，他依然颇为感激地说道：

“感谢老婆婆的忠言相告，在下就此告别了。”

凌震宇言毕，并没有移动分毫。

那老妇似是发觉凌震宇依然未动，于是，又缓缓地说道：

“孩子，你不要不放心，现在老太婆就让你看看这个……”

说着，老妇右手抱着熟睡膝上的鸚鵡，左手一撑身旁的岩石，身形直立起来，登时一阵金属铁链之声“铿锵”响起。

这时，凌震宇才看清楚，原来老妇背后的琵琶骨中，被穿锁着一条臂粗的铁链，长长的深入溪底。

淡淡一笑，老妇安慰地道：

“现在看到，该放心了吧！不要不服气，就目前来说，你是帮不上忙的，就算老太婆自己……”

老妇语气倏顿，她迟疑了一阵，似在极度地沉思着。

然而她的面颊上，已露出一一种自决的神态，这神态是她自己与自己做的，最后决定的一种坚毅神态。

终于，老妇将身形向后面岩壁上一靠，那支撑着身躯的一支枯手，已然伸向她胸前的衣衫之内，摸出一本小小的黄色绢册。

当下，她翻着一双瞽目，似盯着凌震宇，毅然地说道：

“这是本武学秘籍，老太婆双目已盲，留此无用，今夜相赠与你！孩子，日后成功，再来为我斩断铁链，那就感激不尽了……”

语音甫落，老妇将手中秘籍，朝向凌震宇一扬，随之，她轻喝一声：

“孩子，接着吧！”

绢册飞旋，不偏不倚向凌震宇面前而来，凌震宇哪敢怠慢，忙伸手接过。

月光下，垂目一览，羊皮封面上，赫然写着宽宽扁扁的四个汉隶《先天气功》。

不厌其烦，老妇催道：

“孩子，快走吧！再不走老太婆可要不高兴喽！”

凌震宇无可奈何地朝老妇望去，但见她早已恢复原来坐姿，垂首合目，抚摸着怀中的鹦鹉。

尽管凌震宇满怀疑迷，百思不解，但还是将他那本《先天气功》，揣入怀中，这才道谢过老妇，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

顿时，踪迹杳然而失。

月光下，地狱门里，依然飘袅着一缕凄凉低迷，激昂幽怨，变化万千的神秘笛声……

东方，晓光初露，峰顶上已渲染一层鱼肚之色，而那隐隐约约的笛声，也随着夜的隐退，而悄悄地远扬了。

夜，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轮火红的旭日，冲过云阵，高高升起了，红霞也渐渐散尽，天色蓝艳艳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处黄的栗树，红的枫，高高下下的苍松翠柏，并在一处，化为斑斓的古锦。

金色的阳光，照着离开摩天岭“地狱门”的凌震宇。

凌震宇自从掌毙“鬼郎君”殷魂之后，又将那册万恶的“阎王帖”寻回，他的内心一直是在狂喜着。

这也难怪，凌震宇一直与他恩师在那关外的“鲁努儿虎山”中，相依十余年来，无一日不是在风雪中成长着，无一夜不是忍着仇与血的侵蚀。

如今，是他开始报仇的时机了，所以，他的心境难免是兴奋欲狂。

然而，在他的脑际，却有着许许多多，正急待他穷尽思虑的疑惑。

“那地狱门中，吹笛自娱的红衣白发老婆婆，她到底是谁？”

凌震宇在尽力地思忖着，继而，他又喃喃自语道：

“她为何将一本武林秘籍《先天气功》，慷慨相赠？”

“是谁，那么心狠手辣，将她用铁链锁在小溪之中？难道……”

“我一定要查出这里面原委！”

但是，凌震宇他失望了！他穷尽自己的智力，却对这令人费解，而又不可思议的老妇，琢磨不透。

凌震宇毫不灰心，他一路思索着，耗尽不少心机，最后仍是一无所获。

但那接踵袭击他的，是父仇与母恨，血与泪的一幕惨景，又潮涌般地在冲击着他的心。

“妙师太‘云华仙姑’！妙师太‘云华仙姑’！”

恨声自语，凌震宇又道：

“我要她跟那‘鬼郎君’殷魂一样，死无葬身之地！报我杀父之仇……”

他咬牙切齿地说到此，眉宇之间，又渲染上一层冷酷的杀机的阴影。

——是的，复仇的意念，在主宰着凌震宇。

所以，他一路来尽是餐风饮雨，日夜疾奔，径向巫山“望霞峰”的“紫云宫”而来。

转眼之间，又过了十多日——

这天，傍晚时分，薄暮苍靄，日落崦嵫，由巫山县城而东的官道上，一个疾行的少年，独自踽踽地朝青石镇而来。

来人正是复仇的心切，怒焰炽燃着心胸的凌震宇……

夜幕已垂，玉兔已悬林梢，屋角……

稍顷，凌震宇来至镇内，他举目四顾，忽见前面街心，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遽见之下，他心中惊讶万分，登时显得有些踟躅。

转目之间，这才看清那些熙来攘往的人群，俱是些挎刀佩剑，背弓带叉，神采飞扬，豪气威凌的武林人士。

这时，凌震宇的心中，更是千头万绪，百思不解，像这些武林人士，来此深山岙区小镇，究竟有何目的？

他虽疑虑地思忖着，但自身也已经不知不觉，加入这群人中，他极力观察着周遭，本想借此觅出一些端倪来的。

然而，他所看见的人们，依然是行色匆匆地川流着，但弥漫于街心的，却是一些豪笑与窃语。

同时，在每个人的脸上，皆不难看出有种极其神秘的形色……

凌震宇的心情是复杂的，让他感到最不安定的是，这里仿佛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

浓浓的血腥味……浓得化不开！

由这股浓厚的血腥味中，不难使人预测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武林风暴。

正当凌震宇脑际胡乱地揣测之际，背后擦肩走过两名灰色劲装大汉，一个身背一对勾形兵器，一个腰际斜插一柄快斧，两

人边走边聊，神情愉快。

凌震宇有意识地，跟上两步，尾随在后，隐约听到，那身背勾形兵器的大汉说道：

“他娘的！老七，明日你这柄快斧，该扬眉吐气一番了！”

那腰际斜插快斧的人，朗笑道：

“三哥，你也不例外呀！那对灵蛇钩，可得好好显个威风喽！”语毕，二人互看了一眼，相视而得意地笑了起来。

随后，那被称为三哥的大汉，又道：

“明个‘天蝎帮’立帮大典一毕，就是甄选香王的比武大会，到时候你可要沉着气，才有机会得胜……”

那人话语未毕，突然背后人声喧哗。

“当！当！当！”紧接着，传来一声一声的锣响。

由此二人短暂的谈话之中，凌震宇已得悉一切，乍闻锣声，转首望去。

原来，背后人群已像河水般分向街道的两旁，继而出现在街心的，让凌震宇更觉惊讶！

因为，来的是一群穿着紫服的人，他们前后均有火把照路，正如风卷落叶般的，朝着这个方向走来。

远远望去，似是抬着一具庞大的神坛，当中也坐着一位穿紫服的人。

不消多时，紫服人群已至眼前三丈之处，凌震宇方才看清楚了，最前端的是两名紫服壮汉，抬着一面铜锣；而后面这一行列，主队前后各有四名紫服壮汉，高擎火把，中间共是六名衣着紫色袈裟的年轻尼姑，肩着一具紫檀木制的巨大靠椅，椅中一位紫纱蒙面中年尼姑，正盘膝而坐。

“鲜了！世上哪有这么怪异的仗阵？”

看毕之后，凌震宇的脑际，思潮翻涌，疑窦丛生。

“难道这就是云华仙姑？她也赶来参加天蝎帮的立帮庆典……”

思索时，那队紫服之人，早已消失在街尾，而街道两旁的行人，立刻又恢复如初。

“不太可能吧！莫非……”

凌震宇若有所思地站着，心中不住暗忖。

霍然，耳际又涌进了先前那两人的谈话声：

“三哥，这不就是巫山望霞峰上‘紫云宫’的‘云华淫尼’吗？”

语音未落，那肩背双钩之人，忙“嘘！”了一声，轻声阻道：

“七弟，不可这样放肆！”说着旋目一巡，稍顷，续又轻声说道：

“七弟，此尼之淫，毒，堪称绝代，我们还是敬而远之，走为上策！”

闻言，那腰插快斧的人，“嘿”然低笑起来！

接着，他望了一眼那背双钩之人，低声说道：

“三哥，她们不住在天蝎帮总坛的贵宾楼中，为何又要回去？”

摇了摇头，那身背双钩的大汉，道：

“他娘的，咱也不知道呀！反正她们住得很近。”

凌震宇听到这里，心中不禁怒火炽燃，额际青筋突起，满面寒霜立布，星目中暴闪出两道剑芒，当下，他毫无顾忌地，穿出人群，紧随着前行的怪异行列，疾奔镇外而去！

思潮纷涌，凌震宇的心里暗忖道：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云华仙姑呀！今夜……哈哈……”

凌震宇来至镇外，回首一看身后，无人跟随，心中暗自窃喜，眼看着云华仙姑即成掌下之鬼，他不由地兴奋若狂！

举目望去，只见那队紫服之人，已经在里许之外，径朝山中岬区而去！

阻滞前面的是一片绵绵相连的重峰叠嶂，蓊郁郁的参天古柏。

月光皎洁，宛如白昼，凌震宇迤迳悄然地尾随其后，进入了偌大的一片柏林，林中静静地泻下一些月光，阒无声息。

穿过柏林，是条细长的碎石路，右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座小村落，村落的背后，是一片青翠的山脉。

碎石路盘旋上山，山路崎岖陡峭，本是意料中事，但这上巫山的路，实在也太险峻了！

因为，一面是千回百折的清溪，一面是奇岩矗立的石壁；两边都开不出路来，故而这条由细石巨岩叠成的羊肠曲径，只能从树梢头，山嘴里穿过。

两旁垂出来的草木，刮得衣服沙沙作响，深邃骇人的幽壑，奇形怪状的岩石，渐渐地在眼前展开。

约莫半个时辰的光景，前面所行的紫服人，戛然而止，突又传来一声“当”的锣鸣！

凌震宇纳闷之际，神情不禁一惊，飘身隐入荫处，悄然向前望去，林深之处，松林峙立着一堵红墙，心想那定是云华仙姑的栖身所，“紫云宫”无疑。

果然不错，只见那高抬着紫檀木椅的人，弯腰放下巨椅，恭

身迎下中年女尼，轻飘进入了宫中。

登时，宫前一片沉寂。

有顷，凌震宇悄悄跃进紫云宫外，掩身在一株古柏之上，由枝叶的空隙中，向宫内窥视，心中顿感诧异。

孰料，此时宫中人影绝迹，直静谧得杳无声息！

猝然，瞥见一座阁楼之下，灯火暴明，辉煌不已，接着由大殿一侧，一列厢庑之中，款款地走出数名紫服少年女尼，双双朝着那座阁楼行来。

凌震宇略一细察，共是四对，纤手之上，各托一个巨大木盘，盘中盛满佳肴美酒，香味四溢。

继而，正殿之中飘出一缕轻妙淫迷的管弦之音，袅袅萦回宫中。

不多时，只见殿门之内，款步走出一对身披一袭蝉翼红纱的女尼，有的怀抱古琴，有的轻吹笙箫，步态婆娑曼舞般的，也已趋向阁楼而来。

顿时，阁楼之中韵律绕梁，酒肴齐备，歌舞升平。

即在此淫迷的气氛之中，紫云宫外一株参天古柏上，悄然地，飞起一条人影，径自射向阁楼而来！

“嘎嘎嘎……”

而也就在此际，灯火辉煌的阁楼中，爆出一串的怪笑，其声使人闻之毛骨悚然。

斯时，凌震宇早已悄然地，将身形藏匿在窗外的飞檐下，他屏气凝神地注视着阁楼内的情景。

阁楼中央，颇具匠心地设置着一张锦榻！

那锦榻幔帐正是四面拢卷，只见锦榻之上，绫罗锈衾，华丽

非凡，纤尘不染。

在锦榻之前，摆了一桌上好酒菜，正袅袅地飘散着一股股的香味！此刻，随着怪笑，已由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步履声，眨眼出现在楼中的，是数名赤裸着身体的壮汉，全身赤裸毫缕未存。

数名壮汉来到楼中，扇形地立在锦榻两侧。

“嘎嘎嘎……”

楼梯上的怪笑未止，继而出现在凌震宇星目中的，竟是一位全身赤裸，肌肤血红，瘦骨嶙峋的丑老人，他胯间只遮掩着一条丁字布。

和丑老人联袂而来的，是个年逾四旬，未着衣衫的女尼，她虽已中年，但风韵犹存，雪白的皮肤，像是剥壳的鸡蛋，鲜明的五官，魔鬼般的身材，胸前围着一件迷人的肚兜，正好盖住了诱人之处。

背后跟随而来的是数名全身赤裸，肌肤如玉的年轻女尼。

瞬息间，那瘦骨嶙峋的丑老人，与中年尼姑来至锦榻前，坐定之后，有两名面容娇柔媚秀的女尼，分侍在其左右。

此时，丑老人旋首闪动着，一双淫光四射的凸眼，一瞥之后，咧嘴嘻笑起来，状极喜悦。

中年女尼，秀目冶荡地一瞟丑老人，唇吐柔音地道：“殷兄，请吧！”

丑老人闻言止笑，伸手搂住尼姑腰肢，磔声笑道：

“云华仙姑，想当年你……嘎嘎……”

语意未尽，中年尼姑媚眸微瞋，一笑道：“殷兄，先喝些酒，待会儿我们……”

说至此，媚眸漾出一丝荡人心神的淫冶之色，将话顿住，瞟眼望着丑老人。

长眉一轩，丑老人干笑道：

“待会儿，作禅戏是吗？嘎嘎……”

笑着，丑老人走到桌旁，狂饮猛嚼起来。

这种骇世惊俗，丑态毕露的场面，凌震宇看后，怒焰万丈，真恨不得一掌将这恶魔击毙。

可是，回心一想，又不能如此冒失，因为，紫云宫里，高手如云，万一他们从中作梗，报仇之事，就难如愿以偿了，何况，那老者有些面善……

凌震宇为此烦闷之际，楼中的丑老人和云华仙姑，已经吃喝起来，红烧秃柿、生炒圈子、酱爆樱桃、干贝起鲜……这全是下酒的佳肴，两人吃得起兴，竟划起拳来。

出手握拳，丑老人率先叫道：“一定高升！”

中年尼姑伸手五指，这一回合，不分胜负，两人名自收手，重新来过。

“六六大顺！”

这时，藏身飞檐下的凌震宇，灵机一动，想到一个笨法子，那就是“指名叫战”，主意已定，他掀起一块瓦片，照准中年尼姑的颈际，猛掷过去。

瓦片快似流星，喘息之间，已近中年尼姑粉颈，眼看这个淫尼，就要身首异处。

“哈哈！”

中年尼姑划拳赢了，正仰头大笑时，忽闻异响，疾把头偏，从容接住瓦片。

举起酒杯，欲饮的丑老人，一见此景，不由怔住。

倏然起身，中年尼姑向外喝道：

“何方鼠辈，胆敢来紫云宫，行刺本仙姑？有种的，现身一见吧！”

哈哈大笑，凌震宇高声说道：

“无耻淫尼，污蔑佛门净地，本少爷今夜专程来取你的狗命！”

赤裸壮汉闻言，正想迈步追出，谁知，中年尼姑把手一扬，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云妹……”

丑老人一言未毕，中年尼姑满腔怒火，顾不得穿衣，抓了支云帚，纵身出屋。

计谋得逞，凌震宇掉头就跑，中年尼姑穷追不舍。

为了诱那尼姑，凌震宇故意减速，中年尼姑暗自窃喜，凌震宇已穿入左面的松林，顿时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双双消失在林荫深处。

不消片刻，凌震宇又穿进另外一片松林中，回首返顾，只见那中年尼姑，紧随在九丈外，飞奔而来，见此情景，凌震宇心中稍觉宽慰，嘴角之上，又悬起一丝冷酷的笑意，心道：

“嘿嘿！淫尼，你大难临头了！”

“哈哈哈哈……”

想着，凌震宇怒不可遏，兀自爆起一串冗长的傲笑。

唯恐那丑老人，前来助阵，本已驻足的凌震宇，再次飘身直射松林深处。

“鼠辈，别走！”

中年尼姑咆哮一声，加速追了入林。

原来，这个中年尼姑，就是“云华仙姑”，她性烈如火，睚眦必报，至于武功，更是精通，尤其是那柄云帚，“六十四路断门法”独步武林，此时，“妙师太”云华仙姑，岂有中途折返之理？她毕生以来，今夜尚属第一遭被人如此地辱蔑，是以，心中怒火炽燃，难以忍受！

因此，穷极所学轻功，拼命追赶被她恨之入骨的凌震宇。

凌震宇又穿过松林，绕过陡峭的山崖，处身之地，乃为一山岙。

这幽谷之中，没有石荀嶙峋，也没有杂草藤蔓，满地长着如茵的绿草，不失为比斗绝妙场所。

凌震宇电扫四周，只见周围皆是蓊郁林莽，峻岭重叠，弦月依然高悬天表，溶溶月光泻满全谷如银。

凌震宇昂藏之躯，屹立谷中，怒火高燃地等着那淫尼来临。

霎时，云华仙姑出现在入谷之处，她忿声怒喝，飘身疾射过来。

云华仙姑旋身空中，仿佛风驰电掣一般，右手持云帚，左掌疾翻，径朝凌震宇的面门扫下，一股浑厚的劲力，直冲他来。

虽然来势凶猛无比，凌震宇却丝毫未动，直待云帚将至，他左臂一拨，化开云帚的攻势，同时右掌吐出，和云华仙姑左掌相抵，硬生生地将她身子，推出丈外。

“好厉害！”

云华南仙姑受此一掌，心中不禁暗道。

凌震宇冷酷仇恨的星眸中，微闪寒芒，仰首发出一串轻蔑的讪笑，然后傲岸地道：

“淫尼，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所！”

云华仙姑打量凌震宇一番，冷“哼！”一声，道：

“好狂妄的小子！有胆量，报上名来！”

气定神闲，凌震宇缓缓道：

“我姓凌，名震宇，先父‘紫金鱼鳞刀’凌世豪，十三年前被你们所害！今夜造访淫窟之意，还须我明言吗？”

云华仙姑闻言，脸色骤变，满面淫毒怒色立现，陡然淫笑一声，道：

“小畜牲，满嘴柴胡，含血喷人，待本仙姑来收拾你的小命——”

语音甫落，云华仙姑标步纵身，力抡云帚，电疾而至。

凌震宇微晃双肩，躲过来势，霍地撤身三尺，冷冷说道：

“淫尼！你敢否认？在下有一物，让你瞧瞧！”

凌震宇早在撤身之时，将那册“阎王帖”，由怀中掏出，借此月光一展！

妙师太云华仙姑，一招递空，已是恼羞成怒，定睛望去，心神不禁一栗，面色立时由红转青，愕然未语，怒咒一声，喝道：

“小畜牲，动手吧！本仙姑量你，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哈哈！哈哈哈哈哈……”

凌震宇冷酷地狂笑着，上前一步，脸上现出狠戾杀气，道：

“淫尼，本少爷看你猖狂到几时，哈哈……”

笑声中，掺杂着浓浓的一股忿慢之意，凄厉难听，听后教人不寒而栗。

蓦地，笑声停止，凌震宇若有所悟，怒问道：

“淫尼，适才那个丑鬼，是不是另一个鬼郎君？”

此言一出，云华仙姑身形微微后撤，双眼突闪疑虑之色，顷刻，尖笑一声，叱喝道：

“小畜牲，这点伎俩，还想欺瞒本仙姑！畜牲，呵呵呵，那册‘阎王帖’被鬼郎君秘藏在地狱门里，畜牲，你这本……”

凌震宇一听，疑念丛生，狂喝一声，逼前三尺，继问道：

“淫尼，那个丑老人当真是鬼郎君？”

“小畜牲，你大概是初出道的雏儿吧？鬼郎君人如其名，你竟然识名不识人！哈哈……”

这时，凌震宇再无法冷静地去分析“鬼郎君”的真假，当下心中疑惑化为一股怒火，突然暴喝：“淫尼，纳命来吧！”

云华仙姑阴笑一声，厉言喝道：

“小畜牲，先接本仙姑一掌！”声毕掌到，迅若闪电，凌厉无比。

凌震宇见势拧身，趁隙避开，狂笑大喝：

“淫尼，后事有何交待？”

云华仙姑一言不发，云帚掌影，翻滚如轮，怒叱不断，招招狠毒，皆取要害重穴。

凌震宇一式未发，闪过三招，面色遽变，杀机陡然充满眉宇。

“啊！”

登时，轻啸一声，身形疾起，以其迅雷闪电之势，连翻双掌，直取云华仙姑后脑。

云华仙姑横身一旋，不但躲过对方攻势，而且露出玲珑剔透的曲线。

右手从左腰一拉，一掌向横边砍出，凌震宇疾切她的中路，这一掌又快又狠，夹着虎虎的掌风。

云华仙姑知道厉害，迈步轻移，慌忙偏身走避，凌震宇怕她趁机反攻，将身子一侧，左掌突发，犹如“大鹏展翅”一般，由上而下地削她前胸。

### 三、寻玉女 身陷重围

“小畜牲，来得好！”

云华仙姑一面吼道，一面歪身，左脚横里一蹬，猛踢凌震宇的下裆。

为了护阴，凌震宇只好飞快一转，连刚刚发出之掌，也来不及收，此招极为毒辣，他气极了，转过身来，看到云华仙姑就在眼前，双膝一曲，身子微蹲，双掌一齐用力，由腰部推出。

这一招“飞雁掠水”，双掌齐发，攻她的左右腰际，就算云华仙姑逃得过双掌，也逃不过凌震宇浑厚的掌风，只要她挨上一掌，准叫她五脏离位。

“啊！”娇呼一声。

云华仙姑果然名不虚传，她等凌震宇双掌切近，这才两脚一点，整个人就像一只平地向空中冲起的仙鹤，打他的头顶飞过，凌震宇两掌顿时成空。

云华仙姑，这时也不甘示弱，挥舞云帚，上下纵横，白茫茫布起一片光幕。

凌震宇的四周，全被妙师太的云帚笼罩，他心中不禁暗怔，云华仙姑的武功造诣，的确精湛不凡，再加六十四路断门云帚，更逼得他处于劣势！

“呛！”的一响。

情急之下，凌震宇拔出背负长剑，正欲展开反攻，云华仙姑一惊，举起云帚想架，凌震宇趁机扬起一脚，踢向她的小腹。

“啊——”的一声尖锐惨叫。

一条纤细身影，如断线风筝一般，凌空飞得好远好远！

凌震宇笑声又起，如影随形，持剑纵向三丈开外，云华仙姑的身旁，定目察看，方知云华仙姑已经脑浆迸溅，气绝身亡。

凌震宇见第二个杀父仇人，毙命在自己手下，他的嘴角，又泛起了那丝冷酷万分的胜利微笑。

突然，凌震宇星目微转，一个念头出现脑海，他缓缓地微笑着，喃喃地自豪道：

“淫尼，如今你虽死无葬身之地，但本少爷却要你陈尸在那天蝎帮的盛典上，让你的死讯公诸于武林之中。”

语音方歇，凌震宇俯身欲将云华仙姑的尸体托起，蓦然，清新的夜空之中，袅袅传来一缕凄凉忧郁的笛声。

闻音，凌震宇心中不由一栗，这笛声在他听来是何等的熟稔。

这不是半个月前，曾在摩天岭的地狱门中，那个被铁链锁在溪中的红衣老婆婆，所吹出的笛声吗？

“呵呵呵……”

就在凌震宇一忖之际，背后不远处传来一阵苍老的低笑声！

事发突然，哪容凌震宇沉思，当他循声望去，赫然，发现自己身后八尺，不知何时屹立着一位六旬左右，赤面白发，头挽高髻，长须拂胸，身背长剑的灰色道装老人。

猝视之下，凌震宇暗自一惊，连忙挫身戒备，而他那两道冷意盎然的星目，却眨也不眨地，凝视着面前老人，谨防对方突袭。

而那道装老人，一派祥和，慈眉善目，面带喜悦之色，一丝也不动地，端详着凌震宇。

一会儿后，老人微笑着，凝容缓缓地道：

“少侠此举，积善云表，贫道诚言相告，少侠安置淫尼尸身一节，甚为恰适，那天蝎帮据贫道所知，也是武林一群狐鼠败类，近年来为害武林颇巨……”

凌震宇闻言，仍然疑虑百端，他冷冷地道：

“如果在下眼力不差，道长定是位武林异人，忠言相赠，在下拜领，可是道长私窥在下，潜身背后之举……”

言犹未尽，突又停顿了下来，正待继续质询，老人仰首大笑，满面慈容，祥和说道：

“少侠勿疑，贫道乃是昆仑出斗牛观，五老之首，道讳‘玄真’，方才贫道路经此地，见少侠所施展的掌法，似是当年老友‘七禽叟’独创，是以，才驻足未去！”

接着，老者又道：

“少侠，可是那‘七禽叟’的传人……”

此老者乃是昆仑山斗牛观的玄真道人，凌震宇顿时疑虑全消，面露喜色，趋前拱手一拜，道：

“原来竟是玄真道长，斗牛观五老之首，先师故友，请受晚辈凌震宇一拜！”

玄真道人见状，忙自笑道：

“凌少侠，且勿多礼，贫道尚有要事在身，就此告别了。”

临行之前，他若有所思地，朝右方眺去，继道：

“凌少侠，适才空谷飘来一阵笛声，凌少侠可曾听到？”

点了点头，凌震宇好奇地问道：

“道长，不知那吹笛的是何人？”

一捋长须，玄真道人慢条斯理地答：

“吹笛之人，乃为当今武林黑白两道，赞誉为‘玉女神笛’的人……”

凌震宇不知何故，他情不自禁地，竟自脱口轻声自语道：

“玉女神笛？难道会与那血谷中的老婆婆，有什么关连……”

这语声，轻微地只有他自己听到，突然，凌震宇觉得自己失态，立止语音，展目又朝向笛声所发之处望去。

只见不远的山崖下，一处凸出的青石上，婷婷立着一位红装少女，手持玉笛，凝神地遥望着谷底的草坪，凌震宇经此一望，不知怎的心胸内，却有些莫名的鹿动。

“呵呵呵呵……”

这时，玄真道人的观目，早就看清凌震宇的神态，故已揣知个中原委，不禁朗声笑了起来。

表情尴尬，凌震宇呆了半晌，转头问道：

“道长为何突然发笑？”

朗笑突止，玄真道人依然满面笑容说道：

“玉女神笛，乃是位玉洁冰心的可爱少女，一身超凡武功绝高莫测，向来在武林中行侠仗义，为黑道宵小之辈的克星，贫道虽然与她熟稔已久，但她出自何人门下，贫道至今仍未探知！她也从不提及师门……”

凌震宇仔细聆听，停了一下，玄真道人继续道：

“贫道尚有事相告，但今夜时已不多，何况还有要事羁事，少侠如若有兴趣，明晚三更时分，贫道静候青石镇外枣村后，山腰破庙之中，届时再晤相述！”

凌震宇闻言，微微颌首允诺！

微微一笑，玄真道人又道：

“贫道去了！……妙师太云华仙姑的尸体，愿少侠如计进行！”

语毕，玄真道人晃身飘然而去，顿时消失在夜空中。

凌震宇送走玄真道人后，旋目又朝那“玉女神笛”立身之处望去，但，人影已杳，她早已不知去向！

孑然独怔，俄而，凌震宇这才俯身将那云华仙姑的尸体托起，循着原路而返！

夜，已交四鼓，月已西斜，松林之间，一片暗然。

远村近舍，偶尔已鸣起几声幽扬深长的鸡啼。

青石镇内，沸腾的人声马嘶，刚刚停息不久，镇东的一条官道上，迤邐地驰来一人。

倏然之间，那人已纵上了屋顶，稍停片刻，只见他轻如狸猫一般，径朝镇西头一片偌大的屋宇奔来！

此时，镇中的武林英雄，和三山五岳的豪杰，任凭他身负绝世武学，却无一人察觉，屋宇上正蹿跃着一个不速之客——凌震宇。

翌日，清晨——

朝霞初上，旭日刚升，远远的天边，成卷的，成堆的云，被日光透射，都嵌上灿烂的金边，在金色的边缘上，又透出绚烂的五彩光辉，这种景像美极了。

天蝎帮，盘踞青石镇西，此时，人声马嘶，又像赶集似地，热闹起来！

然而，一件令群众震惊的奇闻，突然传开了！

那搭设在天蝎帮总坛门前，广场上的一架巨大的彩门上，正

中央竟悬挂着一具头下脚上，身着紫色肚兜的艳尸。

人们一眼认出，那人是以淫毒堪称武林魔星的“云华仙姑”！

而在她的胸前，人们发现系着一条白布，上面用鲜血写着“杀人偿命”四个字，下面落款之人，为“追魂客”。

“嘎！追魂客，谁是追魂客？”人们不禁这样问着。

追魂客！

这个陌生的名字，于是在近年崛起的天蝎帮，以及青石镇中，所有群豪门的心里，立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此之故，天蝎帮的立帮盛典大会，被迫延期了！

一时间，街头巷尾盛传此事。

正午，青石镇中，蹒跚地走出一位眉清目朗，神情飘逸的少年，只见他，玉面朱唇，发梳高髻，身着一袭青色长衫，的确，仪态潇洒，气宇轩昂，神俊非凡。

却唯独，他那眉宇咀角，始终隐浮着一层与生俱来的一种冷酷、仇恨的神色。

他，即是武林中，人所陌生的凌震宇。

不知不觉，他已来至镇外，穿过枣林，仰望山腰破庙，心悉此处，即为玄真道人相约的地方，他一看天色，为时尚早，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座荒芜的坟冢，心想：“先到那儿歇息，待入夜再赴约……”

思想间，找了个净洁之处，盘膝坐下。

倏忽，他脑际又回忆起那仇与恨的一幕惨景。

顿然，他面罩寒霜，星目中又射出两道冷酷和仇恨的凌芒，他毫不犹豫地，将那册白绫的“阎王帖”掏出，展在膝上，凝视着当年围攻父亲的魔头们，所签的黑名单中的第三人，潦草地写

着“凤阳铁旗门门主厉灭尘”十个字。

他怒目视毕，相反地，又涌现出一丝冷冷的笑意，此时他的心里，又被那复仇的狂喜激动着！

他想像着，那即将被他双掌所击毙的厉灭尘的死状，脑浆迸溅，那鲜红的血，染满那老魔的双颊、衣衫和那痛苦而凄厉的惨嚎声！这一切狼狈不堪的情景，又将使他得到一种无比的快慰与自豪。

想着，想着，他又将那册视为第二生命的阎王帖，极其珍重地，揣围怀里。

继而掏出的，是那红衣怪妇所赠的《先天气功》秘籍。

于是——

他收敛他适才那仇恨与兴奋错综参半的情绪，一反而为澄澈万虑，净心如石，一尘不染，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翻开秘籍，凝神默诵起来：

“意与气，在人身中，无形无色，而非目所能观也。须知气于人身之中，极其重要，因为气乃体之充也。用以催血，用以养血，气之成，由于命门与精液涵煦覆育而成，本门称之为‘水火既济’，或谓‘内丹’，其所存之处在丹田……”

一般无形之气，由山根往上至天灵；向后往下，经玉枕，背脊至尾闾，提肛再缘背脊上行，再经玉枕、天灵向前往下，经山根、承浆等内，归至丹田。

顷刻，他目闪精芒，旋即使其凝聚丹田的一股阳刚之气，运至双掌，继而遍布周身。

这是一种至深至奥的玄门下正宗的内功绝学。

他行功习练已毕，仰首一望天空，詎料黄昏已至，彤云密布，

远处暮色苍芒，迷蒙一片。

黑暗的夜幕，已笼罩了整个的无地，蔚蓝的夜空，宝石般地繁星闪耀着！

此际，他自忖：

“玄真道长约我，想必有要事相告！”

沉思之际，山麓林处，传来一缕悠扬的笛音，袅袅地飘荡在夜空，萦回缭绕久久不散。

这缕笛声，对凌震宇来说，是何等的熟悉。

他忙自潜心敛神倾听，不禁好奇心动，疾一飘身循声扑去！

“这笛声究竟是玉女所吹，抑或……”

想着，身形已入枣林，忽地眼前飘起一条婀娜的人影，一现即已消失于林荫深处而去！

“哼！玉女神笛，我看你有多大的武功造诣！”

美妙的笛声，依然萦回林空，凌震宇心中忽生妒念，于是，尽力施展轻功，加速追赶而去。

来至一处较为稀疏的树林，长身跃上一株较高的枝头，由枝叶隙间，展目搜寻，哪里还有玉女神笛的芳踪！

“沙沙沙！”

突觉身左繁枝密叶处有异，当下功运双掌，谨防仓猝之变。

“嘎嘎嘎……”

果然，不出所料，那枝浓叶密的枣树上，爆起一串夜梟怪笑道：

“小辈，还不快给老夫滚下来！”

凌震宇一听，对方口气十分狂妄，已知定非泛泛之辈，不过他污言相辱，心中不由怒火炽燃。

当下，龙吟一声，大笑飘身而下，落在林中，循声一瞥，朗声询道：

“不知哪位朋友，如此抬爱在下，深更林中候晤，实在不敢当，请现身一见吧！”

“嘿嘿嘿！”

语音未尽，突由背后，传来阴笑之声！

凌震宇不敢大意，疾电转身，展目只见面前，立了一位藏青长衫，黑发高髻，玉面长须拂胸的五旬老人，同一时间，立觉左右背后，也自响起一阵“嘿！嘿！”然冷笑之声！

无疑，凌震宇此时处境，已经被来历不明的人包围。瞬息，笑声已毕，林中立呈一片死寂！

凌震宇满面冷酷之色，转睛一瞥左右身后之人，只见他们三个人穿着长相，与面前这人毫无差异。

这四人目闪精芒，太阳穴高高突起，特异常人，心悉俱是一流高手，武功当臻化境，当下岂敢轻敌，早已运功等待。

继而，看定面前之人，当先冲破死寂，冷傲地问道：

“四位，深夜拦阻在下，其意何为？”

言讫，身左之人，突然嘿嘿阴笑，说道：

“小辈，你冷傲骄狂的态度，在武林中绝无仅有，吾等十分欣赏！不过，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

闻言，凌震宇立知，他们乃为天蝎帮徒，语气刻毒浸肤，但却故作不解地，冷冷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都不懂！”

“别反穿皮袄——装羊。小辈，可知道老夫是何许人？”

面前长须拂胸之人，阴笑着问。

凌震宇故意一怔，摇了摇头，仿佛在说：

“我管你是谁？”

不可一世，身左之人傲然地答：“吾等乃天蝎帮的……”

“哈哈！”不容那人说完，凌震宇昂首一笑，冷冷道：“放眼当今武林，有八大门派，一十三个帮会，就单单没有听过什么天蝎帮！”

突然，那身后之人，狂喝道：“小辈，住口！”

犹若未闻，凌震宇不慌不忙道：

“各位，如果不直言相述，深夜拦阻之意，在下可无兴多陪了！”

语毕，长发之人，双睛微瞪，冷芒逼射，面现杀机，怒意骤增地，忿声说道：

“小辈，老夫一言相询，掌毙云华仙姑，而又寅夜盗走吾帮‘秘图’的追魂客，可是你？”

对方语落，凌震宇面色骤变，剑眉怒剔，冷道：

“是，又如何？不是，你们又想怎样？”

嘿嘿一笑，长须之人，眼露凶光，道：

“如果是的话，老夫就将你这个小辈，按照吾帮重罪问处！”

蛮不在乎，凌震宇莞尔，道：

“不错，我确实就是那……”

“呸！你也配！”猝然，林空暴起一声娇叱。

凌震宇闻言，语音立顿，全场五人，心神俱是一栗。

顿时，立觉枣林传来一声细微的破空之响，凌震宇展目细看，只见一道金芒电疾一闪，迎面疾射而来。

“哎！”

紧接着，背后爆起一声凄惨嚎叫，“咕咚”一声，背后之人已然仆倒尘埃，痛苦地呻吟不绝！

须臾，远处传来一缕清幽的美妙笛声！

而也就在背后之人，惨嚎声起的刹那，其余围绕凌震宇的三人，同声疾喝：

“夺命金莲！追！”

说时迟，那时快，三人身形一晃，已然飘身逾丈，不知何时，手巾撒出一件极其怪异的旗形兵器，乌光闪闪，已箭矢般，消失无踪！

凌震宇怔了半晌，恍然转身，只见身后那萎顿蜷伏之人，呻吟已绝，满襟鲜血淋漓，面容十分苍白，嘴唇发紫，手中却也紧握着，一柄乌光闪耀的三角旗形兵器！

此人分明是中了一种歹毒的暗器！

“夺命金莲？”凌震宇穷思极虑地暗忖着！

这时——

夜空弦月已升，银辉泻地犹如白昼！

当下，凌震宇趋前细察，已看清此人所中的暗器，其左颈间的喉结之处，伤口周围肤色奇特，呈现出一片暗黑墨绿。

看了一会儿，这才俯身将那乌光闪耀的三角铁旗，由死者的手中拿起，略一细察，只见旗面上，竟颇具匠心地雕着一只金色蝎子。

林中那飘袅的笛声，也已消失殆尽，忽然，凌震宇想起今晚之约，手里持着三角铁旗，连忙纵身穿出枣林，朝破庙方向而去。

三更刚过，凌震宇一边疾行，一边巡视四周，几个起落之后，来至林外，面前已是崇山峻岭，仰首望去，山腰之上，似有一丝

灯火，忽隐忽现，心想：

“玄真道长可能已达破庙，我得尽快赶去！”

凌震宇虽然不住地想着，脚下却如行云流水！

片刻后，凌震宇已达山麓，觅径蜿蜒攀登而上，苍松古柏，藤萝盘虬其中，现在已可乘隙望见一角红墙。

凌震宇缓缓走向前，果不其然，正是一座荒芜的庙宇，处处残垣断壁，蔓草丛生。

而正待举步欲入之际，忽见右方不远处，红影一晃，一条婀娜的身形，飘然越进庙墙，消失在暗影之中。

见此情形，凌震宇不由一怔，疑虑万端。

庙内这时已传出少女的柔声，道：

“道长，我可以入内一叙吗？”

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道：

“姑娘，请进来吧！”

凌震宇也听出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不就是玄真道长吗？

俄顷，屋中传来那少女的声音，喜道：

“道长，你所要找的东西，我已经为您找回来啦！”

语音甫毕，玄真道人突然沉声喝道：

“何方高人？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

原来，凌震宇已潜入破庙院中，天井处一花坛之旁，但因屋中有那少女所碍，自己才未出言相示应约而来！

凌震宇闻言，心知行踪已被玄真道人察觉，所以再也不好躲避，立时起身走了出来。

就于此际，屋中少女又自急道：

“道长，来人是您昨夜相约之人，我暂时不愿见他，此物我

先带在身旁，明晚在天蝎帮庆典大会上再看吧！”

她语音方落，身形早已穿出后窗，消失在夜色之中。

凌震宇早知，她一定是那个“玉女神笛”无疑。

而于枣林中，暗器伤人，吹笛诱走天蝎帮的人，也是她吗？

“道长！在下正是应约造访之人，凌震宇！”

“呵呵呵……”

凌震宇语音未了，屋中接着一声苍老的朗笑，随着飞出一条灰色人影，飘落在凌震宇面前五尺处，仔细端详，来人果然是昆仑山斗牛观的玄真道人。

笑容可掬，玄真道人慈祥和蔼地道：

“凌少侠，为何迟来？”

凌震宇闻言，面现窘容，愣了半晌，正想据实回答之际，玄真道人慈目微转，恍然笑道：

“凌少侠，贫道妄言了！哈哈，来来，请！”

微一躬身，凌震宇谦虚地道：“道长，请！”

二人来到里面，满目尘埃蛛网，庙中似久断香火，神像倾倒，破烂不堪！

落坐一张破旧腐蚀的木桌之旁，沉默了一下，玄真道人望了凌震宇一眼，欣然说道：

“凌少侠，昨夜之事，贫道十分景仰，没想到悬尸，竟是如此顺利！哈哈！天蝎帮自称高手如云，而今一见不过尔尔！”

“侥幸！侥幸！”凌震宇随即谢道：“承蒙道长称赞！若在闲暇，还须道长不吝指教才是！”

“哈哈！凌少侠，贫道绝无虚言，你不用客气！”

凌震宇见玄真道人兴奋已极，也就不再谦言，随即转语相

询，道：

“敢问，道长可知天蝎帮，是如何崛起武林，声势竟然这样庞大……”

凌震宇语意未尽，玄真道人抢言而道：

“凌少侠，贫道今夜约你来此，也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说着，他停了下来，似是思考着从何谈起！

凌震宇不由大喜，星目注视着玄真道人，冀望地等待着他，为自己述说天蝎帮近年崛起武林之因！

忽然，凌震宇想起什么似的，剑眉一扬，将手中带来的铁旗，捧在面前，朝着玄真道人，问道：

“道长，这柄三角铁旗，与那天蝎帮是否有什么关连？”

思忖之中，玄真道人陡闻此言，蓦地一怔，展开注视，面色遽沉，默默地望了望凌震宇，缓缓地点了点头！

“少侠，此旗是从何处得来？”玄真道人突然问道。

凌震宇星目微转，仍然含疑，这才将傍晚入林之事，叙述了一遍。

全然明白，玄真道人始道：

“那四个人就是‘天蝎帮’主手下的‘骆家四霸’，如今已逝其一，那‘骆家四象阵’，从此就无法再施展了！”

“了”字一出，凌震宇又追问道：

“道长，那林中施放暗器，和吹笛之人，可是那位‘玉女神笛’？”

玄真道人，面露喜色地笑了笑，并未作答。

凌震宇见状，自己也就不好再问，当下收起那柄铁旗，静静地，等待着，玄真道人说天蝎帮的由来。

沉思一会儿后，玄真道人，凝言说道：

“十年前凤阳县，有个‘铁旗门’，组织庞大，被一位混世魔头‘厉灭尘’领导着，此人以手中一柄镔铁自制的旗子，震慑群雄，武功独树一格，诡谲绝伦，淫威四盛，中原武林莫不敬而畏之，谈旗色变——”

“铁旗门在厉灭尘的羽翼舐犊之下，凶横暴戾，处处烧杀无辜，掳掠奸淫，无所不为。”玄真道人顿了一下又续道。

凌震宇此时，脸一绷，仇恨犹现，心中恨道：

“厉灭尘，如果你还活在这世，我凌震宇一定要你碎尸万段……”

他思忖着，玄真道人也未注意凌震宇此刻的神情，续道：

“铁旗门这样一来，惹恼了武林中各大名派，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殃及无辜，是以各大门派掌门人，曾数度私议，商量如何歼灭铁旗门！记得，是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淫威数载的铁旗门，在各派的围剿之下，一夜之间，就此消失了。”

倾听至此，凌震宇不禁心恢意冷，忙急着问道：

“道长，那铁旗门的门主厉灭尘呢？”

玄真道人闻言视情，早察知凌震宇的心意，遂道：

“谁知混世魔头厉灭尘，并未丧于当时的那场激战之中，——如今，他又出现武林，兴风作浪，声言组帮立派，微作汤药之变，变为什么天蝎帮。”

凌震宇星目，电闪光芒，冷酷仇恨之色更浓，急道：

“你是说那天蝎帮帮主，就是以前铁旗门的门主厉灭尘喽！”

玄真道人颌首，他定睛端详凌震宇。

凌震宇倏然起身，抱拳向玄真道人说道：

“道长，承蒙相告，在下感激不尽——”

立时跟起，玄真道人喟叹一声，忙道：

“凌少侠，希听贫道一言，此时，最好稍安勿躁，如逞一时之勇，造成千古遗恨，后悔就晚了！”

凌震宇被玄真道人，一言提醒，心下暗道一声：“惭愧！”

他面色泛红地急询问道：“那依道长之意呢？”

低头沉思，半晌，玄真道人慈眉忽然一轩，道：“贫道如今倒有一条妙计……”

正于此际，凌震宇面色一变，龙吟一声：

“哪路的朋友？”

语音甫落，玄真道人一怔，凌震宇早就离开椅子，凌空而起，身形一晃，穿离而出！

随即，朗喝一声：

“哪里逃！”

但是外面黑鸦鸦的，哪里还有人影呢？

眨眼之间，玄真道人也纵身来至院中，只是凌震宇屹立殿脊巨警之后，向四下搜索。

“呵呵呵呵……”

玄真道人立觉屋中有异，灯光下，人影一晃，接着屋内传来一串沙哑的大笑的声音，道：

“老杂毛，你真是沉不住气，我银拐老婆子找你找得好苦，如若不是刚才我跟踪一个丫头片子，还发现不了，你这老杂毛！”

这时，玄真道人已知此人来路，忙自招下凌震宇，率先走进屋中，展目一望，朗声笑道：

“哈哈！原来是岭南侠女驾临，贫道未察，汗颜……汗颜

……”

凌震宇立身在玄真道人身后，此刻已看清来人，原来，竟是位白发稀疏，满面皱纹，笑脸可掬，滑稽突梯的古稀老太婆！

她有张枯干的嘴唇，永远是那样的微笑着，使人觉得她是位可亲的老人！

她身着一袭蓝色的短装，肥大的衫裤，怪异的让人觉得好笑！

手中拄着一把钝银打造的凤头拐杖，看其份量，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如果此人没有超凡武功，绝对无法手持银拐，纵高跃低。

有所顾忌，玄真道人支支吾吾地说：“刚才……刚才贫道是说……”

蓝衣老婆婆宏亮的喉咙，大嚷道：

“老杂毛，你少来这一套，你们所谈之事，我老婆子都听到了！——如今，我也想参加你们的行列，你就别害怕，只管往下说！”

蓝衣老婆婆说完话，兀自瞪着一双精芒灼灼的铜铃眼，望着玄真道人，在热切地等待。

玄真道人又恢复原有的笑容，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回答，先请蓝衣老婆婆坐下后，转目望了凌震宇一眼，笑道：

“凌少侠，可知这位老婆婆，如何称呼？”

凌震宇满面含笑地觉得，这位老婆婆滑稽梯突，但经玄真道人一问，脸上不由起了腼腆之色，当下就摇头作答。

右手一抬，玄真道人介绍道：

“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银拐婆婆’的岭南侠女，麦晋芬

……”

银拐婆婆麦晋芬，未待玄真道人说完，欣悦地嚷道：

“老杂毛算了吧！都给我老婆子抖出来做什么？”

说着，一瞥凌震宇，又忙自笑道：

“小伙子，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称呼我老婆子银拐婆婆，就可以啦！”

凌震宇这时忽然想起，恩师也曾一度谈及过，此人乃是侠义道中的一位女豪杰，十数年来，不知为何失去踪迹，讵料，今夜竟在这破庙中，得识高人！

于是——

凌震宇忙上前来，重新见过银拐婆婆。

玄真道人这才向银拐婆婆麦晋芬，说道：

“麦老姐，此次重现武林，前来这天蝎帮箕踞之地，欲意何为？可否透露贫道知晓？”

银拐婆婆一听，满面喜悦之色立敛，愠容道：

“老婆子在寻找‘铁辫子’，好报我当年围歼铁旗门时，一辫之仇。”

慈眉一紧，玄真道人正色道：

“据说铁辫子段南山，也在天蝎帮的羽翼之下？”

“砰！”的一声巨响。

银拐婆婆闻之气忿，陡然举起银拐一敲，地上石板立刻碎裂。

“你说的可是真话？”

玄真道人诚挚地回答：

“麦老姐，贫道乃方外之人，怎么会信口雌黄，欺骗你呢？”

就在两老一对一答之时，凌震宇神情上，不免有些迷惘，然而在他的内心中，却又暗自不停地思忖着：

“铁辫子？铁辫子段南山是何等人物？他是否也在阎王帖里呢？”

须臾，铁拐婆婆朝着玄真道人，狠狠地点了点头。

屋中沉静了片刻，玄真道人像在沉思一件费解的问题，眉宇又显露着一种颇难决定的神色，满面沉郁。

终于，他开怀地笑了，道：

“麦老姐，既然以诚相述来意，贫道也不该有丝毫隐瞒，说真的，贫道此来的目的，全是为了那幅武林奇珍‘秘图’而来。”

大吃一惊，银拐婆婆急声问道：

“什么？那‘秘图’你已经得手了？哈哈……”

说着，她脸上紧张之色全消，仰首一串哑笑爆起——

就在这哑笑声中，玄真道人满面肃容地摇首作答。

“什么铁辫子？什么武林秘图？”

凌震宇如置身在五里雾中，对两老这段谈话，更是满心茫然。

铁拐婆婆笑声立止，一瞥玄真道人，不由嚷道：

“老杂毛，你不要疑神疑鬼，我老婆子决不对那‘秘图’有所染指，甚至有一丝覬覦贪心之念，——至于，明夜天蝎帮总坛一行，你到底有何妙策？”

闻言之后，玄真道人不由心下暗惭，登时长眉一轩，微笑道：

“麦老姐依然不减当年豪迈，贫道对你仍是望尘莫及！”

语音微顿，又道：

“明夜是天蝎帮公开立帮庆典之会，贫道本欲参与，见机行

事，……如今……”

凌震宇一见玄真道人语钝，忙自问道：

“道长如今怎样？是不是有所变动？”

银拐婆婆麦晋芬，索性急躁，早就不耐烦玄真道人，慢条斯理的态度，是以，双目一瞪，嚷道：

“老杂毛！你的意思我老婆子明白了！”

说着，她笑意盎然的，朝着凌震宇，沉不住气地道：

“小伙子，老杂毛的心意是，趁群魔集会庆典之时，冷不防的出击，大战一场，你报你的仇，我雪我的恨，老杂毛趁机索取秘图，哈哈……为武林歼灭此一狐鼠的帮会组织，何尝不是快事一件？”

银拐婆婆说至此，扮着满面滑稽的模样，一味地望着玄真道人与凌震宇！

银拐婆婆一敛滑稽之色，满露忧容地道：

“小伙子，你先别笑，你可得担保有此胆量呢！”

玄真道人闻之止笑，一瞥凌震宇，看他如何回答。

脸色一怔，凌震宇豪气干云地答：

“前辈请放心！不管是闯龙潭，或则入虎穴，晚辈一定不落人后！”

银拐婆婆听了，手中银拐一摇，喜极地笑嚷道：

“好小子，如我老婆子没有看走眼的话，你小子定是昨夜击毙紫云宫云华仙姑，后又悬尸天蝎帮彩门上的追魂客喽！”

星目一闪，凌震宇莞尔道：

“前辈法眼，所料未差。”

鼻子一皱，银拐婆婆望着玄真道人道：

“老杂毛，这追魂客可是与当年武林一桩大血案有关？”

听完此话，玄真道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银拐婆婆转睛望着凌震宇，兴奋地道：

“小伙子，我那久未相见的关外‘七禽叟’老哥哥是你何人？”

肃然起敬，凌震宇答道：

“是我恩师。”

银拐婆婆突然露出狂喜之色，嘴中不住地赞道：

“好小子！不错！不错……”

玄真道人微笑地望着二人，一语不发，突地，恍然抢道：

“好了！现下我们约定一下，明夜行事所需的记号，贫道还有事，须先行一步呢！”

银拐婆婆麦晋芬，又自嚷道：

“老杂毛，现在不用多说，到时候见机行事好啦！我老婆子也不能久留了！”

说着，立刻站起身来，又道：“明夜天蝎帮总坛再见吧！——我老婆子先走啦！”

她语音未落，身形早已穿窗而出。

玄真道人送走了银拐婆婆的一道蓝影，朗朗一笑，道：

“少侠，贫道也先行一步了！”

凌震宇尚未答话，只见眼前人影一晃，玄真道人也自越窗而去！

两人走后，凌震宇孑然一身，孤灯独影，他星目一扫屋中，忖道：

“我何不就于破庙中，栖宿一宿，明日再进镇，待群雄与会之时，见机行动？”

于是——

凌震宇起身踱至靠壁处的一张木榻，盘膝坐在上面，挥熄灯火，轻合双眼，屏神静虑，继而浸身在行功调息的玄妙境界之中。

片刻，全身疲倦之意，完全消除。

睁开星目，忽然，他的面颊上，泛起了一丝冰冷的笑意！

凌震宇幻想着明夜，将要发生的一场激战，他又见到那最喜爱的仇人，一片片鲜红的血，与那一个个残嚎着，而倒下去的痛苦的面庞！

是以，他冷酷而无情地笑了……

## 四、厉灭尘 重现江湖

他在毫无意识下，纵身穿窗出去，来到一条蔓草丛生的甬道上。

他抬头，注视着皎洁妩媚的明月，他痴痴地，像是思考着一些什么。

然而，从他内心深处，所涌出来的，仍是对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所产生的一股仇恨、怨毒与残酷……

“铁旗厉灭尘，我要把你这个老魔头，碎尸万段……”

他满心忿恨地，默想着！……随之，又狠声地自语着……

“嘿嘿……”

忽然，背后传来一阵冰冷的阴笑！

闻声，凌震宇顿时毛骨悚然，心神悸慄，他电也似地，倏然飘退，疾旋身形，展目纵望。

只见面前赫然卓立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身着一袭长衫，足蹬雪靴，两目寒芒逼人，双手反剪而立，神情泰然。

此人最异于常人的，他竟是黑发白须。

这时——

在那逼人的目光之中，使凌震宇察觉出，蕴藏着一丝极其阴狠，毒辣，而又轻蔑的意味！

乍看之下，凌震宇不禁绷起脸来，浓眉微蹙，炯炯的星目，怒视着老人……

沉默片刻，老人双睛微转，嘴中又是一串阴笑，道：

“嘿嘿！没想到老夫会亲自前来吧？嘿嘿……但愿你能如愿以偿！”

闻言，凌震宇神情悚然，当下飘身撤退！

思忖着，倏忽间，星目立现杀机，他疑惑万分，严阵以待，怒喝道：

“老贼！你……你到底是谁？”

老人目光之中阴毒之色暴闪，轻蔑地阴笑道：

“是谁？嘿嘿，是‘铁旗盖世’厉灭尘！也是现下‘天蝎帮’的帮主呀！嘿嘿……嘿嘿嘿嘿……”

“铁旗盖世厉灭尘？”

凌震宇失声惊叫呼：“我不相信！绝不相信！”

“嘿嘿！”

黑发白须老人，阴笑着，顿了顿，又道：

“怎地！娃儿，你不相信老夫就是你所要找寻的凤阳铁旗门主厉灭尘吗？”

凌震宇听了，神色之间，更为冷酷，残毒……

刹那间，他电欺而至，嘴角处，显露出一丝不屑而仇恨的笑容，星目一展，狂傲讥调地，冷笑道：

“老贼！你配吗？——哈哈！想不到天蝎帮的帮主，即是这等货色……哈！哈哈……”

凌震宇他语意未尽，而竟又朗声狂笑起来！

接着铁旗厉灭尘，仰首也是一声阴笑，蓦然地，道：

“嘿嘿！料你娃儿也不会相信老夫的！嘿！嘿嘿……”

就在这嘿笑声中，突见他身形一晃，立现一道乌光，他手中已多了一柄尺来长短的三角旗。

骤见之下，凌震宇自身早已蓄势待发，双睛注定了对方，伺机应敌。

“现在，老夫这柄‘铁旗’，足可证实了吧？”

此刻——

闻言视情的凌震宇，心中早已烈焰燃烧。

而他正欲发难之际，只见，那老人双肩一晃，电也似地，飘身后撤，轻飘飘地，直若飞絮，落身在短墙之上，冷然笑道：

“请恕老夫眼拙，娃儿，你可就是击毙云华仙姑，向敝帮挑衅的追魂客吗？”

稍顿，接着冷冷地又道：

“娃儿！不妨也将师承派别报给老夫，以免……”

凌震宇未待老人言毕，朗朗一笑，冷道：

“老贼所询，在下明夜参与贵帮立帮庆典盛会之上，自会相告！”

铁旗厉灭尘一听，脸色立沉，阴笑着道：“娃儿，可否先将名讳报上？”

充满自信，凌震宇星目中，一闪轻蔑之意，冷冷道：“这有何妨！”

说着，又朗声道：

“凌震宇就是在下。”

铁旗厉灭尘，神目一闪，陡然一惊，若有所思地望着凌震宇，稍微收敛狂傲之色，一笑道：

“久仰！久仰！老夫为了明夜盛会欢迎凌少侠驾临，现下暂时告别了！凌少侠，明夜总坛再晤吧！嘿嘿！嘿！……”

阴笑声中，一条庞大的人影，拔空射出，身形消失。

凌震宇朗笑着瞥天空，此时，东方天际已露出一道鱼腹白色……

这时，凌震宇又察觉什么似地，将其视线扫瞄前殿屋脊，忽见一条人影，轻若飘絮般地落下身形，来人转头径朝凌震宇立身的殿后，一片数丈方圆的空场上望来！

经凌震宇仔细一看，原来来人是那岭南女侠“银拐婆婆”麦晋芬。

凌震宇尚未发言，老婆子麦晋芬，银拐一拄，昂首一声大笑，高声嚷道：

“小伙子，快进来，我老婆子有要事与你相商！”

沙哑地语音中，只见她两只肥大的衫袖一展，身形凌空而起，穿窗进入屋中。

凌震宇见银拐婆婆飘进屋中，当下双足一曲一伸，也已飘起身形，穿窗而入。

斯时，银拐婆婆已然端坐在那张木榻之上，滑稽毕露地望着凌震宇。

等凌震宇落坐在木桌之旁，银拐婆婆这才一瞪铜铃双眼，高声说道：

“小伙子，你可是奇怪我老婆子去而复返吗？”

凌震宇微笑地望着她那滑稽的面孔，点了点头。

嘴角一翘，银拐婆婆麦晋芬，又笑嚷道：

“哈哈，我老婆子是又有新发现了……”

面孔肃然，凌震宇关切地贴身询问：

“前辈，又有何发现？可否立即告诉在下？”

银拐婆婆麦晋芬，身躯前后摇晃着，双眼望着凌震宇，笑道：

“小伙子，急什么！我老婆子如果不打算告诉你，我又回来则甚？”

说着，又顿了下来。

凌震宇心知这老婆子不可多加理喻，所以，也就不再相询，只是以眼神透出一种希冀的神色，在等待着佳音。

视此情景，银拐婆婆麦晋芬，不由露出喜色，嚷道：

“小伙子，我老婆子方才在青石镇，一家客栈之中，又碰到了另一位歹毒无比的魔头……”

神色一怔，凌震宇急问道：

“前辈，所遇何人？”

麦晋芬一副满脸滑稽之色，双眼突闪两道慑人冷芒，望着凌震宇，愤恨激动地，哑声说道：

“此人就是当今极为武林共忿的‘无常吊客’。”

凌震宇听了，脸色倏变，突地星目凌光毕射，忙道：

“无常吊客来此作什？莫非……”

说至止，忽地欲言又止，闪睛只见银拐婆婆已闭目而坐，满面罩定一层恨意浓厚的阴影，似是沉思着，一言不发。

须知，凌震宇忽然住口，只因他心头掠过一道，颇为怀疑的意念，暗下思忖着：

“无常吊客？是否也是当年围杀父亲的仇人……”

凌震宇经过这阵困惑怅然的忖思之后，他决定避开银拐婆婆麦晋芬，去展开那册阎王帖，看看是否无常吊客，也是列在黑名单中。

于是，朝着闭目沉思似的麦晋芬，忙道：

“前辈，在下欲告便一会，稍等即来！”

言讫，银拐婆婆依然是闭目不语，毫无所觉一般。

凌震宇没有多说，就在他离开屋中之时，银拐婆婆麦晋芬的面颊上，泛出一丝得意至极的笑容。

来至古刹外，凌震宇随跃在一株苍松之上，疾速地翻开那册阎王帖来看！

蓦然，心中大震，满面立布仇恨，冷酷，残毒之色，他双睛暴瞪地，停滞在黑名单的第四位黑名之上，写着：“无常吊客……”

“哼！”

凌震宇默默地看完之后，怒哼一声，那股冷酷残毒的仇恨，顿时在他的心胸起伏，复仇之火狂烈地燃烧了起来。

当下，他剑眉一轩，疾然旋身，直朝古刹之内，流星赶日折回。

哪消片刻，凌震宇已来至殿侧小庑之前，纵身一扑，穿进窗口，待他目光向着木榻之上扫，神情忽然一惊！

原来，木榻上已无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踪迹。

那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块白布条，上面草草地书写着道：

“小伙子！我老婆子先走一步，今夜天蝎帮盛会中相见了！……而那，无常吊客，据我老婆子所知，定是为觊觎那幅秘图而来……银拐婆婆麦晋芬留字。”

凌震宇看完布条，心中若有所失，可是这阵茫然，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他脑际很快地，汹涌着地仇与恨的浪涛。

此时，他望着窗外已明的天空，不时喃喃地自语着：

“那秘图玄真道长是否，……”

忽然，凌震宇联想到那未曾谋面的“玉女神笛”，他兀自自

信地又道：

“是她！一定是玉女……那一定是被她得到了，否则，她为何入夜时跑来，告诉玄真道长说：‘东西找到了……’——而后来，她只因为我的出现，又将东西带走的！……她为什么不愿与我见面呢？……”

凌震宇独自想着。

他不自觉地，走出了古刹，朝向山下的青石镇而来。

旭日初升，东方抹上一片酡红的朝霞，端地瑰丽无比。

疾行着的凌震宇，他那矫健的步法，快若行云流水。

清晨，和煦的阳光下，凌震宇的踪迹，已于青石镇西的一条阡无人迹的官道上出现了。

瑰丽地，金黄地，日出日没。

夜幕又已低垂，蔚蓝的天空，已是繁星闪闪，玉兔高悬峰顶，林梢，屋角……

凌震宇随着流动的人群，漫步在青石镇中。

一日间，他丝毫也未发现那无常吊客的踪迹，甚至于玄真道长、银拐婆婆麦晋芬，以及那若隐若现的玉女神笛。

此际，青石镇中，又是人声鼎沸，嘈杂一团，街道上，流动着的人群，都不约而同地，涌向天蝎帮的总坛而来。

不经觉间，凌震宇已随着人群，来至天蝎帮总坛门前，他悄悄然地，展目电扫那门前广场彩门之上，所悬的那具云华淫姑的尸体，早已杳然。

随后，凌震宇剑眉微轩，径朝天蝎帮的总坛内外瞥去。

啊！只见那总坛的气派宏伟，放眼一片楼宇高耸，房舍比鳞，富丽非凡，不过所差的，只一片霸气逼人。

虽是如此，但也不愧为武林一大巢穴。

那黑漆的铁门外，依然警卫森严，数名身穿青色排扣劲装的壮汉，怀抱着银光闪闪的鬼头钢刀，门前逡巡不已！

前面所行之人，已被天蝎帮内负责执事的人，鱼贯地引入内堂。

不多时，凌震宇也跟随着众人进入总坛院中……

院内是条青砖铺就，笔直通往后坛的甬道，此时甬道两旁，约莫十步之远，就相对的峙立着两名青衣劲装抱刀之守卫。而所有守卫之处，均是燃着一支烈焰熊熊的火炬。

相继地穿过两层院落后，众人已被引至左面的一处偏院，院内却是一片空场；而空场的尽头，却是座庞大的巨厅。

众人如蛇形地走在通向巨厅的甬路之上，来至厅前，凌震宇始才看清，大厅之内人头攒动，男女老小，僧道俗儒，耕读渔樵，早已是齐集一堂，言谈笑语横飞，喧哗之声，直若雷鸣。

厅内厅外，但是张灯结彩，灯火辉煌，那种气派之大，真是见所未见，使人乍舌不已。

凌震宇来至厅内身形一闪，即已消失了踪迹……

厅内早已排列着，一排排的靠背长椅。

此时，所来之人，全部依序坐在长凳之上。

厅的最前端，是一处高离地面五尺的平台，平台的中央摆设着一张雕花檀木方桌，而方桌的两侧成八字形地坐着十数人。

看上去这些人物，虽是行色不一，却均是天蝎帮的一些头目，抑或是职司很高的执事！

高台上的后壁上，悬挂着一幅绘有九尾金色蝎子的巨图。

而在那幅蝎图之下，尚设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正是香烟缭

绕，红烛炽燃，供品罗列，烛台铜鼎俱全。

倏地，台上檀木桌右边，坐的第一人，立起身来，走至台前的中央，旋目一扫台下众人，满面佯笑的，朝着众人拱手高声朗道：

“各位，各位！请了。——帮主即刻驾到，请各位肃静，稍待片刻！”

此人是一位身着一袭青色长衫，黑发高髻，五绺长须拂胸的五旬老者。

凌震宇一看那人，发现他即是在枣林里，拦劫自己索秘图，骆家四霸之中，年纪最长的一位。

他语音一毕，全厅众人，立刻鸦雀无声。

那老人放下双手，两眼精芒暴闪，炯炯地向着台下众人丛中，电旋一瞰，目光中，尚似有些愤然之色！

接着，此人敛回目光，转身入内而去。

“当！”的巨锣声响起。

台下数千只精亮的眼睛，均已不期然地，朝着台上望去！

跟着，铜锣之声又连续地鸣响三声，这才见里台掀帘之处，步出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只见此一老人黑发白须，身着一袭寿字长衫，足蹬一双薄底云靴，两眼精光四射，鹤发童颜，无一丝龙钟之态，他缓缓步至檀木桌后，面含笑容，双睛电扫台下群雄，稍顷，双手一拱，说道：

“各位请了。”

铁旗厉灭尘，说至此，有意地顿了顿。

那目光之中，却奇异地闪出一种极其阴毒狠辣的色彩，盯着

台下的第一排长凳之上，良久，才收回视线，笑意勉强地道：

“各位！今日肯赏厉某薄面，老朽不胜感激，敝帮就此即日起，再度出现武林，尚望各位先进不吝指教！”

“今日，老朽更其所幸的是有位贵宾，不惜长途跋涉，赶来为敝帮祝贺的，而却出乎老朽意料之外，这位贵宾就是众所皆知，大名显赫当代的无常吊客！……”

说至此，厉灭尘伸手向着台下前排中央，所坐的一人摊掌指引。

此时——

众目皆不约而同地，径朝他所指方向，极目望去！

一望之下，敢情他所谓的“无常吊客”，竟是位肤色苍白，骨瘦如柴，身躯高大，面容奇特的五旬老人！

此人服饰也甚怪异，一袭月白长袍齐膝，满头长发披颈，其相非男非女。

而在他身旁两侧，各坐着四位白衫裙的青年女人，各背背长剑，纤腰各悬着一个长形的皮袋，这等的打扮，与他们每人那张秀美脸庞，恰好正成反比。

然而，除此台下千百只目光炯炯的眼睛之外，熟料，在大厅中央的一根巨大的雕龙石柱的顶端，横梁之上尚有一对寒芒灼灼的眼睛，也在仇视地盯注着那被称为“无常吊客”的人呢？

原来，凌震宇在随众人，进入厅内之时，趁着众人纷乱入坐的情况下，他倏忽施出绝世轻功，射身在石柱顶端，那悬挂一盏八角琉璃的大型客灯的横梁上。

就在这转瞬之间，台上的铁旗厉灭尘，又道：

“各位，我们为了表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贵宾，请热烈鼓

掌！”

一阵“啪啪啪……”

他语音甫毕，登时台下欢声雷动，又爆起一片掌声。

也就在鼓掌之时，外面忽然传来一曲，激昂，愤怒，悠扬清脆的笛声，夹杂于掌声之中，在厅内盘旋不绝。

台下群雄懵然不知，还以为是天蝎帮，有意地安排节目，故掌声四起。

闻此笛声之后，铁旗厉灭尘陡地拉长了脸。

顿时，厉灭尘双手高举，示意台下群雄掌声停歇。

见此情景，台下众人，掌声立止，厅内遂呈一片沉寂。

铁旗厉灭尘，依然是满面肃容地注视台下。

台下的人如木雕泥塑一般，呆立不动。

继而，厉灭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正待欲言之际，台下人丛之中，陡然又爆起一种尖锐激昂，蕴含杀伐浓浓的笛声！

东张西望，一个彪形大汉，操着山东腔问道：

“他奶奶的！是谁在吹笛子！”

一个身材矮小，獐头鼠耳的人，回答：

“不知道呀！难道不是天蝎帮的乐师？”

另一个身着劲服的青年，低声道：

“你们瞧！厉灭尘紧张的模样，笛声会是乐师吹出来的吗？”

彪形大汉接着道：

“他奶奶的，玄了！”

台下众人立起一阵骚动，所有视线均是循声觅去，怎奈笛声飘忽，良久找不到吹笛之人。

詎料——

那笛声突又大作，声如脱缰之马，又若惊涛拍岸，骤而狂飏，气势之盛，直若石破天惊，震人心弦！

就算铁旗厉灭尘，一世枭雄，此时，难免也忐忑不安。

原因是，厉灭尘早听出吹笛之人，绝非泛泛之辈，功力之厚，定臻化境，而且此人蓄意前来挑衅，骚扰天蝎帮立帮大典。

如果，果真如此，此人定非易与之辈！

正在铁旗厉灭尘，思忖之间，只闻台下合着笛声，吟唱道：

“老身实为献图而来，而又为何如此冷落老身？——所以老身抚琴自荐……”

闻声之后，众人直觉其声高亢震耳，嗡嗡作响。

铁旗厉灭尘，则面色铁青，眼吐凌芒，杀气立布，而他为了顾及自身声誉，因此嘴角仍浮一丝冷笑，开声喝道：

“何方贵友？速请尊驾趋前落在贵宾席位。老朽不才，未悉贵友驾临，有失远迎，尚请贵友多多包涵见谅！”

言讫，厉灭尘昂首闪射着，一双寒光四射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进口之处，他希冀地等待着那吹笛之人出现在厅中。

“格格格……”

说时迟，只闻笛声又更为迫近，随着爆起一串尖锐的怪笑，传进厅中。

众人只觉眼前一道红影闪过，笑声人影，早已落在高台之上。

这时——

千百只眼睛，又径自朝来人望去！定目细察之下，只见来人是一位身着一袭红色宽阔的衫裤，身形瘦长，满头白发蓬松，满

面皱纹累累，两眼灼灼精亮的老婆婆。

红衣老婆婆发鬓插了一朵小花，手持一管玉笛，背负一柄绿穗绿鞘的古剑。

所奇的是，这时，台上所有的那些帮内头目，都已立起身来，毕恭毕敬地望着来人。

铁旗厉灭尘，早来至那张檀木桌前，面对着来人，堆出满面假笑容，拱手礼道：

“老朽，不知火凤凰驾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格格格格……”

仰脸一串尖锐的怪笑，红衣老婆婆藐视着厉灭尘，宏声叱道：

“灭尘！你将那视如祖先奉供的帮中秘图，被人盗去，老身已为你找回来了！现在不跪下求我老身几声，还待几时呢？……”

未待言毕，厉灭尘疾然撒身后退，两眼立吐煞芒，凝视着那红衣老婆婆，厉吼一声：

“好个大胆鼠辈，竟敢乔装火凤凰，前来盛会之上，诈言相辱老夫！”

说着话，只见他身形一晃，双掌早已蓄满无比之力，直朝红衣老妇，电也似地击出一掌，狂喝一声，道：

“拿命来吧！”

刹那间，“吧”字声未毕，掌风已到，两股无比的阳刚劲力，眼见即已袭至胸前。

那红衣老妇，宽大的衫袖轻轻一挥，足下轻如飘絮般地横移五步，泰然地闪过掌风，咧嘴轻蔑地怪笑起来！

“格格格！”

厅中经此猝然之变，台下与会众人，不由一阵哗然，跟着骚动起来。

“唰！唰！唰！”

台上十数位帮内高手，一见帮主厉灭尘双掌竟然递空，早已欺身近前，布起一种阵式，手中各持一柄三角形的铁旗，虎视眈眈地注定了红衣老妇。

红衣老妇的怪笑未止，突有一留着辫子的人，闪身至厉灭尘的面前，道：

“帮主！对付这三流小辈，勿须您亲自动手，且先待我‘铁辫子’，将此鼠辈拿下就是。”

天蝎帮主厉灭尘闻言，微一颌首，轻露笑意，道：

“段老弟，对方身手不弱，尚须小心为是！”

上身前躬，铁辫子恭敬回答：

“多谢帮主关怀！”

接着，厉灭尘目光一扫台上诸人，朗声说道：

“各位贤弟暂请退下，待段副帮主将其鼠辈，拿下就是！”

“格格格格……”

红衣老妇闻言，一声尖怪的笑声道：

“好极了！老身就跟这位什么爹辫子，娘辫子走两招！”

铁辫子双目虎光四射，怒喝一声，双臂疾抖，只听骨节“劈劈啪啪”连声暴响不已！

他本就两臂奇长之人，这么一来，即见两臂连响之后，倏然又暴长出寻尺来长，十指干枯尖利，形如兽爪似的，指尖箕张，色呈油墨，显然已是运功已足，等敌欲发。

蓦然，红衣老妇，愠声喝道：

“别棺材里放鞭炮——吓死人了！臭辫子，有本事尽管使出来好了！”

浓眉一扬，铁辫子旋目扫视，耀武扬威地，放声狞笑道：

“段某生平不杀无名之鬼，老婆子可敢报上名来？”

身形未动，红衣老妇又是一声尖笑，道：

“老身不就是尔等帮主所称的‘火凤凰’吗？怎的，这还有假吗？格格……”

怒“哼”一声，铁辫子尖声狠道：

“老婆子，接招吧！”

两条奇长的怪臂疾伸，一双兽爪似的巨掌猛翻，一般无比的劲力，径向红衣老妇当头袭来。

红衣老妇兀自一闪，喝道：

“来得好！”

霍然，她两膝一曲，臂部一沉，上身前倾双掌也自倏然疾翻，不闪不躲地，迎向着铁辫子的掌力而去！

“砰！”

电光火石般，四掌相交，发出一声大响，双方都被震得踉跄后退三步，方才拿桩站稳身形！

台上台下，所有的与会之人，这时均鸦雀无声地在瞪着一双惊悸的眼睛，怔怔地注视着二人的激斗。

在这节骨眼，双方都不敢怠慢疏神，恰如同时之间，四掌又已相对推出。

“啊——”

刹那间，掌风飒然，怒叱连声，双方步法忽然加快，身形飘

风般，游走激战起来！

铁辫子右脚忽收，踏了个“小子午马”，向红衣老妇站的地方，觑个正着，猛地冲了上去，双手齐发，右手五指利如尖刀般，直戳她的中腰，右手锐像鹰爪一样，朝她肩上斜抓而下。

这招“白猿擒豕”在他的心目中，红衣老妇定是避无可避，躲无可躲！

可是，当铁辫子冲到她的跟前，左手刚往中腰戳去，右爪尚未及抓下之时，红衣老妇步子一转，嘿！比泥鳅还滑，只一晃身，就溜了出去。

“臭辫子，老身在这儿呢！”

红衣老妇回转身来，笑嘻嘻地向他招手。

这招连边也没挨到，铁辫子脸上挂不住，低吼一声，迅若流星般，扑向红衣老妇。

红衣老妇一个大意，衣裳被铁辫子扣住，紧接着，他右爪暴伸，抓向红衣老妇心窝。

在这一扣一抓之间，其快无比，铁辫子刹那便取得了优势。

铁辫子的右爪，锐不可当，台下群雄，不由替这年迈的老婆子担心起来。

红衣老妇现在已后悔，刚才的疏神，可惜发觉稍微嫌迟，但为了救命，只有咬紧牙关，猛力扭身趋避。

“嘶——”地一声布裂。

红衣老妇右肩，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转头一望，多出几道血痕。

原来，她为躲避铁辫子的“黑虎掏心”，忍痛牺牲肩头肌肤，这才匆匆化险为夷。

铁辫子扔掉手中，抓下红衣老妇的衣袖，得意咧嘴笑道：“嘿嘿嘿……滋味如何？”

气得脸上发青的红衣老妇，娇叱一声，舞起玉笛，疯狂似的攻向铁辫子。铁辫子慌忙一闪，他的绸子长衫，给划开一道大大的口子。

红衣老妇的玉笛，虽然不锋利，既可当做点穴用，又可当做长剑。眼看她频频进击，时而直刺，时而横砍，稍一大意，便会在这玉笛下丢命。

铁辫屏住气息，见招破招，见式破式，打了二三十个照面。红衣老妇杀得性起，绝不容铁辫子有喘息机会。

就在这疾如闪电，势若排山倒海，猛打狂攻之际——

那潜身在石柱顶端的凌震宇，双睛一扫一厅中。

只见台前第一排的无常吊客，在他身旁左右的白衣少女，此时已失去踪迹，只有无常吊客一人，正孤孤零零地坐在长凳之上。

“为什么那八名少女，会突然不见了？难道这个严鬼，有什么歹毒的阴谋？”

当下，凌震宇心中疑虑不解，他一面忖思，一面旋目搜寻。

这才发现那八名白衣少女，已散布在大厅前后通门之处，各各都将目光集中在那原位的无常吊客身上，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而台上激斗的二人，这时逐渐分出胜负，红衣老妇由于攻得太猛，体力消耗过多，斯时招势缓慢，步法也凌乱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铁辫子也看出，对方渐感不支，脸色倏然一变，喜悦之色立现，他笑一声，辫子一甩，朝着红衣老妇

面门扫来。

别看这一条区区发辫，它的力道却是惊人，直如巨浪狂涛般地袭至，红衣老妇已经发觉，速即闪身腾挪，无奈力不从心，虽然勉强横移半步，身形也未全然避过铁辫——

“噗！”地一响。

紧接着一声惊呼！红衣老妇一个瘦小的身形，被铁辫子凌厉的攻势，逼下了台！

“哈哈！”

铁辫子一见攻势得逞，他得意忘形地一声狂笑，又想飞身再攻，将那红衣老妇击毙辫下。

“老贼！不可……”

大厅石柱顶端的横梁上，霹雷也似地响起一声暴喝。

语声未了，凌空飞下一人，朝着铁辫子的顶门劈下。

就在这个同时，台下又是一声断喝，随着飞掠起一条白色人影，径朝那跌落的红衣老妇凌空迎去！

说时迟，那时快，铁辫子闻言之后，尚未看清来者何人，就觉一股劲力，迎面袭来，神智懵然一惊，疾仰身翻出数步！

身形尚未站稳，台上中央那张檀木方桌，已被凌空扑来之人击中。

“轰！”然一声巨响。

登时，木屑横飞，檀木方桌被击得粉碎，粉落满台皆是。

满厅众人大吃一惊，纷然地起了一阵骚动。

就在“轰”然巨响之时，铁辫子以及台上所有的人，皆已撒身后退！

经过这一下，众人才将那人看清，原来她是岭南女侠银拐婆

婆麦晋芬。

这时，只见她双睛暴瞪，右手掌中拿着一根凤头银拐，满面怒容地昂立台上，一头白发气得直如刺猬，脸上也已瞧不出她那滑稽相！

而也就在她突然现身之际，那被铁辫子逼落的红衣老妇，这时已安然落在一人怀抱之中。

这凌空抱着红衣老妇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坐在前排的无常吊客。

无常吊客抱住红衣老妇，飘下身来，仰首一阵狂笑。

他笑声未毕，继而“嘎嘎”吼笑道：

“小丫头片子，你还装什么老太婆，嘎嘎！就是你师父前来，我也全然不惧！”

说毕，无常吊客心急地伸手，探进红衣老妇的襟内，顿时他脸上狂喜，掏出一个玄色的绸布小包，抖开布包，呈现他手中的是一张方形的金色绸布，上面绘着一幅山水墨画！

无常吊客就空一抖，朝着台上的铁旗厉灭尘，狂笑道：

“姓厉的，我要先行一步了，改日再来贵帮拜访吧！”

闻言，厅中之人俱是一惊，台上的自厉灭尘起，数名左右高手，登时面露杀机，双睛喷火。

厉灭尘本欲扑身前去之时，他身旁已有数人，同喝一声，霍然蹿起三人，疾如电般，扑向无常吊客而去！

嘿！那银拐婆婆麦晋芬，来至台上之后，一言未发，早已举拐进身，与那铁辫子战在一起！

铁辫子一见是银拐婆婆麦晋芬，现身台上，心中早已有数，她一定是要报那当年围歼“铁旗门”时的一辫之仇！

当下，哪敢怠慢丝毫，翻掌欺身迎向银拐婆婆。

麦晋芬大吼一声，手中的银拐，就向铁辫子的小腹捣来。

铁辫子一闪，满以为那银拐，会打身边擦过，谁知麦晋芬突然变招，银拐竟拦腰打来，白光暴闪，铁辫子慌忙后退。

麦晋芬追进，铁辫子直退。

一连两招打铁辫子不着，麦晋芬恼火了，把银拐一紧，“霍霍霍”一连三招，分别向铁辫子的咽喉，左乳和丹田，三处要害捣撞。

银光飞旋，麦晋芬这三招，把铁辫子段南山团团罩住，叫段南山避得了咽喉，避不了左乳，避得了左乳，避不了丹田。

斯时，铁辫子段南山手无兵刃，光靠腾挪闪展，根本无法避得过这银拐。

就在这时，那退身至后壁那幅九蝎图下，供桌旁的铁旗厉灭尘，双眼寒芒闪闪，他怒极焚心的，转眼一瞥，大厅中央的一根雕龙石柱上，忽地暴喝一声：

“何方鼠辈，还潜身在横梁之上？”

话声未落，台下群雄不由回首展望，说也奇怪，却无人发现有何踪影！

言讫，众人只见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飘落在高台之上，面对着厉灭尘，昂挺而立。

铁旗厉灭尘一看，眉间带煞，目中含威。须臾，微浮一丝阴笑，轻蔑地望着凌震宇！

凌震宇冷酷一笑，朗声道：

“姓厉的，厅内地窄人多，我们不妨到厅外广场，一了宿怨旧仇如何？——哈哈！本少爷先行一步！”

凌震宇未待厉灭尘答言允诺，剑眉一轩，瞥见正在酣战中的银拐婆婆麦晋芬，随着起身，飘空越过台下众人头顶，施展绝世轻功，穿门而出！

铁旗厉灭尘，须发怒张，怒吼一声，飘身尾随追去。

接着，台下又已腾起几条身形，也继接踵跟出。

群雄们见此情景，大哗不已！

## 五、月光下 旗剑交辉

一刹之间，台上的麦晋芬与铁辫子，已是辫风拐影，飒飒作响。

刚才，铁辫子段南山危殆之际，他灵机一动，知道硬拼不来，先让麦晋芬一下，然后再想法子反攻。于是，脚步诈作一滑，身子往后一跌，将银拐婆婆麦晋芬那三招避过。

然后，段南山左脚猛地一踢，直蹴麦晋芬的腹部。这一招攻守兼备，凌厉非常。

麦芬晓得“撩阴腿”厉害，耸身跳开。

段南山铁辫子也趁着银拐婆婆麦晋芬向后跳时，一记“金绞剪”，把双脚一摆，身子霍地拔起。

“老狗婆子，纳命来！”

段南山头一甩，脑后辫子，矫若游龙般，卷向麦晋芬，锐风呼啸，乌光闪闪，逼得她团团乱转。

片刻间，二人酣战已过一百回合。

须知，麦晋芬和段南山两人武功造诣，均在伯仲之间，一时半刻，也难测胜券谁属！

“嘎嘎嘎……”

而那无常吊客，怀抱着红衣老妇，手中抖动着那幅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的秘图，仰首大笑不止。

忽的，笑声中，双睛一闪，已见台上蹿起三条人影，泼风般向他迎面扑至！

无常吊客一见来势，他笑声未毕，旋首一瞥散布厅口的八名白衣少女，鼻啸一声，道：

“丫头们，速撒‘磷硝弹’！”

无常吊客语声甫落，那飞袭而来的三人，凌空身形一挫。台下，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朝着旁边的同伴道：

“磷硝弹？我的妈呀！咱们也别争什么香主了，快点逃命要紧吧！”

那魁梧的壮汉应声道：

“对对对！别捞不到香主，反而陪了老命！”

厅中众人，喧然大哗，群雄分别起身，疾向各处出口，冲了出去！

八名白衣少女，一闻无常吊客令下，纤手探入腰悬的皮囊之中，扬手抖出数枚白色的光球，厅中立布“咻咻！”之声，光球触处，“轰！”然震天价响！

“哎——我的眼睛！”立时有人惨叫：

“老九……老九……”

“磷硝弹”触物爆炸之声，接连而起，接着又有数人灼伤，萎顿地倒了下去，惨噪之声，不绝于耳。

顿时，厅内浓烟密布，直催得众人眼泪淌流，目光倏然失色，模糊不清。

趁着厅内大乱，无常吊客已率女徒，穿过成堆的人群，冲门而出，瞬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就在此际，台上的银拐婆婆麦晋芬，连续地攻出数招，她边战边吼道：

“玄真老杂毛，秘图被无常吊客夺去了！你还不快去

追？——千万别让那魔头坐收渔利，逃之夭夭，我老婆子解决了这家伙随后就来！”

语毕，只见台下人丛之中，一声轻啸，风掣电疾似地飞起一袭灰色道装的老人，人影一晃，已冲出浓烟，夺门而去。

沉沉夜色，皓月高悬，宝石蓝的天空中，闪动着无数的繁星。

月光，火把，将天蝎帮巨厅前的一片广场，照耀得像白昼一样。

凌震宇穿出厅来，轻飘如絮地落在广场中心，昂然而立，面对着巨厅，星目闪耀地，在等待着天蝎帮帮主厉灭尘。

须臾，只见大厅之内，风驰电掣般，越众飘出一人，疾行而至。

此人正是天蝎帮主厉灭尘，而在他的背后，还跟出三个身着青色长衫的五旬老者。

厉灭尘与其身后跟来的三人，相继来至场中，距离凌震宇身前八尺之处，立稳身形。

天蝎帮帮主厉灭尘，满面怒容，眼露杀机地盯着凌震宇，佯作镇静地，阴笑道：

“凌少侠光临敝帮，老夫心中甚感喜悦……”

凌震宇未待语毕，星目一闪，脸上立浮出冷酷、轻蔑之色，他朗笑道：

“老魔，废话少说，现在知道本少爷是何人了吧？哈哈！”

凌震宇朗笑之中，厉灭尘身后的三人，脸色倏变，当下撤身布阵在厉灭尘的背后！

星目电扫之下，凌震宇已看出三人，即是枣林中阻拦自己的“骆家四霸”，如今只剩下三人！

须臾，厉灭尘又自阴笑道：

“凌少侠，适才所言，你与老夫的宿怨旧仇，不知从何而起？以你的年纪，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过结呀！”

凌震宇闻言，怒哼一声，那仇恨的火焰，穷又猛烈地，燃烧着他的心胸。于是，恨声说道：

“老魔！你还装傻吗？——十三年前群魔围杀先父，‘紫金鱼鳞刀凌世豪’的事，想必你还没有忘记吧！本少爷今天是来替父报仇的——”

厉灭尘一听，脸上忽地蒙上一层惨白之色，他身形向后疾撤五步，两眼赤红，一怔即敛，诡谲笑道：

“嘿嘿！原来你就是那万恶凌世豪的后生孽种！老夫怎会忘怀那件轰动中原武林，大快人心的事！狗杂种，你今夜既然自投罗网，老夫说不得，要你还个公道，嘿嘿！——不过，老夫还不愿将此事传扬出去，说我以老欺幼，赶尽杀绝，嘿嘿……”

笑声甫落，厉灭尘即欲扑身进招。

凌震宇听他出言不逊，本当暴起发难。

谁知，他并没有那样做，相反的，他的嘴角处，又浮起那冷酷、惨毒的冷笑！

愈是困难，愈是危险，愈能沉着应战，这是凌震宇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就在厉灭尘欺身进扑之际，凌震宇忽然怒喝一声：

“慢着！”

他兀自仰首朗笑，声若龙吟，震人心弦，笑声回旋在夜空之中，历久不绝……

这时厅内众人，早都冲到厅外，广场之上。

众人围绕在广场边缘，竟然不肯离去，因为眼前有一场龙争虎斗，即将展开，他们不愿错过，所以将刚才那一幕，触目惊心，死里逃生的情形，忘得一干二净。

“你看他们谁会赢？”

有人好奇地问道。

一个歪鼻斜眼的人答：

“老的嘛！阴狠狡诈；少的嘛！龙精虎猛，这场比武很难预料噢！”

此刻——

人声嘈杂，乱成一团。

浓烟密布的厅中，又凌空越众跃出两人，他们一前一后的追逐着，两人先后落身在众人围绕的广场之中。

凌震宇用余光一扫，已经知道，他们即是刚才激斗的银拐婆婆麦晋芬和铁辫子段南山。

二人立稳身形之后，怒目一视，就在同一个时候，各自暴喝一声，双双欺身进招，顿时，辫风拐影，又缠战起来！

这时，凌震宇又发现场内，不知何时已闪进了数名天蝎帮内的巨魁高手，他们都不声不响地，伺机欲动。

厉灭尘被凌震宇一声断喝，突然煞住身形，冷冷喝道：“狗杂种，你还有何后事交待？”

置若罔闻，凌震宇冷酷一笑，道：

“老魔！你尽管出言相辱，不过，少爷在你未死之前，先让你看一样东西。”

说着，凌震宇自怀中将那册阎王帖掏出，举在厉灭尘的面前一展，狠狠地道：

“老魔！十三年前，你屠杀武林盟主的罪证尚在，这下死该瞑目了吧？”

厉灭尘双眼一闪，满面疑容，面颊上肌肤，霍地一阵颤栗，惊呼一声：

“阎王帖！”

接着，厉灭尘怀疑地道：

“魔天岭地狱门中，鬼郎君殷魂的阎王帖？——让你这狗杂种得到了？——不！不可能的！”

厉灭尘喃喃自语的声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说至后来，直落似蚊鸣一般。

斯时，厉灭尘的心情，是复杂的。于是，他疑惑，他惊悸！他愤怒！……

凌震宇一见厉灭尘复杂的心情，那仇恨之心，更加浓厚，他狠狠地，无情地，盯视着厉灭尘，狂喝道：

“厉灭尘，我要你老魔死无葬身之地，血债血还，为我先父雪耻复仇！——哈哈！哈哈……”

凌震宇激怒地说着，那股潜藏在他内心的仇恨的怨气，突然地化作一串串裂帛也似的狂笑，破空而出，直凌霄汉！

铁旗厉灭尘，眼看自己耗尽无数心血，一手创立起的天蝎帮，又将震惊武林。

不料，在立帮盛会之时，前后发生几桩不愉快的事，他已经恼怒万分，如今这年纪轻轻的凌震宇，又是这样的气势凌人，试想，他数十年前出道至今，也没有受人这样奚落过。

于是，他羞怒交加之下，厉喝一声：

“狗杂种，你找死！”

他厉喝声中，身形疾然腾起，右手舞起一柄三角铁旗，配合着左掌，相辅击出，直奔凌震宇而来。

凌震宇一见，厉灭尘的旗风掌影，颯然将至之际，狂吼一声：“来得好！”

身形微偏，刚好擦过厉灭尘，凌厉地一招“朔风撼岳”。

第一招竟然未中，厉灭尘怒意更炽，随即再次扑身，手中铁旗划起一道乌光，左掌径朝凌震宇的腰际砍来。

乌光闪处，铁旗已抵肩井。

凌震宇龙吟一声，身形不退反进，左掌推出，右手中也多了—柄长剑，硬拚硬撞地朝厉灭尘，迎空而来的那柄铁旗磕去。

“当！”

顿时，火星迸射，旗剑相撞之声大响！

凌震宇就在厉灭尘，第一次扑身微撤之际，右手已将背负长剑出鞘，疾然迎扫上去！

旗剑相碰之下，铁旗厉灭尘，被震得向后“噠噠噠”地直退三步，面上立现惊讶之色，心中暗叫：

“好深厚的功力！”

随着，厉声—喝吼道：“狗杂种！再接老夫—招！”

凌震宇，见来招凌厉无比，闪身已由侧方迎上，轻啸—声，右手长剑电奔厉灭尘右肋之下，左掌颯然径取“商曲”。

乌光陡飞，吼声连连，铁旗狂舞，好似出洞的蝙蝠，围绕着凌震宇的头颈。

白芒闪耀，凌震宇倏然而起，手中长剑宛如矫龙，纠缠着铁旗不放。

“当！当！”两声金属脆响。

旗剑再次交击，乌光白芒闪耀，炫射花晕了人眼。

闪电似的，二人一连换过七招，双双皆自落空。

凌震宇星目余光，趁隙一瞥，麦晋芬与段南山二人，依然是辨风拐影，风旋电转地，激战不已！

“啊——”

顷刻之间，厉灭尘暴喝一声，再次身影电闪，掌风疾吐，拔身而上，身形尚在空中，就空一旋，已将赖以成名武林，独树一帜的“龙形八式”展开。

只见此时厉灭尘，旗影连闪，乌光万道，立布一层劲风旗幕，罩住身形，左掌疾扫而去。

凌震宇虽然技高，有恃无恐，但也未敢造次，他剑掌并发，竟然运起“先天气功”，招招虎虎生风，两股阳刚劲流，阻止了厉灭尘凶猛的“飞龙在天”。

厉灭尘身形落下，一招“见龙在回”展出，顿时一片旗影，袭向凌震宇上盘要穴。

凌震宇，身为武林一代异人，关外“七禽叟”的门下，岂是泛泛之辈，易与之流？再说自出道以来，连毙鬼郎君及云华仙姑，武林中的两个魔头，还未将师门绝学，“七禽掌”完全施展。

当下，一见久战不下，心中暗赞，铁旗厉灭尘实在不愧为一代枭雄，一帮之主。

电闪间，心意已定，功运双臂，导至剑身掌法，右手长剑横举，左掌直竖，继之狂风巨浪般一旋，袭向厉灭尘的“璇玑”重穴。

“噗！”

刹那，剑掌并至，厉灭尘一声惊呼，疾电闪身，只仅毫厘之

差，已由惊险中，仓猝挪身，躲过来招！

接着，他怪吼一声，视生命于罔顾，拼命欺身而进。

铁旗疾指，“亢龙有悔”，直向凌震宇“人中”点来。凌震宇凝身仗剑，直待旗尖点到，“盘马弯刀”，向左一展，闪开了此招。

剑诀一顺，身随剑走，凌震宇向对方肋下扎去，厉灭尘腕把翻处，“潜龙勿用”，乌黑铁旗，如懒蛇舒卷，用“拍”字诀，来缠凌震宇双腿。

凌震宇用个寒鸡步，向后一跳，才告躲开。这是凌震宇出道以来，第一次和外门兵刃交手。

名家交手，快如闪电，十余回合后，厉灭尘觉得凌震宇，奇门十二剑法的造诣，不在当年七禽叟之下。而凌震宇也感到，对方这面铁旗子，并不容易对付。

念头未断，厉灭尘铁旗一撇，旗竿正好截在剑身上，他如雷也似的暴吼道：

“撒手！”

这下用足八成力，“叮”的一声，火花四溅。

血脉奋张，凌震宇怒答：

“不见得！”

奇门剑绝招使出“四两拨千斤”，向下一翻，横里疾封，硬把铁旗震开半尺。

厉灭尘没有想到，凌震宇年纪轻轻，内功如此充沛，自己三十多年来，苦练一支铁旗，也未能将他兵器震落，暗自惊讶不已！

他咬牙切齿，忙一抖旗，杆走龙蛇，旗如凤舞，使出点、刺、撩、挂、崩、拦、锁、划，步如流水行云，旗似怒龙卷舞，一心一意，要把对方三尺青锋圈住。

凌震宇却紧守门户，指东击西，乘虚捣隙，进如鹰隼盘空，退似恶虎出柙，一道剑光，有如匹练，在漫天旗影下，矫龙飞舞，杀得愁云惨雾，遍地惊沙。

两人连战四十余合，不分胜负，这场龙争虎斗，看得围观众人，目瞪口呆。

突然，银拐婆婆麦晋芬一声苍老的哑喝，接着朝着凌震宇这边，高叱道：

“小伙子，不要留情，下狠手速战速决吧……”

说话之间，凌震宇一闻，语声忽顿，耳中突地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哎——”

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嚎响起！

凌震宇暗自一栗，本以为是银拐婆婆，因为出言提示，闪了神，受挫于对方铁辘之下，震飞身形，跌倒于地！

凌震宇虽然这样想，但也不敢稍有松懈，他仍然全神贯注，倾力与敌。

蓦然，忽闻银拐婆婆麦晋芬，喜悦地朗笑道：

“段南山，二十年前你甩我一辘，今夜你的脑袋瓜，也吃我老婆子一拐，从现在开始，我们互不相欠了！哈哈……”

银拐婆婆麦晋芬，语音一顿，仰首又是一串朗笑！

“哎……哟……哎……哟……”

凌震宇闻言，始才放心，原来是那段南山，中拐倒地不起，呻吟之声，连连不断，痛苦至极！

银拐婆婆笑止，一瞥凌震宇这边，忙嚷道：

“小伙子，我老婆子之事已毕，先行一步……”

语音至此，蓦然一顿，立觉身后劲风又至，电旋一招“银拐扑影”，拨开来人偷袭之势，注目一瞥，面前已涌上五个，手持铁旗的三旬的青衫之人。

来袭之人，躲过拐风，双方微怔之下，麦晋芬眉宇一皱，怒容突现，哑笑一声：

“好魔崽子们！”

脚步骤移，拐影翻翻，滚滚狂涛之势，排众击出！

须臾，五个手持铁旗的三旬壮汉，怒喝一声，蜂拥而上，立布一种旗阵，旗风掌影，立将麦晋芬围在核心，激战起来。

凌震宇立知银拐婆婆，已被众人围困，心中大急，忽然一个意念泛上心头，脸上呈现狠毒之色。

“啊！”

当下，狂啸一声，身形凌空而起，“七禽掌”立展，就空剑掌一错，势若排山剑海般，疾然朝着腾身迎来的厉灭尘，胸脯之下，丹田袭至。

厉灭尘正使出一招“龙战于野”，尚未递满，立觉劲力已至丹田要害，然而情急之下，再欲就空闪身，已来不及！

因为，这一招，凌震宇已将先天气功，运至于七禽掌中，就算厉灭尘的武功造诣，如何深厚，高奥诡谲，也是难逃活命！

凌震宇见招得逞，业已奏功，朗啸复起，喝道：

“老魔，没想到吧！”

一招失算，厉灭尘后悔莫及，裂帛似的，一声惨嚎，铁旗脱手坠落，身形后卷，凌空翻滚，已被凌震宇掌劲，震出丈余外，摔落下去。

当凌震宇由空落下身形之时，仰首一声朗笑，抖手飞出他所

持的那柄长剑，只见一道白芒闪过，随之锐声即起，朝着厉灭尘的心窝掷去。

“哎——”一声如杀猪般地惨叫。

厉灭尘急闪，飞出的长剑，射中他心窝旁，登时全身一颤，跟着鲜血由伤口标出。

这些动作，也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

而也就在厉灭尘惨叫声响起的同时，凌震宇面前丈远之处，突又飞起三人，三人就空一声大喝，疾扑而至，疯狂般地展开铁旗猛攻。

此时——

飞身攻向凌震宇的人，正是那骆家四霸，仅剩的三人，骆猛、骆威、骆勇。

凌震宇星目电转，环视周围，只见三人来势奇猛，脚下骤移，横挪出三尺。

身形未稳之际，骆家三霸一击未中，厉喝连声，飞身又起，随着凌震宇挪动的身形，再度扑至。

乌光连闪，仿佛蝙蝠盘旋，非噬人血，不能甘心！

凌震宇未待三人接近，身形疾晃，长啸一声，其声冲霄而起，慑人心神，啸声中，场缘围观众人，只觉眼前的凌震宇，不退反进，朝向三人迎去。

闪电般，就见凌震宇穿过三人中间，飘身昂立广场中。

而骆家三霸却是犹若木塑石雕一般，面色皆呈苍白，原势未变，呆立当场，目露惊恐，满头巨大汗珠，滚滚而下，其状至为痛苦。

凌震宇见状，冷酷无比地，道：

“你们这些鼠狐之辈，姑念与在下无仇，两个时辰，软麻之穴，自令解开，哈哈——”

他轻蔑至极的，说至此，接着又道：

“下次你们若再犯在我的手中，那就没有这样便宜了！”

语声甫落，他扭头一看，银拐婆婆麦晋芬，只见她依然是拐风飒然，挥舞在五人围困之中，轻叱连连不断地奋战中。

突然——

那围困的五人，一声断喝，旗招身形立变，登时加速递来，招招皆取麦晋芬的周身要害。

凌震宇急取长剑，一声轻喝，身形猝然腾空，箭矢一般，电射而上！

眨眼之间，他已加入战斗之中。

一阵“叮当！”乱响，白芒芒乌光，交织成一团火球，滚来滚去，极为好看！

银拐婆婆目光一扫，身形微偏，躲过面前一人旗风，哑喝道：

“小伙子，刚才那被无常吊客掳走的人，就是玉女神笛，我们还要去追那魔，别跟这些家伙磨蹭！”

凌震宇一听，心中不由为那玉女的安危，担忧不已。他怒喝一声，身形随着对方五人旗影一晃，又展开了一场狂风骤雨的激战。

对方十分剽悍，他们围住两人，联手围攻。

凌震宇忽然拔空，一晃猝落，长剑分成三点，弹射向右侧三人。三人见状，以极巧妙的身法，让出三步，骤分又合，就在短促的时间中，三柄铁旗又合并涌到，气势惊人，声威赫赫！

凌震宇俯身一让，三柄铁旗贴着头皮刺空。

“各位！冤有头，债有主，我凌某人，报的是父仇，你们如果再纠缠不休，可别怪我出手无情！”

“呵呵呵……”

五名手持铁旗的人，放声狂笑，为首一个豹头环眼，身材伟岸的缓缓道：

“要我们不缠也可以，那除非……”

未等说完，麦晋芬向前欺身，心急地问道：

“除非什么？”

狞厉冷笑，豹头环眼的轻蔑道：

“嘿嘿！除非你们两个，把狗命留下！”

怒火陡升，凌震宇厉烈叱喝道：

“放肆！”

于是，长剑狂风暴雨般，攻向翻腾的旗海，白芒如电，现在的凌震宇，比方才的他，顿时凶猛百倍！

银拐婆婆麦晋芬也不示弱，她的银头凤拐，处处配合着凌震宇。

而那五个人呢？他们合作无间，攻守得当，这种默契，绝非凌震宇、麦晋芬一下子所能突破。

瞬息间，他们已互展了五十招。

三面铁旗，凌空卷来，凌震宇见破绽再现，就地向他们滚去，长剑电般扫出。

“哎——”一声惊叱。

长剑过处，三个人六条腿，齐膝俱断，他们惨叫倒地，鲜血宛如流水涌出，其余二人，触目心惊，略一闪神，银拐双双将之击倒。

银拐婆婆麦晋芬眼见他们倒的倒，伤的伤，终于吁了口气，哑声一笑，提起沉重银拐，叫道：

“小伙子，我们走吧！”

话声未歇，一手拉着凌震宇的手腕，腾身而起，两个起落，已越过围观的众人，跃上屋脊，顿时，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

这时——

广场围观的一些武林中，自命不凡的人，看到这场激战的结果，不由心胆俱裂，良久始才议论纷纷地，离开天蝎帮总坛重地。

然而，有谁知道，即在众人离去之后，那已被凌震宇杀死的厉灭尘，却又露出一丝狞笑，按住伤口，跃身而起。

凌震宇与银拐婆婆麦晋芬，二人一路流星赶月的飞奔，不消多时，已至青石镇外的枣林前。

忽然，麦晋芬飞奔的脚步，缓了下来，她悄没声息地停住脚步，回头一瞥身旁的凌震宇，带着满面钦羨的笑容道：

“小伙子，真有你一手，方才你用的点穴手法，可是那七禽叟老头子的‘隔空打穴’之法？”

凌震宇面带笑容的，对着银拐婆婆点了点头，道：

“不错！正是师父教的隔空打穴！”

突的，银拐婆婆忽有所思地，伸手拍了拍凌震宇的肩膀，面露忧色地道：

“小伙子，我们进去搜搜吧！”

说着，她领先穿进树林，前行不远，驻足在一株合抱的老树下，凝神察看着面前一片，数丈宽广的空地上，似乎有什么发现。

凌震宇随身而进，跟在麦晋芬的身后，星目一扫周围，并无异端发现，随着也将视线朝空地望去。

只见，空地之上遍布着一些零乱的足迹，和一些新折的断枝残叶，情形酷似经过一场激战后，所遗留下来的景象。

于是——

二人心中，狐疑不已。

突然，银拐婆婆麦晋芬双眉一蹙，头也不回地，轻轻说道：

“小伙子！你暂在林中搜索一遍，待我老婆子去那山腰破庙中一寻！”

银拐婆婆麦晋芬，也不等凌震宇答话，双腿一弹，腾身而去，顿时消没形迹。

凌震宇等银拐婆婆走后，自己也不敢在此久留，晃身径奔北面林荫深处而去！

霎时，已是十数丈远，飘身隐在一株枝叶浓密的枣树之上，旋目巡视着面前一切的景色。

霍然，发现眼前十丈远的林空，飘起两条人影，径朝自己隐身之处扑来！

凌震宇星目突现精芒，看清来人一黑一紫。

而也就在凌震宇凝神戒备之际，那黑色人影兀自发出一阵钝笑，尚距丈许之处，飘落身形。

二人身形未稳，紫衣人狠声喝道：

“小畜牲！速将身形现出，本仙姑有话相询！”

闻言之后，凌震宇大吃一惊，登时毛骨悚然，心神悸然忐忑。敢情，来人竟是那曾毙命自己掌下的鬼郎君和云华仙姑？

凌震宇虽然如此，但眉宇间和面颊上，又现出那冷酷惨毒之色，星目之中，立布一层寒芒，仇恨的意念，又泛上心头。

接着，一声怒喝，飘身射下，昂立二人面前，冷冷询道：

“何方妖孽，竟敢乔装别人，蓄意为何！”

言讫，那骨瘦嶙峋的黑衣人，钝笑着，冰冷地道：“小辈，难道你认得老夫？”

那紫服光头红颜老尼，轻蔑地一笑，道：

“娃娃，贫尼就是你要寻找报仇的‘云华仙姑’！”

紫服光头红颜老尼说完，那黑衣丑怪人一看老尼，又自钝笑道：

“仙姑，我们先去办事吧！这小子已经昏了头啦！让他先想透了，我们再找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那紫衣红颜老尼闻言，轻哼一声，点了点头，道：

“娃娃，今天逢你走狗屎运！”

丑怪人朝着凌震宇，露齿一笑，又道：

“小子，老夫开恩让你多活几日，你如心有不甘，可去‘断肠崖’找我，哪里还有你要找的亲人！”

随之，他一看紫服光顶老尼，续道：“仙姑，我们走吧！”

语音了毕，二人又互视一眼，晃身已在数丈外，连袂而去！凌震宇仍旧懵然的，若有所思，心中的仇恨却一阵阵地涌上。

蓦然地一惊，凌震宇暴吼一声：“站住。”

鬼郎君、云华仙姑二人头也不回，置若罔闻，径自疾射而去。

凌震宇哪敢怠慢，蹿起身形，展开轻功绝技，尾随追去！

然而，夜色依然沉沉，月辉溶溶，面前一望无垠，哪里还有二人身形踪迹！

凌震宇顿觉失望地停住身形，剑眉紧锁地穷尽心思，他依然无法解开，这件简直不可思议的事！

猝然，只电闪间，一个念头泛过他的脑际，他独自默默地暗忖着：

“那身着黑衣的丑怪人，不就是前夜在紫云宫中，所见的那与云华仙姑，在一起饮酒作乐的人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明明那鬼郎君已在数月前，被自己掌毙在地狱门，而云华仙姑昨夜才被自己悬尸在天蝎帮的彩门上，为什么今夜又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们有起死回生之术？

“难道是另有其人？那么已死的，到底是真是假呢？

“断肠崖！

“断肠崖在什么地方？

“断肠崖那里还有我要找的亲人？那人是谁？”

凌震宇急思至此，他的脑际又回忆起十三年前的……

回忆本来是最美的，何况是值得怀念的人和事物。

一股思念的情愫洋溢脸上，似是在回忆着许许多多，好早早的美丽而又快乐的事情。

脸上的欢欣、得意时时隐现。

继而，由安详的神色，忽然激动起来，那一幕惨绝人寰，浑身血，直泄地上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眼前。

冷酷、无情，使得凌震宇的心，冷冷地。

谁说回忆是美丽的？

凌震宇的回忆就不是美丽的，而是一片血痕，而是永远无法逃避的痛苦，撕裂着他的心胸，那样地鲜明，那样地深邃。

待回过神来，凌震宇又想着方才所思的断肠崖。

“断肠崖，有我要找的亲人——莫非是……”

他被这突来不可思议的事件，所痛苦着，痛苦着……

时间，不知道消磨了多久，他怔怔地凝神思虑着，他丝毫没有移动一下身形！

半晌，他希冀地仰起面孔，迟滞地将目光注视着蔚蓝的夜空，他不由自主地，自语着，祈求道：

“师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师父！我该如何是好？”

语落，他的面颊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由他的神情看来似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继而，凌震宇的星目中，又射出两道凌厉的寒芒，他又狠声地自语道：

“师父！不管这些人是真是假，我都要杀尽这万恶的祸首！”

“哈——”一声娇脆的轻笑，响自他背后不远之处，顿时，传入他的耳中，凌震宇心神一怔，疾然旋身，循声望去，只见面前一株树梢上，飘下一条红色的人影。

凌震宇不及思索，那红色身影，已停立在自己面前七尺处。

定目一视，来人是位一袭红衣的少女。

她的脸孔秀丽，弯细的眉，有如两勾新月，小巧而挺直的鼻子，柔软而红红的菱唇；尤其那一双水盈盈，亮清清的眼美极了，仿佛两泓莹莹的秋波。

体态婀娜玲珑有致，好一个美人胚子。而在她腰际斜插着一管玉笛。

那少女立稳娇躯，妩媚地又是一声轻笑，那双秋水似的明眸，眨也不眨地看着眼前的凌震宇。

那柔情，那妩媚的笑——种种情韵，更有一股难以言谕的兴

奋与欢欣……

若是别人只要一瞄，或是一瞥，哪能不被摄魂而去。

然而，他是凌震宇，不是别人！

他本能地将身形后撤三尺，胸中意念一闪，冷冷说道：“你……你是否那玉女神笛？”

闻言，少女微点螭首，玉颊上仍是绽开着一朵秀美迷人的微笑。

接着，她鹂语轻吐地问道：

“你呢？——你是不是那‘七禽叟’老前辈的高足，凌少侠凌震宇？”

语毕，她螭首微垂。霞飞玉颊。

凌震宇听之一怔，星目觑定面前少女，点首作答。

虽是如此，凌震宇依旧茫然地，暗忖：“这是怎么回事啊？她……”

玉女神笛一见凌震宇剑眉微蹙，目不转睛盯着自己，满面疑容地像在思索着什么，于是，她依然笑靥盈盈地，说道：

“你在想些什么？我就是‘玉女神笛’，不过……我不喜欢你也这样叫我！我姓水，我……我叫芙蓉……”

她鹂语未消，玉颊上又泛起一层绯红之色，微低螭首，一双春葱玉藕的柔荑，私下玩着她的玉笛。

见此情形，凌震宇忙自拱手道：

“水姑娘，在下仍有一事不解，据银拐婆婆岭南侠女所说，水姑娘不是乔装一位老婆婆，在天蝎帮立帮大典时，被那铁辫子段南山逼下台，而又被那无常吊客掳走……”

水芙蓉静静地听着凌震宇说到乔装老婆婆时，她抬起头来，

一瞥凌震宇，不禁面露微笑，而凌震宇又提到她被段南山逼下台，和遭无常吊客掳走之时，突地面色一红，她狠狠地抢道：

“哼！当时，我不过是因轻敌！——别说是个铁辫子，就是十个铁辫子，姑娘也没把他放在眼下！”

凌震宇闻言，心中不禁暗自发笑，心道：

“好个刁蛮的姑娘。”

于是，他存着怀疑道：

“在下之意，是水姑娘被擒，为何又如此迅速地脱身？”

水芙蓉，蛾眉一展，轻笑道：

“凌少侠，这个等你见到玄真道长时，你自然会明白的！”

此刻——

凌震宇见她说话之间的神气，竟是如此的天真、纯洁，是以，不由地嘴角处浮起一丝笑意，道：

“玄真道长，现下可在庙中？”

水芙蓉闪着一双明澈的大眼睛，望着凌震宇，她点了点头，忙道：

“就是道长让我来请你的！”

凌震宇抱拳谢道：

“在下实在不敢当，有劳姑娘！”

水芙蓉见凌震宇竟是这等酸态，轻笑一声，道：“凌少侠，我们走吧！”

语音方落，未待凌震宇回答，她轻笑着，娇躯一晃，那美妙婀娜的身形，早已是三丈开外。

凌震宇暗自赞许地点了点头，没有迟疑，当下跃起身形，径向林后山腰处的破庙而来。

## 六、黑杀教 争夺秘图

不消多时，破庙出现在二人面前，前殿右侧那间小屋的窗口，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

他们纵身来至庙中，立稳身形，各自旋目一扫周围，别无异端，但屋中却杳无声息。

凌震宇满心狐疑地望着水芙蓉，轻声问道：

“水姑娘，玄真道长和银拐婆婆怎么不在庙里？”

秀眉微蹙，水芙蓉面罩疑容地“咦”了一声，道：

“临行时，玄真道长和银拐婆婆明明说了好在破庙中相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不见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语意未尽，凌震宇拉着水芙蓉，躲到一旁，荒芜已久的花坛后。

电光石火间，屋中疾射出一条黑大的人影，立身在通路之上，闪动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望着凌震宇隐身之处，沉浊着声调问道：

“朋友可是姓凌？我‘懒黑虎’奉了师命，在此等候你们多时了……”

此语完后，凌震宇更是疑惑不已！

水芙蓉扯了扯凌震宇的衣袖，示意现身出去！

凌震宇点头同意，二人齐身纵出，飘至花坛前，身形未稳，水芙蓉朝着面前之人，轻叱一声，道：

“你是何人高足，可否奉告？”

凌震宇已将这突现之人看清，敢情来人是位皮肤奇黑，全身穿着黑色劲装，体形魁梧，一脸憨气的青年。

闻言，那人两眼圆睁，瞪着水芙蓉“嘿嘿”一笑，道：

“可是那玉女神笛水芙蓉水姑娘？”

水芙蓉一听，这愣小子直呼其名，不禁忿然道：

“我问你的师父是谁！”

那魁梧的青年，傻笑道：

“水姑娘，我师父刚才不是还替你疗伤吗？”

水芙蓉蓦地一怔，当下转怒为喜地道：

“阁下原来是‘青城妙手’的高足！”

说着，水芙蓉上前一步，娇声问道：“兄台，如何称呼？”

那魁梧的青年，憨气毕露地，一笑道：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我叫做‘懒黑虎’吗？我姓扁，名叫小鹊，因为我太爱睡，人家都叫我懒黑虎，嘿嘿！”

凌震宇见此人就是江湖声誉显赫，垂数十年之久的青城妙手的门徒，心中早已明了，水芙蓉的伤，必为此人所治愈。——

扁小鹊是近年崛起武林，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只因其人本性痴憨，除了医术一道，武学已得其师真传。

水芙蓉见他那副憨相，面露笑容，问道：

“扁兄，令师与玄真道长、银拐婆婆诸位前辈，为何离去？你可知道？”

扁小鹊闻之，恍然伸手入怀，掏出一白布字条，递给水芙蓉道：

“他们是被一位糟老婆子，引离此地的！于是，银拐婆婆就写了这张字条，要我在等你们来，好转交！”

水芙蓉接过字条，与凌震宇借着月光一看，才知道青城妙手、玄真道人和银拐婆婆三人，因发现‘苗疆蛊母’来此，为了夺取那幅武林秘图，所以才提前赶往断肠崖的。

凌震宇看完字条，抬头见水芙蓉的脸已紧绷，杏目之中，露出一丝怒意，忙自问道：

“水姑娘，那秘图已被人夺去了吗？”

水芙蓉叹了口气，道：

“凌兄，请到里面再谈吧！”

二人正想走进庙中，才发现那懒黑虎，已不知去向，他们二人心中不由一怔，突地听见屋中传来一阵阵沉浊的鼾声。

二人互相一视，心中已悉，各自一笑，直向庙里走去。

果然，扁小鹊早已鼾声大作，睡在木榻之上。

他们未加理会，对面落坐在木桌之旁，沉默了一会儿，水芙蓉始道：

“凌兄，已知我被无常吊客掳走，只因我被他所制，神智晕眩，但等我醒来之后，才发现在这木榻旁，守着我的是青城妙手和玄真道长两位前辈，——这时，我立觉我体内，出奇的舒畅，后来才知道，我已服下两粒青城妙手前辈的‘花露丸’。”

水芙蓉说到这，突然一顿，扭首一瞥窗外，万籁俱寂，阒无声息，接着又道：

“无常吊客将我掳至山下枣林之中，忽然又遇到一位堪称当今邪道中，第一高手的‘天外飞煞’聂元霸。聂元霸这次来，也是想夺取秘图。所以二人激战了起来。

“虽然，无常吊客也是武林一流的人物，但较天外飞煞聂元霸，却又要次一等，因此，秘图不费吹灰之力，被聂元霸老魔抢

走。

“无常吊客不甘休，拼命地，急追！——正逢青城妙手老前辈路经林中，才将我救起。”

双眉一扬，凌震宇插言，问道：

“天外飞煞是怎么知道，秘图被无常吊客所得？”

扭首一想，水芙蓉蛾眉倏蹙厉答道：

“可能聂元霸，当时也参加天蝎帮，立帮大典！否则……”

言及此处，水芙蓉语音微顿，忽作沉思状。

二人沉默了片刻，凌震宇看了水芙蓉一眼，问道：

“那玄真道长是何时赶到这里的？”

摇了摇头，水芙蓉缓缓地道：

“据我猜测，玄真道长可能是在青城妙手前辈之后，才赶到的……”

水芙蓉说着，玉颊倏变，语音立止，轻叱一声，娇躯腾起，电也似疾速地，射向窗外而去。

就在同时，凌震宇也发现有异，紧跟着水芙蓉身后，穿窗跃出。

二人并肩立住，展目望去，面前赫然屹立着一位，面孔奇丑，皮肤发皱，嘴巴干瘪的老太婆。他们看清来人后，心中不禁各自一栗！

“嘎嘎嘎……”

霎时，那丑脸老太婆，咧嘴发出一串臬笑，道：

“孩子们！不要这样害怕老身，——你们一个是叫玉女神笛水芙蓉，另一个是关外七禽叟的传人，自称什么追魂客的凌震宇，对不对？”

丑脸老太婆满面诡笑地，望着凌震宇和水芙蓉。

良久，她那精光闪闪的双眼一转，移动了一下视线，瞄向凌震宇的身侧，咧嘴正欲说话之际——

凌震宇的身侧，忽然发出浑厚的声音，道：

“丑婆子，又是你！我师父他们呢？”

凌震宇知道是扁小鹊，被这丑脸老婆子吵醒。

但经扁小鹊愣言一喝之下，那丑脸老婆子咧嘴又是一串暴笑。

“哈哈——”

水芙蓉与凌震宇，同时将身形一撤，满面惊容地，轻叱一声：

“苗疆蛊母！”

苗疆蛊母闻言，目光一转，兀自又是一串臬笑！

笑声中，魁伟青年扁小鹊，一声怒喝，神情焦急地道：

“丑婆子，你笑个什么劲？——我懒黑虎最讨厌你，你快走  
吧！”

苗疆蛊母臬笑倏止，丑脸上仍喜悦地，道：

“黑小子，你真混！我老身若不是喜欢你，还来此则什？”

扁小鹊黑精的双眼一瞪，狠声地，道：

“丑老婆子，你喜欢我，我可不喜欢你！哼！”

苗疆蛊母笑容忽敛，面染微愠地道：

“黑小子，老身一生从未喜欢过谁，——这是你小子的造化！老身想收你为徒，愿与不愿，哪还容得你来作主！”

扁小鹊一听，急道：

“不成！我死也不愿意！”

苗疆蛊母表情不悦地，道：

“不愿意？老身自有办法！”

说着，欺身向前，伸手抓向扁小鹊腕脉而来！

扁小鹊见势其快无比，怒喝一声，疾闪身形，电光石火般躲过苗疆蛊母的一抓，抖手一道乌光暴闪，手中已自腰间抛出一条长约六尺的“连环擒龙爪”来。

须臾，苗疆蛊母鼻笑一声，欺身又进，咧嘴叫道：

“黑小子，进招吧！”

她语音未毕，扁小鹊欺身抖起一道乌光，只闻“呼”地一声，连环擒龙爪的爪端，直奔苗疆蛊母的腰际抓去。

嗓门暗哑，苗疆蛊母一声大叫：

“黑小子，好身手！”

随即身形腾起，就空游行半弧，疾电也似纵到扁小鹊的身后飘下！

“哎呀！不好！”

徒然，扁小鹊惊呼声起，说时迟，苗疆蛊母早将扁小鹊一个魁梧的身形，挟在肋下，身形晃处，飘身落在庙墙之上。

凌震宇与玉女神笛水芙蓉，见状心弦紧扣，他们没有怠慢分毫，同声暴叱，身躯一跃，如电光，似火石，朝着苗疆蛊母立身之处，泼风般扑去！

这时的水芙蓉，已然长剑在握，抖出一道银虹，直刺苗疆蛊母腰腹之间。

凌震宇就着扑身之处，双掌运劲猛推，霍地两股狂飚直击而下。

苗疆蛊母见来势如此凌厉，轻声鼻啸，身形一闪，飞掠于空，电也似的旋身避过来势，点足庙墙，腾身射向殿脊而去！

玉女神笛一剑递空，见状大吃一惊，娇叱一声，挺剑而上，扑身再攻。

继之，身随剑进，剑如长虹一道，径取苗疆蛊母的璇玑重穴。

“啊——”

凌震宇也在同时，长啸一声，声若龙吟，飞身又扑，就空双掌疾挥，势若排山倒海，落身在苗疆蛊母的面前，直印苗疆蛊母面门！

苗疆蛊母闪身躲过两人再次攻势，双眼暴吐两道寒芒，暴喝道：

“娃娃们！老身此来并无恶意，为何这般相逼老身？”

凌震宇心知苗疆蛊母素来性烈如火，睚眦必报，一向行事均在不正不邪之间，言出必行，故为当今黑白两道闻声变色，今夜为何这等迁就？

于是，凌震宇朗声说道：

“前辈，希恕在下鲁莽，请将扁兄弟留下，他乃憨直之人，不知何处将前辈得罪？恕在下……”

苗疆蛊母未待凌震宇说完，兀自鼻笑道：

“娃娃，你的意思弄左啦！老身是真心喜爱这黑小子，从今天开始，列为老身门墙，你们不跟着高兴，反而却相迫老身为何？——”

水芙蓉轻哼一声，杏目圆睁，抖剑又想欺身攻去，凌震宇忙伸手拦下，昂首朝着苗疆蛊母，正欲出言相询，苗疆蛊母咧嘴抢道：

“娃娃，不要再说些什么，老身尚有要事在身，不过尚有一言，要你切记！断肠崖中的天外飞煞，以你目前的功力，与他相较尚

差很多，老身本欲将你带回苗疆，但无奈如以老身功力与天外飞煞相较，尚逊一筹，如今老身所知，当下武林中只有寥寥几人，能敌天外飞煞聂元霸……”

说到这里，顿了下来，忽作沉思之状。

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均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此时见她将话顿住，二人双睛中，闪现着一种期待的目光，灼灼地等待着。

稍顷，苗疆蛊母又道：

“第一位能敌天外飞煞的是祈连山的‘绿衣仙子’韩静如，——第二位是‘关东五剑’的老大异中坚，——第三位是少林的‘无垢禅师’，第四位是武当的‘白云道人’，第五位就是天外飞煞聂元霸的师父，现居新疆天山的‘天外天’。”

蛾眉一蹙，水芙蓉不慌地道：

“你说的这些人，早就不现江湖多年了！我就不相信聂元霸有这么厉害！而且，现今还有一人能敌，你怎么不说出来呢？”

苗疆蛊母闻之一怔，急道：

“小丫头，还有谁，你快说！”

凌震宇此时心中也是一怔，星目直看着身旁的水芙蓉。

水芙蓉此言一出，心中不禁后悔莫及，暗自地责备自己太糊涂，想起恩师在她出道之前，曾再三嘱言，不到万不得已，不得道出师承，为何竟大意说出？幸亏自己惊觉得快，不然可要违逆师言了！

她暗咒自己一声：“该死！”于是杏目一展，昂然说道：

“前辈，那人就是你自己嘛！你怎么连自己也忘了呢？”

凌震宇闻言之后，转目望着苗疆蛊母。

苗疆蛊母双眼一闪喜悦之色，觑定着二人，她不禁狂喜地仰

首发出一串鼻笑。

凌震宇看出水芙蓉心中决不是此意，乘隙看了她一眼，见她正自杏目之中，透出一丝得意的蔑笑，望着苗疆蛊母的丑态。

苗疆蛊母笑止，满面犹喜地道：

“小丫头你还不错，看得起老身，老身谢谢你啦！”

说着，她望了望肋下的黑大个子扁小鹊，又道：

“这黑小子已被老身点中了睡穴，……老身格外欣赏这黑小子的憨气，——数日后老身将他调教一番，自会送他找到你们！”

苗疆蛊母说着一顿，眼珠一转，又道：

“小丫头，将来老身有件东西送你，望你们好自为之。——至于，玄真老道与青城妙手他们，老身自会通知——”

“你俩速离此地为妙，言止于此，老身走啦……”

苗疆蛊母语声未毕，身形一掠，挟着扁小鹊径朝山下飞去，眨眼已失其踪！

玉女神笛水芙蓉，目送苗疆蛊母去后，微皱玉鼻，轻哼一声，转身朝着凌震宇，娇道：

“凌兄，你现下打算如何？”

正于此际，凌震宇突见后殿之后，射起一条银色人影，如流星一般，逸向北面林中而去！

凌震宇忙自示意，水芙蓉展目循去，已经看清逃逸之人，忙道：

“此人乃为‘黑杀教’门下金银香主中的‘银衣香主’。想来也为争夺武林秘图而来！凌兄我们先追下去看看如何？”

凌震宇尚未答话，水芙蓉当先飘身追去！

凌震宇剑眉一蹙，后悔没有及时拦阻，因为不愿于此多生枝节，故也身形一晃，纵身赶去，两个起落之间，二人一前一后，朝着那银衣人消失的山下追去！

二人行云流水般地，没有多久，先后来至山下枣林中，身形微遁，展目电扫，并无丝毫异状，正于诧异之际。

“唰唰唰”面前人影闪处，落下八个全身一袭银衣之人，个个银绢蒙面，背背长剑，神态飞扬，跋扈不已！

一视之下，水芙蓉玉颊罩层寒霜，纤手一扬，银虹暴射，长剑已然在握，娇声怒叱道：

“你们就是臭名远扬的黑杀教的门下‘银衣香主’吧？”

“呵呵呵！”

言落，其中一人，发出一声苍老的干笑，狂声喝道：

“丫头，既然知道老夫们，乃为黑杀教教主‘黑妖狐’座下的八位银衣香主，竟敢出言叱喝，还不速将秘图献上！——老夫念在上天好生之德，尚可网开一面，饶你不死……”

怒气填胸，水芙蓉杏目杀机立现，娇叱道：

“老狗，你休想，那武林稀世秘图！……”

“嘿嘿——”

水芙蓉叱声甫毕，面前八人，不等她把天外飞煞聂元霸夺走秘图的经过道出，已仰首发出一串其意轻蔑的大笑。

凌震宇来至林中，一见八人现身，不问青红皂白，如此气势凌人，早已蓄意歼敌，星目寒芒逼射，盯视着面前八人，一动未动，嘴角处早已浮出，那丝冷酷的笑意，那仇恨残毒的意念，又已泛上心头，此时正是怒焰高燃。

蓦地，他就在八人轻蔑的笑声中，朗啸一声，暴喝道：“住

嘴！”

说也奇怪，他这声龙吟一啸之后，众人也觉一阵心悸，心神忐忑，敛笑呆立当场。

顿时，双方杀机立起。

忽然，一股血腥的气味，笼罩了林间。

于是——

沉寂了片刻，凌震宇电目扫向八人，冷冷说道：

“黑杀教乃为武林一群狐鼠之辈所组而成，人人皆欲得而诛之！如今林中阻拦在下，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其中一位苍老的声音，怒喝一声，嘿嘿笑道：

“小狗，少逞嘴舌之能，老夫们前来之意已表，嘿嘿，天蝎帮怕你什么追魂客，我们黑杀教可没把你放在眼里，小狗你活不过今夜啦！”

凌震宇冷“哼”一声，星目一闪惨毒之色，满面冷酷的阴影立浓，狠声叱道：

“那在下只有领教领教了！”

“凌兄，何必多费唇舌？”

未待凌震宇身形移动分毫，面前八个银衣之人，一声声苍老的断喝：

“太极分两仪！”

喝声方落，八人立分两边，银影晃动，左面四人已将水芙蓉围住。右面四人长剑一抖，剑式展开，身形疾进，一片白茫茫的剑影，直袭凌震宇面门而来！

凌震宇一见剑势奇特，虽然他有恃无恐，但心中也是微惊，神情一紧，双掌疾然猛翻，一股颀然掌势击出，四剑剑身尽被掌

力荡开。

银衣人四剑落空，突地其中有一个喝道：

“两仪生四象！”

声毕，四人挥剑展出，一波白茫茫的剑幕，身随剑起，步法诡谲，飘忽不定，长剑翻飞，剑花缭乱，势若骤雨而下。

凌震宇一见来势怪异，心知为一种剑阵，不由惊怒起来，对方剑招凌厉歹毒，招招皆为致命！

但饶你剑势如浪涌至，凌震宇依然是进退自如。

“哈哈！”

凌震宇忽然又是一串朗笑回空，笑得是那樣的冷酷，冷酷得使人为之胆寒。

于是——

一丝快慰的意念，又击入了他的脑际，然而，他的快慰是惨毒的，而那惨毒也就是他仇恨的心理上，所需要的一种刺激！

而为了刺激他仇恨的心理，他最喜爱看到他所仇恨的人们的鲜血，染满了他的双手。

“哎——”

蓦地，一声尖锐的惊叫，破空而起，传入耳中！

凌震宇闻声，转首一瞥他左面与敌的水芙蓉，见她的香肩背后的罗衫，已被对方的长剑，划破一道五寸长的裂口，鲜红的血，汨汨潺潺地，已经从她的衣内渗透出来一大片！

顿时，凌震宇心怒如焚，看了水芙蓉被敌方所伤，心中不禁难受万分，痛心不已！

就在斯时，凌震宇发觉围攻的四人，剑气迫人，其中一人剑锋已抵他的肩并寸许，险象毕现的刹那，而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他丝毫不敢大意，双足微点，身形已然凌空暴射逾丈，腾空而起。

猝然，运起先天气功，输至双掌，立刻施展一招七禽掌法中的“苍鹰擒蛇”。

说时迟，那时快，四柄长剑已然递空，四人闪目始知凌震宇的身形已杳，当下一怔之际，突由凌空排下两股掌劲，疾电般震至四人腰腹之间，本欲躲开，但早已来不及了！

“轰！”然一声大震。

四人立觉天旋地转，身形已被震飞，风卷残荷般向后飞去，最远一人约被震飞三丈远，摔落在地，张嘴一口紫血，瘫痪萎顿下去！

掌伤较轻的三人，旋身立起身形，向那重伤倒地之人飞掠过去！

凌震宇就在这眨眼之间，身形就空一晃，轻啸一声，飘然落下水芙蓉的战圈之中，疾电般双掌蓄势一挥，震向四人之中的两个。

这时，凌震宇已经大发杀性，所以，一掌击出，只听面前二人惨嗥一声，长剑一道银芒脱手而飞，双腕立折，鼠窜而退。

水芙蓉此时见凌震宇瞬间克敌，芳心狂喜万分，手中长剑一招“天女散花”，早将自己负伤之事，抛诸霄汉，一剑径戳对方一人的顶盖重穴。

遂即她娇叱一声：“躺下吧，老狗！”

她喝声未毕，剑招已满，银衣人想闪身，以是来不及，剑至之处只见红光一闪。

“啊！”一声哀嚎。

鲜血四喷，那人就地一滚，退身丈余，剧痛攻心之下，晕死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凌震宇一见此景，星目中立闪喜悦之色，满腔愤怒脱口化为一串朗笑，其状疯狂不已！

随着狂笑之声，双掌已向那仅存的三个银衣人，全力出击。

也许是三人早已预料有此一着，身形拔起，虽然如此，也被掌力边缘所中，身形踉跄前冲，险些跌倒！

凌震宇狂笑突然而止，而水芙蓉呢？已是面现苍白，神色萎靡不堪，娇躯一仰，就往后倒去。

凌震宇哪还来得及思考，心知定是剑伤所至，飞身向前托住水芙蓉的玉臂。

水芙蓉杏目微睁，螭首稍偏，看了凌震宇一眼，在她疲惫的玉颊之上，挤出一丝少女矜持而妩媚的一笑，双睛即而阖起，依在凌震宇的怀中。

“水姑娘，水姑娘……”

凌震宇剑眉跟着一蹙，一股少女的幽香，飘然入鼻中。

俄顷，凌震宇凝神静虑地展睛一瞥，面前那些个被击退的银衣人，此时均已立身在三丈之处，怒目地盯着自己二人。

在他们每人的目光之中，如稍加留神，尚可觅寻出一股惧畏的色彩，八人直立站着，丝毫动也不动，有如木鸡，一丝动意也无！

凌震宇浮出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笑容，冷喝道：

“你们还不离开，今夜之事，只因在下未弄清，你们与我是否有仇，所以，网开一面，否则，必将你们毙于掌下，暴尸原野！”

凌震宇言讫，仍不见银衣人有所动意。

“嘿嘿——”

突然，其中一人阴笑一声，伸手入怀，掏出一支长约一尺的漆黑铁弓，与一支银色闪亮的羽箭，疾速地搭在铁弓之上，拉满了弓弦，朝着高空射出。

“嗖！”

箭矢离弦，银光一闪，突然地发出冗长的尖锐声，破空而去！

凌震宇剑眉一皱，心想定是一种发讯示警，求援的信号，不由暗忖：

“若有高手来援，水姑娘身受剑伤，这可如何是好吗？”

想着，他嘴角处微带冷笑，心意立决，星目怒恨地一扫面前银衣人，轻哼一声，飘身抱起水芙蓉的娇躯，径朝林后山坡破庙而去！

等来至破庙中，旋目电视，庙中依然阒无声息，这才安心，腾身一偏穿窗来至小厢房中，忙将水芙蓉安置在木榻上，由怀中掏出一支碧绿色的玉瓶，倾出一些药粉，为芙蓉敷在剑伤之处。

又由怀中掏出一红色玉瓶，倾出一粒红色丹丸，撬开水芙蓉的樱口，塞入口中。

“嗖！”

就在此时，庙外又一声尖锐的响箭划空而过，接着庙脊之上，隐隐传来一阵衣袂飘风之声！

凌震宇料定必是那黑杀教的响箭，传来援兵已到！

“嘿嘿……”

果不错，庙脊上响起一阵阴笑，听其笑声，辨出来人年龄甚轻。

顿时，笑止。

来人中，一人发话喝道：“小子！还不快出来束手就擒吗？”

凌震宇闻言，星目暴瞪，朝着窗外望去，只见左面殿脊之上，兀自峙立着八个全身金衣，蒙面的人！

“哼！”

当下，他龙吟一声，双掌疾然推出一股强劲，护住身形，人如利箭般，射身穿窗而出，至庙中天井甬路上，昂藏巍然而立！

气定神闲，凌震宇仰面一声朗笑，道：

“在下凌震宇，已现身恭候大驾了！”

语音未了，展睛一瞥庙脊之上，心中不禁悸然！

殿脊之上，哪里还有半条人影！当下心中不禁一怔，狐疑不已。

忽然——

背后传来数人的轻“哼”之声，凌震宇闻声，毛发一悚，霍地旋身，双掌颯然击出。

这时，才发觉眼前金影一闪，掌劲落空，面前已立着八个身着金衣的蒙面人，各个虎背熊腰，背后均是斜背长剑，神态十分威武！

凌震宇看准八个金衣人后，心中暗自警惕，心道：

“你们定是黑杀教中八位金衣香主，而其功力较之方才八位银衣香主，却要高出数倍……”

正想至此，面前金衣人中，居中一人朗声喝道：

“阁下，可是近日倒吊云华仙姑的追魂客，凌少侠？”

凌震宇一听，此人语声，如此冷傲，星目一闪冷酷、轻蔑之意，微露冷笑傲然地道：

“不错！我正是阁下所说的，追魂客，凌震宇！”

那发话的金衣人，“嘿嘿”阴笑两声，又道：

“我等乃是黑杀教教主‘黑妖狐’圣母座下的金衣香主！适才突然接银衣香主禀称……”

此人语气，句句狂傲至极，凌震宇心中怒焰炽燃，不由怒“哼”一声，抢言朗道：

“诸位香主的心意，在下已知，但不知香主们，将如何处置在下？在下愿闻尊意！”

那金衣香主，冷冷道：

“很好，凌少侠自称追魂客，那我等不才，愿就此领教领教，凌少侠的惊世绝学！”

淡淡一笑，凌震宇狂道：

“那诸位香主就一齐上吧！”

那居中的金衣香主，轻蔑地一“哼”道：

“凌震宇，你太客气了，本香主自不量力，想单独领教数招！”

他语声一落，其余数人身形倏撤数尺。同时，那居中的一人，晃身欺进三尺，手扬之处，“唰”然一道金芒，长剑已握在手。

接着，一剑递出，直取凌震宇眉心。

凌震宇哪敢轻敌，身形一滑，横挪偏身，躲过来剑，右掌横推，左掌由下而上，双掌一挫，两股先天真气，袭向金衣人气海、丹田！

金衣人心知凌震宇，武功了得，不敢硬接，挪步闪过两掌，金剑一抖数朵剑花，分取凌震宇双眼。

凌震宇突自微惊，心想来人功力之高，实在不在自己之下，霍然双掌直朝对方来剑劈出！

金衣人一见两招受挫，全然递空，不由怒喝一声：

“啊！”

剑走轻灵，以动制动，身形闪动加速，长剑万道金虹，立布一层剑幕，将那凌震宇罩在剑幕之下。

对方剑势凌厉，凌震宇招招受制，被迫得无暇还手，他的心中，自然怒火万丈，星目赤红，仇恨之心油然而生。

一丝冷酷阴影倏现眉宇，轻“嘿”声起，身形腾空六尺，两掌看定对方双眉，赫然击下，径取“肩井”。

金衣人就在此际，长剑如影随形，一招独特的“拨叶寻花”，剑式飞幻一片金芒，戳向凌震宇下盘的“曲膝”。

可惜，金衣人的剑式未满，终究丝毫之差，凌震宇的双掌已至。

金衣人再想收势撤身，躲过掌风，无奈嫌迟，他身形被双掌震退十步，内腑突涌一股热流，张口吐出一口紫血！

电闪间，凌震宇身形就空一旋，飘落丈余，朗道：

“这位香主恕在下放肆，在下还是愿凭你们的决定所处置！”

凌震宇语意之中，充满揶揄调侃。

被击退的金衣人，止住后退之势，面冷苍白，如布层冰，怒目相视之下，微“哼”一声，伸手一挥，示意他身旁其余诸人。

当下，七人一言不发，电也似疾，抖剑飞身，七剑联阵，攻至凌震宇的身前。

霎时，凌震宇立被七人所围，剑气如墙，飒然生风，袭肤生寒。

凌震宇当下不由微生寒意，毛发倒竖，陡然一声长啸，直冲星空，身形转动如轮，双掌翻飞，先天气功自然已运至双掌，掌

势之巨，直若排浪狂涛一般，抵制七剑之势，逞隙而入。

此刻，凌震宇一个念头，泛上心头，那就是想用隔空打穴之法，将这七个人生擒。

于是，他亢声长啸，声若龙吟虎啸，身形倏然蹿起，凌空八尺，身形一回，伸手正欲施展点穴之际，蓦地，庙后殿脊之上，传来一声尖锐的笛声。

笛声划过，凌震宇面色骤变，也就在这刹那之间，那围攻凌震宇的七位金衣香主，同声叱道：

“火凤凰，速退！”

语音未落，七人疾然收剑，撒身晃肩飘上庙墙，挟着先前受伤一人，流星般径朝山下林中遁去！

凌震宇早将身形落下，憎恨地望着黑杀教的八位金衣香主去后，心中依然极为迷惘。

片刻，凌震宇神智立现清明，心中倏然想起方才的笛声，乃是自己所熟稔，而绝非是水芙蓉所吹奏。

想到这里，凌震宇兀自暗忖：

“唔！是那地狱门中的失明老妇？”

蓦地，笛声又扬，其音立转凄凉幽怨，万分柔和，韵律美妙至极，但却使人捉摸不定，飘忽地，似远且近，令人荡气回肠！

凌震宇倾听笛声，面颊立现喜悦，忽地笛声又断，他却又自忖道：

“不！不可能是她！——那失明老妇人，是被铁链锁困在地狱门的山溪之畔，决不会是她……”

忽然，凌震宇忆起正在屋中，养伤的玉女神笛水芙蓉，此时尚不知她的安危如何。

当下他身形飘起，疾向屋中扑去！

无巧不巧，而就在凌震宇穿进前窗窗口之际，只觉眼前红影一闪，一条庞大的人影，已穿出后窗而去！

继而，随即传来水芙蓉的语声，道：

“师父！我不能跟您回去！那凌少侠……”

她语声未尽，接着—位苍老的妇人的口音怒道：

“你暂时还不能跟他在一起，你必须要跟我回去！”

这声音是悲伤的，悲伤似乎发自—位慈祥的老人口中。

## 七、叙往事 高潮迭起

凌震宇来至屋中，刚刚立稳身形，倏然身形又起，穿出后窗，就空旋身，飘上后殿殿脊，星目一扫，哪里还有水芙蓉和那老妇人的形迹！

忽然，凌震宇心神一震，耳中传进一丝声若蚊鸣的语声道：

“孩子！你父仇未报，应速寻觅仇人踪迹报仇！老姬携芙蓉返山，相见有期。……屋中有老姬代你备妥的衣物、银两，速取速离。……前往山西太行山寻找那黑杀教的教主黑妖狐，——她也是你杀父的仇人！现下无常吊客也已被她教内的金衣香主罗致翼下……”

“那断肠崖一行，千万不可操之过急，你功力虽有长进，但尚未臻入化境……”

“日后老姬自会遣芙蓉助你！切记！切记……”

语声甫毕，远处数里，又已飘袅的传来一声幽怨的笛声！

然而，凌震宇呢？他是茫然的。

凌震宇他倾听至此，四周已沉入一片寂静！

稍顷，他返身来至庙中，只见木桌之上，果然放置着一个黑色布包，他疾步趋前，解开布包，展目一看，呈现眼前的是一件白色绸质长衫，前衬上以青丝线绣着数株竹子，这些青竹正象征着坚毅不拔的精神，和强毅超人的特性！

此外，是一些散碎的银两！

凌震宇看完之后，虽然眉宇紧锁，面罩疑容，他也不知送衣

的是谁，只因他未看清来人，故他不敢肯定，老妇人就是那曾在地狱门所见的失明红衣老妇！

然而，他却已悉，来人为玉女神笛水芙蓉的师父，那是毫无疑问的！

凌震宇他对这件白色绸衫，颇为喜爱。

这时——

他面颊上浮出一丝极鲜有的，真正喜悦的微笑。于是，他脱去原来穿着的长衫，换上这白色绸质长衫，他感到十分合身，穿着此衫，神气却更显英爽，洒脱。

所以，他喜极地自语道：

“这件长衫太好了！哈哈——追魂客这绰号太妙了！——不过可也太过于狠毒了些！——不！我暂时也管不了这些了，反正我要报仇！报仇！报仇就是要追魂夺命！——”

凌震宇思忖之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衣袂窸窣飘风之声！

凌震宇未等来人说话，忙自运起先天气功，密布周身，身形猛然跃起，双掌护胸，穿窗而出！

窗外，天色已然大亮。——

他星目一展，看清面前来人，面色苍白如霜，襟前血迹淋漓，分明已是浑身受刀之伤！

等看清来人，凌震宇面呈一片凄惋之色，悲怆地呼唤道：

“道长，道长你……你受伤了！”

凌震宇看清来人正是玄真道长，他悲怆地一声惊呼之后，晃身迅捷地迎了上去。

玄真道人闻言，一展失神的双眼，身形跟着一个踉跄，开口溢出一口乌黑紫红的浓血，染遍了前襟，人也虚脱地倒下。

凌震宇睹状，已将玄真道人的身躯扶住，满面凄惋地，幽声阻道：

“道长，现下不便多言，待在下先助你……”

他语犹未尽，这时，已来至殿侧的小庶门前。

突地，兀自将语音顿住，即闻背后传来一阵衣袂凌空之声！

此时，凌空由殿脊飘落下两条人影！

事出仓猝，凌震宇猛然回首一瞥，电闪视清来人！

原来，二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和青城妙手华继陀老前辈。

二人身形未稳，足尖复点，腾身径朝门前扑来！

只刹那间的功夫，麦晋芬沙哑着喉咙，急性地嚷道：

“小伙子，快将老杂毛扶至屋中，让老妖医为他治疗。不然，老杂毛的老命，就呜乎哀哉了！”

凌震宇闻言，未加理睬，扶着玄真道人，来至屋中，将道人的身躯，盘膝坐在木榻之上。

然后，凌震宇一手扶住玄真道人，满目茫然地，回头望着麦晋芬、华继陀二人，一言不发地，闪动着一双祈求的星目。

然而，他们二人的脸孔上，也是笼罩着一层无限忧郁之色。登时，屋中布起一片窒息的死寂！

忽然，麦晋芬暴瞪一双铜铃眼，精光一闪，望向那华继陀，狠声情急地道：

“老妖医，你还不快下手医治，老杂毛已中了那毒丫头的‘黄蜂毒针’……”

银拐婆婆麦晋芬，一言至此，凌震宇霍然一抖，惊呼一声：

“黄蜂毒针！”

“怎地，小伙子，你知道这黄蜂毒针？”

麦晋芬言讫，右手一晃银拐，左手疾伸，抓住凌震宇的臂膀，睁着一双铜铃眼，盯视着凌震宇，心焦地等待着回答。

经此一来，凌震宇不禁一惊，凝注着麦晋芬那情急的模样，他迅捷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十分不忍地道：

“我不知！”

见状后，麦晋芬像泄了气的皮球，有些失望，一敛目光，始才放开凌震宇的臂膀。

“哦……”

就在此际，二人突然听到玄真道人，轻微地发出一声呻吟！于是，二人均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注在玄真道人身上。

原来，这时，华继陀正伸手骈指，封闭着玄真道人的几处要穴。然而，只见玄真道人，依然是面色苍白，双目微合，默然静坐。

但华继陀的手上，已赫然地，拿着两粒色呈翠绿的丹丸！

然而，华继陀却是有些迟疑的神态！

“老妖医，为何这样犹豫不决？难道还不敢对症下药吗？——你是不是存心要老杂毛死？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快！快呀！迟了，就来不及了！”

满头稀疏白发的麦晋芬，见华继陀迟迟不下药，根根白发陡然倒竖，情急地一阵大嚷。

之后，银拐婆婆翻眼瞪着青城妙手。

青城妙手华继陀置若罔闻，仍然是忧郁着面容，朝着银拐婆婆麦晋芬凄然地，摇头叹息一声：

“难呀！”

“哼！”麦晋芬轻哼一声，狠声道：

“老妖医，你徒有扬名享誉一生的妙手——难道，你那花露丸，竟连这么一点喂有毒汁的黄蜂针，也无用武之地吗？”

华继陀闻言，双目中，一闪决然之色，立将两粒花露丸，塞入玄真道人紧闭的口中。

花露丸入口溶化，顺喉而下。

顿时，已由玄真道人微弱的鼻息之中，散发出两缕芳香之气。

顷刻，满庙中洋溢着—股清香，缭绕不散，令人心旷神怡，舒畅不已！

麦晋芬见状，面泛—丝喜悦，她恍然地，—瞥凌震宇，大嚷道：

“小伙子，如我老婆子的记性不差，你身边可有那七禽叟老鬼，传给你的一种‘去毒生肌金创散’？”

凌震宇听后，星目—闪，剑眉微轩，立应道：

“有呀！”

—敛笑容的麦晋芬又嚷道：

“小伙子！既然有，还不快拿出来！难道要给老杂毛陪葬？”

这时，凌震宇已将怀中的一支碧绿色玉瓶掏出。

华继陀双眼余光—瞥麦晋芬，旋即回头，觑定着凌震宇，面显钦意地—笑，轻声说道：

“凌少侠，有此去毒生肌金创散，—切就好办得多了！”

说着，华继陀已将玉瓶接过，由瓶内倾出—些白色的药粉。

继而，他毫不考虑地，向玄真道人的颈下伤中敷去！

凌震宇见后，心下不禁—怔，暗道：

“这不正是和前夜枣林中，被这黄蜂毒针所伤的，天蝎帮的

骆家四霸中，那人的情形一模一样吗？怎么会被玄真道长碰上呢？

“这人是谁呢？——见他施击暗器的手法，以及所袭之部位，拿捏之准确，已可揣测出来，此人乃非泛泛之辈。”

凌震宇脑海中，疑问不断。

“难道前后枣林中，解救自己的人，会不会是那玉女神笛水芙蓉，或则另有其人？……如果，不是水芙蓉，那极为熟悉的笛声，又是何人所吹奏的呢？难道会是……”

谜！谜！谜！

这一连串的谜，涌起在凌震宇的脑海，久久不散。

青城妙手华继陀，已将掌中的白色的去毒生肌金创散，为玄真道长敷毕，转身且将玉瓶递给凌震宇！

麦晋芬转睛望着玄真道人及华继陀，咧嘴一声哑笑，然后回头望着凌震宇，说道：

“小伙子，你在发什么愣呀？——是否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

凌震宇听后，闪着一双茫然的星目，点了点头，道：

“是的，银拐婆婆，我确实有些迷惑！”

麦晋芬一见凌震宇这样回答，并未急着解释，她的目光中，面颊上，流露出一丝滑稽的笑容。

稍顿，她朝着华继陀暗哑地道：

“老妖医！真个是名不虚传，……嘿嘿！不过尚需你妖医助老杂毛一臂之力！助其运气疗伤一番，……这老杂毛的真气已损，如以你的功力助其运功调息，不消两个时辰，我老婆子料想老杂毛，即可恢复如初……”

青城妙手华继陀见麦晋芬，唠唠叨叨，语意未尽，即无奈地忙阻道：

“好吧！老婆子，小弟遵命就是！”

华继陀虽是如此回应着，孰料，他语音刚落之际，玄真道人已经有了变化，他展目示意，随后将目光投射到玄真道人身上！

麦晋芬与凌震宇，已然会意，四道闪亮的目光，不期而然地，也向着玄真道人身上投射过去。

旋即，三人一瞥之下，惊讶不已！这时才知道，玄真道人自服下两粒花露丸，也只不过刹那功夫，而他苍白的面颊上，赫然显现了一层淡淡的红晕，而逐渐可以感觉出，他正在运行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内家真气，运功调息。

而且，已臻英华内敛，莹光倾泄，物我两忘，灵台清晰，万念寂消的巅峰之境。

看罢，麦晋芬敛回目光，悄声说道：

“老妖医，我老婆子与小伙子，到外面为你们护法掠阵，这老杂毛全权交予你啦！……如你助他一臂，想必会痊愈得更快！”

她说着，望着凌震宇，道：

“小伙子，走，我们到外面去谈吧！”

麦晋芬“吧”字一落，只见她身形倏晃，捷如闪电，一道蓝烟，毫无声音地，穿过门而去！

瞬息间，凌震宇也没怠慢，转眸一瞥木榻，正襟危坐的玄真道人，依然是双睛微阖，浸身于至深至奥吐纳的玄境之中。

而于他的背后，却是华继陀端坐着，将其右掌，平铺舒展地，轻印在面前玄真道人的灵台穴上，使本身的真气，输入掌心，导入于玄真道人的体内，循着任督二脉徐缓地运行着。

凌震宇一看之下，毫不迟疑，跃身衔着麦晋芬的背影而来。

这也不过眨眼间事，麦晋芬闪身进入正殿内；跟着，凌震宇身形一旋，也已跃身入殿！

此际虽是旭日初升，朝霞瑰丽，但殿中仍然是缺乏光线，所以，依然显得有些昏暗。

凌震宇来至殿内，立稳身形，展目一望，映眼全是蛛网密布，神像倾塌过半，尘埃层层，颓圯不堪，已是废殿一座！

然而，那进入殿中的麦晋芬，踪迹杳然。

“小伙子，你发什么呆呀！……”

突然，银拐婆婆麦晋芬凌空传来一声大嚷。

凌震宇循声展目，这才发觉，在那殿脊之处，有一角坍塌的露天大洞，只有那梁柱仍在，这时的麦晋芬，正坐在那梁架之上。

当下，心中不由一声暗笑，展臂晃肩，便纵身到麦晋芬的身旁。

顿时，麦晋芬面泛笑容，放眼远眺天际，须臾，她转首双睛凝视，注定了凌震宇，哑声嚷道：

“小伙子，你杀错了人啦！”

这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已如雷鸣一般，将凌震宇击落下万丈深渊，他脑际轰然鸣响不绝！

凌震宇星目突张如炬，觑定着麦晋芬，见她依然笑状浓浓的面孔，不由一怔，急询道：

“老前辈，所言何意？”

“小伙子，你杀错了人啦！难道你怀疑我所说的话吗？哈哈……”

凌震宇望着麦晋芬暴笑，迫切地问道：

“是谁？”

“是谁？哈哈——妙师太云华仙姑！”

麦晋芬言讫，旋目一扫四周，又道：“小伙子！现在明白了吗？”

凌震宇惊目地摇了摇头，惘惘然地询道：

“老前辈，何以证实，在下愿闻教诲！”

说罢，他剑眉紧锁，满面罩着一层怀疑之色，期冀地望着麦晋芬。

“嘿嘿！”

接着，麦晋芬一声哑笑，轻喝道：

“云华仙姑是个颇有心机的人，此人歹毒淫恶无比，心知她所行所为，实为武林各大门派所唾咒。所以她为了炫惑武林中人耳目，将她座下四大得意弟子，皆易容与她自己一般无异，而你前夜所击毙的那位云华仙姑，即是经易容而现身的冒牌货！”

“哦！”

凌震宇十分讶异。

银拐婆婆麦晋芬见凌震宇聆听模样，更引发她嚼舌之趣。继道：

“云华仙姑，我老婆子当年曾有过一面之缘，她唯一的特征，即是于她眉心穴处，极其显著地生着一颗，豆大的朱砂红痣。小伙子，日后你如留神，就不难发现，她那颗朱砂红痣的特征。”

麦晋芬说至此，顿了顿，又道：

“昨夜，我们曾在十里之外的一片树林里，追踪天外飞煞时，讧料被此人和鬼郎君的孪生弟弟，星宿老魔拦阻于林内，当时……”

凌震宇星目微转，突然抢着道：

“鬼郎君殷魂是个孪生子？——”

麦晋芬点了点头，继道：

“当时，我与玄真老杂毛心中已悉，你小子是受骗了！只因他们无理拦阻，所以一言未发，一对一的激战了起来！”

凌震宇全神贯注，仔细聆听。

兴致勃勃的麦晋芬更加眉飞色舞地道：

“我老婆的银拐毫无迟疑的，就将那秃尼接了下来！玄真道长那老杂毛，当然毫没选择余地，与鬼郎君的胞弟殷魂对敌！”

凌震宇抢问：

“结果呢？”

神色自得，麦晋芬哑笑一声，道：

“嘿！谁想一战就是百招！——嘿，当时你小子如果在场，那就好啦！百招一过，转瞬间，却又是百招！——唉，讧料，我们的功力都是皆在伯仲之间，视情之下，谁也奈何不了谁！”

凌震宇睁大双眼，生怕错过结局。

麦晋芬咧嘴笑了，道：

“哈哈！就在这眨眼之间，忽然林深之处，传来一声尖锐的笛声，使人闻之立觉内透杀伐之气，心弦不禁立震。”

神情一凛，凌震宇极关切地道：

“是谁在吹笛，老前辈！”

灰眉一皱，麦晋芬不悦地道：

“你听我说完嘛！”

凌震宇忙点点头，心说：“快呀！”

“孰料，笛声未消，凌空传来一声桀骜暴吼之声：

“‘丫头，这次休想逃出本魔手掌！——’也就在这断喝之后，凌空又传来一声娇叱：

“‘淫尼，这下看你还能避开本姑娘的黄蜂毒针！’当然，这语气是朝云华仙姑所说！”

凌震宇关切地问：“后来呢？”

白他一眼，麦晋芬继续道：

“霍然，在那声娇叱之后，‘冬’地一声，破空之声直袭场中而来！眼前只见一道金芒一闪，电也似地，已临云华仙姑的面门。”

凌震宇耐心听着。

麦晋芬一舔唇道：

“倏然间，云华仙姑惊呼声起，手中云帚一抖，银光闪闪，接着左掌对着凌空袭下的那缕金芒，猛然击出！

“就在这电闪间，突袭而下的那缕金芒，立被一股掌劲震出，只见凌空金芒一闪，‘冬冬’之声，径直地袭向左首一起激战中的玄真老杂毛的身上。”

听到紧张处，凌震宇脸色微变。

麦晋芬又道：

“玄真老杂毛发觉之时，想要闪身躲避，挥掌击出，均已不及。唉！无巧不巧的被‘黄蜂毒针’，击中结喉与天空之间！”

凌震宇听着银拐婆婆一说，犹如身历其境，内心也随着痛楚。

双眼圆睁，麦晋芬叫道：

“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凌空突地爆起一串怪笑。笑声中极为狰狞恐怖，使人不禁毛骨悚然！而更怪地，是一闻笑声，那正

在激战中，自顾不暇的云华仙姑，与星宿老魔殷魄二人，恰同一时，暴喝一声，身形一晃，箭矢般，跃出战圈，后退七步！”

“一定有高人出现！”凌震宇心中想着。

麦晋芬道：

“二人面部立布一层惨白的惊悸之色，怔然而电疾地一瞥空中林梢。哼！也就在这瞬息，场中人影一闪，已然多两人！……”

说着，麦晋芬忽地一顿，扭首注定了，正在凝神倾听着的凌震宇，满面笑容地问道：

“小伙子，你猜此时的场中情形如何？”

凌震宇闻言，他毫无考虑地摇了摇头。

双睛一翻，银拐婆婆麦晋芬干笑一声，续又嚷道：

“这时场中却是一片窒息般地死寂。我老婆子转目一瞥，此刻的玄真老杂毛，只见他已被华继陀扶住，站在一旁。”

凌震宇问道：

“那恐怖的笑声，究竟是谁所发？”

麦晋芬望着凌震宇道：

“待我老婆子回过头来，一看场中凌空飘下的两人，当时，我老婆子也不禁心下一惊！敢情，来人正是退隐江湖已久的一位黑道魔星‘千手蜈蚣老妖’！”

“千手蜈蚣？”凌震宇惊道。

银拐婆婆麦晋芬点点头道：

“而紧站于他身旁的，却是一位翠裳绝色的豆蔻年华的少女！千手蜈蚣老妖，身着一袭齐膝红袍，双足裸露，两手如钩，面容削瘦黝黑，黄齿外露，双睛凸出，精光四射，满头黑发披肩，

其状直宛若鬼魅魍魉一般！”

“翠裳少女是谁？”

凌震宇原本急着要问，但话到了嘴边又吞下去。

麦晋芬不慌不忙地道：

“那翠裳绝色少女，怀抱一张古琴，背背一柄长剑。但此时却是双目痴呆，满面寒霜弥布，其状直似石雕泥塑一般！敢情，千手蜈蚣老妖此际，左手已然扣住少女的右腕脉门！”

一听到翠裳少女被制，凌震宇有点按捺不住。

银拐婆婆麦晋芬道：

“千手蜈蚣一声嘿嘿钝笑，转睛觑定身旁的少女，满面显出一片淫邪的笑意，怪声得意地道：‘丫头，还想逃吗？嘿嘿……’

“这老妖笑了两声，展目一瞥玄真道人，敛笑愠喝道：‘玄真，你还不觅地调息运功疗伤，还待何时？你已中了这丫头的黄蜂毒针！’”

脑中响了一记闷雷，凌震宇不相信她会伤害玄真道人，咽下口水。

麦晋芬道：

“老妖语音方毕，青城妙手欲扶着玄真老杂毛离去之际，千手蜈蚣老妖突又一声大吼，道：

“‘华继陀，你回来！让他一个人走！我还有事交待你们。’这老妖乃是数十年前黑道罪魁祸首，武功之高，实不可测，当时即使在场几人联袂抵抗，恐怕也难敌老妖，所以，唉！……”

吃了一惊，凌震宇脱口问道：

“玄真道长就这样独自地走了回来？”

麦晋芬颌首道：“千手蜈蚣等玄真老杂毛走后，他一直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被他扣着腕脉的那翠裳绝色少女，满脸浮动着淫邪的笑意，好久，好久……”

“结果如何？”凌震宇问道。

换了口气，麦晋芬才道：

“足足有半个时辰，千手蜈蚣老妖，才旋目一扫，桀骜的目光，望了一眼在场众人，怪声说道：

“‘你们通通滚吧！——不过，今夜之事不可宣场出去！如果尔等透露一点风声，被我查悉，必要你们命丧幽冥，切记！’”

凌震宇顺口道：“此人好高傲！”

银拐婆婆麦晋芬道：

“千手蜈蚣老妖言讫，又朝着那绝色少女，像是自语地，道：

“‘嘿嘿，丫头，我一生来，想你老一辈的想不到手，但你这小一辈的，却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嘿嘿——丫头，除非你师父‘金莲夫人’，前来和你对换，不然你这俏丫头，就得跟我回崖，供我消享余年吧！嘿嘿……’”

这时，凌震宇心跳加速，热血沸腾，他恨不得将千手蜈蚣手刃。

银拐婆婆麦晋芬道：

“笑声中，千手蜈蚣伸右手中食二指，又点了翠裳绝色少女的软麻之穴，抄手抱起少女娇躯，笑声未止，只见老妖身形一晃，腾身跃上树梢，一缕红影，消失昏黑的夜色之中。”

凌震宇转语问道：“那对方二人呢？”

长叹一声，麦晋芬道：

“当老婆子展目一看，千丈远处的云华仙姑和星宿魔殷魄，

他二人早已溜之大吉了！”

昨夜所发生的事情，述说殆尽。这时，麦晋芬语音一顿，双眼圆睁，望着凌震宇哑声缓缓问道：

“小伙子，现在明白了吗？”

凌震宇静听至此，一闻麦晋芬发问，展动一下星目，昂首相视，略一思索：

“照前辈所说，那以黄蜂毒针袭伤玄真道长的翠裳少女，现在究竟是敌还是友呢？”

忽然，凌震宇心中又暗道：

“这样说来，前夜枣林相遇天蝎帮骆家四霸时，那以笛声诱敌，以及施袭黄蜂毒针的人，也是这位翠裳少女喽！”

想着，想着。

麦晋芬又轻嚷道：“小伙子！你在傻想什么？”

于是，凌震宇忙将前夜枣林相遇天蝎帮之事，述说了一遍！

麦晋芬蚕眉一皱，微一沉思，哑声嚷道：“那八成就是这翠裳少女！”

言谈至此，二人沉默了起来！

俄顷，麦晋芬面泛喜悦之色，立道：

“傻小子，懒黑虎的造化，的确不小！那苗疆蛊母老姐姐，一生不收门徒，怎知，却看中了这傻小子，硬要收他为徒！”

凌震宇闻言，这才恍然知悉，原来，苗疆蛊母碰到了麦晋芬等人！

“前辈，是否已知悉青城妙手的高足，扁兄之事？”

银拐婆婆点了点头，应道：

“是的！苗疆蛊母曾和我等碰面，其中详情尽知！她并声言，

将懒黑虎这傻小子，调教数日，即将送回。而且还说道，将来要懒黑虎这傻小子，也助你这小伙子一臂之力呢！”

凌震宇恍然似地，突又星目一转，说道：“前辈可知玉女神笛水芙蓉水姑娘之事？”

“怎么，那丫头又到哪里去了？”

银拐婆婆麦晋芬情急地望着凌震宇，在等待着他的回答。

凌震宇心中已知，麦晋芬等三人，对水芙蓉之事，一无所知。

当下，便自迅将接触黑杀教中的金银香主，及玉女神笛水芙蓉身负剑伤以后的事，一一述说了一遍。

蚕眉一轩，麦晋芬满面兴奋，喜色盈然地嚷道：

“你说什么？水芙蓉那丫头又被她师父带走啦？”

凌震宇点头忙道：

“但我只见到她的背影，那人身法之快，简直……”

银拐婆婆麦晋芬哑笑着，抢道：

“简直不可思议！是不是？——哈哈，如我老婆子所料不差，水姑娘令师，即是那……当年一现武林，而又息隐已久的‘火凤凰’！”

凌震宇忽见，银拐婆婆麦晋芬一敛笑容，面显凄然之色，随即微蹙剑眉，满怀疑困地问道：

“前辈，为何语顿，莫非还有何隐衷不成？”

麦晋芬闻言，知自愁现于色，突然一扫忧容，强自面泛喜悦道：

“小伙子，我老婆子有名的乐天派，哪里有什么隐衷可言！”说着，一顿语音，翻眼望着凌震宇，哑笑道：

“小伙子，这身白绸长衫，也就是那老婆子送给你的吧？”

凌震宇面露笑容地道：“是的。”

“很好看！这三株青竹，孤傲不屈，与你那‘追魂客’，简直是不谋而合，老婆子觉得很顺眼！哈——小伙子，你现在已名副其实的，为你先父报仇！哈哈——”

老婆子说到这里，竟瞪着铜铃眼，望着凌震宇兀自地大笑着！

她这突来的滑稽面孔，直惹得凌震宇也忍受不住的，情不自禁地，朗笑起来。

“小伙子！现在你的打算如何？”

“等玄真道长伤愈，在下想先赴山西太行山，向那黑杀教教主黑妖狐老魔，索取血债，一雪先父杀身之仇！以及……然后……”

银拐婆婆麦晋芬一见凌震宇语钝，嚷道：“以及什么？然后如何？——”

“以及，那被她网罗至翼下的无常吊客，在下也要将此老魔毙于掌下。……然后……”

凌震宇又将话咽住，星目一转，面泛红晕，继续问道：

“前辈，可知那千手蜈蚣盘踞在何处？”

麦晋芬闻言哑笑道：

“好小子，敢情是想救那位翠裳绝色的丫头！——也罢，人家还为你解过围呢！对不对？”

凌震宇此时的面颊上，更是一片赭红！

麦晋芬却一敛笑颜，肃容凝言地，道：

“小伙子，你这片好心，干脆我老婆子为那丫头领受算啦！那千手蜈蚣老妖可不是你现在能惹的……”

凌震宇一闻此言，那股仇恨冷酷的色彩，倏然浮现在他的脸上，眉宇，星目之中！

凌震宇昂首不服地，正欲愤声相辩之际，麦晋芬忙自示意止言，双目暴闪精光，仰面径朝破庙的正面，矮墙之外眺去！

凌震宇何等聪慧，电闪之间，已然会意，展目也自望去！

此时，正值午时，金黄色的阳光下——

可以看见庙门之外，十丈处的幽径上，人影晃动，交互滞缓地，是有六七条彪形人影，借着树荫之处，径朝庙中而来。

嗖！嗖！

颓废圯塌的庙墙上，银光一闪，一连跃上七条一袭银盔护身，而戴一纯银铸制而成鬼面具的人。

凌震宇与麦晋芬，此时将身形早已隐至殿脊后坡。

凌震宇目光如炬，看清这突来装扮怪异的七条彪形大汉，背后均是斜插着一柄奇长的长剑，心下不禁十分诧异！

麦晋芬一瞥身旁伏脊的凌震宇，忙轻哑着声音道：

“小伙子，这七个银盔人，就是赣南白家堡‘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门下的‘七星子’！——”

闻言，凌震宇微一颌首。

银拐婆婆麦晋芬急速地，轻声说道：“他们大概是为了争夺秘图而来……”

语意至此，来人飘身而下，轻落在正殿之前，各个均是雄赳气昂，面具的眼洞之中，目光炯炯，的确威不可侵，气势凌人！

这也不过是眨眼间事，突来的银甲人，旋目一扫四周，眼露异色，轻狂至极地，仰面一阵朗笑！

“哈哈……”

笑声未落，其中一位银盔人，朝着正殿之内冷声地喝道：

“姓凌的小辈，白家堡‘七星’，奉堡主之命，前来恭迎你，趋堡一谈！”

一听此言，凌震宇已将怀中的那册阎王帖掏出，趁麦晋芬正注视着殿前七人之际，翻开阎王帖一视，继又悄然藏回襟内。

然而，凌震宇看完阎王帖之际，满脸立罩寒霜，杀机毕现，面颊，眉宇，嘴角，突浮一层仇恨，残毒，冷酷之色。

随着，他轻蔑鄙视地一笑，未待来人言尽，剑眉倒竖，一声长啸，倏起身形，凌空逾丈，半弧一旋，飘如烟絮般，晃眼落至七人面前八尺。

银拐婆婆麦晋芬衔在凌震宇的身后，也自一声暴喝，飘身殿前，守护在华继陀助其玄真道人，运功调息的小庶门前，以防不测。

“小辈，即是追魂客凌震宇吗？哈哈……”

凌震宇面前七人皆是一串轻蔑的笑声！

“住嘴，统统给我住嘴！——”

凌震宇立即怒喝一声，仇恨之色立浓，冷笑着道：

“少爷的确是追魂客凌震宇，你们这些鼠辈的来历，我已经明白，若是识相的，快滚回堡去，禀告那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说少爷十日后，三更时分，莅堡向老魔索取一笔血债！”

凌震宇说罢，星目中，暴吐着两道威凌刺人的寒芒，仇恨焚心地，盯着面前七个戴着鬼面具的银甲人。

紧接着，七个银盔人，居中的一位，阴声冷气地，笑道：

“小辈，你以为七星子，就是这样简单，被你两句话，就可打发的吗？嘿嘿！”

怒焰炽燃的凌震宇，电目一闪，冷酷之意更浓，冷喝道：

“你们想怎么样？”

七个银盔人居中的那位又道：

“嘿嘿！七星的‘北斗剑阵’，想你小辈，尚未开过眼界吧？  
嘿嘿……”

凌震宇轻蔑地一叱，应道：

“好吧，少爷就看看你们的北斗剑阵，有什么过人的能耐！”

“哈哈！”那居中之人，大笑一声，立喝道：“展！”

分明这是北斗剑阵中的诀语，“展”字一出，金芒突闪，嗖地一声，七人扬手之处，长剑已然在握，阳光下，银光刺目。

银盔人身形一闪，立布剑阵，身法之速，直使凌震宇暗吃一惊！

一旁凝立的银拐婆婆麦晋芬，见此情形，双睛一闪惊芒，脱口暴嚷着：

“小伙子，留神！”

麦晋芬警言甫落，凌震宇被困在勺形剑阵之中，电目一扫七人，凝神已待，运功已妥！

他气充周身，犹如满弦之箭，随时可发。

双方对峙一阵。

## 八、蜈蚣侠 再遇高人

凌震宇虽然木立，但却眼视四面，耳听八方。

霍然，位于凌震宇左上角之银盔人，狂吼一声：

“星月争辉！”

言毕，七星子身形突移，顿然银光一片，电旋回转不止，脚步诡谲莫测！

凌震宇乍感银光炫目，心中不由暗忖。

“我要小心应付，不可掉以轻心！”

当下哪敢怠慢，身形凝立却是丝毫未移，他暗自运起“先天气功”，分布周身，屏气凝神，以静制动。

一刹那，银盔人回旋如轮，银剑银盔，光芒暴闪，立布一片白茫茫的耀眼光幕，飒飒声响地，将凌震宇一条昂藏之身躯，笼罩其中，直欲头晕目眩，眼花缭乱。

银拐婆婆一旁干着急地，直踱银拐！

“剑似流星，星如飞剑！”

突又一声暴喝，自那旋转如轮的光圈之中爆起！

声未毕，那银芒旋成的光圈，由大缩小，剑芒炽盛！顿时，阵式已由光圈，幻化成球状一般。

凌震宇立感剑势大盛，剑风飒然，寒气浸肤，心下暗道：

“我如不尽快以动制动，逞隙跃离剑阵，恐怕……”

倏忽间，心意已定，目注四方。

如雷鸣一般的凌震宇，一声龙吟长啸，自滚动若球地银芒之

中，直冲霄汉。

凌震宇啸声未毕，此际，自他已成血红之色的星目中，爆出一道慑人煞芒，只见面前银芒一顿。

啊！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哪容它再消失，凌震宇猛然翻掌，击向面前银芒一顿之处！

“轰！”然一声巨响。

继之，被击之处，“嗡”然一道银芒，滑空而向庙墙外，倾泻而去！

银拐婆婆麦晋芬见状，不由脱口，喜叫：

“好呀！小伙子！”

蓦然，一条身如鹰隼的人影一闪，只见银芒万丈的北斗剑阵之中，凌空飞出一人！

“哈哈！”

徒然，凌空暴起一声狂笑，其声极为冷酷，歹毒，仇恨，轻蔑！

场中，依然一片银芒，滚滚翻飞，如轮如浪的剑阵之中，此时已然消失了凌震宇的身形！

立刻，场中的翻滚旋回，银芒如球状的剑阵中，嘶哑地，骇然大吼一声！

“熄！”

……尖锐嘶哑的吼声甫毕，银芒亦顿然消失得毫无踪影。

接着，银影一闪，七个银盔人，就在同时，身形倏晃，撤退飘立丈余之处。——各个均是惊恐万分地，呆立着。

“哈哈！”

突然又是一阵朗笑之声响起，道：

“这区区北斗剑阵，又怎能奈何得我？哈——你们还不快

滚！”

原来，凌震宇适才被困剑阵之中，本想气静神宁，心神收敛，抱元守一，气纳丹田，暗运先天气功，由意生力，以静制动。

谁知，面前银芒一顿，思念电闪，心意已定，翻掌推出，两股飚然掌劲，有如一阵劲风，已向面前一银盔人袭至。

“嗡”然一声，那面前的银盔人，一支奇长的四尺窄剑，脱手飞出，落向身后庙墙之外。

“啊——”

凌震宇一招奏功，朗啸声起，身形逞隙凌空逾丈，就空盘旋半弧，折身轻飘落地。

这时——

白家堡堡主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翼下的七星子，早已晃身撤退八尺，横列在凌震宇的面前，每个人的惊悸中，都显出怨毒和仇意，在那儿呆立着！——

凌震宇飘下身形，星目仇恨地，一扫面前突然来挑衅的七个银盔人。

只见，其中一人，长剑已被掌劲击脱，杳飞墙外，所以，他这才冷酷而轻蔑地，冷笑着，叱喝了一声！

喝叱声毕，面前银盔人，仿佛未闻，依然仇视地僵立不动！

凌震宇怒火更炽，目吐凌芒地，厉喝道：

“你们还不滚吗？哼——”

语毕，他兀自欺前三步，满身杀气，逼视着七人。

又沉寂了一会儿——

那居中的一位银盔人，银白色鬼面内的双眼，精光一闪，阴冷地，微“哼”一声，怒道：

“姓凌的，你少猖狂！——太爷们的北斗剑阵，今日虽然载在你的手下！不过，来日方长，你最好防着，咱们会再来收拾你！”

“住嘴！”

凌震宇闻言至此，大喝一声，冷言厉色，道：

“你们如再出言不逊，休怪少爷手下无情！”

语止，面前银光一闪，七星子又飘退三尺。

而那居中银盔人，沉声又道：

“小子，十日之后，太爷们于白家堡内，为你办理丧事，希望你别误了时辰！”

“哈哈！”

凌震宇听了，仰首轻蔑地狂笑，继而，傲然鄙视地道：

“你们快滚回去准备吧！少爷是一言九鼎，别忘了转告那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到时候少爷要领教一番，他那独步天下的十八掌，滚吧！”

凌震宇言讫，依然怒目瞪着七人。

那立于丈外的七星子，此时，银色鬼面具内的双睛，依然闪动着一种怨毒仇恨的色彩。

而居中的银盔人，朝向凌震宇阴阴一笑，旋即转睛一瞥左右同伴，亲切地说道：

“各位兄弟，我们走吧！”

语音未尽，银白色的七星子，身形同时倏晃，银光闪处，七人已飞跃出庙墙，鼠窜而去。

凌震宇目送银盔人的背影，消失在庙墙外，他现在的脸上，依然是冷酷的微笑。

忽然，凌震宇想起停身在背后的银拐婆婆麦晋芬，他转身眉

目一瞥，银拐婆婆麦晋芬的立身之处。

他的笑容凝住了。

银拐婆婆麦晋芬的人呢？那小庶门前，佝偻的身形，早已杳失他去！

凌震宇不由一怔，殿脊处倏然现出三个人，正是那银拐婆婆麦晋芬、青城妙手华继陀，与那看似痊愈了的玄真道人。

此时——

麦晋芬等人，飘下身形，轻如燕般，落在凌震宇的面前。

凌震宇喜色泛面地望着玄真道人与华继陀，向前三步，微笑地问道：

“道长，您的伤势都痊愈了吗？”

玄真道长双睛闪现，一层喜悦之色，颌首答道：

“贫道现在已经恢复如初！少侠可勿为贫道担心……”

此刻，麦晋芬铜铃眼一瞪三人，朗声哑音地大嚷道：

“小伙子！你真糊涂，有这老妖医紧随在身，还会有病治不愈的道理？——”

青城妙手华继陀闻言，转头望着麦晋芬滑稽的面孔，朗笑一声，道：

“老姐姐，你又说笑了！”

睁着圆眼，麦晋芬咧嘴大嚷道：

“怎么，我老婆子不笑，难道还哭不成？”

言讫，玄真道人一瞥凌震宇与华继陀，他慈目闪闪地，泛起一种难捺的笑意。遂三人会意，皆忍不住，仰首一阵朗笑。

就连麦晋芬亦不例外，她也是一阵哑笑。

笑声未落，银拐婆婆笑意盈然地，嚷道：

“好了！现在我们也该商量下一步棋如何走了！”

说罢，她一扫三人，三人跟着敛起笑容。

银拐婆婆朝着凌震宇望去，道：

“小伙子，方才在你们激战得正热闹的时候，老婆子突然发现庙外人影一晃，我就毫不考虑，飞身缀上。原来，那人正是她老……”

说着，突然一顿，将下面的话，硬生生地咽住，双睛注视着凌震宇，微笑道：

“现在不说也好！反正有她暗中保护着你，天大的事，也不会出什么差错……小伙子，你还是独自一人，去办自己的事吧！”

她喘了口气，回脸望着玄真道人与华继陀，说道：

“我们三人，闲着也是无聊，还是照原计划，断肠崖一探虚实，然后再作道理！”

她展睛一瞄凌震宇，续道：

“小伙子，你看如何？”

凌震宇坚毅地颌首作答，表示赞同之意。

青城妙手华继陀长眉一轩，望了玄真道人与麦晋芬一眼，缓缓地道：

“日后是否约定一地相聚？”

微一颌首，玄真道人答道：

“时下已届端阳，中秋少侠一行昆仑，斗牛观再叙如何？”

凌震宇尚未答话，银拐婆婆情急地嚷道：

“成！就这样说定了。小伙子，我们后会有期，老杂毛走吧！”

“少侠珍重！”

玄真道长与华继陀同声道别，身形倏晃，纵上殿脊，紧衔着

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背影，射身向殿后的山径隐身而去。

凌震宇也自道别一声，目送三人身形，消失破庙之外，心湖不禁，泛起一片不舍之情。

凌震宇又独行踽踽地，离开了这座倾圮倒塌已久的古刹。

晓光微露，旭日东升——

朝阳未出之前，云蒸霞蔚，红色烛天，云涛变成黄金色，瞬息间，朝日自峰顶呈露半面，全面，蓦然腾空，朱曦辐射，照耀林谷，此时云霞失色，金光亦杳，惟见主峰横翠送青，拔地擎天。

日午时分，苍穹显得格外的蔚蓝，远方飘浮着几朵如絮的闲云。

赣南信丰县城东，马武山的香区，环山蜿蜒着一条蟠龙般的荒径上，突然有一匹如飞的枣红骏马，星抛丸泻地，穿过巍峨崇峻的层岭幽谷。

止径，崎岖，而且狭窄。

那奔腾如飞的骏骑，逐渐放慢了步子。

骏骑之上，端坐着一位剑眉星目，面靛如玉，鼻如琼瑶，唇若涂朱，神采奕奕，英姿飒爽，发梳高髻，一袭白色绸质长衫的少年。

风和日丽，微风拂面。

此刻——

这突来的骏骑，缓慢的蹄声，敲响了蜿蜒曲折的山径。

坐骑上的少年，昂首旋视周围峻岭峭壁，剑眉不由微蹙，他不时地，仰望着一洗蔚蓝的天空，凝容地似在思索着什么。

忽然，他星目眺视着远方峰顶，自语着道：

“今天，是第五天了！距离与那白家堡满天星斗白庆东相约

之日，还有五天……”

原来，这一个少年人，就是追魂客凌震宇。

“哼！”

接着，他星目突闪，面颊上，浮现一层仇恨的阴霾之色，他又自恨声地道：

“白庆东啊！白庆东！我凌震宇想找你都来不及，而你却为了争夺那幅秘图，竟然派遣手下七星子，来邀约我。哈哈——这不是鬼使神差吗？十天……十天的午夜时分，也就是你老魔断魂之时了！”

凌震宇与银拐婆婆三人分别之后，他第一步是赶赴十日后，那七星子所定的白家堡之约！

而后，他顺路北上入晋，前往盘据在太行山的黑杀教，造访教主黑妖狐，以及被网罗旗下的无常吊客，索取当年杀父的血债！

这日，他先来马武山中摸索，此时又至崦嵫日落。

不消多时，夕阳已沉峰后，西方巅顶，残红犹存，近处山腰谷底，放眼尽是暝烟晚雾，轻笼薄掩。

忽然，坐下骏骑，一声轻嘶，前蹄人立，惊恐万状。

凌震宇心下一愕之际，身形凌空而起。

刹那间，就空旋转飘落下身形，他电也似疾，展目瞥去。

面前顿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处耸立陡峭千寻，异常狭窄，壁石如镜的谷口。

凌震宇一见之下，面泛寒霜，眉宇唇角，渲抹一层冷酷仇恨之色。

然而，矛盾地，在他星目中，隐约地显现出，一种难解莫测的

喜悦色彩。

凌震宇炯炯如炬的视线，注定在那谷口石首，十丈高处的崖壁上，凸出的一块磐石。

原来，那磐石朝外的平滑处，凿刻着歪歪斜斜的几个草字！

凌震宇他面浮着一丝冷酷而轻蔑的笑意，他默默地诵读着：

“蜈蚣峡。”

“哼！原来是千手蜈蚣老魔的住处……虽你武功高不可测，银拐婆婆他们不敢惹你，但，为了那曾为我解过一次危的翠裳少女，金莲夫人的门人，我凌震宇也要和你斗一斗！”

半晌，凌震宇星目中，闪耀着一种愤怒的凌芒，满面凝霜地默语至此，他收回视线，顺着两壁峭陡的谷口，径朝谷中望去。

夜幕，随着瑟瑟的山籁，悄悄地低垂了下来。

凌震宇停留片刻，微作沉思，心意已定，他抚摸着坐骑的鬃颈，柔声地道：

“马儿，我去去就来，不要乱跑！”

此语方毕，那马儿似是通灵地，昂首轻嘶一声，轻蹄而去。

凌震宇见状，面泛一丝笑意。

继而，转身轻起身形，径朝谷中，箭矢奔来。

此时，一轮明月，垂悬于峰巅，正随着云雾浮沉着。

片刻，凌震宇身形飘至谷中，闪身隐至一处耸立的石荀旁，眺窥全谷，映入目中的，是一片数里的荒芜谷底处。

谷中尽是寸草不生，崖石耸立，形成偌大的一片石林！

而其更显得突兀的，是山谷的中央处，却怪异地隆起一座幽篁翠竹的土丘。

“哼！我凌震宇，定要看看你千手蜈蚣的能耐……”

他思忖未了，那片土丘幽篁之中，忽然爆起一串泉笑。

凌震宇闻声之后，满面的冷酷之色立浓，剑眉微扬，他又自怒“哼”一声。当下，他毫不思考地腾身而起，径朝那笑声突起的土丘，射身而去。

骤然，幽篁翠竹的土丘之中，倏然蹿起一条红色的庞大的人影。

凌震宇此时身形已距土丘甚近，只因事发仓猝，他一点也不敢怠慢地，身形突然坠于一处石荀后，先站稳了脚，所幸未被那凌空之人发现。

虽是如此，凌震宇暗道一声：“好险！”心下也为之一惊。

登时，凌震宇屏气凝神地，闪动着一双晶晶的星目，朝向那人望去。

只见那凌空之人，轻功诡谲，竟至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庞大的身形，直若盘空苍鹰一般，两臂展动着，身成平行地绕着土丘上，一片幽篁竹林，旋飞了一周。

跟着，突闻一声泉笑回空，身形宛如箭矢般地，就空一曲一伸，疾然坠落而下，隐形于翠竹林中。

凌震宇视毕，自心不住地在惊赞着：

“这老妖的武功造诣，确实不凡……”

凌震宇的思念未止，土丘的竹林之中，又起一声泉笑。

继之，传出一串磔磔的语音，说道：

“臭丫头，数日来，你总是跟我闹别扭，不肯与我合作，来享受我一生精研的‘销魂功’……嘎嘎丫头，你还有什么要求我的，尽量说吧！不然，可别怪我下狠手折磨你哟！”

凌震宇听到这里，他的身形早已悄悄地，隐在土丘竹林的边

缘，一处较为隐秘的地方。

陡闻，一声少女清脆的厉喝，道：

“恶魔！你就是将姑娘折磨死……姑娘也不会让你恶魔如愿以偿的！”

“嘎嘎！”

一声难闻至极的鼻笑后，又听狠狠地咆哮道：

“好！我就让你这臭丫头，尝尝我‘蜈蚣噬人’的酷刑！”

凌震宇将自己的视线，移至竹叶稀疏之处，借着叶隙，疾然定睛望去。

他惊愕万分地怔住了！……

那竹林之中，是一片方圆十丈的空场。空场的南面，是一间朝北而座的，赭黄色的大麻石块，砌成的一所石屋。

微风拂起，一股其臭无比，溃烂脓化的人尸气味，冲刺着凌震宇的鼻孔，使他闻之欲呕。

凌震宇定睛一看，已然将场中情景，览之无余，只见空场之上，成环状的横陈着，数具全身赤裸的尸体。

尸体之中，男女参半，肤色俱逞铁青之色，有些已是溃烂不堪，森森白骨外露，腥血，脓液遍布。

啊！一些色呈黑绿、赭红的蜈蚣，都一动不动地，蛰伏于尸体之上。

而每根骨与骨的交叉处，均以一条条的血红布条，紧紧地系在一起！

这时，凌震宇才将刚刚说话的人看清楚，果然就是他暗自思忖着的一男一女！

那男的，那副模样，即是前几日麦晋芬在破庙之中，为他所

述说的那位千手蜈蚣老妖。

老妖红袍及膝，裸足，乌爪，削腮，突睛，黑发披肩，獠牙毕露，一身骨瘦如柴，肤色黝黑，其状简直是鬼魅魍魉。

凌震宇看清千手蜈蚣，星目微转，肌肤不禁一颤，毛发悚立，他惊悸地，几乎脱口叫出：

“水芙蓉！”

“她是玉女神笛？”

凌震宇星目圆睁，心中暗忖。

他所看到的是一位酷似“玉女神笛”水芙蓉，妙龄少女侧面的背影。

只见那少女婀娜美妙的娇躯，穿着一袭晶莹闪闪的翠裳，满头乌黑柔发，微垂肩后。

凌震宇适才的惊讶，只不过是心灵上，一丝幻觉的感触而已。

此刻，他已敛去那丝惊讶，心湖已重归平静。

然而，随之泛上心头的，是他惯有的一种仇恨，歹毒，冷酷的意味。

那翠裳绝色少女，也就是银拐婆婆麦晋芬，于破庙之中，为他所述说的，那“金莲夫人”的爱徒。

这时，她正端坐在千手蜈蚣，所设的“骨篱蜈蚣阵”之中。

她神情恹恹地，微垂着螭首……

凌震宇已看清少女的半面玉颊，与她膝上所放着的那支玉笛。

而她香肩背后，依然是斜插着她那柄古色古香的长剑。

“嘿嘿嘿……”

千手蜈蚣忽然淫笑一声，凸睛淫芒威凌地盯着，面前这位翠裳婀娜绝色的少女。

少女依然垂首，没有理睬。

千手蜈蚣凸睛微转，瞞了那少女，他的脸上现出欲火高燃的情色，他馋涎欲滴地“磔磔”怪笑着，欺身向前，道：

“丫头，等下你服了我的销魂蚀骨散，不怕你不允诺我的要求！”

那少女听了，心头一栗。

千手蜈蚣笑颜不减道：

“丫头，你要知道，十年前，你师父金莲夫人，在我这蜈蚣峡中，花言巧语，骗走我守护六十年之久的一株‘灵芝’！……为了你们师徒的美貌，永驻少颜……”

说至此，千手蜈蚣仰首一声淫笑，又道：

“如今，十年了！……你师父该不会忘记，曾经一度答应我的事……”

那恹恹的少女，猛然昂起一张俏丽的面庞，秀目圆睁地，怒声娇叱道：

“老妖！我师父答应过你什么事？”

千手蜈蚣狰狞笑道：

“嘿嘿！你师父答应我，你们服下我的灵芝，驻颜之后，助我一臂之力，与我合作，以我的销魂功，取你们真阴之气，辅助我练成‘僵尸神功’……”

少女闻言，又羞涩恹恹地，低下头。

千手蜈蚣满面淫笑，道：

“丫头！如今，怪不得我要强迫你，助我完成我僵尸神功了！”

突然，翠裳少女螭首昂起，寒霜满面，秀目恨意暴闪，怒叱道：

“你休想！”

她语音未落，只见她素手纤指，骤然持笛吹奏。

刹那，悠扬笛声缭绕。

笛声音韵，犹似绝律，遽然间，一片肃杀攻伐，风雷骤下，仿佛欲使听闻之人，自残肢体，进入痴疯癫狂状态。

眨眼，场中激起一股暗淡混沌的状态，便直觉得星月无光，山崩地裂，洪流泛滥。

此刻——

那场中尸体上的蜈蚣，听了笛音之后，突然起了一阵惊慌之态，“嘶嘶”鸣叫不止。

须臾，蜈蚣的鸣叫声，微弱了，它们的颤抖，骤止了！

“嘎嘎嘎……”

而也就在这缭绕的笛声中，忽然一串激怒抑郁冗长怪笑，冲霄而起。

——犹如绝律的笛声，由此磔笑声下停止了！

血脉奋张，千手蜈蚣怒道：

“臭丫头，你好狠，我蓄养了数十年的毒物，今夜全被你这贱婢，用‘魔音穿脑’震毙了！哈哈——可惜，这对我却丝毫不起效用！”

少女一听，顿时心凉。

千手蜈蚣又道：

“就算你师父金莲夫人在此，施展这魔音穿脑，我也毫不在乎！”

那翠裳绝色的少女，螭首微垂，默默不语。

千手蜈蚣阴笑道：

“臭丫头，你尝尝我这销魂蚀骨散的味道吧！”

千手蜈蚣语音未落，手爪一扬，登时朝少女罩下一片白濛濛的烟雾。

登时，只见那翠裳少女，嗅闻之后，周身一颤，她面色苍白地娇喘起来。

凌震宇的星目，呆滞了！

倏然，他的双眼中，布起一层红色的血丝，他怒火万丈地，复闪双睛，径朝场中少女望去。

她的容貌憔悴，满布着痛苦之色。

显然地，她正受着老妖“销魂蚀骨散”的折磨，而今她痛苦。

她忽然痛楚万状，纤手向自己的襟前，猛烈地撕扯着衣襟。

“嘶——”

顿时，她似玉如脂的胴躯毕露。……而其肌肤之上，竟然是热气腾腾地，渗流着一层如豆的香汗……。

“嘎嘎……”

正于此际，那场中的千手蜈蚣，盯着已全身尽赤的少女，仰首暴起一声枭笑！

突然，千手蜈蚣枭笑声停止了，他双睛精芒暴射，转首朝着凌震宇隐身之处，厉喝一声，道：

“鼠辈，接镖！”

千手蜈蚣喝声未了，右臂一抖，顺势飞出形如蜈蚣之物。

凌震宇眼看蜈蚣镖已至，一股腥臭之气袭来，他朗喝一声，身形疾撤，闪至一侧。

千手蜈蚣身形未移，怒喝一声，磔声吼道：

“娃儿，夜潜我蜈蚣峡，偷窥我骨篱蜈蚣之秘，想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现身受死？”

磔声甫毕——

凌震宇长啸一声，宛如龙吟，震彻四谷。立时双臂一振，腾身逾丈，凌空越过幽篁翠竹，就空一旋，投身空场，落至场缘。

黑发一抖，千手蜈蚣凸睛暴瞪，大吼一声，道：

“娃娃，你是何人？”

凌震宇昂藏峙立，星目一闪仇恨之色，冷喝道：

“少爷乃是追魂客凌震宇！”

千手蜈蚣满面杀机立现，双睛一转，他狠毒地暴吼道：

“娃娃，待我送你回炉算啦！”

凌震宇未等千手蜈蚣语毕，目中闪着仇恨残毒的凌芒，旋即一声冷酷狂傲地轻啸，其声直冲霄汉。

千手蜈蚣见状，双睛暴瞪着凌震宇，“嘎嘎”一阵怪笑后，轻狂狠毒地喝道：

“娃娃，待我赐你一掌！”

他的语音未止，一双枯干黝黑的手爪，径朝凌震宇的面门抓来！

说时迟，那时快，凌震宇身形倏晃，躲过来掌，点足展臂，凌空腾起，大吼一声，忿恨地暴喝道：

“老妖，别说是一掌，千掌万掌，少爷何惧？……哈，哈哈哈哈哈……”

千手蜈蚣顺口赞道：

“娃娃有种！”

凌震宇狂笑未毕，就空双掌运起“先天气功”，猛然一吐，怒吼道：

“老妖，你也接掌吧！”

“吧”字还在口中，就见他双掌疾翻，向千手蜈蚣当头压下，两股飚然掌劲！

千手蜈蚣立觉两股掌风袭至，心下一惊，已悉这娃儿实不可小觑。当下，他哪敢怠慢分毫，枯爪双掌，也已经直迎上，口中怒哼一声。

刹那间，四掌相抵，电闪般，“轰”然一声响，震天撼地！

巨响声起，凌震宇旋身收掌，而那凌空的身形，却已被震至三丈开外，直似断了线的风筝，疾疾然的直坠而下！

而也就在凌震宇被千手蜈蚣的掌风震飞，直升三丈之际，凌震宇强忍着有一股翻涌的气血，星目暴瞪，一扫幽篁土丘，心中不由一惊。

原来，就在凌震宇一瞥之下，突然发现两条人影，由土丘下面，遽然射起三丈，凌空电疾地一旋，一条人影径射幽篁翠竹中的空场。

而另一条人影，凌空旋身，一个转折，电光火石般，径朝凌震宇飘坠的身躯而来！

眨眼之间，眼看凌震宇疾坠而下的身躯，将落在了一块兀立的石荀之上，突觉眼前人影一晃，自己身躯已被来人捞起。

来人挟着凌震宇的身躯，轻轻松松飘落向石荀顶端；继之，双足一点石荀，身形又起，凌空逾丈，直扑土丘竹林之中而来。

“嘎嘎……”

此刻——

竹林中，又爆起一串千手蜈蚣的泉笑。

凌震宇被挟的身形，这时也已落至场中！他身形还未站稳，即觉胸腔中，一股热流上冲，张口吐出一滩鲜血！

当下，凌震宇忙自凝神调息，屏住一口真气，展睛扫视场中情形，心中不禁又是一惊！

他的脸孔忧喜参半，静下心来，由怀中掏出一支玉瓶，倾出一粒丹丸，连忙塞入口中。

此时场中，除了似在怪声泉笑的千手蜈蚣，和那依然被骨篱围困，全身赤裸的少女之外——

另外，又多了适才突然现身而来的两人。

“嘎嘎……”

千手蜈蚣的泉笑，此际依然回空激荡。

凌震宇转睛一瞥，突然来此之人，原来是苗疆蛊母，与一位绿裳绝色的少妇。

顿时，凌震宇已暗忖道：

“方才凌空捞起自己下坠的身形之人，不就是这绿裳绝色的少妇吗？”

千手蜈蚣的泉笑，忽然停止了！

这时，那绿裳绝色的少妇，秀目含威，满颊寒霜密布，一瞥场中赤裸的少女，转目径朝千手蜈蚣怒哼一声，狠狠道：

“廖大升，你不敢惹老娘，却背着老娘将真儿，掳至你这什么蜈蚣峡来折磨她，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哼，有老娘在世一日，你休想……”

千手蜈蚣闻言，一敛适才狰狞暴戾的面孔，冷起一丝阴笑，毕恭毕敬地，哑着声调，道：

“嘿嘿，师姐请……请原谅小弟，这次……”

绿裳绝色少妇，厉喝一声：“住嘴！”

她秀目逼射着老妖，暴叱地又道：

“廖大升，我没有你这种师弟……多少年来，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在这蜈蚣峡中，造孽，其实我早就应该将你除去……”

说着，绿裳少妇，秀目朝着场中一望，兀自将话语停住。

千手蜈蚣目露惊芒，强作一笑，畏缩万分地道：

“师姐，可是你应诺小弟的那一件事，也不能不算呐！”

“放肆！”

绿裳少妇闻言，厉喝一声，她怒火万丈，转目瞪着千手蜈蚣。

半晌，她似极其痛恨地回忆着什么……突然，恨声说道：

“廖大升，如果不是恩师临终留言于我……唉！今天，我不愿违逆师言，留点颜色给你……”

说至此，转目朝苗疆蛊母道：

“五妹，你速带贞儿回去。回去后，解开她被锁的‘会阴穴’。然后，你助她运功，调息一番，尽速排出贞儿体内所中的销魂蚀骨散毒……”

绿裳少妇未待苗疆蛊母回答，转头朝着凌震宇，面露慈祥地道：

“孩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凌震宇闻言，启唇欲语之际，少妇又道：

“孩子，你的事老身均已知悉……今夜，你为了贞儿这番心意，老身甚为感动，所以我也要酬谢你一番……”

此时苗疆蛊母已将骨篱蜈蚣阵中，那位恹恹的少女，抱在怀

中，丑脸一仰，朝着凌震宇哑笑一声，说道：

“孩子，你发什么呆？还不拜谢我老姐‘绿衣仙子’，金莲夫人韩老前辈——”

凌震宇听了苗疆蛊母，如此一喊，他不禁惊目圆睁，转睛望着他身前的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绿裳少妇，金莲夫人韩老前辈。

“啊！敢情，面前这位少妇，即是那远居祈连山的绿衣仙子，金莲夫人韩静如老前辈！”

凌震宇电闪地思忖至此，当下毫不迟疑地恭身拜下。

“好好！孩子，不用如此！”

## 九、连环掌 力破剑阵

说着，金莲夫人韩静如微微一笑，纤手中，已拿出一本白绢订成的小册，递给凌震宇，道：

“孩子！老身将这本仅只一掌三式的‘连环掌’赠你——以现在你的功力，三五天内，即可将这一掌三式的连环掌练成！以老身所想，多少对你报父仇的心愿，会有所帮助！”

凌震宇迟疑道：“这……”

韩静如催道：“收下吧！”

苗疆蛊母见状，笑道：

“孩子，收下吧！这连环掌目前对你正有用处，那白家堡的满天星斗白庆东的十八掌，以你目前的功力，尚差一筹！如今你得这套掌法，正是那老魔的克星！你就不要推谢，快收下吧！”

凌震宇听之，暗自一惊，想不到这掌法，竟能克制白庆东。

苗疆蛊母继续道：

“孩子，我走了！这丫头还赤身露体呢！”

苗疆蛊母的语声未消，身形一晃，早已凌空逾丈，越过竹林，径泻土丘之下的石林而去！

凌震宇接过连环掌的绢册，揣入怀中，望着苗疆蛊母的背影，耳际又传来她的嚷声，道：

“孩子！老身会让黑小子扁小鹊，在前面等你的……”

语毕，苗疆蛊母早在百丈之外了！

这时——

已至深夜，皎洁的明月，仍是银辉溶溶。

凌震宇星目一闪感激之色，正于道谢之际——

韩静如明眸微转，觑定着凌震宇凝容地道：

“孩子！你去吧——不要愁那连环掌的事，三五日内，定有成效……去吧！”

凌震宇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在想金莲夫人如此情急地要他离去，不难猜测她的用意。

他知道，这留下的二人，即将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拚斗。

这时，韩静如的明眸中，已隐隐浮现出一丝微愠之色，正盯注在那凌震宇的身后。

凌震宇见此情景，又犹豫了片刻，才闪着一双颇为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金莲夫人韩静如。

继而，他转目倏变一种仇恨，冷酷，残毒的凌芒，狠狠地看了千手蜈蚣廖大升一眼！

凌震宇缓缓地扭转身去——突然，他抑郁万分地一声轻啸，身形腾空而起！

眨眼，越过竹林，飘下土丘，轻踏着谷底石荀耸立的石林，径向峡谷外扑去。

然而，蜈蚣峡中，却留下了一场激烈地拚斗……

千手蜈蚣廖大升见所有的人已走，只留下金莲夫人韩静如，不禁淫笑道：

“师姐，你独自留下来，是否要履行十年前的约？”

韩静如冷笑转身，淡淡地道：

“你少痴人说梦话！”

淫笑忽敛，廖大升怒火陡升，道：

“既然你出尔反尔，那就不能怪小弟冒犯了！”

说着，廖大升举起一双乌爪，直向金莲夫人韩静如扑来。

韩静如见之，叫道：“来得好！”

“好”字余音未落，稍一转身，使了个“拨云见日”，向上一格，两臂相触，猛然觉得，对方的手，硬如钢铁，不禁吃了一惊。

说时已迟，廖大升左肩一卸，右手“横门一字”，用“按”字诀，朝着韩静如小腹抓来。五指如钩，锋利无比，如果摸上，一定肚破肠流。

金莲夫人韩静如急用“盘功行步”，仓促闪过，千手蜈蚣廖大升怒吼一声，倏地展开“疯魔爪”，手如鹰爪，臂似穿梭，直上直下，忽左忽右，狂风骤雨一般，连续攻来。

韩静如忙将身法一变，运用小巧轻灵的功夫，粘、闪、躲，留神应付。

他们一交手，就是二十九招，只见空场上，两条人影，倏分又合，往来飞窜，足底沙尘，随着二人身形起落，杀得迷漫夜空。

“嘿！”

韩静如娇叱一声，猛把身躯后移，廖大升毫不放松，“金龙献爪”当头爪下。

韩静如往地一扑，用“燕子抄水”化险为夷。

廖大升一爪落空，马步当空浮起，韩静如一个侧身，“十字摆莲”腾地一脚，踢在对方的左腿上。

“嘿嘿！”

廖大升吃了一脚，忍痛阴笑，舒开两手，一个擒法，早把韩静如抓起，大喝一声，扔了出去。

金莲夫人身如纺车，飞出丈外，临落地时，“云里翻身”安

然站住。

一下未把金莲夫人摔倒，千手蜈蚣又疯狂似的攫来。金莲夫人存心卖弄，一个“白鹤冲天”，娇躯陡然拔起六尺。

千手蜈蚣伸手一抓，正好扣住金莲夫人的左足，这一次，他恐怕对方，重施故技，两手用力，把韩静如转了一圈，然后使出生平气力，猛掷了出去。

这回抛得更远，韩静如在空拳成一团，用“卧看巧云”头上脚下，轻飘飘地在三丈外着地。

一连两次，都伤不了对方，廖大升暴跳如雷。

千手蜈蚣咆哮之际，韩静如二个箭步，蹿了过来，她左手一扬，右手疾出，使了招“推窗望月”。

千手蜈蚣猝不及防，面上吃了一拳，打得金星乱冒，他大吼一声，暴怒如虎，回转身来抓金莲夫人。

金莲夫人身似陀螺，拧身一旋，闪到千手蜈蚣的身后。

“你还想溜？”

千手蜈蚣厉烈叱喝，倏然回身，“小鬼抱金”双手抓住金莲夫人前襟。

金莲夫人面泛红酡，有被污辱的感觉，顿时纤手猛向上托。

“哎——”

不消百招，千手蜈蚣一声哀号，两支枯瘦的臂膀，从肘部以下齐断，飞向半空。

这一场激烈地拚斗，终于结束了！

而凌震宇呢？

离开了蜈蚣峡后的凌震宇，怀着一片怅然的心，策马箭矢般地，朝马武山的西北奔驰！

一直到天色初明，东方呈现鱼肚白，凌震宇才沿蜿蜒曲径，冲出山区，缓行在一条黄土官道之上。

经过了不断地询问，面前十里，已是赣南信丰县城——忽然——

一个念头泛起脑海，他伸手由怀中摸出金莲夫人韩老前辈，相赠的那本连环掌谱，翻阅细看。

“连环掌”，不过是本数页的白绢小册。

封面上，草书着《连环掌》，三个漆黑的字迹。

翻开第一页，只见中央也是龙飞凤舞的草书，写着“连环无敌”四个字，其余什么也没有。

“啊！”这就是连环掌的，那只一招的总称？

继而，他又翻阅着第二、三、四页。这三页上，都是大同小异的绘着一个人形图，而人形图的周围，是一些密如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虚线。

“这就是那一招中的三式了？”

随着，他默诵着每一式下面的字迹：“火雷破山”、“横扫千里”、“力转乾坤”。

不知不觉间，凌震宇已缓行来至，信丰城池的南门外。

一路走来，他一面赶路，一面却练习着连环掌。

来至蒙城，经他暗下探询，这才得悉白家堡，乃是箕踞于烈山左近，距此尚有百里之远。

当下，凌震宇暗忖：

“如今，距赴约之日尚早，不如于此小住两日，待将连环掌练熟之后，再行赴约不迟。”

凌震宇默想至此，心意已定。于是，他不犹豫，就投身在城

内东大街的一家“鸿宾客栈”中。

转眼三日即过，凌震宇在客栈中，每天闭门苦练，已将那一招三式的连环掌，练得滚瓜烂熟。

这天，已是他与白家堡，相约前的第九日了。

翌日的黄昏时分，凌震宇跨上骏马，来至信丰县西南方的正平乡。

突然，发现由乡中的土围里，黄尘滚滚，飞驰而来十余匹骏骑，径直地迎着凌震宇，闪电般地奔来。

凌震宇锐利的目光，一扫面前来人，蓦地，猛然勒住马缰，硬生地煞住坐骑。刹那间，即见他的眉宇唇角之上，已泛起一丝轻蔑而冷酷的笑意。

来人尚距三丈，登时勒马，横列的阻住凌震宇的去向。

凌震宇见此，冷冷地一笑，轻喝道：

“哈哈！原来是七星子贤昆仲，不吝移驾，前来接引在下，区区追魂客感到荣幸万分……”

来人正是白家堡白庆东的麾下七星子的银盔人。

七个身着银盔，面罩一纯银铸造的獠牙鬼面具，每人眼洞之中，均是闪耀一种极其怨恨惨毒之色。

此时，正眨也不眨地，盯着凌震宇的面孔上。

双方峙立凝神仇视了片刻——

朝那一批头戴银盔的，昂首怒“哼”了一声，狠声说道：

“住口！上次少爷是体上天有好生之德，网开一面。如今，你们这些狐鼠之辈，如果不服，大可再展北斗剑阵，与在下一双肉掌，见个高下！”

那居中的一位银盔人，更是怒火万丈，暴吼道：“小子，大

爷们正有此意！”

凌震宇闻言，哈哈一串狂笑，道：

“此意甚佳！少爷愿陪白家堡的七星子，再走一趟北斗剑阵！”

语罢，那银盔人立喝道：“小子，你少猖狂！”

说着，他伸手一指路旁一片偌大的坟场，又道：

“小子，既然如此，下马到那坟场一较高低如何？”

凌震宇朗应一声：“好！”

他身形微晃，即见一条烟线也似的人影，箭矢般掠向路旁坟场而去。

随着，七星子同声轻喝，“嗖！嗖！嗖……”银芒连闪，七条彪形大汉，也紧衔着凌震宇的身后，飞纵而去。

凌震宇飘落于一座蔓草茸茸的坟顶之上，身形甫定，周围已被七星子，团团围住。

星目电扫一周，凌震宇满面立罩寒霜，心头怒火炽然。当下，他不由地暗自恨咒一声：

“哼！今天我如不予你们一一击毙，你们是不会甘心——嗯！我何不趁此机会，一试金莲夫人相赠的连环掌法？”

“嘿嘿嘿……”

凌震宇思忖甫毕，耳中即闻，周围七星子，各自发出一阵阴冷的低笑。

凌震宇闻声视情，不由淡淡冷酷地笑了，嘴角微翘，双睛一闪仇恨之意，转目一扫七人，厉喝道：

“动手吧！十招之内，少爷会将你们一一击毙掌下——不过，我还要留下一个活口，为少爷引路，赴贵堡主白庆东老魔之约，

了结十三年前血债！”

说到这里，凌震宇身后，一名银盔人厉喝一声：“展！”

凌震宇听后，剑眉突剔，心头早悉，北斗剑阵即将展开。

说时迟，那时快，凌震宇早已运功备受，蓄势等待了。

七星人“展”字一出，仅只电闪之刹，“唰”然一声，手中银剑，已然在握。顿时，银芒暴闪，七人身形电也似地，旋转起来！

“唰唰唰唰唰唰！”七人同时长剑递出，均朝凌震宇攻来。

乍见，这凌厉快速若电的七柄四尺银剑，将要递满之际——累积上次被困的经验，凌震宇岂有不知惊险，尽管他是有恃无恐，但仍旧微晃身形，避过来剑。

“啊！”

当下一声轻啸，双掌挥出，一一分袭七人要害。

七星子一招递空，第二招紧跟攻出，招式未满，立觉一股劲风，齐袭七人持剑之手的“腕脉穴”。

“嘎！”

七人手忙脚乱，同时惊呼一声，倏然敛招撤剑。

凌震宇面带冷笑地大喝道：

“七星子，你们要尽全力攻击，这等慢慢腾腾的打法，少爷正嫌不够味道呢！”

语声方落，跟着旋转中的银盔人，其中之一喝道：

“姓凌的，大爷们这就给你一个满意的味道！”

凌震宇朗声道：“尽管无妨！”

旋转中的银盔人，又暴喝道：“星月争辉！”

“剑似流星，星如飞剑！”

顿时，旋转中的银盔人——阮屹，阮岫、阮峒、阮岬、阮峨、阮峰，此起彼落地暴喝着。

“哈哈！”凌震宇的身形，随着七星子的旋转，跟着缓行。

七星子绕了数圈，为首的阮峰，忽然挽花，银芒一闪，向凌震宇的右腕削来。

凌震宇急忙将身形后撤，仓促让开。

“嗖！”的一声——

背后的阮岫，趁机举剑，朝他头部砍去。凌震宇闻声，斜走几步，游身闪避。

顷刻间，只见四面都是敌人，阮峨、阮岬分别立于右面，阮屹、阮岐守住左方，阮峰站在正前，身后的脚步声响，想必是那阮峒、阮岫。

阮氏兄弟的武功不弱，凌震宇身形晃动，突然出掌朝阮岬的脸上拍去。

阮岬一招“白露横江”，反削他的右掌。

凌震宇手腕翻处，伸手硬抓长剑，看样子好像不怕兵刃，阮岬大骇，慌忙缩剑退步。

阮峨见他来露出破绽，挺剑刺他肘心，肘心上有“曲池穴”，是人身的要穴，一旦被扎中，立即酸麻失灵，动弹不得。

正当阮峨大喜时，忽见凌震宇手臂陡升，手掌已到他的头顶，阮峨仗着身形灵活，于千钧一发之际，倏地纵开，才勉强躲过这一掌。

凌震宇虽被七人困在核心，但他丝毫不惧，凭着一双肉掌，周旋在强敌之间，充分表现出游刃有余。

数招后，夕阳西斜，七星子的银盔银剑，白芒刺眼，一片光

幕，旋转如轮。

夜，已于这激斗的叱喝声中，悄悄临降了！

“啊！”

凌震宇一声轻啸，他那抑郁的愤怒，又化为啸声，直冲云霄而起，而他此时，已被七星子，围困在旋转如轮的光圈之中。

怒火炽燃的凌震宇，蓦地一声龙吟虎啸，冷峻地厉喝道：

“七星子，你们剑阵果然名符其实，但少爷却无此雅兴，再奉陪下去……”

凌震宇一言未毕，场中翻滚回旋，银芒如轮的光幕中，削瘦的阮屹，怒喝道：

“小狗，你想全身而退，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嘿！”

凌震宇冷笑一声，满面仇恨的色容立浓，他刻毒地狂喝道：

“七星子，你们小心接招了！”

话语方落，凌震宇身形倏变，腾跃闪挪同时并施，双掌疾然翻出，一招“连环无敌”中的第一式“火雷破山”。

登时，一股先天气功的罡劲，随着手掌，分袭阮屹、阮岐、阮岫的胸口而去。

“哎！哎！哎！”

电闪间，凌震宇的一掌递满之际，跟着爆起三声悲惨哀嚎，眼前银芒一顿，只听“嗡”地三声轻响！

三缕银芒凌空逾丈。

“砰！”地三剑三人，相继坠落在丈外。当他们中掌时，口中鲜血狂喷，如同涌泉一般。

“哈哈……”

凌震宇见状，狂笑声起，身形疾然凌空八尺，就空旋身一折，双掌就空发出，分别击向剩余四人中的阮峰、阮峨、阮岬。

凌震宇所施的这一招，乃是连环掌中的第二式“横扫千军”。

一招发出，紧跟着场上又暴起三声凄厉的哀嚎……

阮峰、阮峨、阮岬的天灵盖先后中掌，三人头骨尽碎，当堂坐倒原地，死状极为惨烈。

“哈！哈哈……”

凌震宇身形飘落在他原来伫立的坟顶上，星目中爆起闪着一种喜悦的凌芒，一扫陈尸当场的六人，转目觑定着面前已被吓呆的阮峒，冷笑缓缓地道：

“现在已经初更，快上马引少爷入堡！”

被吓呆的阮峒，闻言一栗，肌肤微微颤抖，迟滞失神的双睛中，此时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惊魂未定。

的确，像这种超人的武功，无论谁看了，都会跟他一样。

那仅剩的阮峒，惊目凝视着凌震宇，懵然不动。

“少爷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凌震宇喝毕，阮峒依然不发一语。

虽然，阮峒未被当场击毙，但是神志已经恍惚。所以，停了一会儿，他才恢复过来，怒目一瞥凌震宇，满面怨毒地转身，纵上坟场边缘的一匹骏骑，策马抖缰，飞驰地奔向来时的正平乡而去。

此刻——

凌震宇细查看一遍，那被他击毙之人，不是五脏尽碎，就是脑浆迸溅，登时，面泛一丝冷酷而喜悦的笑容。

跟着，他飘身上马，一路缀着前面阮峒，直奔白家堡。

夜色已浓，这会儿正是月明星稀的深夜时分——

约莫顿饭的光景，凌震宇仰首前眺，面前里许，已可看到横亘眼前的楼堡，和鳞次栉比的房舍。

凌震宇跟随着面前飞驰的阮峒，一会儿的功夫，来到堡门外丈余远。突然，堡门洞开，即见人影晃动，眨眼间由堡内闪出数十名，一袭劲服青巾蒙面的守堡之人，顿时成雁翅状，排列在堡门吊桥外。

这时，凌震宇星目冷芒暴射，迅即一扫白家堡的全貌。

只见白家堡外貌酷似一座城池，孤立原野，高耸的土围，约在三丈左右，东西南北四方，各踞堡门一座，四角堡楼耸立，土围之内，尽是一片飞丹流檐，连绵如鳞的屋宇。

土围之外，是一道宽深逾丈的护堡河，四面门外，各设一座巨大的杉木吊桥，均以绳索相系。

来至吊桥之前，阮峒早已飞身下马，闪身跃上吊桥，当即他回头一瞥，见凝神眺望堡内的凌震宇，旋首一扫左右峙立的守堡之人，大喝一声，道：

“快将此人拦下！”

阮峒此语刚落，转身飞也似地直射堡内通报。

凌震宇闻言，扫视吊桥上。

此时，早被那适才雁翅而立的数十名蒙面人，纵队拦住去路。

没多久，堡内由阮峒引导着，走出一位身材健伟的五旬老者。

只见老者两目精光炯炯逼射，身着一袭青色长袍，鬓边白发斑斑，额旁的两太阳穴，高高凸起，颌下五绺黑须拂胸，神采奕

奕，威严已极。

此时，老者已昂立众人之前——

而于老者的背后，跟随而来的人，除了阮峒之外，其余是四个身穿金色劲服的大汉，他们腰悬三尺金销长剑，而面部也各自以金绢蒙住。

凌震宇现在仍然高坐在马上，星目冷芒逼射凝视着，面前那位排众而立的青袍五旬老者。

刹那间，凌震宇心中电忖着：

“这老贼定是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

双方又自死寂地，仇视了片刻，蓦地那青袍老者，双睛一转，望着凌震宇冷然询道：

“你就是近日轰动武林的追魂客凌震宇吗？”

凌震宇一听，冷酷仇恨地一笑，应道：

“不错！少爷正是追魂客凌震宇——老贼可就是那满天星斗的白庆东？”

等凌震宇言意至此，即见面前银影一晃，那身负重伤的阮峒，张口吐出一口鲜血，双睛一滞，“砰”然一声，仆倒在地，气绝身亡！

那当前的老者，长眉一轩，目露棱芒，一瞥倒地身亡的阮峒，转目凝视着凌震宇，冷峭地道：

“老夫正是满天星斗白庆东，嘿嘿！小子你好狂傲！”

凌震宇也冷笑一声，道：

“白老贼，你请少爷到你狐鼠之窟一谈，是否也是为了争夺那幅武林中视为奇珍的秘图？或则，是对少爷另有所谋？”

满天星斗白庆东，面色喜怒不定地一变，立罩寒霜，阴笑道：

“老夫的确为了那幅秘图，才邀你来堡中一谈，但经七星子回报，始知那秘图不在你的身上。但是，老夫尚有一事……”

说到这里，白庆东语意立顿，双睛怒视凌震宇。片刻，他仍然欲言又止，冷静地仍在回忆着一件往事。

眼睛一亮，凌震宇开口问道：

“老贼，你难道还有什么隐衷不成吗？”

白庆东昂首干笑二声，应答：

“嘿嘿，老夫生平光明磊落，岂有……”

“哈哈！”凌震宇轻蔑一声狂笑，狠声说道：

“白庆东，少爷现有一事相询，你这‘光明磊落’四个字，也许会黯然失色的，哈哈……”

满天星斗白庆东一闻此言，面色骤变，全身一颤，满目惊讶，暴喝一声：

“小子，所言何意？”

凌震宇突然敛笑，满面仇恨，怒“哼”一声，冷峭地道：

“白庆东，十三年前，夜袭天道庄武林盟主凌世豪的人……”

凌震宇一言未尽，白庆东不寒而栗，倏然欺身二尺，暴喝道：

“小子，凌世豪是你的什么人？”

“先父！”

应毕，凌震宇怒火万丈地仇视着白庆东，又道：

“老贼，没想到，少爷寻找你还嫌不及，你却将少爷遣人请来……哈哈！皇天有眼，老贼，后事有何交待吗？”

“哈哈……”事已至此，白庆东仰首一串长笑，道：

“小子，老夫现在有件事，想和你一谈，我忝为地主，请堡

内一叙如何?”

凌震宇当即星目一闪，冷酷仇恨的笑意泛过脸上，狠声道：“这有何妨!”

满天星斗白庆东，先是一串得意而阴险地长笑，然后转身排众让出一条路来，引导着坐在马上的凌震宇，径往堡中走来。

须臾，凌震宇尾随着白庆东等人来至堡门之内。

“轰!”地一声巨响。

凌震宇闻声回首一瞥，只见堡门已被关闭起来。

凌震宇见状，心中不由微“哼”一声，一丝冷酷而轻蔑的笑意，又显现在眉宇、唇角上。

就在这一瞬之间，凌震宇暗自忖道：

“哼!白庆东，少爷早就知道你故弄玄虚，就算你白家堡是火海冰窟，龙潭虎穴，我凌震宇也不会害怕地打退堂鼓!”

进入堡后，白庆东引导凌震宇，穿过左首的一排屋舍，来至一座院落中，凌震宇纵眼一望，面色立沉，杀机毕现。

原来，这座院落，是一片十丈方圆的练武场。

此时，场缘周围，火把林立，而围场四周昂立着数百名弓箭手，皆是一式弯弓搭箭，待令放射的状态。

凌震宇星目疾扫，视若无睹，他神情泰然，翻身下马，怒目注视着白庆东，道：

“老贼!此地是否就是你为自己，安排下的葬身之所……”

“哈哈……”一语未毕，白庆东佯作镇静地，长笑一声，冷然喝道：

“小子，老夫大言一声，白家堡虽非龙潭虎穴，但你走得堡来，如若又想出堡一步，却是插翅难飞!”

凌震宇冷酷仇恨地，怒“哼”一声，道：

“未必吧！老贼，在你未死之前，少爷尚有一物，想让你看看，视毕此物，你也该瞑目了！”

说着，凌震宇已由怀中将那册“阎王帖”掏出，展现在自己的胸前。

登时，满天星斗白庆东，双目惊光一现，身躯陡然一颤，后撤三步，神情显得更是格外紧张。

凌震宇见此，心头怒焰炽燃，他狂笑一声，星目怒张，道：“老贼，你死还有何憾？”

白庆东倏然怒喝道：

“小子，侍老夫结果了你吧！也好替我已死的七名弟子复仇！”

“哈哈……”

凌震宇一听，星目已经突赤，当下身形未移，仰首一串狂笑。

满天星斗白庆东，一声喝毕，突然，狂啸一声，他身后随从数人，身形倏然后撤。

而紧跟着，那待命场缘的数百名弓箭手，身形就在同时，电闪般朝凌震宇与白庆东，二人立身的场心，潮涌而至。

立时，缩小成数排纵队的弧形，站立于白庆东的身后。

凌震宇电扫四周，狠盯着白庆东，怒火万丈地喝道：

“老贼！少爷既来之，则安之，纵使万箭穿心而死，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哈哈——老贼你就发令吧！”

白庆东原本站在凌震宇面前丈逾之处，闻言一声阴笑：

“嘿！”

笑声未歇，他身形倏然凌空三丈，翻身落向众箭手身后。

而也就在这眨眼之间，满天星斗白庆东身形未稳，正欲发令施箭之际——

突然——

内院屋脊隐处，爆起一声沙哑地怒喝：“白庆东，尔敢！”

闻声，场中众人俱是一惊，循声望去，就见内院屋脊，掠飞起三条人影，电射而来。

满天星斗白庆东，生来阴狠毒辣，狡猾诡诈，一见此景，他心意已定，所以毫不犹豫，急喝道：

“放！”

也就是这“放”字一出口时，那凌空而来的三人中，又是一声沙哑地急喝：

“小伙子！留神……”

话声未落，“嗖”然骤响，乌光闪亮的箭雨，飞蝗遮日一般，径朝凌震宇立身之处，遽罩而下。

突然，场中扬起尖锐而且激烈，一种颇具杀伐的笛声。

笛声滑过，月光也为之暗淡失色……

……也就在这刹那前，跟着凌空沙哑的怒喝，飘落下三个人来。

“呛！”地一声。三尺点钢长剑出鞘。

凌震宇不敢稍有疏忽，所以来者何人，他也没有仔细辨别。

此刻——

眼目看那径袭而来的一蓬箭雨，已临面门——

场中忽然扬起一串尖锐激烈的笛声！

虽然，广场上杀机密布，突闻笛声，场中之人，不禁大吃一惊！

而那数排横列的弓箭手，在这瞬间，却早已紧扣心弦，泥雕木塑般，目瞪口呆地愣住了。

他们没有再动。

但是，弦上的箭，却似流星般射出。

处身在这种情形下的凌震宇，也不由吃了一惊，当下他挥舞手中之剑，间不容发地裹住全身，昂首暴喝，道：

“老贼，来得好！”

话声甫落，他手中的剑，织成一道光幕。

登时，剑风飒然，身旋如轮，剑光若电，狂风巨浪般，将袭来的一蓬箭雨，“劈劈啪啪”挥砍于身外三尺周围。

“哈哈！白老贼，你甘心了吧！”

倏然，广场上，爆起了凌震宇的怒喝之声。

喝声未毕，只见凌震宇的昂藏之躯，电速一闪，仰首一声长啸！

啸声中，他猛然一振双臂，身形早已斜刺地拔空丈余，眨眼间，他身形就空滑飞半弧，继又轻飘如絮般，落身原处。

须臾，凌震宇立稳身形，电转星目，一扫场中的情形，当即一目了然，心中不由惊喜翻涌不止。

此时——

适才场中那突起一缕杀伐的笛声，戛然而止了……

那横列在他面前，数排白家堡的弓箭手，这时是呆若木鸡地凝立着，所奇的是弯弓搭箭原式未动，好像是被人点中了穴道。

满天星斗白庆东和他身后的四个金绢蒙面，金色劲装的护法弟子五人，却皆是满面惊容，仇视着凌震宇身后丈外之处。

凌震宇恍然转头一望身后，星目中不禁立泛喜悦。

原来，那突来的三人，居中而立的正是他渴望相见的玉女神笛水芙蓉。

而立于水芙蓉右首的为银拐婆婆麦晋芬，左首而立的，他却不曾相识，那人是位蓬头污面，鹑衣百结，年逾古稀的老叫化子。

此际，凌震宇已经看清，水芙蓉等三人，正面含笑容，望着他。

也就在这电闪之际，凌震宇正望着水芙蓉时，那满天星斗白庆东，一言不语地，暗中忖道：

“小子！嘿嘿！你的武功虽然了得，但如欲安然而退，我白庆东这白家堡，也枉称铜墙铁壁了！”

白庆东思忖未毕，意念已定，当下怒目一展，厉吼一声道：“四大护法，快将那银拐老婆子等人，掳到水牢里去！”

闻声，凌震宇旋首朝着白庆东一看，只见他身形蹿起逾丈，飚风般越过数排横列的弓箭手，就空双掌发出两道奇猛掌力，陡然向凌震宇头顶卷来。

凌震宇目注着白庆东袭至，为示公平，收起手中长剑，身形倏晃，躲过来招。

白庆东一掌递空，心中自是大惊不已。当下，飘身落地，身形立稳，双睛暴闪精芒，厉声道：

“小子，再接老夫一掌！”

凌震宇冷酷地一笑，朗声道：

“老贼！别说一掌，就算是你那‘满天星斗’的绝学十八拳，少爷我也全然不惧！”

语声甫落，白庆东心里怒火万丈，一声虎吼，跟着双掌骤翻，其势如电般似地，朝着凌震宇的面门印来。

凌震宇当下一挫，双掌兀自腰际迎出。

顿时，击出两股刚猛的先天气功的劲力，硬撞了过去。

掌力一触，即闻，“轰”然一声响，直若山崩地裂一般，登时卷起一片尘沙。

白庆东就在掌力相撞之际，口中闷“哼”一声，身形立被掌力震退三步，忙自拿桩站稳，双目立现煞芒，冷峭地望着凌震宇，身形一起，人影倏晃，又已欺身扑上来。

## 十、白家堡 凶险万状

就在同时，银拐婆婆麦晋芬大声嚷道：

“老要饭的，你和水姑娘站在一旁为我老婆子掠阵，这四个臭皮囊，由老婆子收拾就可以了！”

麦晋芬言讫，跟着一声莺语，道：

“婆婆，我看还是让我来吧！”

“不成，你丫头已露了一手啦！”

她语音未止，那扑身而来的，四个金衣劲装的护法弟子，已经电闪般朝三人扑至，同声大喝分袭三人。

而也就在这四个金衣人，递招之际，银拐婆婆双睛突闪精芒，身形不退反进，手中银拐疾舞，虎虎生风，身形一晃，一起将四人拦下。

这时，那老叫化子与水芙蓉，已然退身丈余，他们面带笑容望着麦晋芬滑稽梯突，迎下四人。

“哈哈！”麦晋芬苍哑地一声大笑，道：

“你们四个快将那破铜烂铁的长剑抽出来吧！我老婆子是不忍心伤害手无寸铁之辈！”

她才言讫，即听“唰”然一声，顿然金芒一闪，四人手中长剑，已经在握。

银拐婆婆麦晋芬欣然点头，道：“嗯！这样我老婆子才好下手！”

突然，四人长剑，立展一层剑幕，径向麦晋芬的四周罩下。

然而，银拐婆婆的神情，依是泰然，手中银拐翻飞若电，身形如同穿花蝴蝶一般，游行在金芒闪闪的四剑之中。

麦晋芬一面游斗，一面嚷道：

“小丫头，你的笛声可真厉害！你看，那些脓包货，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拉弓射箭呢！”

水芙蓉闻言，一瞥她身旁的老叫化子，满靛突现笑容，没有理睬那激战中的麦晋芬。

因此，麦晋芬又大嚷道：

“小丫头，你为何不理我老婆子？——小丫头，方才你所吹奏的那笛声，是不是那失传百年的‘魔音断魂’？”

水芙蓉有些情急地道：

“是的，正是那魔音断魂！”

此刻，广场中心，突爆一声断喝，道：

“小子，老夫这满天星斗，可非易与之学！”

凌震宇豪迈笑道：

“哈哈！老贼，你倾力以为吧！”

一旁掠阵的水芙蓉与那古稀之年的老叫化子，闻言之后，俱是一惊，二人皆朝向凌震宇与白庆东，激斗之处望去。

刹那，二人已然看清——

电闪间，只见白庆东，这十八掌乃冠绝武林，招式诡异莫测，实不愧被人称为“掌中之尊”。

凌震宇武功造诣已达上乘，但是这刹那间，被白庆东的十八掌所袭，也不由暗惊，心中称道：

“果然不同凡响！”

眼前人影一闪，凌震宇看清白庆东，猝发双掌如排浪般，袭

抵胸前“璇玑”、“华阴”、“膻中”要穴。

虽是如此，白庆东的掌势吓人，诡异莫测力道深厚。

凌震宇也不过是一时的感觉而已，何尝将那白庆东，放在自己的眼里！

就在白庆东这阵疾若排山倒海的掌劲一顿之际，凌震宇也趁隙递掌，身形倏晃之间，脸上突然泛起冷酷轻蔑的笑意，随即星目暴吐一层杀机，那仇恨残毒的阴影立罩眉宇。

凌震宇哪容这千金一刻的良机，登时他灵台一亮，电忖道：

“啊！我何不施出那金莲夫人赠与我的连环掌，来对付白庆东这扬名武林的满天星斗掌中绝学！……苗疆蛊母不是嘱咐我，说这仅一招三式的连环掌，是专制这老贼的满天星斗的吗？”

心念间，凌震宇突地大吃一惊，心中忐忑不已。

事发猝然，凌震宇分神思忖时，身形立处险境——

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那掠阵一旁的玉女神笛水芙蓉，秀目一闪惊芒，注定了凌震宇，脸色骤变，情急万分地惊叫道：

“凌兄，留神！”

玉女神笛水芙蓉，语声未落，她娇躯已然凌空而起，如银泻地的月光下，一道红影一晃，疾朝向身处险境中的凌震宇，扑了过去。

一惊之下的凌震宇，此际哪敢怠慢毫厘，就在白庆东施出满天星斗掌法，袭至胸前寸许之际，身形疾然一旋，横挪三步，刚躲过白庆东，诡异莫测，排浪疾袭而至的三掌。

“啊！”

剑眉一轩，轻啸一声，闪电不及掩耳间，展开连环掌中的第二式“横扫千军”。

霍然，两股劲力，飏然疾电似拍向白庆东胸际重穴。

凌震宇这一式横扫千军，出招之迅，堪称武林绝无仅有！

白庆东作梦也没有想到，凌震宇会在身处险境之中，犹能出招自如，心里不禁涌起一阵寒气，毛发倒竖。

电闪间，白庆东再想闪身躲过，凌震宇的这招横扫千军，无奈已经太迟。

“砰！”然一响，紧接着是冗长的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

白庆东被掌风击出的身形，倏地腾起三丈远，往后倒栽而去。

水芙蓉此时已落在凌震宇方才与白庆东激斗之处，她立稳娇躯，笑靥盈盈地微瞪杏目，朝着面前三丈处的地方望去。

凌震宇一掌击飞满天星斗白庆东时，他双睛突闪狂喜之色，引颈一声长吁：

“啊——”

而也就在这同时，身形微曲，点足凌空逾丈，径越过那仍呆若木鸡的数排弓箭手，朝着白庆东飞落极坠的身躯而去。

凌震宇长啸未止，身形已飘风般来至白庆东的卧身之处。

突然，他面罩寒霜，双目仇恨之色立现，胸中怒火又高燃，随即沉“哼”一声，欺身向前，出手箕张右手五指，疾朝白庆东“肩井”抓去。

“嘿嘿！”

这当儿，忽闻面前丈余远处，传来一声，极其冰冷的阴笑。

凌震宇闻声突然，内心不禁一惊，倏然收回伸出的右手，身形跟着暴退八步，展目一扫，凌空一条人影，已然飘落在白庆东的身旁。

这人青巾蒙面，身着一袭青绸长袍，足蹬云靴，看其发色，借着溶溶月光，也已看出，呈灰白之色，判其年龄，约莫在六旬左右。

水芙蓉此刻也已看清，面前猝然发生骤变。于是，她芳心疑虑百端，不敢稍有懈怠，飘身掠至凌震宇的身旁。

“嘿……”

此时，立身在白庆东身旁的突现之人，青巾后一双精芒四射的阴睛，一瞥面前而立的凌震宇与水芙蓉，兀自又是一声阴沉至极的讪笑。

凌震宇星目余光，早已知悉，水芙蓉悄然伫立在自己身旁。

水芙蓉杏眼圆睁，突现威色，注视着面前青巾蒙面之人，忽然，微转明眸，悄启樱口，闪睛对凌震宇轻声说道：

“凌兄，此人突现白家堡，十分蹊跷，我们要倍加提防才是！……”

她言犹未尽，那蒙面之人，垂首望了白庆东一眼，然后昂脸望着凌震宇。

片刻，蒙面人愠容狠言地道：

“娃娃，老夫是谁？想你也不会知道，那曾经被你……”

蒙面人说至此，像似有些什么顾忌，突然顿住语意，但却仍是愠怒地，闪着一双仇意的眼睛，狠盯着凌震宇不放。

凌震宇满面仇恨的凝视，他对面前这蒙面之人，总觉得这人某些地方，自己有点印象，但却一时想不起来。

最后，他对这蒙面之人，还是一头雾水……

于是——

凌震宇脸色倏变，他那素有的一种冷酷而轻蔑的笑意，又已

泛上面颊。蓦地，星目暴闪一丝煞气，狂傲冷峭地问道：

“阁下何人？行动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

此语一出，凌震宇忙将语音顿住，立觉身后有异，转首电扫一眼，疾又转过头来，望着面前之人！

原来，背后那人，是那与银拐婆婆麦晋芬、水芙蓉同来的，那位古稀之年的老叫化子！

所以，凌震宇也没在意，当即又转过头来。

而那蒙面之人，此时双睛暴射两道凌芒，一言不发，他仅由鼻孔中，怒“哼”一声，迅捷地，俯身，抱起那奄奄一息的满天星斗白庆东。

就在这瞬间，突闻那数丈远处，仍在酣战中的麦晋芬，兀自大笑一声，嚷道：

“哈哈！兔崽子，老婆子不想陪你们玩了！你们马上给我滚下吧！”

麦晋芬言讫，接着即听“噙”然数响！——

白庆东座下四名护法弟子，虽然尽得嫡传，可是此时也是长剑脱手而飞。

“哎——”

紧跟着，那围困麦晋芬的四名金衣劲服之人，皆发出一声痛苦万状的凄吼。

凄吼之声方落，那青巾蒙面之人，眼光陡露杀机，突又一声阴笑，两眼眨也不眨，狠瞪着凌震宇等人。

突地——

“呵呵呵……”

麦晋芬兀自一声哑笑。

哑笑回空而起，激荡着死寂的练武场。

笑声未止，她身形已飘落于凌震宇的身后咫尺。

蒙面人一见麦晋芬，瞬息之间制住那围困的四人，飘身来到凌震宇的身后，立即道：

“姓凌的，老夫今日无暇，咱们改日再会，嘿嘿嘿……”

蒙面人语意未尽，阴笑连连，眼光似盯着凌震宇等四人。

星目一闪惊芒，他警觉地一声大喝：“撤身！”

接着人影一晃，他身形已然凌空，电速飘出逾丈。

话声甫落，在场之人均已警觉，突见眼前一亮，一点白芒，“嗖”地挟着一缕破风之声，迎面电疾射来。

各自心中，都已知悉，来物是一种暗器无异！

也就在凌震宇示警声起，声落之间，麦晋芬，水芙蓉和那年轻古稀的老叫化子，皆自飘身后退！

而那突来之蒙面人，倒反而泰然自若，仿佛没事一般。

更怪的是那凌空袭来的一点寒星，见它就空一顿，又疾射向凌震宇后撤的身形而来。

说时迟，那时快，凌空突袭之物，快似流星的飞至凌震宇的面门。

凌震宇见状，心里不禁一骇，当下来不及思考，一掌疾扫而出。

一掌挥下，只听“唰”的一声，袭来之物，已被击落在地。

大家见状疏散，水芙蓉娇声叫道：“有人！”

她语声未落，娇躯倏晃，正欲飘身追去之际——

伸手一拦，凌震宇忙道：

“水姑娘，且慢！”

当下，四人纵目一望，那数丈开外的屋脊之上，有一条人影，俯身消失在内堡。

水芙蓉诧异地道：“为什么不让我追？”

凌震宇一笑，缓缓道：“那人比我们熟悉地势，你追去也是徒劳无功！”

地时，凌震宇偏首一瞥，被他击落的暗器。

这一看之下，只见他剑眉微蹙，稍一迟疑，一个箭步欺上，伸手抓起一团白色之物。

原来，袭面而来之物，并非暗器，而是一团纸团。

银拐婆婆麦晋芬、水芙蓉，与那老叫化子三人，均是疑窦丛生地，他们视线同时盯在凌震宇手中拿的那一团纸团。

凌震宇拾起击袭而来的那团纸团，虽然他是疑思百端，但却未即时拆阅，展目望了一眼麦晋芬……

那蒙面人忽然一声阴笑，道：

“嘿嘿！凌震宇，老夫若不是为了白庆东，今日倒要跟你这小子算一算，前日毁帮伤人之仇！”

在场之人，除去那老叫化子外，麦晋芬、水芙蓉与凌震宇三人闻声，惊容立布。

水芙蓉杏眼圆睁，她仿佛想到什么事，一瞥凌震宇，她迅速地转过头来，朝着那蒙面人，问道：

“老魔！难道你就是那天蝎帮帮主，厉灭尘不成吗？”

闻言之后，蒙面之人，双睛怒视着凌震宇与水芙蓉，沉声喝道：

“老夫是谁，你们日后自会知道，……嘿嘿……，但愿为期不长！”

蒙面人言毕，凌震宇星目一闪煞芒，欺身而至，朗喝道：“老魔，少爷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

凌震宇语音未落，身形又已跃起，双掌疾翻，径朝蒙面人扑去。

疾若电闪，一对肉掌，飏然袭向蒙面人的面前。

眼看蒙面人闪避将要不及，蓦地一声大喝，传自那数丈远处的屋脊上，道：

“凌震宇，休要逞强！”

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又是一道光影，凌空电射而来，直奔凌震宇击出的双掌腕门。

凌空飞来的一道光影，直若一点寒星，其速无比，霎时已至凌震宇的腕脉。

当下，凌震宇不敢再接，身形向上一拔，疾撤双掌，朗啸一声，仰首朝着偷袭的屋脊之处望去。

只见那屋脊之上，站立着一人，那人身着青色长袍，面色清癯，黑发高髻，长须拂胸，两眼直似电芒。

此时，那人正张眼凝神，盯着凌震宇的身上，其态冷峭至极。

“唰！”的一声，那飞来之物，未击中凌震宇，径自落地。

麦晋芬转头望着身旁的老叫化子，她的神色焦急，好像在思索着那人的来历。突然，铜铃眼暴闪两道冷焰，疾转过脸去，朝着屋脊之人，怒喝道：

“阁下，可是十数年前主持‘武林宴’的主人……”

喝声未毕，那人拦阻地道：

“麦晋芬，你的记性还算不错……嘿嘿！老夫正是那主持‘武林宴’的人，哈哈……”

语意未尽，接着一阵狂笑。

立身麦晋芬身侧的老叫化子，大吼一声道：

“原来是‘天外飞煞’聂兄弟！哈哈，我老要饭的，本想拜访阁下的‘断肠崖’，……不料却会在此与聂兄弟相会！”

老叫化子此语一出，凌震宇，水芙蓉，脸色皆忽然大变，心神不由一怔。

屋脊处两次现身之人，正是当今黑道魔魁，——“天外飞煞”聂元霸。

那老叫化子语意未尽，昂立屋脊的聂元霸，仰面一阵阴笑，随即双眼一瞪众人，冰冷地道：

“怎么老夫变了吗？让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这般疑惑不已？”

说着，他转目对着场中蒙面人，说道：

“厉兄弟，请速护送白老弟回崖，此地由我来处理……”

刹那间，凌震宇怒火中烧，双目尽赤地，一声大喝道：

“厉灭尘，你休想离开此地一步……”

凌震宇怒喝未毕，身形已经扑上。

突然，凌空爆起一声断喝：“凌震宇你找死！”

喝声未消，只见屋脊上的“天外飞煞”聂元霸，身形一纵，单掌迎空劈下，直奔凌震宇的胸际。

麦晋芬等三人，眼看凌震宇就要被掌击中，不由大惊失色，三人哪里还敢观望，同时大喝一声：

“聂元霸，你敢！”

随着大喝一声，三条箭矢般的身形，疾射而起，扑身径奔聂元霸纵下的身形攻去，一连发出一拐，一剑，一杖。

登时，场中起了一阵混乱。

凌震宇本欲仓猝发难，扑身挥掌，将蒙面人厉灭尘拦下，孰料一攻未成，却险些身遭重伤。

聂元霸疾身扑下，挥掌径朝凌震宇的胸际印至，凌震宇心知不妙，立觉一股其猛无比的内力压下，他身形倏然反撤，飘身闪开。

就在这同时，麦晋芬与水芙蓉，以及老叫化子三人，扑身攻至！

凌震宇这时，已安然后退六步，身形尚未立稳，星目赤红满布杀机。

“啊！”

他冷酷仇恨地一声惊呼，双臂疾振，双足微点地面，身形又霍地跃起，直扑已落地的聂元霸。

眼前的事，也只不过眨眼之间，虽是如此一刹那，麦晋芬的一柄银拐，左挥右舞，已递出十招。

水芙蓉手中长剑，拌起万朵剑花，径取聂元霸的前胸重穴。而那老叫他子也是杖风飒然……

三人俱使出浑身绝技，风雷电闪，排山倒海，一起向聂元霸周身的要害猛攻。

“哈哈……”

聂元霸的身形倏晃，电旋一周，空中爆起一声狂笑。

“聂元霸，留下命来！”

这时，凌震宇身形已经标出，大吼一声，双掌运足先天气功，一股雄厚内力尽出，飘身加入战圈。

聂元霸奸笑未歇，众人眼前人影一晃，也不敢稍作停留，即伸手揽起蒙面人厉灭尘，及满天星斗白庆东二人的身躯，疾然跃

身，蹿起丈外，折身径朝着屋脊方向，逃逸而去。

此刻——

银拐婆婆等四人，突然收招停身，各自吁了一口大气。

但四人中，突起一声娇喝：“凌兄，我们追下去……”

语音未毕，水芙蓉娇躯一纵，疾然一道红影，捷如一缕轻烟，射身径向聂元霸，逃遁之处而去。

凌震宇本欲拦阻，无奈已经嫌迟，轻啸一声，身形像电也似地，衔尾赶上水芙蓉，二人一同拔身上屋。

凌震宇与水芙蓉，微顿身形，眺目一望，天外飞煞聂元霸的身影，早已远到十数丈外。

月光下，水银般的光辉，普照着偌大一片的白家堡，这一道道的院落和房舍，直似是一只只凶猛残暴的野兽一般……

“嗖！嗖！”两声极其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

麦晋芬和老叫化子，此时也飘身来至凌震宇与水芙蓉的身旁。

水芙蓉娇喘吁吁地，倏转明眸，望着凌震宇，情急地道：

“凌兄，我们追去吧！”

她说着，也没有等凌震宇等人回答，兀自腾身，再度疾若流星赶月，直追出堡而去。

凌震宇就在水芙蓉身离屋面之际，转头一瞥麦晋芬，心下不觉一惊！……

原来，站在他身后的银拐婆婆麦晋芬和老叫化子已经不见。处身在这扑朔迷离之中，就算凌震宇身负绝技，心胸有恃无恐，却也免不了有些忐忑不安。

逢此突变，凌震宇没有多作思考，但心中已知有蹊跷……

他星目一闪凌芒，满面罩定一层疑云，剑眉微蹙，昂首一声龙吟，倏晃身形，朝着水芙蓉的去向疾追而去。

两个起落间，凌震宇飘身停立在围堡而筑的土城之上，城矗三丈，凌震宇展目远眺，空旷的田野，连一丝异状也无。

回首一瞥，白家堡死寂的，仿佛一泓死水。

他所能见到的，也只不过是一幢幢的房屋毗连，此外是散落的几处鬼斧神工、颇具匠心而筑的楼宇，华丽非凡，皆是金壁辉煌的飞角流檐。

这时——

凌震宇有意无意地，回转头来，一望……

只见远处一条人影，疾如风驰一般，直向正西奔驰而去。

见此情形，凌震宇哪敢放松此一良机，所以，一个念头，泛上脑海，又几个飘身，朝着里许外的那人，箭矢般追踪而去。

凌震宇急驰疾奔，约莫有盏茶的光景，横阻面前的是一片涛声“嗡嗡”的松林。

没有一丝犹豫，凌震宇闪身入林。

那被追踪的人，此刻早就不见踪迹。

林中阴森森的，凌震宇直觉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怖。于是，他星目含威地，电闪四周，飘身隐在一株蕊密的松树之上。

凌震宇此际的脑海，依然思潮翻涌，忖思着适才于白家堡内，所发生的一切，兀突之变的种种。

“孩子，你在傻想些什么？”

突然，从林荫深处三丈远的地方，传来亲切而慈祥的声音。

闻声之后，凌震宇心神一凛，片刻，他摄神静虑，才又平静下来。

但是，他恍恍惚惚地道：

“这声音……我好像是在哪里听到过……啊！该不会是……”

凌震宇对突来苍老而亲切的声音，是那樣的熟悉，而且深刻。

“啊！她是……苗疆蛊母？还是那金莲夫人？……不！都不是的。……啊！她是那被人困在摩天岭日照岩下，地狱门的那位红衣婆婆？不！她已是双目失明，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想着！想着……

那林荫深处，隐身的老妇人，又慈祥而亲切地道：

“孩子！你不是极力的想知道我是谁吗？……唉！老身日后一定会让你明白的！不过，现在时日未到……”

话说至此，她停下语音，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这声悠长的叹息使人听了，可以感到内心里含蕴着，莫大的苦衷和哀痛的一段往事！

凌震宇此时已明对方，并非是自己的敌人。当下也被老妇人的叹息声，引入了一种凄惋的气氛中。

接着，林内却奇怪地沉静下来。

凌震宇忍耐不住，缓声问道：

“老婆婆，你为何现在不让我知道，你是谁呢？晚辈……”

凌震宇是何等的聪慧，他早已测悉对方是武林中，奇人异士之流。所以他惟恐自己所言，带有轻狂语意，而按其年龄来论，不如自居晚辈为适。然而，他主要的目的，是不想与此人失之交臂。

片刻——

凌震宇之言方毕，林荫深处的老妇人，幽幽地道：

“孩子，老身现在和你谈话的时间不多，所以你暂时先不要发问！——芙蓉那丫头已经追那聂元霸去了，老身还要将她截回来！”

老妇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凌震宇一听，再也没有多问，仅按照老妇人的指示，凝神地倾听着。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凌震宇虽然心中蕴藏着千绪百端的疑惑，但他此刻却极希冀地知道，这位隐身不见的老妇人，要与他所谈的何事！

俄顷，林荫深处的老妇人，说道：

“孩子，现在你的功力虽然进步神速，而且还得到金莲夫人韩静如的青睐赠予你一套掌中绝学——连环掌……尽管如此，以你现在全部的武学，如与天外飞煞聂元霸老魔相较，还是远之又远，千万不可造次，如逞一时之勇，你会后悔莫及……”

老妇人说着，停了停，问道：

“孩子！你懂老身的意思吗？”

凌震宇听了，虽然满心不服，但回想这老妇人的话，实是为了自己，自己怎能违逆她的一番好意呢？

所以，当下轻声答道：

“老婆婆之意，晚辈遵命就是！”

老妇人接着又道：

“孩子！你尚明大义，老身也就放心啦！”

老妇人言语停顿，继而又道：

“孩子！你可知道，适才白家堡中，突然现身的那个蒙面人是谁吗？”

闻言，凌震宇星目倏现惊芒，心道：

“适才之事，这位老婆婆可能在暗中，都已看到了！”

想着，立应道：

“老婆婆！那蒙面人，大概就是那天蝎帮的帮主厉灭尘老贼吧！”

“嗯！”老妇人愠然地道：“不错，正是那老魔头！”

凌震宇疑容立浓，急问道：

“老婆婆，晚辈实在有点怀疑……”

老妇人又问：“那后来之人呢？”

凌震宇道：

“据说是天外飞煞聂元霸！”

“唉！”

一听此语，林荫深处的老妇人，又自叹息一声。

“孩子，你都没有说错。”老妇人说至这里，兀自语塞。

林中这时是静谧的，连一丝风声也没有，简直到落针可闻的境地。

稍顷，隐身林荫的老妇人，似是沉思已毕，惋然地道：

“孩子！直到如今，你的杀父之仇，已报多少，恐怕你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吧？”

凌震宇听老妇人如此突兀一问，星目暴瞪地注视着老妇人隐身之处，忽然一层仇恨阴影，笼罩了他整个的面孔，忿恨地应道：

“老婆婆，如按现下来说，只有鬼郎君殷魂一人！”

那老妇人听后，也有些愠意，道：

“孩子，你知道地很清楚……”

神情一凛，凌震宇立道：

“不！老婆婆，天蝎帮帮主厉灭尘老贼，他明明是被晚辈一剑所刺死，他怎么又会复活？”

老妇人答道：

“孩子！你还不够狠！所以，他没有死！那时，你拔剑匆匆去救银拐婆婆，而厉灭尘老魔知道斗不过你，因此索性装死躺在地上。”

情绪激动，凌震宇抢道：

“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在这时，那老妇人又幽然一声长叹，接着略带一些歉意地道：

“那……那老魔还有一粒……‘还魂丹’……他只要有一口气在，服下这粒丹，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如初，而且功力还可大增……”

凌震宇听到什么“还魂丹”，而说到这“还魂丹”时，听她的声调，是那般的悲怆、凄惋、愤恨。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凌震宇不断地暗忖着。

随之，他显得情急而不解地追问道：

“老婆婆！你怎么啦？……你是不是哭了……”

“呜……”这句话一出，凌震宇突闻那林荫隐处，传来老妇人的轻泣之声。

“老婆婆，你怎么哭了？能告诉晚辈吗？”

凌震宇问了两声，也不见回答。

于是，他也哀伤地问道：

“老婆婆！请你老人家不要哭了，晚辈今夜得此教诲匪浅，今

后如有用得着晚辈之处，直言无妨，哪怕赴汤蹈火，晚辈也在所不辞！”

凌震宇此话的声调与语意，皆具有一种无比同情与安慰的意味！

老妇人倏然止住泣声，略显喜悦地道：

“孩子！十三年来，老身感情格外脆弱……说至此，不知怎的……竟有股……难言的……哀怨……”

说着老妇人竟又抑压不住，轻泣起来。

蓦然，一丝意念，泛上凌震宇的心湖。随即，他轻轻说道：

“老婆婆，刚刚你不是说，还要去将那玉女神笛水姑娘拦回来吗？”

经此一言，那老妇人轻泣声戛然而止。突然，怆哑着声调，依然是慈祥温柔的道：

“孩子！谢谢你，提醒老身了！”

老妇人一不哭，凌震宇稍觉心安。

有顷，那老妇人又情急地道：

“孩子，还有件事，你可能不明白，银拐婆婆与侠丐裘羽，他们两个现在已去黑杀教，执玄真道长与青城妙手华继陀了！”

凌震宇听到这里，心神更是一怔，他正欲启齿再问，然而老妇人却又接着道：

“孩子，其中细节，你可见到他们时，再问吧！现在，夜已将尽，孩子，切勿心急，在此稍待片刻，等老身将芙蓉找回来后，让她陪你一起去太行山……”

凌震宇听了，心头一喜。

老妇人道：

“芙蓉那丫头，是个非常娇美的孩子，虽然性情刁钻一点，但却是个活泼、纯洁的孩子！她……她是很喜欢你的！孩子，你在此等她！老身就此告别了，如若日后有缘，我们以后再谈！”

听其后面的语音，可感觉出那暗中告别的老妇人，一会儿的功夫，已在十丈开外了。

凌震宇此刻的心情，不但错综，而且复杂，他知道刚才那老妇人，已经走了。

——“芙蓉，芙蓉……”

凌震宇想得发呆，他期待的面孔，无奈地摇了摇，茫然抬起头来，凝视着天空。

天空是蔚蓝的，此刻有些使他感到清冷的凄月，依然是如水般地撒下如银清辉，斜斜地抚吻着这无辜的大地。

然而——

凌震宇的脑际，依然如潮水般地冲击着，许许多多的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他思索着，昨夜白家堡内的一切。

以至于，他自从离开恩师七禽叟，由那遥远的东北的努鲁儿虎山，奔赴中原，寻仇的一切经过。

半晌，凌震宇目光微转，倏然间，他面孔又浮现一层仇恨、冷酷、残毒之色，他喃喃地狠声自语：

“……是的！我还不够狠！……此后，我绝不怜悯任何人，也绝不同情任何人！我要杀尽十三年前，杀父的仇人，然后……”

他自语至此，又忽然想到老妇人，继之，又暗忖道：

“刚才，那老婆婆为何对我的一切，知道的那样清楚？而她

谈话时，又是忧喜参半？而听其语气，这老婆婆好像与那水芙蓉姑娘的渊源颇深。会不会就是她的……”

想到这里，他有所惊觉地，顿住了下面的思念，疾转头来，趁隙一瞥，他背面的松林深处。

然而，他失望了！林中连一丝异状也无。

“呜……呜……”

忽然，背后三丈之处，传来一缕清幽柔美的笛声。

凌震宇对这缕柔美的笛声，倾耳聆听之下，不由剑眉微轩，面露喜色。

此刻，他知道那林荫处的吹笛之人，很可能就是那刚才隐身林荫，而不愿现身的老妇人，所截回来的玉女神笛水芙蓉。

“呜……呜……”

笛声有如幽溪清泉，蜿蜒曲折地缓流着，是那样的和谐，柔美……

凌震宇不知不觉，沉醉在这缭绕于清月银辉里的笛声之中了。

他没有一丝动意，本愿扑身寻去的意念，已在这缕曼妙，婉约的韵律中消失殆尽了。

## 十一、母夜叉 鬼哭神嚎

他，默默地聆听着。

他，极其舒畅而喜悦地，微笑着。

不知何时，凌震宇觉得那频频荡漾于林空月辉中的笛音，曼妙地向他隐身处移动，直到距自己面前只有丈远，一株蓊郁繁密的松树之上。

笛声一如月色，千变万化。

它时而活跃如儿童，时而婉约如处子，时而柔媚如少妇，时而雄伟如丈夫，时而沉思如老人，时而狂暴如野兽，时而庄严如神佛，时而优雅如文士……

世上的一切，经过笛声传出，无论天光、云彩、高山、流水、花颜、鸟声，都显得那么可爱，那么值得令人珍惜！

原本，满脑仇恨的凌震宇，听了这宛如天籁的笛声，他的胸襟顿时舒展开来。

笛，是那样悠扬！

风，是那样轻柔！

人，是那样多情！

群星忙碌地闪耀着眼睛，都向地面窥看人间永恒的青春。

月亮静静地，闲雅地，高贵地放出幽美的光辉，这是一个瑰丽的夜晚。

夜阴一刻一刻地深了起来，月亮的光度也渐渐增强，天空里从银灰到紫蓝，从紫蓝转成淡青，已变了多次颜色。

可是，笛声依然，它含着清风、松涛组成了一支神奇的曲子，使那凌震宇完完全全陶醉在其中。

“嘻！”

他在凝神地细聆时，忽然，发现一声娇柔的轻笑，渗入于那缕柔美曼妙的笛声中，随之，传入了凌震宇的耳内。

这声轻笑，使凌震宇由那茫然，迷濛，飘渺，如若仙境神域的境界中，惊醒了过来。

他星眼遽转，全神贯注，觑定着他面前丈远处的松枝密叶中。

戛然，笛声停止了！

而接着传入他耳中的，是一声娇脆而柔美的呼唤，道：

“凌兄，我所吹的这曲儿，好听吗？”

这声清脆的呼唤，音犹未尽，凌震宇眼前红影一闪，即见轻飘如絮般，由密枝繁叶中，飘下一位红裳娇艳的，绝色少女！

凌震宇星眸迅展，继而微笑初绽，当即喜悦地一声轻呼，道：

“水姑娘，你所吹的曲儿，的确清雅幽美，醉人至极！”

说着，凌震宇跃身而下，站在水芙蓉的面前。

玉女神笛水芙蓉，笑靥微绽地闪动她那双晶莹剪水的美眸，柔情欢欣地凝视着凌震宇。

她手中依然拿着那支笛，背后仍旧斜插着一柄古剑，长长的绿丝，飘荡在香肩之后。

忽然——

凌震宇莫名地感觉到，心中有些鹿撞，情绪立时不安起来。

二人目光相触在一起，良久良久。

蓦地，凌震宇星眼微移，面显疑容地，缓缓道：

“水姑娘，适才是否见到一位老婆婆由此而去？”

水芙蓉闻言，嫣然一笑，杏目微转，道：“见到了。”

语毕，她依然微笑，望着凌震宇满面疑容的神情。

凌震宇听了之后，展目望着水芙蓉，迫不及待地道：

“水姑娘，刚才那位老婆婆，你们认识吗？”

水芙蓉仍然美目圆睁，微笑地望着凌震宇，一听此言，点了点头，并未答话。

凌震宇见景，心知水芙蓉可能与那位老婆婆，交往颇深。这丝意念，他从那老婆婆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一些端倪来。

所以，他又追问道：

“水姑娘，那老婆婆和你谈些什么？可否相告在下？”

水芙蓉又是妩媚地一笑，睁着一双大而圆的美眸，说道：

“凌兄，你所问的，太广泛了，恕我无从回答。”

凌震宇俊脸泛红，很腼腆地道：

“在下是说，有关我们今夜在白家堡中的事……”

未待他语尽，水芙蓉一敛笑容，螭首微昂地道：

“凌兄所问，可是银拐婆婆和侠丐裘羽老前辈，他们因何赶至白家堡？”

凌震宇剑眉微轩，点首作答。

水芙蓉秀目中，突闪寒芒地道：

“数日前，古庙一别，恩师曾让我回去，苦练笛曲中的魔音断魂……”

说至此处，她望了凌震宇一眼，顿了顿又道：

“凌兄，我们暂时在这松林内，休歇片刻，坐下来谈谈如何？”

说着，不等凌震宇同意，轻移娇躯，坐依在一株松树之下。

继而，凌震宇也未加可否地，坐于近身的一株松树下，双眼注视着水芙蓉。

水芙蓉低头玩了一阵玉笛，这才缓缓地道：

“魔音断魂一练就是七天，三日前，恩师命我赶赴晋东太行山，去助凌兄一臂之力……”

语意至此，她秀靥突然微红，螭首垂胸，作出一副少女特有的一种矜持的神态。

凌震宇此刻却未在意，只因他心中正在激烈地忖思着：

“你师父是谁？竟会对我这等关怀……”

想着，他抬头一看水芙蓉，正欲启齿询问之际，水芙蓉微抬螭首，凝视地道：

“没料到，三日后，我在这赣南的一个山镇上，遇到银拐婆婆同那侠丐裘老前辈二人，经过一番交谈，始才得悉，凌兄与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发生冲突，而最急的人，却是玄真道长，与青城妙手两位前辈，因为他们在二天前，也被满天星斗白庆东的箭阵，围困在白家堡中……”

听至此，凌震宇剑眉一轩，情急地抢道：

“玄真道长、青城妙手两位前辈被困白家堡！现在呢？”

水芙蓉道：

“现在已被黑杀教掳回总坛去了！”

神色焦虑，凌震宇气忿地道：“什么时候掳去的？”

水芙蓉答道：

“掳去之时，也就是我们离开白家堡之后……”

满面疑容，凌震宇问道：

“银拐婆婆和那侠丐裘羽老前辈呢？他们当真是去追赶黑杀

教了？”

水女神笛水芙蓉，点了点头，疾言道：

“是的。不过，他们可能会在前面等，和我们会合后，再一起赶赴晋东！”

“这又为何？”凌震宇忽然道，“方才那位隐身在林中的老婆婆告诉我，说银拐婆婆与侠丐裘老前辈，已经赶赴黑杀教去了！”

水芙蓉若有所思，突然拦阻地道：

“我所说的银拐婆婆与侠丐裘老前辈，可能在前面等我们，是有依据的。只因，适才那与你隐身谈话的老婆婆，与我碰面时，催我要速回至此，找你同赴晋东太行山之际，奇迹就出现在我们的官道上，约有一箭地左右的一条叉路口处……”

神情遽地一怔，凌震宇忙道：

“是什么奇迹？”

水芙蓉杏目一飘凌震宇，道：

“当时，据那位老婆婆说，可能是黑杀教主的师父‘夜叉女’屠慧君老魔……”

脸色骤变，凌震宇双睛暴瞪，惊愕道：

“屠慧君？这个魔婆有四十年，没现出江湖了，怎么又突然出现？”

水芙蓉的身躯，微微地移动了一下，忧容浓浓地抢言道：

“所以我猜测银拐婆婆，一旦发现此婆出现在赣南一带，她会考虑到我们的安危。所以，她一定要设法与我们取得联系之后，才会动身前往晋东黑杀教。”

说着，她也没注意凌震宇有何反应，突将语音顿住，仰首望了望天色。

此刻，凌震宇双眼突然泛出一丝凌芒，一望对面坐着的水芙蓉，正欲开口说话之时——

水芙蓉却先道：

“凌兄，天外飞煞聂元霸，在白家堡中投给你的那两枚纸团还在吗？”

闻言，凌震宇立刻深手入怀，将天外飞煞聂元霸投掷给他的那两枚纸团，拿在手中，迅速地展开其中一枚纸团。

凌震宇一面动作，一面说道：

“这纸团中，定有什么蹊跷！”

“快展开看了，就知道！”水芙蓉急道。

凌震宇展目即看——

原来，此时他展开的纸团，是张五寸长三寸宽的事白信笺。信笺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几行，墨迹井然的楷书。

水芙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霍然立起身形，走至凌震宇的身旁，俯首一看。

两人不看还好，一看神色遽变，脸上立罩寒霜，愤怒的密布面容，明眸暴出凌芒，杀机毕露。

“……老夫已向武林人士宣扬，声称汝已获得武林奇珍的秘图……”

这是老夫不愿亲手杀汝而为。所以……

聂元霸亲笔

这素白的短笺，所写的大概就是这些。

凌震宇的双目已呈赤色，此刻，他怒火万丈，仇焰炽燃已达

疯狂状态。他狠狠“哼”了一声，又迅速地把第二个纸团，展开了开来。

他仔细端详，依然是张寸长的信笺。

笺上仍旧写着数行蝇头楷书。

……

老夫现在已自组‘霹雳门’，暂居断肠崖……

日后，凡武林自命侠义之士，以及，投我以仇视、敌对者，将一律歼杀、扑灭之！

至于，汝命老夫也势在必取，但是现下，老夫之计尚未成功，还烦以汝之力，以制违我者之势……

聂元霸亲笔

“哈……”

烈焰焚身的凌震宇，看完之后，仰首冲腔爆起一串裂帛似地狂笑。

水芙蓉这时也一腔怒火，无处宣泄。

显然地，凌震宇爆起的笑声中，所含蕴着的种种，是那般的忿恨，冷酷，轻蔑，而且抑郁。……

忽然，他疯狂的笑声，停止了。

他闪动着一双如炬的星目，凝视着水芙蓉……

顷刻，他意念已决，望了望这时天色，毅然而愤怒地狂吼道：

“我们走吧！”

怒思中的水芙蓉，被他这突然的狂吼声，吓了一跳。于是，转头望着凌震宇，秀靥骤然一缓，柔声劝慰地道：

“凌兄，你先冷静冷静！”

凌震宇犹若未闻，依然杀气盈溢地厉吼道：

“我们走！……哼，我要杀尽这些恶魔！哈哈——霹雳门？哈哈——”

说着，他忿恨地又爆起一串串疯狂也似的笑声来。

“哈哈！”猝然，他跃身而起，疾电似地，飞身扑向林外而去。惊愕无措的水芙蓉，被这猝来的变化，吓呆了。

等水芙蓉惊醒过来，凌震宇已经穿林而去。她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缓，香肩倏地一晃，石火般地，电驰随凌震宇追出！

“我要杀尽你们这些恶魔——”

“我要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哈哈——”

“我要你们一个个脑浆迸溅，哪怕，你们有什么还魂丹，我也要你们暴尸祭天！”

这一连串的暴吼声，激荡在即将黎明前的夜空，旷野。

一时间，刁蛮聪慧的水芙蓉，也不知所措。

夜，黎明前显得格外黝黑的夜。

不知道过了多久。

此刻，已被东方一抹微紫、艳红所替代，最后让金色的朝霞，全部击溃了。

一天都是明亮的云彩，云彩的隙缝中，显出高远明净的苍穹。

太阳是隐在云彩之下，余晖透射出来，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黄，云彩变化着，驰逐着，映着金黄的霞光，竟放着绮丽的花朵。

翌日，黄昏时分——

晋东泽州以北的一条官道之上，黄尘滚滚，霎时出现了两匹

箭矢如飞的骏骑。

骏骑上端坐着一对少年男女。

男的，是位身着一袭白色绸质长衫，剑眉星目，玉颊隆鼻，发梳高髻，英气勃勃，豪姿飒爽，挺拔超群的美少年。

女的，是位身着鲜丽娇艳的一袭红裳，杏目秀靥，背背长剑，手持玉笛，发拢蝉纱的绝代少女。

他们是正日夜趲程，赶往太行山，蓄意索仇的凌震宇，与那伴随他前往助阵的玉女神笛水芙蓉。

蓦地，坐下骏骑，一声惊嘶，昂首人立而起。

二人心下也自跟着一怔，遽然连忙松缰，缓下胯下的骏马。

他们纵身眺望，只见横于面前里许处，有一片松林，在苍茫的暮色下，仿佛兽踞一般。

当下，凌震宇星目微转，一瞥水芙蓉道：

“水姑娘，我们到松林内，休歇一会儿，如何？”

水芙蓉闻言，晶莹的双眼，不悦地一瞟，不依似地道：

“凌兄，你怎么又姑娘，娘娘的叫我？”

恍然大悟，凌震宇一晒，道：

“噢！我……我又忘了！蓉妹，我们到前面林中休息吧！”

略一迟疑，水芙蓉缓声道：

“我看松林茂密，恐怕里面有暗桩？”

一听此语，凌震宇星目微闪，炯炯如炬般，朝松林审视一遍，全然不惧地道：

“管他有没有暗桩！我正巴不得，遇到黑杀教的人呢！”

水芙蓉道：

“俗话说‘小心行得万年船’，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喔！”

剑眉一剔，凌震宇自信道：

“多谢关爱，我们走吧！”

说着，扬手一拍马股，坐下骏骑“唏唻唻”一声轻嘶，双骑泼风一般，朝向面前松林扑去。

不一会儿，二人来至林边。

凌震宇当先停住坐骑，惊容满面，回首朝着水芙蓉道：

“蓉妹，你看，这是什么标志？”

玉女神笛水芙蓉，秀脸微仰，杏目圆睁，朝凌震宇所指之处望去。

她黛眉陡地一扬，秀颊之上，流露出一丝不屑之色，冷冷沉吟地道：

“这盏黑色宫灯，可能就代表着她！”

神情紧张，凌震宇迫不急待地问道：

“你是指……”

愠颜毕露，水芙蓉接口道：

“黑杀教教堂黑妖狐老妖妇的师父——夜叉女屠慧君老魔！”

凌震宇闻言，目光倏变，仇容立罩，杀气盈面，他目不转睛，盯着面前迎风摇曳的一盏黑色宫灯。

原来，在他们入林的官道中央，距二人停骑的五尺之处，挂着一盏头大的宫灯，宫灯周围的绸布上，清晰刺目地绘着骷髅头。

而于那骷髅头的下端，尚交叉地绘着两根枯骨。

这时，凌震宇倏地将视线收回，转头看水芙蓉，满面沉容地道：

“蓉妹，我们进去瞧瞧，到底是否那个老魔婆！”

水芙蓉依然圆睁秀目，愠容满面，颌首作答。

于是二人缓骑前进。

林中是谧静，没有丝毫声息！

然而，在斜辉夕阳的映照之下，林中依然显得阴气森森，置身此境使人寒意凛然。

不知不觉间，日落西山，夜幕低垂。

月已初升，银辉泻地，林中虽然沐浴在月辉之下，随之树影幢幢，凭空更添增了一些恐怖的气氛。

凌震宇与水芙蓉，缓骑未停，仍朝林深之处行来。

戛然，两骑昂首，同时一声惊嘶，继而人立而起。

“啊！”

跟着，水芙蓉惊呼一声，娇躯倏然飘空逾丈，翻身落在林中官道之上。

而也就在水芙蓉落身之际，一棵虬枝古松之后，遽见一团黑影一闪，电疾地跃落在她的面前。

电光石火间，凌震宇双眼疾展，虽然看清那人，可是也不由暗惊。

原来，那人是位骑着一头毛驴的老太婆。

她身材矮小，干瘦如柴，身着一袭黑布短袍，那肥大的短袍，长才及膝，满头黑发飘萧，脸上布满皱纹，一口黄齿尽脱，仅剩其一外露，双睛灼灼，凶光闪闪，狞颜丑陋。

外露的双手如爪，黝黑如漆，而她胯下毛驴儿，全身精黑无比，唯独它那四蹄，却是奇白如雪。

“嘿嘿！”

凌震宇倏转盯着这老怪婆的星目，轻蔑地一声冷笑，身形拔起，飘身落在水芙蓉的身旁。

“呵呵呵……”

此间一切变化，很快，那黑衣怪婆，疾瞪暴吐凶芒的怪目，咧嘴一阵狂笑甫落，怒容立浓的凌震宇，冷酷仇恨地大喝道：

“黑婆子，你这是何意？为何拦住我们的去路……”

黑衣怪婆一听，置若罔闻，依然怪笑不止。

顿时，水芙蓉微昂螭首，望着凌震宇，轻轻说道：

“凌兄，这怪婆子大有来历，我们必须留神小心，谨防中了她的毒手！”

闻言，凌震宇会意，迅速地一瞥水芙蓉。

黛眉一扬，水芙蓉娇叱道：

“怪婆子，你蓄意拦阻我们兄妹，想做什么？”

黑衣怪婆止笑，双眼凶光一闪，冷然对二人说道：

“娃娃，竟敢这般无礼对待老妪，你等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水芙蓉怒“哼”一声，娇脸无情地，抢道：

“姑娘不管你是谁！婆子，你可知本姑娘是何人？”

黑衣怪婆忽地一笑，用眼睛一扫二人，狞笑道：

“小丫头，你可是最近名闻江湖的玉女神笛？”

此语一出，水芙蓉一怔，身形微撤三尺，秀目盯住黑衣怪婆。

言止，黑衣怪婆一觑凌震宇，狞色笑道：

“娃儿，你就是那武林中杀人不眨眼的追魂客？……嘿嘿……”

凌震宇闻言，双眼暴射惊芒，身形未移，昂然答道：

“不错！在下凌震宇，正是追魂客！”

“嘎嘎嘎！”

黑衣怪婆一声泉笑，双臂衣袖忽然一展，身形猛然腾空而起。她翩然滑翔一周，疾电飘落在官道上，相距凌震宇八尺之地。

“啊！”

蓦地，水芙蓉娇叱一声，欺身三尺，立于凌震宇的身旁，盯住黑衣怪婆，冷喝地道：

“怪婆子，你可是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

水芙蓉言讫之瞬，黑衣怪婆面部肌肤，突起一阵抽搐，神态似更狰狞，眼中的凶光暴露，磔声大喝道：

“丫头，活腻了！”

言语间，只见黑衣怪婆，双掌疾吐，飏然径朝水芙蓉推去。

她身形疾挪，横飘三尺，硬势撤回双掌，虽然是如此迅捷，但她已发出的掌力，已是无法完全收回。

所以，就在她挪身飘出之际，那股沉厚的内家掌力，已然径向玉女神笛水芙蓉的娇躯身旁，三尺地方击出去。

“轰！”然一声巨响。

“嘎嘎……”

黑衣怪婆倏发一串泉笑。

然而，也就在黑衣怪婆猝然发难之际，凌震宇遽视来势之疾，本欲出招相抵，但是已经来不及。

当下，他率先拔起，倏一伸手，带起水芙蓉的娇躯，迅然点定腾空而起八尺之高，折身后飘，落身于黑衣怪婆前面丈外之地。

凌震宇与水芙蓉，立稳身形，心下大惊不已。

顿时，二人怒火万丈，杀机毕露，蓄势待敌。

黑衣怪婆臬笑倏止，双睛陡然一翻，怒视着二人，咧嘴随之大吼道：

“娃娃，今天算你们走运，老妪暂且放过你们两条小命！”

紧接着，黑衣怪婆双睛忽然黯淡下来，那股怒目已然不存在，她幽幽地自语道：

“唉！难道这是天意……”

凌震宇见景，厉声喝道：

“怪婆子，你想就此了结吗？哈哈……天下哪儿有这么容易的事？”

话声中，凌震宇星目暴瞪，杀芒立现，身形倏然欺进，双掌齐向前推，提早将先天气功，运集双掌中，尽数发出。

立时，掌风飏然飒飒，径袭黑衣怪婆的面门和胸际间。

黑衣怪婆眼见这万钧之势，卷袭而来的掌风，已抵面门，然而姓却视若无睹，处之泰然。

“呵呵！”

她昂首爆起一声干裂的怪笑，任由凌震宇的两股骇浪般的掌劲，扑身而到。

此刻，凌震宇的身形，已袭向距黑衣怪婆面前六尺，心下不由大惊悸动，只见黑衣怪婆她纹丝不动，依然干笑不止。

凌震宇不顾一切，双掌又再加速，猛袭黑衣怪婆的面门。

孰料，黑衣怪婆经此逼进的两掌，强劲无匹的内家掌劲，猛袭狂扫之下，她的干笑忽然停止了，身形仅此一偏，足下未移分毫，掌风已然擦身而过。……眨眼间，她身形立稳，仅衣袂飘飞着，一无所虑。

“啊——”

凌震宇一看，直若烈焰焚心，狂啸一声，身形又起，双掌再度翻飞，一招连环掌中的第三式“力转乾坤”展出……

玉女神笛水芙蓉在旁看得心惊胆跳，香汗透湿，两眼不时专注着凌震宇。

黑衣怪婆见掌风已到，双目一瞪，身形倏起逾丈，惊喝一声，道：

“连环掌！”

凌震宇见势，哪肯罢休，身形跟着亦蹿起，飞扑黑衣怪婆。黑衣怪婆就空一旋，身形斜飞落地，顿顿叫道：

“娃儿，老妪并非不敢杀你！不过，你们放心，老妪言出必行，今夜绝不要你们的小命……”

斯时，凌震宇的身形，早已落至黑衣怪婆的面前丈余远处，并肩于水芙蓉的身旁，仇恨残毒的眼光，注视着黑衣怪婆。

黑衣怪婆又冷笑一声，用冷冰冰的怪眼，一瞥凌震宇，喝道：

“娃儿！老妪虽不要你的小命，但也要给点苦头，让你尝尝！”

说着，她枯干如爪，黝黑无比的双掌，朝向凌震宇一递一翻。

凌震宇此时早已知悉，这‘夜叉女屠慧君老魔’，武功的造诣高不可测，当下见状，大叫一声：

“蓉妹！留神！”

语音未落，二人身形疾飘起一丈有余，纵落在三丈开外。

屠慧君怪眼一闪悦色，大笑道：

“娃娃！如何？”

凌震宇怒道：

“黑婆子，你少狂妄！少爷定将今夜之辱，永记不忘，哼！总有一天，我凌震宇要向你讨回来，你等着……”

黑衣怪婆磔磔怪笑道：

“娃儿！有志气，老妪可以等你十年。”

说着，她仰首一瞥，凌震宇身后，悬挂着那盏黑色宫灯的古松上，怪声叫道：

“傻小子，你还在睡！快将我老妪的那盏‘黑色夺命灯’，给我老妪拿来！”

她语声一落，即闻一声沉渴渴的声音道：

“糟老婆子，你穷喊乱叫什么？我……我懒黑虎，正……正在做梦呢！”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听此音，互望一眼，心中颇感到诧异。

登时，二人立觉眼下一条人影一闪，就是那面宫灯近处的一棵松树之上，飘下一人。

仔细一看，只见那人，正是那黑大个子懒黑虎扁小鹊。

扁小鹊飘身落在宫灯之下，睡意犹浓的，揉了揉眼睛，也没注意到这儿的情景，埋怨地道：

“糟老婆子，你要走吗？我……我扁小鹊真倒霉……没有找到我那凌兄弟……哼！却碰上你这臭老婆子……”

凌震宇与水芙蓉一听，二人又不禁互相一望，他们的心中，仍然感到不解。

黑衣怪婆立道：

“傻小子！你所要找的人，不就在这儿吗？快将老妪的黑色夺命灯拿来，别摆在那里了，我还有要事办，快点！”

懒黑虎扁小鹊一听，定睛细看此间情景，神情一怔，疾忙纵身取起那黑色夺命宫灯，“嘿嘿”笑着，大叫一声道：

“真是你们凌兄弟和水姑娘！嘿……嘿嘿……”

扁小鹊在笑声中，扑身来到凌震宇的身旁，煞住飞也似的脚步，面朝三丈外的黑衣怪婆，抖手掷出那盏黑色夺命灯，道：

“糟老婆子，给你这盏乌灯，我懒黑虎不走啦！你臭老婆子快自己走吧！”

屠慧君怪睛眨眨，咧嘴一笑，伸手抄起她那盏武林中，人见人惧的黑色夺命灯，磔声道：“傻小子，你和他俩一样，老姬放过你一条小命！嘎嘎……”

说着，她鼻笑声起，飘身落至她那头乌漆油亮的小毛驴上，双睛又是翻了一翻，怪声道：

“娃娃们，老姬少陪了！”

言毕，黑衣怪婆屠慧君双腿夹驴腹，继而吆喝一声，毛驴便身子一旋，将身形倒过头去！

屠慧君转脸一笑道：

“你这个小丫头，瞪着眼睛横什么？不感谢老姬，破题儿第一遭放生！你还恨我？哼，真是不知好歹的后生小辈！”

语讫，扭转头去。

她伸手一拍毛驴屁股，磔笑道：

“迫风儿，走吧！”

语声未落，坐下毛驴，猛一昂首，放开四蹄，疾风般冲出三丈，登时，黄尘滚滚。

“呼……”

突然——

水芙蓉杏目圆睁，怒“哼”一声，就在黑衣怪婆屠慧君远去十丈之外时，吹起了一声杀伐激越尖锐的笛声，箭矢般，径朝夜叉女射身扑去。

凌震宇与扁小鹊，闻声视情，心神俱惊，惶悸不已。

一息间，眼前形势大变——

谁也无法预料到，谁也无法阻止到的风暴，即将展开。

黑衣怪婆屠慧君立停毛驴，即听到被黄尘滚滚笼罩中的她，激越地冲霄一声尖叫：

“嘎！魔音断魂……”

“呼——呼——”

此时，那飞身扑去的水芙蓉，已追至黑衣怪婆屠慧君身后一丈之地，当下迅即盘膝端坐，道旁一棵古松下，宁神摄虑，满面沉凝，全力施展，吹奏出那曲魔音断魂。

旋即，官道上被夜叉女屠慧君，一骑腾奔而起的黄尘，逐渐消沉。

顿时，可无所拦阻的，将屠慧君那副神情看清，只见她满面狰狞的怒容，阴晴不定，两眼凶芒暴闪地盯着，盘膝吹奏玉笛的水芙蓉。

凌震宇与扁小鹊二人，在笛声中，竟是懵懵然地，立身在十丈远的原处，丝毫未动。

俄而，屠慧君面部肌肤，遽然扭曲痉挛地一阵颤抖，状似屏息凝气的处身在笛声之中。

她霍然怪眼一翻，暴吼道：

“女娃儿，老嫗念在你这魔音断魂与我曾有渊源！……所以，老嫗仍是遵行前言，放了你丫头一条生路……”

屠慧君语音至此，脸孔之上，显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疾转过头去，昂首又是一声，凄厉无比的裂帛大吼：

“啊——”

水芙蓉此刻的额头，已是香汗淋漓，双眸精光闪闪，聚精会神地，吹奏着手中玉笛。

“呼——”声不绝响，叫人心胆俱裂。

屠慧君毫不在乎，疾伸枯掌，“冬”地一声响，击在坐下黑驴儿的股上，大喝一声道：

“追风儿，我们走！”

大喝之声甫落，倏而又忽起一声鬼嚎似的嘶吼。

顿时，黑驴儿四蹄飞扬，黄尘腾空，迷漫天际，快似泼风而去。

戛然，水芙蓉的笛声煞住了。

……她神情恹恹地，将身躯依在背后的那棵古松干上，精光灼灼的明眸轻阖起来，萎顿不已地放下手中的玉笛。

凌震宇见此情形，心知她大损元气。当下，哪敢稍作停留，跃身疾射而来。

一息，已落在水芙蓉的身旁，剑眉不由紧锁。

扁小鹊睁眼也已看清，身形晃处，一缕黑影，跟着凌震宇来至水芙蓉的娇躯之旁。

水芙蓉嚤吟一声，娇躯微地一颤，满面苍白如纸，樱口微启，喷出一口鲜血，便自遽然萎顿倒地。

懒黑虎扁小鹊一愣，猝然之间，简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地惊叫道：

“水姑娘，你……”

扁小鹊魁梧的身形，向前一俯，正欲扑将下去，凌震宇倏伸出手，将扁小鹊拦住。

扁小鹊道：“凌兄，你……”

凌震宇转头，愁容满面，对着扁小鹊幽声急道：

“扁兄，水姑娘是适才全力吹奏魔音断魂时，真气元神大伤，现在丹田孱弱空虚……”

扁小鹊一听之后，心知这水姑娘分明已经濒临危境，他雪亮的眼睛中，充满祈求的神色，凝视着凌震宇，直急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沉思有顷，凌震宇方道：

“扁兄，稍安勿躁，小弟自有办法！”

说着，速由怀中掏出一只红色的玉瓶，倒出一粒红色丹丸，俯身撬开水芙蓉的樱口，塞了进去。

当下，凌震宇刻不容缓地，轻轻扶着水芙蓉的娇躯，端坐在她的背后，眉宇微蹙地一瞥扁小鹊，道：

“扁兄，现在我想用自身内家功力，为水姑娘导气归元！——烦劳你为我掠阵……大约一个时辰，即可奏效！”

扁小鹊闻言，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扁小鹊道：“哦！真的吗？”

“哗啦啦”一声怪响。

随之乌光暴闪，手中一条连环擒龙爪，已然在握。

他身形一晃，飞身跃向丈远处，一棵老松上，向四下俯看，如临大敌，生恐有人接近。

## 十二、黑妖狐 冶荡勾魂

凌震宇视毕，他不再言语，深吸一口气，双眼炬光内蕴，缓缓伸出右掌，平铺轻印，抵按在水芙蓉的内衣贴肤的“灵台穴”处。

登时，凌震宇潜神摄虑，暗自运起功来，进行着内家至高至深的疗养之法。

……半个时辰过去了。

一个时辰，也自悄悄地消失。

水芙蓉的脸，由苍白变成红润。

有顷，她缓缓地长吁了一口气！她感到背心处，灵台穴似有一股热流，不断地输入自己体内。

她螭首微转，闪着一双明如秋水的秀目，深情地望着，那正在以自己的功力，导气循脉，运功调息中的凌震宇。

只看一眼，聪慧绝伦的水芙蓉，已经明白这一切的情形。

她慢慢起身，悄无声息地飘出娇躯，落身在丈余之外，她回忆着自己当初吹奏魔音断魂时的情景。

忽然，在夜叉女屠慧君嘶吼声中，她感到晕眩了过去……

水芙蓉喃喃自语道：

“凌震宇是为我疗伤，因此耗去不少元神，所以，现在他正盘坐运功调息着……”

正于此际，扁小鹤一声轻唤，道：

“水姑娘，你好啦！”

语音中，水芙蓉抬头看见，松树之上，跃下魁梧的扁小鹊。

扁小鹊落身在水芙蓉的面前，满面喜容，兴奋不已。

明眸一转，水芙蓉道：

“扁兄，凌少侠为我行功疗伤，现在他正调息中，我们不要打扰他好吗？”

扁小鹊“嘿”然轻笑一声，点了点头。

有顷，凌震宇陡然站起身子，两眼中，闪动着一种莹然的光彩，可见他此时调息已毕。

“啊——”

他，仰首一瞥林空之处，突然发出一股抑郁而沉闷的轻啸之声。

声震松林，枝叶骤颤，簌簌作响。

他啸声未了，倏然二条人影，径朝他立身之处急速扑来。

心中一慌之际，水芙蓉却娇呼一声：

“凌兄！”

娇声未毕，她已扑身在凌震宇的胸际，含情脉脉地，仰首望着他，明眸中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百般娇憨，柔情的眼神。

凌震宇心下一甜，也不由地轻舒双臂，搂住了水芙蓉的纤腰。

不知不觉，他垂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柔发。

凌震宇满面喜悦，一瞥见愣在一旁的扁小鹊。

扁小鹊正傻愣地，望着他俩“嘻嘻”憨笑着。

凌震宇见之，不由面色大红，忙自扶正怀中的水芙蓉，柔声道：

“蓉妹，快站好！——扁兄在笑我们呢！”

水芙蓉一听，芳心中鹿撞不已，立时秀靛绯红，娇羞的微垂螭首。

片刻，稍敛羞容，恢复如初，三人互看一眼，皆是面露笑容。

懒黑虎扁小鹊，魁梧的身躯，朝着二人趋前一步，满面憨态地望着凌震宇，沉着傻气地道：

“凌兄弟，你害我找得好苦，十天前，蛊母师父，将我遣出来，要我即刻赶到白家堡来找你，并说什么跟你一起行侠江湖。哼！谁知我去晚了一步，白家堡中空空如也了！”

凌震宇追问道：

“扁兄，苗疆蛊母老前辈，近况如何？现在安身何处？”

环眼一眯，扁小鹊咧嘴笑道：

“她现在和两个如仙似玉的绿衣姑娘，前往青海的祈连山了！”

凌震宇已知他所指之人是谁了。

扁小鹊说至此，面容一蹙，怒道：

“她走了也好！跟她在一起除了受罪，就是挨骂，没事叫我学什么‘金龙探爪’……”

水芙蓉听了，“噗”地一笑，她忍不住地道：

“扁兄，那‘金龙探爪’学会没有？”

愁眉苦脸，扁小鹊怨道：“天天挨打，挨骂，不会还行吗？”

沉思有顷，凌震宇疑容地道：

“扁兄，刚才你怎么会跟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在一起的呢？”

“哼！”

扁小鹊闻言，满面忿恨地道：

“那老怪婆是在我昨天午后，离开白家堡时，才碰到的。当

时，我本以为她是正派人物，岂料她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点了睡穴……”

水芙蓉一晒，道：

“那你为何不用金龙探爪，与这怪婆子大战一场？就轻轻松松被人点了睡穴？你的蛊母师父，若是知道，不被你气死才怪！”

浓眉一皱，扁小鹊忿然道：

“当时，我正在一个小镇的关帝庙里睡觉，谁知……”

水芙蓉道：“谁知就糊里糊涂地，被点了睡穴是吗？”

扁小鹊心知已被水芙蓉言中了，腼腆地搔了搔他的后脑勺，傻笑一声。

凌震宇一面含笑听着他们二人一对一答，一面内心里却怀疑着道：

“扁兄，夜叉女她怎么知道你在找我？”

扁小鹊疾言厉色道：

“等我醒来之后，满以为她是正派人物，孰料我看走了眼，她那怪驴，可真快！天才暗下来，我们就到了这里……”

他的语意未尽，立时顿住，三人皆感林中有异，心神俱是一惊。

“唏——”一声马嘶。

凌震宇闻声一瞥，拴在左旁吃草的两匹骏骑，此刻正昂首惊嘶，心中不禁大讶。

就在马嘶声中，三人转头一望背后，朝南延伸的官道上，已从林中“嗖——嗖——”快似飞剑，凌空蹿出数条白影。

疾雨般出现的数人，顿时飘落在凌震宇三人面前，一丈远处的官道中央，一列横排，有如山岳般地，巍峨屹立不动。

同一个时间内，三人立身的地方，向北延伸的官道上，突然响起一阵辘辘的车声，人声马嘶连连，响彻在古松林区。

三人疾转双眼，电扫向远方官道上，即见溶溶的月色下，黄尘滚滚地，飞扬翻涌般，径朝林中而来。

此时，凌震宇他们已将现身而来的，数条白衣人，了然于目。

原来，来者是无常吊客师徒九人。

无常吊客还是那非男非女的打扮，一袭月白长袍齐膝，满头长发齐颈，现在双眼闪着凶芒，仇恨地盯视着面前的凌震宇等人，面露狞容地愠笑着。

而在他的身旁，两侧各自凝神沉颜，立着四个白色衫裙，面露妖冶之色的秀丽女人，他们背负长剑，纤腰处，各悬着一个长形的皮袋。

凌震宇见之，仇容立现，冷冷地道：

“无常吊客，你们来此作什么？莫非……”

“嘿嘿嘿！”

语音未落，一阵阴笑，无常吊客阻拦道：

“娃娃，没想到吧！”

说着，他微顿话语，伸手一指北面的官道上，又道：

“娃娃，你先看看那是何人来啦！——等一会儿，你自会知道，我在此现身，是为了什么事！嘿嘿……”

凌震宇、水芙蓉、扁小鹤三人疾转头，径朝那人声马嘶，车声辘辘之处望去。

那月光下的官道上，滚滚而来一团黄尘，此刻已驶进松林而来。

顿时，凌震宇三人面色骤变，来人是一队数蹄飞奔的健骑，

各个矫捷骁勇，神采奕奕地已经停在眼前五丈之处。

坐在马上之人，色分金银两色。

刹那间，数匹骏骑倏分两起，成雁翅之形，分立官道两侧。

凌震宇与水芙蓉，两眼含威，冷峭已到极点地迅扫众骑一遭。

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黑教中的蒙面的金、银香主。

而再次望深处，官道的中央，有一辆四马拉牵的乳白色的马车。

马车之前，散布着一层青色劲装，胸前白色密扣的壮汉。

这些人奇怪极了，每人的颈前、胸前垂着一串经过毒剂侵蚀，干缩制成，大如拳头的人形骷髏头骨，经此如水月色，照射之下，阴森森白惨惨地，使人觉得有如寒风刺骨，恐怖万状。

马上的骑士，各个双睛暴吐精芒，一副吃人模样，看了不禁令人起疙瘩。

在那贴近马车的周围，却是数名身披白色蝉翼轻纱的妙龄少女。

他们各个均闪动着一双精湛如冷电般的明眸，姿色却显得是那樣的绝代艳丽。

而被群女所围绕中的这辆乳白色的马车，却是华丽无比，只见车蓬轻笼帘纱，且又嵌金镶玉，流苏垂珠光艳夺人。

立时之间，就在这座于林中的官道上，阴气森森；杀机弥布。在场众人，俱是双睛煞芒毕露，凝颜静立，蓄势待敌。

此刻，气氛凝结冰冻般地，沉寂如死，唯有霍霍如炬目光，在不停地无声地穿梭着。

蓦地，这片刻的沉寂，被激荡地漾起了无数道飘动的波纹。

“嘿嘿……”

无常吊客阴笑着，望了望刚赶到的金、银香主诸位，突敛目光，倏瞥凌震宇三人一眼，冷冰地道：

“娃娃！不用我说，现在你也该明白是为了什么事了！”

凌震宇满面仇恨，嘴角显出一丝冷酷，眉宇间尽现一层惨毒之色，两眼赤红的怒焰，喷射不止。

他闻言之后，鼻中怒“哼”一声，对无常吊客所言，犹若未闻一般。

这里的一切突如其来，扁小鹊仿佛置身雾中，懵然不知道来人是谁。半晌之后，他恍然大悟，环眼一瞪，瞄了水芙蓉一眼，怒冲冲地问道：

“水姑娘，他们可是黑杀教中的鼠辈？”

水芙蓉突然听到扁小鹊如此一问，当下连看都未看他，随即猛一点螭首，跟着秀目冷峭地一扫面前的众人，然后朝着那辆马车，厉声厉色地道：

“哼！看样子，我们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

扁小鹊听了，憋气毕露地大嚷道：

“哧！敢情你们这群人，是要找我们打架的？好，来吧！懒黑虎接下就是了！”

“哗啦啦！”一响。

扁小鹊的手兀自由腰际探去，一条乌光闪亮的连环擒龙爪，已然紧提手中。

水芙蓉见状，忙自拦住暴怒的扁小鹊，轻声道：

“扁兄，等一等再打！”

心急气躁，扁小鹊忙道：

“可是……”

水芙蓉柔声低语：

“等一下动起手来，你一人接着这先前而来，穿白袍的老魔，和他身旁的那八个白衫裙的姑娘，知道吗？”

扁小鹊忙自点头作答，大环眼怒火炽烈地，朝着无常吊客瞪去，而手中那条乌光闪光的连环擒龙爪，也示威似地一抖。

凌震宇星目注视着那辆乳白色的马车，冷笑抱拳道：

“在下突觉荣幸至极，堂堂称雄武林一派的黑杀教，竟然如此隆重地劳师动众，前来迎接在下凌震宇，我不知……”

“嘻嘻……”

语音未尽，蓦然听到乳白马车中，传出一串清脆无比的娇笑之声。

凌震宇闻声倏止语声，双眼眨也不眨一下，径朝马车望去。

水芙蓉和扁小鹊，也目不转睛地瞥去。

只见马车篷帘颤动，流苏轻响，抛帘而出的竟是一位，年约双十年华的少妇。

这少妇身笼翼纱，面容俏丽，肤色光滑如玉，两颊桃红，体态于翼纱的轻笼中，曲线毕露，婀娜若仙地轻移迈步，盈盈地来至马车之前。

她娇躯立稳之后，一双剪水明眸，莹光闪闪地流动着，一种欲焰焚心的冶荡之色，黛眉轻扬，仰脸朝着面前的凌震宇，娇艳妩媚地一笑。

跟着她轻挪金莲，趋前两步，倏而又止。

顿时全场之中，飘散开一缕幽香之气，弥漫在整个松林，使人闻之消魂荡魄，心神怡然，挑起人类最原始的欲念。

凌震宇忙懾心神，暗道一声：

“好个妖冶的女魔！”

此刻，那美艳若仙的少妇，轻启樱唇，贝齿外露，珠落玉盘，银铃般的声音，对着凌震宇娇柔地道：

“这位公子，敢问就是追魂客凌震宇？”

她言语依然回空之际，凌震宇双眼暴怒地瞪视着，眼射煞芒，昂首朗道：

“不错！在下正是追魂客凌震宇！”

接着，凌震宇冷然一笑，狠狠地道：

“你——你可就是那淫恶无比，人人得之而诛的‘黑妖狐’，黑杀教的教主？”

那美艳少妇，听了也不生气，却又是艳然一声娇妩无比的轻笑，双眸一瞟凌震宇，轻“嗯”了声，螭首微点，柔声答道：

“是的。我就是那黑妖狐，黑杀教的教主耿玉娇！不知你有什么意见？”

说着，她娇躯微扭，丰臀轻颤，那轻纱笼罩的双乳，纤腰、丰臀、玉腿，在这如水月色下，犹如袒裪裸裊，全身赤条条的，明艳照人……

顷刻之间，也秀目微展，媚笑着又道：

“凌……震……宇……你……好……英……俊……可……否……跟……我……”

她嗲声嗲气，语意未尽。

凌震宇猝听之下，不由怒火中烧，星目中，面颊上，冷酷残毒的一闪仇恨之色，厉吼一声：“妖妇，住口！”

蓦地，黑妖狐耿玉娇，秀目微罩一层轻蔑的寒霜，明眸幽怨

地一蹿凌震宇。

继而，他一扫身旁数尺远的金银香主，然后又仰首望着面前峙立待命的无常吊客师徒九人，接着她愠声地喝道：

“金衣，银衣，无常快速将这狂妄不知好歹的小辈，给我拿下来，不过，动手时小心一点，千万别伤害到他……”

她语音未毕，“唰——”地一声响，立时场中，光芒闪闪，众人手中均已长剑在握。

对方正欲动手，凌震宇右臂一举，表示稍待，他朝着耿玉娇，怒吼一声道：

“慢着，妖妇，少爷还有话要问！”

媚眼一蹿，耿玉娇轻声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

刹那之间，凌震宇的脑海，陡然闪过一幕血的惨景——鲜红的血，像火花似地暴闪，惨叫声音，仿佛来自地狱——凌震宇忿恨地一颤面部肌肤，怒目暴瞪着耿玉娇，狂声一笑，厉喝道：

“妖妇，十三年前，庐山天道庄中，群魔夜袭先父，‘紫金鱼鳞刀’凌世豪，你该永远不会忘记这等事吧！”

耿玉娇一听，心神俱怔。

凌震宇刻不容缓地道：

“妖妇，你看这是何物？”

白绫册子拿出，黑妖狐秋玉娇，身形微地后退两步，神色既惊又怒，明眸中立现恨意，瞪视着凌震宇，抖唇惊叫一声：

“阎王帖！”

凌震宇见黑妖狐耿玉娇，完全前后判若二人，杀机立浓，狠

“哼”一声，道：

“正是，你们群魔联袂签定的阎王帖，哈哈——”

就在同时，凌震宇手中拿出阎王帖之际，那峙立一旁的无常吊客，神情骤然一栗，目露惊芒。凌震宇冷酷仇恨地朗笑声未毕，那耿玉娇双眼杀气倏现，立时娇叱道：

“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她语音方落，无常吊客当先怪吼一声：

“丫头们，上！”

电闪般，白影倏晃，剑光暴射，排浪似直扑三人而来。

水芙蓉一看，纤手猛推扁小鹊，急喝道：

“扁兄快挡住老魔数人，手底下千万不要留情！”

扁小鹊急答：

“好的！”

乌光暴闪，连环擒龙爪飞舞。

而金、银香主呢？

也各自飞身，凌空逾丈，飘离坐骑，金芒万丈，月光之下，闪闪一波光影，直扑凌震宇同水芙蓉而来。

水芙蓉娇叱一声，娇躯疾晃，扬手抽出长剑，立时剑光暴射，腾起身形，直朝银衣香主八人，挺剑迎去。

同一时间——

凌震宇怒啸倏起，双掌疾出，掌风飏然，径向扑势万钧的八个金衣香主，当头截下。

倏然，那峙立一旁观战的黑杀教教主耿玉娇，体笼轻纱的纤腰微折，樱口初绽，媚眼频展，娇声地脆笑不止。

然而，她淫荡漾水似的俏目，竟是眨也眨一眼地，盯住着被

围在八名金衣香主中的凌震宇身上。

此际，场中叱喝连连，马嘶不歇。

剑光掌影，翻滚如轮。

凌震宇这时已被八个金衣香主，八支金芒闪耀的长剑，围在核心。

可是，凌震宇的身形依然飘游不停，趁隙递掌，掌势沉稳，狠猛异常。

八位金衣香主，其中一位狂声喝道：

“姓凌的，大爷今日要报那数日前，古刹内一战未果之仇……”

凌震宇调侃道：“别忘了你们教主交待，千万别伤害了我！”

耿玉娇怒喝道：“少废话，快拿下！”

接着，其中一位金衣又道：

“凌震宇，现下要你尝尝大爷们，黑杀教‘八卦金剑阵’的厉害！”

朗笑一声，凌震宇狂喝道：

“哈哈，来吧！我就不信八卦剑阵，有什么了不起！”

凌震宇狂傲而轻蔑的语气方毕，立刻感觉到周围剑势骤增，金芒炫目，剑气浸肤生寒。

顿时，金光万道，如网如幕的径朝着凌震宇的顶门罩下。

凌震宇狂风般猛然向后翻去，他的身形快得无可比喻，而对方的剑芒，也如八条夺目金蛇，挟着雷霆之势刺到。

这八个金衣香主，毫不容情，凌震宇身手矫健，一无畏惧地周旋在高手之间。

他穿、掠、纵、横，浑身迸射着金光冷电，有如一个能呼风

唤雨，驭云驾雾的天神。

那金衣香主们，按照八卦中的乾、坤、震、艮、离、坎、兑、巽不同方位，围攻凌震宇。

凌震宇并没拔剑，他仅凭着一双肉掌，和这八名香主对抗。瞬息间，他们已互展了三十六招。

“哈哈！”

凌震宇仇恨残毒地狂笑一声，身形倏然转动，将先天气功运至双掌，排狂涛，激怒浪，以掌风在身旁布成一层无形的气墙。

“啊——”

忽然，一声尖锐的惊呼，滑空而过。

凌震宇闻声，心下遽惊，一丝意念泛起：

“我要速战速决！扁兄和蓉妹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电掣之下，凌震宇意念已定，激昂一声怒啸，身形疾然如鹤一般，趁隙蹿起，冲空而上，怒喝道：

“小子们，给我躺下吧！”

他声出掌击，身形就空回旋一折，吼声未落，掌出如电，迅速施展连环掌中的第三式，“力转乾坤”。

只见凌震宇的双掌狂飏，“飒！飒！飒！”狂蜂嬉蕊般，席卷八人手中长剑。

“呛！”然一声巨响。

原来，有一位金衣香主的剑，被凌震宇扣住，他即借这一柄剑，圈上其他的七柄，顿时星火迸射，手腕立刻觉麻痛不已。

须臾，凌震宇落地分袭八人胸际。

站在华丽马车前的黑妖狐耿玉娇，秀靥立变，惊容密布，骇然一声疾呼：

“金衣，留神！”

谁料，呼声未落，八人虽然知情，可是想撤身避过，无奈已是不及。

“砰！砰……”

一连数声中掌之声。

接着，如猪被杀般的惨嚎，凄厉尖锐地滑过夜的长空。

几道金影飞出，被击中的金衣香主，飞落在场外松林深处，各个口吐鲜血，脸孔模糊，惨不忍睹地瘫痪晕厥过去。

这也不过是瞬息间的事，凌震宇一招力转乾坤，竟然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八卦金剑阵，实在非常人所能，只因为他是凌震宇。

他一式奏功，赤红的星目，迅扫场中情形，只见扁小鹤，手中一条乌光的连环擒龙爪，犹如矫龙行空般，疾舞正烈，嘴中嚷嚷叫个不停。

这时，凌震宇转眼又瞥，那被围困在银衣香主八人中的水芙蓉，不禁面泛骇人之色。

原来水芙蓉已处在险象环生之境，只见她脸现苍白，香汗淋漓，娇喘不已，步法招势，均已缓缓迟滞，只怕不能再支持三招五招。

当下，凌震宇毫不犹豫，大吼一声：

“蓉妹，我来助你！”

语音未了，凌震宇飞身电射，加入在战圈之中，力敌银衣香主八人。

水芙蓉在萎顿中，忽然听到凌震宇朗喝之声，芳心一喜，精神大振，手中长剑突射一道银虹，疾然翩飞起来，径取对方要穴。

凌震宇看准微隙之地，疾闪身形，进入八个银衣香主的剑圈

中，星目暴闪，两道凌芒，电旋扫掌，奋力抢攻。

而那旁的扁小鹊，傻声傻气地嚷道：

“老怪物，让你尝尝我蛊母师父传给我的金龙探爪！”

无常吊客闻言，怒“哼”一声，道：

“黑小子，待我先送你回姥姥家吧！”

懒黑虎扁小鹊“嘿嘿”一笑，旋身一抖乌亮的擒龙爪，扫向身后左右游走飘忽，剑影闪闪，招招专取八个白衫裙的年轻少女的要害。

这当儿，无常吊客狞容倏泛，双睛暴吐寒芒，杀机浓浓地沉喝道：

“黑小子，接着我这掌吧！”

懒黑虎扁小鹊已展开了擒龙探爪的招式，立刻觉得无常吊客巨掌迫至，他不敢怠慢，身形滴溜溜的一挪，躲过挟雷霆万钧之势的来掌。

“嘿！”他一声虎吼。

擒龙探爪就空一折，一道乌光，“哗啦啦”，闪电一般，径截无常吊客颈间的“咽喉”。

扁小鹊一爪掷出，睁大环眼，乱嚷乱叫道：

“老怪物……服不服，我黑大个懒黑虎扁小鹊？”

无常吊客火冒三丈，满面怒容，“呸”了一声，步法骤移，双掌疾然印向扁小鹊胸际的“将台”。

扁小鹊微微一笑，一扬连环爪头，兀自卸去来掌掌劲，欺身缠向无常吊客面门。

接着，扁小鹊又大喝道：

“老怪物，休想！”

无常吊客师徒九人，围攻一个扁小鹊，居然无效。当下，心中不由大吃一惊，窘容毕现，适才那一攻必克的锐气也减去大半。

眼见无常吊客要被扁小鹊的擒龙爪，缠住颈头。

无常吊客也非泛泛之辈，心中虽然忐忑不安，但在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形本能地一闪，仅分毫之差，扁小鹊的一条擒龙爪，“呼”地一声，落空扫过。

“退！”八位银衣香主中，有一个疾叫。

正在此际，围攻凌震宇与水芙蓉的八个银衣香主，银光一闪，分身跃落丈余之处。

原来，凌震宇又是暴吼一声，旋身再施出一招力转乾坤。

只因，黑杀教中，八个银衣香主，突然瞥见凌震宇眼露凶光，怒吼声随之而起，身形凌空已知来的招非同小可。

所以在他旋身出掌，排山倒海，疾坠分袭而来之际，早有其中银衣一人急喝道，因此八人同撤身形，飘退逾丈。

凌震宇就在这招未果，坠身而下的一刹，闪睛看见水芙蓉，娇容萎顿，身形晃动。

不知所措，凌震宇暗道一声：

“这该如何是好？”

思忖间，身形立稳原处，旋目疾视全场。

此刻，那身笼轻纱的黑杀教教主耿玉娇，这时已是花容失色，黛眉紧锁，秀颊上，依然罩着一层寒霜的冰冷之色。

然而，她却无一丝一毫动意，仅只是秀目含威，冷峭逼射地瞪着，怒火炽燃中的凌震宇。

凌震宇垂目一瞥，身旁的水芙蓉，心下不禁暗吃一惊。

斯时，水芙蓉已萧穆万分，盘膝端坐，在适才被困的场中，她明眸中湛然地闪射，两道如炬的寒芒，秀靥带笑，怒视黑杀教教主耿玉娇。

凌震宇心中已悉，现下的水芙蓉，欲作什么。是以，他暗下敛神息虑，随侍在侧。

“呜——呜——”

遽然，一股尖锐激越的笛声，游旋于斗场的夜空之中。

乍闻笛声，在场众人，除了凌震宇一人之外，其余的人，均面色一变，似是都被这“呜——呜——”，穿心裂腹的笛声，震闭周身百穴一般。

激战中的懒黑虎扁小鹊，大环眼傻瞪瞪的，突然停战了！

无常吊客师徒九人，也像中了邪似的，抱兵息鼓。

笛声依是劲锐无比，激回于场中。

突然，黑妖狐耿玉娇，目含惊疑之色，杀气毕露，敛气祛虑，疾然盘膝坐下，双眼微微合阖，沉容凝颜地，运起一种上乘的内功，倾力抵住这侵骨蚀髓，劲锐万钧的笛声。

而扁小鹊满头大汗，面显苍白之色，身躯不支地一晃，眼看就要栽倒当场。

“哦……哦……”

扁小鹊的喉间，发出一种异声。

他瞪眼咧嘴，痛苦万千的，伸手入怀，掏出一支墨黑玉瓶，倾出一粒乌黑的丹丸，迅速无比地塞入自己口中。

蓦地——

北面的官道上，黄尘滚滚，蹄声“得得”，朝着正南松林，飞驰而来。

月光下，凝神朝着飞扬的黄尘望去，约莫可见飞驰而来的，是一匹乌黑乌黑的健驴，驴上坐着一个黑衣老太婆。

不一会儿，一骑人驴，来到松林外十丈之处，一声苍哑的吆喝声，倏停飞蹄。来者正是那去而复返的“夜叉女”屠慧君。

她老脸紧绷，面现怒容，望着松林之中。

而也就在此刻，松林的正南方，约三里许的官道上，也有两条人影，如矢飞奔朝松林而来，他俩轻功之高已在武林排名之内。

这林中即将平息下来，在场众人，对林外之事一无所觉。

倏然，水芙蓉的笛声停了下来。

她粉腮依然是沉凝，萧穆，杏目圆睁，仍含冷峭的杀芒，酥胸起伏，急遽地娇喘着。

这时候，凌震宇心神为之一松，他急忙深吸了一口气，转眼一望身旁端坐未移的水芙蓉。

他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心下不由大吃一惊！

只见，水芙蓉此时，微阖着秀目，不生一言，默默调息着。

现在，他已经明白，水芙蓉为了拚力吹奏那曲魔意断魂，克制顽敌，真元消耗。所以，端坐未起，暗自运功，调息归元。

然而，也就在此时，那黑杀教教主耿玉娇，已经缓缓站了起来。

她一闪双眸，狠狠地盯着凌震宇，和那盘膝调息的水芙蓉，……半晌未响，眼含杀机地，露出一丝狞笑。

随之，她款款一挪那曲线毕露的娇躯，微微地颤动着，冷冷地道：

“凌……震……宇……老娘恨你入骨……不错！十三年前

的一个夜晚，老娘参加了一次武林中，一桩大快人心的歼仇之战……哈哈——”

说着，她双眸突然闪出两道煞芒，纤腰微摆，乳峰，丰臀颤抖，娇媚而淫毒地发出一串尖笑。

凌震宇闻言之下，怎么不令他面泛仇恨之色，心中倏涌杀机呢？

他又看见，当年那群魔攻他父亲时，一场血淋淋的惨剧。

然而又回忆着，那救他脱离魔掌的恩师“七禽叟”，在他别离前，为他述说，当年那场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时时刻刻想着、念着复仇，杀尽天下所有的杀父仇人，以祭父亲在天之灵。

“啊——”

无常吊客突然大喝一声。

懒黑虎扁小鹊，疾一旋身，大嚷道：

“老怪物！还想大打一场吗？”

语毕，他大环眼乌油油地，死盯着无常吊客，眨也不眨一下。

## 十三、火灵官 来至幽冥

黑妖狐耿玉娇，忿忿地望着凌震宇，幽幽地道：

“凌震宇，我想你会懂得我为什么，这等迁就你，唉！在你这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我……我会给你一丝柔情……让你在这短短的人生过程中，享受一次极其原始，而且美妙、刺激的享受。”

说着一顿，她迅速又道：

“凌震宇，你太年轻……到时候，也许要我教导你一番呢！哈哈——”

语毕，她缠绵动人地一笑，目光中又流露出，一种冶荡的神色；她现在在媚笑的眼神，正狂热地、贪恋地盯着凌震宇。

凌震宇脸似寒冰，两眼如电，他对黑妖狐耿玉娇的挑逗，视若无睹，而她那嗲声嗲气的媚态，真有些令人作呕。

在他的面颊上，突然浮出一丝冷酷、仇恨惨毒的笑意。

继而，凌震宇狂傲地喝道：

“你死到临头，还不忘淫恶？哼！现下，少爷已无话对你说了，三招之内，定取你命！”

黑妖狐耿玉娇，尖笑一声，双眸凌芒暴射，轻蔑地道：

“凌震宇，这不是唱戏，你以为那么容易？”

凌震宇厉色地道：

“我们不妨试试看！”

耿玉娇听后，粉腮一沉，身躯向后倏撤三尺，展目无语地望

望他，像是在想着什么？

凌震宇狂傲地扬眉，冷冷一笑，道：

“你害怕了？”

话声甫落，挥身而上。

“站住！”耿玉娇及时厉喝道：

“凌震宇，什么叫怕？何况，动起手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你敢断言？不过，我不愿死在这荒林旷野的地方！”

凌震宇倏然止步，大喝道：

“你想死在什么地方？”

“死在我黑杀教中的香闺中。”耿玉娇幽幽地道：

凌震宇微思之下，轻蔑一声冷笑，道：

“哼，你倒想得不错，可惜我不会容你啦！”

“凌震宇！难道你也怕了吗？”

“哈哈！怕？怕你？”

耿玉娇立道：

“如你不怕，三日后，深夜请来敝教……”

凌震宇剑眉一轩，星目微转，毅然朗道：

“好！我就多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的深夜，少爷即赴你的淫窟，收你性命！”

耿玉娇粉腮突泛悦色，明眸冶荡荡地微转，望着凌震宇嫣然一笑，嗔声娇道：

“银衣速将金衣扶上马去！”

说罢，微仰螭首，娇躯一挪，望着凌震宇与水芙蓉身后，那正与扁小鹤僵持峙立的无常吊客，缓缓声道：

“无常，我们走吧！”

无常吊客闻言，并未言语，只是双睛暴瞪，望着黑妖狐耿玉娇发呆。

扁小鹊见景，大嚷道：

“老怪物，你还不动！难道还想和我懒黑虎大打一场不成？”

水芙蓉此刻睁开秀目，眼中煞芒逼视着场中情形。

当她看清一切，心中已经有数，于是微启樱口，两眼一闪威凌之色，娇叱一声道：

“黑妖狐，你想得倒好呢！姑娘会这么容易让你走吗？”

凌震宇一听，立知水芙蓉调息已毕，但因事发猝然，他急忙转回头，望了一眼水芙蓉，正要出言拦阻之际——

耿玉娇媚笑一声，冷电似地望着她，狞笑说道：

“小丫头，你我并无旧仇宿怨，你……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水芙蓉依然端坐未动，明眸狠狠地盯着耿玉娇，鼻中微微“哼”一声，怒叱道：

“你我之间，说来并无仇恨，但……凡是与我震宇哥有仇的人，就也是跟我有仇。所以，我的笛，跟你有仇，我的剑也跟你仇！”

黑妖狐耿玉娇，冷然一晒，道：

“原来，你这小丫头是吃醋了！”

说着，她一瞥凌震宇，粉腮上，又是冶荡荡妩媚的一笑。

此刻，水芙蓉回眸一看，那仍围绕着她而立的银衣香主，又狠狠地对耿玉娇叱道：

“黑妖狐，你座下的银衣香主，曾经赐赏过姑娘一剑……”

说至此，语音一顿，怒道：

“姑娘，如今是要索那一剑之仇！”

笑颜不减，耿玉娇道：

“既然如此，三日后，你也跟凌震宇到我黑杀教总坛来就是了。”

怒“哼”一声，水芙蓉娇嗔道：

“你休想，今夜就是你丧命之时！”

此言一出，全场的人，皆为之一颤。

水芙蓉言毕，疾然垂目一瞥玉笛，纤手倏抬，顿时，一丝轻若游丝的笛声，缭绕在众人耳畔。

缕缕的笛声，开始很轻柔，就仿佛白云下，青山上，一缕清泉缓缓流过，令人心里充满空静和欢乐。

随之，疾转激昂，杀伐声起，一时战云密布，鼓鼓震天。

而就在水芙蓉笛声倏转之时，松林北面，突传一声如夜泉般的长笑。

“嘎嘎……”

长笑之声，滑空而过，声若裂帛，干嘶刺耳至极。

突然，随着长笑之声，一团黄腾腾的飞尘，风卷败叶一般，即由耿玉娇的一队人马后，官道之上，直朝众人箭射而来。

飞扬翻滚的黄尘未消，众人举目瞧去，眼前一条黑影一闪，就见那团翻滚而来的黄尘之中，飞起一个全身尽黑的矮小之人，眨眼已临众人头顶之上。

“嘎嘎……”

凌空落下的人，停住了那声如夜泉般的怪笑。

顿时，耿玉娇的身旁，突然多出了一个人。

来人身形未稳，咧嘴急叫一声，道：

“娇儿，不可逞强，这丫头的笛声，乃是魔音断魂，现下立

刻下令走吧！”

凌震宇与那扁小鹊，早将来人看清，她就是停在十丈外的“夜叉女”屠慧君。

耿玉娇闻言，神情疾振，粉腮一惊，娇躯微晃，启口喜道：“师父！是你老人家……”

一语未毕，她紧紧扑身过去，依在黑衣怪婆的怀中了。

屠慧君先笑着轻抚着怀中，黑妖狐耿玉娇肩膀，道：

“一切由师父在，别担心！”

随即展目狠盯着面前端坐吹笛的水芙蓉，厉喝道：

“丫头，这是你自己找死！休怪得我老姬，对你下狠手了！”

她语音未了，只见扬手抖出一缕乌光，闪电般地朝水芙蓉门面射来。

凌震宇双目电射寒芒，当下不敢怠慢，飞身疾扑，用掌劈下袭击之物。

身子起飞之快谁也没有看清，只听见——

“冬！”的一响。

袭击之物，已坠落在水芙蓉面前一尺处的官道上。

凌震宇怒目一扫屠慧君袭击之物，不由大吃一惊，怒声喝道：

“好个歹毒阴狠的怪老婆子，居然用铁宫灯来伤人！”

气定神闲，屠慧君咧嘴狞笑道：

“娃娃，你劈了我的铁宫灯，究竟与老姬的徒儿，有何深仇大恨，说来我听听！”

勃然大怒，凌震宇忿然道：

“我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

屠慧君闻言，惊目望着身旁的爱徒耿玉娇，缓缓地问道：“老姬怎么从没听说过，娇儿，是有这回事吗？”

黑妖狐耿玉娇螭首看着屠慧君道：

“师父！我……”

屠慧君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快说！别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的！”

黑妖狐耿玉娇一听，颌首微笑。

面色一沉，屠慧君道：

“娇儿，那你今日可要还这娃娃一个公道，免得武林中人笑我们师徒，以多欺少！”

耿玉娇秀目轻扬，瞟了凌震宇一眼，轻声对屠慧君道：

“师父，我刚才就答应他，在三日后，于黑杀教的总坛，还他一个公道！”

屠慧君脸上显出一丝神秘而奇怪的神情。

这种神情也许是喜色，也许是忿怒，没有人猜测得出她心里到底想什么。

黑衣怪婆屠慧君她可知道，这种神情代表着什么。

未待耿玉娇语毕，立时问道：

“那娃娃答应你了吗？”说着，无意中又朝凌震宇望来。

横送秋波，耿玉娇答道：“他已经答应了。”

屠慧君双眼暴瞪，望着凌震宇厉喝道：

“娃娃，你既然答应了，为何还这般无理取闹？该不是得理不饶人吧！”

凌震宇心中一想，反正是百口难辩，于是，忿忿喝道：

“我凌震宇一言九鼎，你们赶快滚吧！”

耿玉娇闻言，俏目之中，闪露出一丝冶荡的笑意，她抬头望着怒容满面的屠慧君，柔声细语说道：

“师父！你多少年来，难得看我一次，现在没有事了，我们暂且回总坛吧！”

屠慧君一敛怒容，转眼望着耿玉娇，然后一扫周围教中之人，两眼又微现惊色，道：

“娇儿，你快回到马车上，待我将你教中的这些孩子们，穴道解开……”

耿玉娇身躯微移，转过脸来，展目一瞟凌震宇，樱口初绽，又是消魂荡魄的一笑。

随着，娇躯婀娜地扭摆着，纤手不停为周围呆立的数名妙龄少女，拍开穴道，这才进入那辆华丽无伦的乳白色马车之中。

屠慧君语音方落，就见她身形倏晃，直若是一缕黑烟盘绕，游行在那些被水芙蓉笛声震住的教徒之中，替他们解开穴道。

当众人穴道被解，各个又是双眼暴张，由他们的眼光之中，可看出悻悻之色犹在。

而那端坐在官道旁的水芙蓉，也不知何时，将玉笛放了下来。

屠慧君解开穴道后，身形依然在马车前，满面狞色地望着凌震宇与水芙蓉，怒声喝道：

“娃娃们，老姬的黑色夺命灯，如今又出现，不过还是那句老话，暂时将你们小命保留，一日后……嘿嘿……”

说着，她双眼立张杀机，仰首咧嘴，响起一串嘿嘿的阴笑。

这时，就在屠慧君的笑声中，水芙蓉立起身来，站在凌震宇的右方。

而扁小鹊环眼一闪，身形疾挪，倒提着乌光闪亮的链子爪，来至凌震宇的身左。

三人并肩地峙立着，六只闪闪灼灼的明眸，凝定地仇视着屠慧君，及黑杀教中的众人。

屠慧君不屑地一“哼”，转头朝着华丽的马车说道：

“娇儿，下令，我们回去。”

语毕，耿玉娇轻掀开嵌金镶玉，流苏垂珠的车帘，露出一张俏丽绝代的秀脸，转目一扫全场中众人，喝令道：

“银衣，速启程回总坛！”

八名银衣香主躬身答道：

“遵命！”

语音甫毕，人头攒动，马嘶车响，倏起一阵喧哗。

片刻之后，黑杀教中回程的阵式，已经站妥，数骑人马，以及，那辆众女围绕，四马拉牵，乳白色的华丽车马，均已掉头而去。

那无常吊客，斯时也已率领着他座下的八名白衣裙的女弟子，闪身跃到黑妖狐的车马之后。

屠慧君仍然面对凌震宇三人，屹立未动，她身旁却是黑影一闪，一头乌黑发亮的小毛驴，不知何时跑到她身边。

当下她回过头去，嘶哑地朝华车之内道：

“娇儿，先走吧！老嫗有追风儿，不用片刻我会追上你们的！”

屠慧君说罢，车中一声娇应之后，道：“银衣，开路吧！”

言讫，众马一声轻嘶，泼蹄而去。

一时间，官道上，黄尘滚滚，车声辘辘，这群黑杀教徒，飞云驰月一般，绝尘而去。

眨眼间，黑杀教的一行人马，已在百丈之外。

屠慧君此际倏然仰首一阵鼻笑，顿时，伸手指着面前官道上，她适才现身之时，抖手飞出一道乌光而来的“黑色夺命灯”，磔声说道：

“娃娃们，这盏宫灯你们留下吧，三日后，你们再还给老姬，嘎嘎……”

她语方尽，咧嘴发出一串怪笑。

笑未完，只见身形一晃，飘风般落到驴背上，转头抖缰，黑驴一声长嘶，四蹄泼风，朝着方才马车方向去向，扬长而去！

就在这时，三人不禁大吃一惊，身形倏然都往后撤退数尺。原来，三人俱察，凌空迎面袭来的一条金影。

倏忽间，三人身形未稳，即见那突袭而来的金影，直若流星似的，眨眼功夫就飞落在面前的官道上，那盏黑色夺命灯旁。

三人都吃了一惊，展眼细看，眼前所呈现的，竟然出人意料之外。

原来，有一个老者，纵落在三人面前。

这突现的老者，红发狮鼻，浓眉大眼，满面笑容，身穿一袭曳地灰袍。

而那先前飞射而来的一条金影，竟是一只全身金毛闪闪的火眼金猴。

此刻，它正蹲伏在屠慧君留下的那盏黑色夺命灯旁，更奇特的，是这只长约尺许的火眼金猴的手中，拿着一面令牌，上面绘着一幅太极图。

凌震宇、水芙蓉与那扁小鹊，正对这突现的老者与金猴，发怔之际——

突然，又由背后松林之外，飞驰而来两条人影，其速度之快，无以言喻。

一会儿的工夫，那两条人影，已来到三人身后丈地之远。

两人飞快的脚步，忽然停止了。

此刻，凌震宇三人面前，那位先前而来的，一猴一老，正双眼炯炯地，注视着他们的身后。

莫非他们身后有什么？

凌震宇、水芙蓉与扁小鹤，电忖间，已觉身后有异了。

在三人心想旋身一看的刹那，突然，背后传来三人皆觉得熟悉的口音。

旋即，一声嘻笑，接着大嚷大叫地道：

“哈哈！好你们三个小兔蛋，原来全在这儿呐，害我老婆子找苦啦！”

但也就在这声音，暴起之际——

凌震宇三人，早就转过身来，展目一瞥，来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与那位蓬头垢面的老叫化子。

银拐婆婆又嚷又叫，一语方毕，面色一沉，铜铃眼微惊地一瞪，兀自望着，三人身后的，那个一猴一老，发起怔来。

而那与她同来的老叫化子，此时也不例外，他双眼暴闪，两道惊芒，觑定着那前来的老者发愣。

凌震宇与水芙蓉，立觉得银拐婆婆和老叫化子裘羽，神色讶然，定有蹊跷。

所以，也不约而同，回首一望，那先来的老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奇怪的是，那老者也正含笑着，望着银拐婆婆，与裘

羽二人。

懵懂的扁小鹊，对此刻的情形，混然未觉。

当下，一见来人中，有一个是他见过的银拐婆婆，不由喜上心来，大环眼一瞪，就咧嘴“嘿”的一笑，兀自大嚷道：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银拐婆婆来了！”

他环眼连眨两下，又嚷道：

“银拐婆婆，我……我们这儿，遇见鬼啦！”

说着，扁小鹊转头一指，嚷嚷道：

“你看！方才我们刚打跑了黑杀教中的一干人。”

然后又暴瞪着大环眼，继道：

“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火眼金猴，冬！紧接着，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红发老头……”

懒黑虎扁小鹊，指天划地地大嚷着。

他语音至此，大环眼突地一瞪，立将话顿住，忙自转过身来。

凌震宇和水芙蓉的心里，也是百疑不解，思忖未定，所以对这适才扁小鹊一阵狂嚷猛叫，也未加拦阻。

银拐婆婆与那老叫化子，就在扁小鹊大嚷中，二人双肩微晃，身形已来到凌震宇三人身旁，满面肃容地，望着那位老者。

这时候，双方都是一言不发，默默地对峙着。

此刻——

扁小鹊大环眼一眨，“哗啦啦”一声响，兀自由腰间抽出，他那条乌黑发亮的链子爪，瞪眼咧嘴地，朝着老者暴嚷道：

“红发老头，你为什么不说话？有什么话，你就赶快说，我……我扁小鹊的睡瘾又发啦……”

正说至此，银拐婆婆忙拦阻扁小鹊，道：

“傻小子，你安静些！”

银拐婆婆脸色疾敛，衿衽一礼，恭谨地朝着面前那年逾古稀的老者，轻哑地一笑道：

“老人家，可是数年前落难在黑杀教的‘火灵官’鲁大先生？”老者闻言，慈祥一笑，宏声地道：

“哈哈！岭南侠女眼力果然不差，老朽正是鲁道亨……”语声甫落，银拐婆婆同那老叫化子，二人同声说道：

“恕晚辈未察仙驾之罪！并请宽恕适才孩子们，对您老的鲁莽……”

“哈哈……”

火灵官鲁道亨，仰面一串喜悦地朗笑。

银拐婆婆一听鲁老先生，一串朗笑，内心中的紧张，方松懈！鲁道亨浓眉一轩，望着扁小鹊，笑道：

“孩子，抬起脸来，望着我，我有话要说。”

语毕，麦晋芬转目一望扁小鹊，笑嚷道：

“傻小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必改，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原来，扁小鹊一见麦晋芬对此人，都是这样毕恭毕敬，自己竟不知好歹，瞎眼乱嚷胡说了一阵，心中突然觉得有些愧意。

虽然，他对此人还不知底细，可是究竟莽撞了一点。

扁小鹊迟缓地抬起头来，一敛满面愧疚之色，仍是痴憨傻气地，闪着一双大环眼，望着鲁道亨。

斯时，麦晋芬和凌震宇等五人，均是注定着鲁道亨，百般希冀地等他发话。

有顷，火嫌官鲁道亨，面色遽肃，沉声说道：

“老朽夫妇二人，虽是罹难黑杀教五十多年……唉！屠慧君，至今为了她那两株……”

他语音至此，面现颓然地，煞住后面的语意。

继而，他两眼愤然暴张两道凌芒，一扫他面前的凌震宇和水芙蓉，愠然自语道：

“哼！反正，我不要那老魔如愿已偿！”

他顿了顿，一指凌震宇与水芙蓉，转目朝着银拐婆婆问道：

“这两个娃娃，可是与你在一起的人？”

麦晋芬望着凌震宇二人，忙道：

“这男娃儿，是关外七禽……”神色一紧，鲁道亨摆手拦阻道：

“侠女，不必言细，老朽时间不多！”

说着，他悦色又现，望着凌震宇道：

“你们俩人，可愿与老朽同行？”

凌震宇与水芙蓉从鲁道亨出现到现在，除了惊讶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今又听到鲁道亨说的话，二人更加一愕。

二人不知所措地，各自朝麦晋芬投以祈求的眼光，他俩都希望银拐婆婆，能给自己一个很满意的意见。

婆麦晋闻言现情，心中早就有谱，所以，当凌震宇和水芙蓉，征求她的意见时，她忙自将那铜铃眼，望着二人，极表赞同地眨了两下。

火灵官鲁道亨，早将此情，看了眼中，当下微微一笑，道：

“侠女，答应不答应，都不勉强，老朽先行一步，如愿与老朽同行，速让这俩娃儿，出了这松林后，往北走约里许处，有一座荒废的坟冢，到了那里老朽将遣金猴引导……”

说到这里，语音未尽，他垂目一瞥，立于那盏黑色夺命灯旁的金猴，忙道：

“猴崽，我们走了！”

“了”字未出口，他身形微晃，淡烟一缕，眨眼已失踪迹。那只火眼金猴，随着也是一缕金影，尾随其后，射向林外而去。

麦晋芬与水芙蓉等五人，凝神静虑，目送走鲁道亨，与那只金光闪烁的火眼金猴之后，都是惊讶不已，良久仍旧望着鲁道亨消失的地方。

那火灵官鲁道亨，离去的身形之快，竟然是五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地一种高超绝伦的轻功绝技。

也许，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如此高的轻功。

尽管麦晋芬与她身旁而立的老叫化子，俱是武林中的奇人异士，但见了此技都当场愣住了。

何况别人，别人更不用说！

有顷，麦晋芬才回眸一瞥，官道中央，那盏乌黑的夺命灯，铜铃眼一瞪，望着凌震宇，惊讶道：

“小伙子，这盏黑色宫灯，可是那女魔屠慧君所留下的信物？这是怎么一回事？快说给我老婆子听！”

麦晋芬哑着喉咙一嚷嚷，大伙都被她惊醒了过来。

懒黑虎扁小鹊闻言，首先指手划脚，答道：

“婆婆，我……我懒黑虎都知道，由我来说给你听！”

银拐婆婆麦晋芬，铜铃眼一瞪扁小鹊，双眉紧皱，没好气地喝道：

“傻小子，你还是一边凉快吧！”

“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你吗？”扁小鹊莫名其妙地道。

“你废话太多，叫我受不了。”麦晋芬道。

接着，她望着凌震宇道：

“小伙子，你简简单单地说一下，就成了！”

凌震宇闻言，一瞥身侧静水芙蓉，才将那晚离开白家堡之后的事，简略地述说了一遍。

麦晋芬静静地聆听至此，兀自嚷道：

“小伙子，你奇怪，我与这老要饭的，为何突然失踪是不是？”

凌震宇忙自点了点头道：

“是的！”

这时，银拐婆婆麦晋芬恍然记起，回头一看自己身侧，那位蓬头垢面，鹑衣百结，背背一只红色酒葫芦的老叫化子，转头又朝凌震宇同扁小鹊，咧嘴一笑，嚷道：

“小伙子，我一直也没有空暇，为你介绍这个老要饭的呢！”

扁小鹊抢道：“我懒黑虎认识他，他……他爱喝酒！”

麦晋芬铜铃眼一瞪，轻叱道：

“傻小子，你跟我老婆子捣蛋，是不是？”

扁小鹊见麦晋芬有些光火了，于是，偷偷地白了她一眼，作着敢怒不敢言的鬼脸，闪身避在凌震宇的身后，不发一言。

水芙蓉美眸一闪，望着一老一小，针芒相对，滑稽梯突的模样，竟也忍不住地“噗哧”地笑了。

老叫化子此时也微笑，望着扁小鹊，垂脸噘嘴的惨模样。

脸色一缓，麦晋芬笑道：

“小伙子！这就是‘侠丐’裘羽，裘老前辈。”

凌震宇一听，忙上前拱手见过。

懒黑虎扁小鹊一眼看到麦晋芬正在瞪他，当下嘎嘣地，也向侠丐裘羽拜见一番。

“呵呵呵……”

银拐婆婆麦晋芬绷紧着面孔，望着懒黑虎扁小鹊的窘态，又傻又愣，不由一松面孔，也禁不住地，哑声大笑起来。

“哈哈……”

侠丐裘羽老叫化子，原来也是位疯疯癫癫的人物。

正待大家笑过一阵过后，老叫化子裘羽一对缝眼，望着麦晋芬，笑嘻嘻地道：

“老婆子，老叫化子的酒虫又作怪了！”

说着，他转眼一看扁小鹊，接着又道：

“这傻小子的睡虫也上来了，我看这里的事快点结束算了！……老叫化子也好找个镇落，喝一顿陈年花雕，这傻小子也该找个地方，睡上一觉！老婆子，你以为如何？”

懒黑虎扁小鹊一听，要找个地方让他睡觉，从心里头高兴地大叫起来。

“我赞成裘老前辈的建议！”

他瞪着大环眼，傻望着麦晋芬。

麦晋芬不慌不忙，觑着老叫化子裘羽，笑嚷道：

“老要饭的，你再忍耐片刻吧！”

说着，她对凌震宇一笑，接着道：

“小伙子，在白家堡中，你们追那天外飞煞聂元霸去的时候，老婆子与老要饭的，也就在那节骨眼，又发现怪事了！”

语意至此，她顿了顿，铜铃眼一翻，续道：

“发现了那桩怪事，当下我们都大惊失色，谁会料到，就在

老婆子身后的衣服上，贴了一张白绢，白绢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数行黑字……”

这时，凌震宇、水芙蓉与扁小鹊三人，一闻竟有如此怪事，心中也不由吃了一惊，各个张口结舌地，望着麦晋芬这不可一世的银拐婆婆。

停了片刻麦晋芬继续道：

“你们不要奇怪，那人的武功可比我老婆子强多了！”

这句话，不用她说，大伙心里也有数。

麦晋芬道：

“当下，我与老要饭的，展目一瞥，那张字条，心中又是一惊，那时这才知道，老杂毛与老妖医，他们俩人早就被黑杀教，那位小狐狸精耿玉娇，秘密地掳走了！”

凌震宇这才知晓，原来二人突现白家堡，就是如此。于是，他满面疑容地抢道：

“婆婆，怎么那玄真道长，与青城妙手老前辈，会陷身在白家堡呢？”

“被他们掳去的。”

银拐婆婆忽地怒声大嚷。

扁小鹊听了，雷吼一声，情急地暴嚷道：

“什么？我师父被他们捉去啦？婆婆，我师父现下真的在黑杀教？”

铜眼一翻，麦晋芬愠声道：

“是的！你要怎么样？”

血脉奋张，扁小鹊急吼道：

“我要去黑杀教，把他们杀个精光，救出我师父来！”

他语声未落，大环眼立张杀芒，“哗啦啦”一声响，抖出连环擒龙爪，身形倏晃，拔腿就跑。

银拐婆婆麦晋芬铜铃眼暴瞪，满面怒容，早就算准了傻小子扁小鹊有此下策，所以即忙伸出手，抓着正欲前冲的扁小鹊的臂膀。

继而，老脸紧绷，她怒冲冲地嚷道：

“傻小子，就凭你这点本领，想单人匹马地独闯黑杀教？我看你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怒火焚心，扁小鹊暴吼道：

“婆婆，你有什么主意，就痛快说出来，别在这里穷卖关子！”

老叫化子裘羽一见此情，眯缝眼盯着扁小鹊，笑嘻嘻地道：

“傻小子，你先安静一下！现在，要紧的还是让他们两个，去赴方才火灵官的约会……”

说话间，裘羽已将视线移向凌震宇和水芙蓉。

一听此话，扁小鹊也安静下来，两眼直直地望着二人。

麦晋芬依然抓住扁小鹊的臂膀不放，但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麦晋芬两道蚕眉一轩，闪睛注定着面前官道中央，那盏漆黑色的铁宫灯，沉言说道：

“夜叉女屠慧君，她也有几十年未现江湖了，她这盏黑色夺命灯，曾经镇慑武林数十年。”

银拐婆婆顿住，“唉！”喘了口气，继道：

“她共有四四一十六盏夺命灯，每盏都坚固无比，而且也其毒万分。”

大伙聚精会神，仔细聆听着，麦晋芬津津乐道：

“当年，那魔婆曾经一手抖出一十六盏夺命灯，死在她灯下的不下十余高手，而中灯之人，走不过三步，就气绝身亡了。”

说到这里，她疑容满布，望着凌震宇、水芙蓉二人，又道：

“今天不知是你们侥幸，还是她格外开心，竟这么便宜地放过你们？要知道，武林中人，有哪个见此灯不畏惧三分？”

言讫，凌震宇与水芙蓉双眼微露惊色，注视着麦晋芬，一语未发。

这时麦晋芬已将扁小鹊松开。

扁小鹊环眼眨眨地，望着面前的黑色夺命灯，背脊觉得起了寒意，回想自己，曾经与她同骑一驴，一日夜之久……

此刻，他已畏缩地站到老化子裘羽的身旁。

麦晋芬一眺，向正北延伸的官道远处，恍然大悟，嚷道：

“小伙子，你带着芙蓉这丫头，速追那火灵官去吧！老婆子如果猜测不错，你们俩人一定有奇遇机缘！”

她说着一顿，敛回远眺的视线，又道：

“鲁大先生，与他老伴‘散花娘’杨秀春，你们别听这名字古怪，他们却是一对正道中的侠侣！武林人士对他们可是非常尊敬！”

稍顷，麦晋芬喘了口气，续道：

“但，不知怎么却被黑杀教，将他二人困了数十年，这事你们也许将会知晓，怨老婆子不知其中原委，所以无法详细告诉，好啦！你们即刻起身去吧！”

凌震宇与水芙蓉听到这里，二人会意地互望了一眼。

剑眉微建，凌震宇问道：

“婆婆，我们去了，那你们三人呢？”

铜铃眼一眯，麦晋芬笑容微浮，哑声道：

“我们将去黑杀教附近等候你俩。不过，三日后，老婆子定要闯一闯他们总坛，到时候也得扰他个‘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水芙蓉此刻玉颊含笑，闪动着一双明眸，望着麦晋芬这会古怪精灵的神气，掩口娇笑起来。

凌震宇正要向三人告别之际——

麦晋芬双睛暴瞪着水芙蓉，大嚷道：

“丫头片子，笑什么？快走吧！”

说着，她一望身旁的裘羽和扁小鹊，忙嚷道：

“我们也走吧！”

麦晋芬举足欲走，忽然瞥见立于官道上的黑色夺命灯，又嚷道：

“这盏鸟灯，老婆子带在身边好啦！”

## 十四、荒冢中 意外获宝

她趋前俯身将铁宫灯拾起，用一方手帕，小心翼翼系在腰际。

收拾停当，也不过是瞬间的事，她首先身形倏晃，兀地一道蓝影，闪入松林之中，斜向里的一条小径，疾奔而去。

见此情形，老叫化子裘羽抓着扁小鹊，身形紧跟，也疾射松林深处。

眨眼之间，老叫化子与懒黑虎扁小鹊二人，已在十丈之外。裘羽笑哈哈地，回头道：

“娃娃们，快去吧！不要第一次就要人家等你们，是不礼貌的。”

懒黑虎扁小鹊也回首嚷道：

“凌兄弟，芙蓉大妹子，我懒黑虎等你俩，救我师父，同玄真道长……”

三人身影，很快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月辉仍然如银。

水芙蓉螭首微偏，杏目圆睁地一瞥身旁的凌震宇，秀颊含笑，道：

“凌兄，我们走吧！”

凌震宇忙自收敛回目光，望着水芙蓉，欣然地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身形纵起，疾朝适才火灵官鲁道亨的去向，直奔而去。

当时，他们所行的方向，是朝着正北。二人一急，连来时的坐骑，也不要了。

疾行中，水芙蓉偏首，问道：

“凌兄，这条路不就是方才黑杀教所去的一条路吗？怎么……”

蛮不在乎，凌震宇答道：

“管它呢！反正鲁大先生他老人家相约的地点不远……”

说话间，刚才俩人置身的那片松林，已经退在身后约有里许之遥了。

俩人眺望一瞥，周围是一片白茫茫，虚荡荡的无垠的荒野。蓦地——

水芙蓉猛然停下，她如飞的娇躯，倏伸玉臂，纤指指着官道左前面，约有一箭之地方，螭首微偏，望着也已驻足在身旁的凌震宇，喜色盎然地，娇声道：

“凌兄，你快看！”

凌震宇早已发现，那是一片偌大的荒冢墓地。

因此，他忙应道：

“蓉妹，那可能就是鲁大先生，他老人家邀约咱们，去相会的地方。”

水芙蓉“嗯”了一声，望着那片荒冢，心喜地道：

“咦！那不是那只金猴吗？”

就在水芙蓉鹦语方毕的刹那，凌震宇突然觉得眼前金影一闪，只见那较近的一座荒草茸茸的古坟堆上，站的正是那只火眼金猴。

神色大喜，凌震宇答道：

“蓉妹，你说得没错，那正是那只金猴。”

语音一毕，二人面泛喜色，转眼互望一眼，会意之下，他们不再迟疑。

当下，二人舍去黄土官道，径取道漫野田垌，疾身朝荒冢处，扑了过来。

喘息之间，凌震宇与水芙蓉，已经联袂伫立在一座边缘处的古墓之前。

二人满怀喜悦，望着那伏身于荒坟顶端的火眼金猴，凝视了片刻。

而那金猴火眼一展，注视着他们二人，兀自轻叫了声：

“吱吱！”

轻叫甫毕，一条金光闪烁的身子，蹿起丈余，凌空金影一旋，游行了半弧，轻飘飘落向荒冢深处，一座高大的坟墓之前。

凌震宇与水芙蓉，长身跟至。

定睛一看，就见在那高大的荒墓之前，通向墓中是一个圆可钻进一人的大洞穴。

二人见状，不禁大怔，全身毛骨悚然。

而那火眼金猴，此刻见凌震宇与水芙蓉，已立身坟墓之前，它回头又是朝二人轻叫一声，兀自身形腾空，金影一闪，穿身入穴而去。

凌震宇与水芙蓉一看，心中各自疑虑百般，万思不解。

立时，凌震宇心中电忖道：

“难道，那鲁大先生是被黑杀教幽禁在这古墓之中？如果真是如此，周围又为什么不见，黑杀教的教徒把守呢？”

水芙蓉此时，何尝不是这样的思忖着？

就在二人心中疑惑不解之际——

眼前金影一闪，即见那火眼金猴又自那墓穴之中，穿身而出。

而它手中竟将在松林内，所持的那块太极令牌，又拿了出来。

二人一见此令牌，心下更是怀疑，他们双眉微蹙，定睛细看，这才发现金猴的令牌，系着一张纸条。

凌震宇不再考虑，疾俯身形，伸手将牌下所系字条解下。

他迅速地，将字条展在水芙蓉面前，二人借着如银的月色，仔细端详，只见字条上面，草率地写着：

娃娃：

对此墓穴，万勿生疑！老朽与我那老伴“散花娘”杨秀春，昔日即居于此穴之中。

入穴之后，约行十余里，就可与老朽相晤，待我们相晤之时，已是置身在黑杀教中。

良机勿失，切记，切记！

火灵官鲁道亨笔

凌震宇与水芙蓉，看完字条之后，不禁有些茫然无措之感。

玉女神笛水芙蓉，此时正微昂着螭首，凝望着当头蔚蓝的星空，对于去否做着慎重的考虑。

“吱吱！吱吱！”

蓦地，立于他俩面前的那只火眼金猴，似是不耐地催促着，昂头望着他们，又是轻叫了声。

凌震宇偏道一瞥水芙蓉，剑眉微锁地道：

“蓉妹，既来之，则安之。我想那鲁大先生，跟我们无冤无仇，应该不会害我们的……我们不该对他太多心！”

水芙蓉回头，附和地道：

“我想也是这样，凌兄那我们进去吧！”

凌震宇一闪星目，坚毅地点着头。

他口中虽然说，应该不会有危险，但暗地里，却运起先天天气功，保护着自己身子。

水芙蓉看着金猴，轻叫道：

“猴儿，烦劳你引路吧！”

那火眼金猴，摇尾点首，口中一声轻叫，转身穿穴而进。

凌震宇道：

“蓉妹，我先进，你在后面跟着好啦，以防有什么变故！”

水芙蓉应声道：“好的。”

当下，凌震宇伏下身子，蛇形一般，将身躯缓缓地钻入墓穴之中。

墓穴之中，出乎他意料之外，竟不是他脑中所想像的，尸骨累累，污臭难闻。

想反的，这墓中只有一口净洁无比，干燥非常的棺木，里面却是纤尘皆无，而且，不知何处飘来一丝幽郁的香味。

水芙蓉这时，也已进入墓穴之中。

心神一畅，凌震宇道：

“蓉妹！你可闻到不知哪儿来的幽香之气？”

蛾眉微蹙，水芙蓉秀目圆睁，朝墓中四壁一察，道：

“凌兄你看，那金猴还在这儿等我们呢！”

凌震宇闻言，朝着洞深处一望，原来那是一个宽可容人的通道。

这洞之内，却是漆黑如墨，待眼睛习惯后才有所见。

他暗自忖道：

“这洞可能深长二十里，通往黑杀教，实在难以叫人相信！”

暗忖间，水芙蓉道：

“凌兄，那股幽香，就是由这洞内飘出来的。”

说着，她又对金猴说道：

“猴儿！可是要引我们入此洞内？”

火眼金猴闻言点头。

它是只灵性的金猴，有它领着实在是叫人可安心的。

双眼一闪，凌震宇露出坚毅之色，道：

“猴儿，带我们进去吧！”

火眼金猴，身形一转，已向洞内走去。

凌震宇与水芙蓉会意地互望一眼之后，凌震宇又伏下身軀，爬行着，进入另一个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口中。

水芙蓉随后跟着爬行。

而也就在这时候，凌震宇爬行的身形，忽然一顿，心中暗自叫苦不迭。

洞内忽然觉得冷气侵肤，他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感到洞内阴森不已，毛发根根倒竖起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现在，他已爬行了约有丈余之远，洞中依然只能容纳，他爬行的身形。

他不能问，他只能爬，继续地爬。

即使他想问，火眼金猴也不能答复他。

所以，他只有忍着气地爬！

忽听水芙蓉苦叫道：

“凌兄，我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罪，这个洞太狭窄了！”

凌震宇含糊地道：

“别着急，也许前面能有人立而行的地方。”

其实他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能立着的地方。

他安慰着水芙蓉，同时不也安慰自己吗？

后面又传来水芙蓉的声音道：

“你在前面看到了什么？”

凌震宇道：

“什么也没看到！前面黑鸦鸦的一片，所能见到的只有金猴的身形。”

水芙蓉再也没有出声，于是二人只好静静地继续往前爬行着。

一股股阴霉的泥土气，夹杂着那缕幽香之味，冲刺着他们的鼻孔。

他们只是盲目地随着金猴的身形，爬行着，往前爬行着！

狭窄的土洞中，沉寂的只有他俩爬行时的细微声响。

“吱吱！”

陡然，那前面而行的金猴，回首闪动着一双晶晶的火眼，轻叫一声。

凌震宇的星目中，却已失去了它的身影。

爬行的身躯一缓，凌震宇朝后叫道：

“蓉妹，前面可能拐弯了，金猴的身影不见了！”

水芙蓉微弱无力地应了声，道：

“凌兄，我们已爬行有几个时辰，暂时休息一下吧！”

凌震宇道：

“爬过这个拐弯处，再休息如何？”

半晌，水芙蓉始道：“好吧！”

孰料，蠕蠕地爬行过拐弯的地方，土洞依是狭窄异常。

此后，他们行行歇歇地蠕动着，不知过了多久，二人已精疲力尽，饥肠辘辘……

而那古墓外的大地上——

此时，已是日落西山，黑夜降临的时分——

蓦然，一股奇腥无比的焦臭之气，随着迎面而来的阴风刺二人鼻孔！

登时，凌震宇与水芙蓉的神智晕眩，懵懵直坠入梦境一般，“轰”然一声，犹如雷鸣似的，身形陡地悬空，疾转而下。

“嘿嘿嘿！”

也不知几许何时，二人身躯之上，直若被人挥拳打了一下，神智惊醒了过来。

继而，耳际灌入一声苍老的口音道：

“娃娃，醒来吧！哈哈——”

闻声，二人一惊，忙自展目望去。

啊！触目之处，景象阴森，在一种暗紫的光线之下，二人穷目看清，此刻，置身之地，乃是宽广两丈余的地穴中。

幽香，腥臭的气息，又浓烈地冲进鼻孔。

此处的景象，简直无殊于十八层地狱，二人心惊胆寒地怔住了！……

水芙蓉闪动她惊悸的一双明眸，迟滞地察看着地穴中的一切景象。

“啊！”

突然，她惊呼一声，紧闭起双眼，再也不愿睁开眼睛去看。

凌震宇，此刻，不禁贸然跃起身形，双掌朝着一个石榻之上，疾然挥去！——

“哈哈！”

凌震宇双掌击出之后，突地那石榻之上，兀自爆起一声苍老而凄凉的朗笑。

发笑之人，原来是那“火灵官”鲁道亨。

忿怒万分的凌震宇，双掌击空，倏忽间，立觉一股潜力袭身，顿时疾扑的身形，突然觉得一阵软麻，身形一个踉跄，已经瘫痪在地。

原来，当凌震宇醒来之时，发觉如同置身地狱中，只见洞内被一种刺目的紫光笼罩，地上满是累累如山的骷髅白骨，惊恐之下，才有这贸然的举动。

靠他右面的穴壁下，安放两张碧绿色的石榻，一张石榻的上面，盘膝端坐的，即是火灵官鲁道亨。

而另一张石榻上面，却是一位白发老太婆。

她正仰卧于石榻上面，她枯瘦得仅剩下一副骷髅架子！

那老太婆的全身，只上体穿着一件玄布破旧的短衫，而她的下体，连一丝肌肤也没有，现在，呈现在石榻上面的，只是一付皤白的腿骨，尚连在她的两股的上面。也许稍微移动的话，那付腿骨必会脱落。

然而，让人诧异的却是她的脸部，秀美异常。

她有明澈如水的秀目和黛眉，瑶鼻，樱口，贝齿，玉颊，而能够代表她年龄，唯有她那满头苍白而透着一层微光的银发。

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没有人能知道！

凌震宇除了惊讶外，就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两眼像死鱼般地瞪着眼前的景象。

那两张碧绿的石榻之前，约莫三数尺处的地上，正摆置着一个六尺见方，一尺深的石槽，周围堆积无数颗大小不一，血肉尽退的骷髅头。

石槽之内，竟是盈盈的闪着墨绿浆液，那浆液散发出一种腥臭无比的气味！

而也就在那浆液之中，正盛开着两朵睡莲，一红一白。

此时，那两朵莲花一侧，秀挺的绿茎上，倾斜地，顶着两个，重现如拳的莲实。

凌震宇这时才知道，那入洞时的幽香气味，即是两朵睡莲所散发出来的。

此外，这洞穴中，靠那老太婆的石榻前，尚放置着一座丹炉，丹炉上面的丹鼎之内，正袅袅地冒着数缕热气，热气中荡漾着一股浓浓的药香味。

可是让人惊讶的是，丹炉中所燃烧的，居然是一根根的白骨。……这时，正绿焰熊熊地燃烧着，冒出一缕白烟……

忽闻那火灵官鲁道亨，朝着对面石榻上的美面的老太婆，笑道：

“秀春，你看这两个娃娃如何？”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不禁展目向那老太婆望去，心中这才明白，老太婆就是那“散花娘”杨秀春。

散花娘杨秀春，面色喜悦地望着他们二人，笑了笑道：

“很好，很好！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美质良材！”

鲁道亨微微一笑，看着蜷曲的凌震宇与水芙蓉，慈祥地道：

“娃娃，你们奇怪这里的一切，是吗？”

此刻，凌震宇与水芙蓉，都在聚精会神地望着，眼前石榻上的两个老人。当他们闻言，均是缓缓地点头回答而已。

鲁道亨神色骤呈暗黑之色，倏然长叹一声，道：

“唉！说来话长，也许是前缘注定，命该如此！……娃娃，你们看到这两株莲实吗？”

说着，他伸手指着地的中央，所置的那个霉黄色的石槽中，两株盛开的一红一白的睡莲。

顿了顿，又道：

“这两株睡莲，那红色的一株，名叫‘阴精玉莲’，那株白色的名叫‘阳髓玉莲’……唉！祸端也就在这两株玉莲上。”

睁大眼睛，水芙蓉好奇地问：

“什么祸端呀？”

神情木然，鲁道亨怅怅地道：

“当年老朽蜗居云中山区的一个蛇谷中，而也就是为了这两株玉莲……这两株玉莲原本是永无结实的可能，后因它被谷中的群蛇，所吐出的一种毒液，所滋养着……”

闻言至此，凌震宇与水芙蓉，这才对面前的一切景象，除去心中的那股悸然之感，神情也恢复如初。

但，凌震宇对适才之举，心中感到有些歉意。

水芙蓉见那鲁道亨语止，似在沉思，她秀目一转，娇声问道：

“你老人家与这老婆婆，怎么会到这鬼洞中来呢？”

双眉紧蹙，鲁道亨幽幽叹道：

“有一年，这两株玉莲被一个恶魔发现了，她为了觊觎这玉莲，当时，我与秀春两人，都被这魔头给骗了……”

闻言立怔，凌震宇忙道：

“那人是谁？”

鲁道亨两眼一闪怒恨之色，道：

“她就是昨夜，你们在林中见到的夜叉女屠慧君！”

水芙蓉一瞥右塌上的那位老婆婆道：

“这位老婆婆可就是‘散花娘’杨秀春老前辈吗？”

那老太婆秀美的面颊上，泛出一丝笑意，朝着水芙蓉慈祥地一笑，点首作答。

天真可爱，水芙蓉问道：

“老婆婆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

散花娘杨秀春，秀面骤沉，一片黯然神伤之色。

鲁道亨道：

“这就是受骗的原因了。当时，夜叉女屠慧君想要我蛇谷中的，这两株千年玉莲。……她就说，她能让它生出莲实，——唉！说实在的，这玉莲我也知道是会生长莲实。可是，那培养的方法，实在太过惨毒啦！教我怎么能……”

说着，他伸手指着玉莲，续道：

“这两株玉莲所以叫做‘阴精’、‘阳髓’的意义，那是要用人体的骨髓来培养，始才可以结实的。后来，我一再不同意这样做，而更不同意将此玉莲，被此恶魔获为己有，所以……”

凌震宇一听到这，见鲁道亨满面仇恨之色倏现，心中已悉，定是怀恨那屠慧君老魔于心。

沉吟须臾，凌震宇，便自恨声道：

“鲁老前辈，这婆婆的玉体，定是中了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的什么巨毒喽……”

鲁道亨恨声答道：

“‘万毒化肌散’……五十年了！她……她成了这个模样！”

语音未了，他悲伤的语调，再也不能说下去了，泪水濡濡地，挂上了俩老人的面颊。

人世间没有比老人的泪，来得更凄凉，更教人肝肠寸断的！

凡事人都会为他俩掉泪，愤怒的！

水芙蓉是人，所以她生起了怜悯之心，也轻轻地啜泣起来。

凌震宇怒火炽燃在他的心头，仇恨而惨毒得双眼尽赤了，他气忿地道：

“两位老人家，且勿难过，我凌震宇一定要为婆婆报仇！”

顿时，洞穴中，被一层悲伤哀怨的气息，所笼罩着！

杨秀春忽敛伤心之色，道：

“好孩子，老身先谢谢你啦！”

接着，她对鲁道亨道：

“老伴，莲实还差多少时辰，才能服用呀？”

屈指一算，鲁道亨忙道：

“还欠半个时辰。”

愁颜立展，杨秀春又道：

“老伴，你快将服用后的一切，告诉他们吧！我这‘补脑益肢丸’，也已煮煎了五十年，现下已经练成了，待我服下之后，我们不是还要赶回去，我们的‘蛇谷’吗？”

鲁道亨一望凌震宇和水芙蓉，满面喜色，应声道：

“好的！秀春，你先养养神，我就将服下阴精、阳髓玉莲实后的一切事情，告诉这两个娃儿……”

此刻，凌震宇与水芙蓉，心中已经明白面前的这两位老人，约自己来穴中的用意何在了！

稍顷，水芙蓉倏然娇呼道：

“老前辈，我不服用这东西！”

火灵官鲁道亨，见水芙蓉如此模样，双眉一轩，道：

“娃娃，万勿固执，老朽不是为了今日，早就离开这里了！”

不觉诧异，水芙蓉道：

“哦？”

鲁道亨继续道：

“你们适才进来时的土穴，就是十年前金猴儿，为老朽挖凿的！”

金猴听到此，“吱吱！”轻叫了两声。

“这洞穴，并不是普通地质，乃是一种红岩层，而这是一间石屋，石屋之外，洞中都是黑杀教酷刑囚房。”

此语一出，凌震宇和水芙蓉心中惊讶。

鲁道亨又道：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无辜的生灵，每日均有三人的骨髓与脑浆，灌溉这两株阴精、阳髓玉莲。”

水芙蓉一动不动地，秀目圆睁，像中了邪似地，望着鲁道亨。

凌震宇也是激愤地，倾听着。

鲁道亨幽然地道：

“娃娃们，别看这玉莲是被人髓、脑浆灌溉的，但决不难吃……”

水芙蓉秀靛微昂，急声辩道：

“前辈，晚辈的意思，不是怕难吃，我只是想将这莲实，留给杨老前辈服用，借此诊治她老人家的肢体……”

黛眉一展，杨秀春觑着水芙蓉笑道：

“丫头，老身不用那莲实疗伤的，现在即使用莲实疗伤，也已晚了。况且，老身是近百的朽木之人！丫头，你要听话，老身才高兴……”

水芙蓉苦着脸，无可奈何地，朝着杨秀春笑点螭首。

杨秀春一笑又道：

“这才是好孩子！”

凌震宇岂是贪心食用莲实之人？

但是，他只有以感激，而又不忍再伤痛老人的一番心意的表情，来表示他的处境！

鲁道亨哪有不知之理，心中不禁暗赞，忖道：

“这娃儿好个倔强的性子！唉！老朽当年不也是如此吗？”

心忖至此，在他将近枯涸的心湖中，微微地激起一丝笑意的涟漪，继而，鲁道亨又道：

“娃娃，此下，要切记老朽之言！”

全神贯注，凌震宇问道：

“老前辈请说，晚辈无不遵从。”

鲁道亨微笑颌首道：

“半个时辰莲实即可成熟，服下之后，即迅速盘膝坐于老朽的石榻上面，摄神静虑，行功一周天，使本身功力，引导莲实所化的一股热流，运行于周身百脉诸穴，而后迫其归潜在丹田。娃娃，你等可要将老朽的话，谨记在心！”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俱是点首作答。

杨秀春转道：

“老伴，我那补脑益肢丸，现已炼成，快为我起炉吧！”

鲁道亨忙立起身形，来至丹炉之前，即将那青铜丹鼎取下。

顿时，只见他伸手入内，毫不怕烫，取出一块有手掌大小，黑绿色的流体，合掌搓了几个球状的丹丸，送入杨秀春的口中。

杨秀春的脸上，笑容满面，疾速地服入腹中，直到最后一粒，她一瞥凌震宇，笑道：

“娃娃，将这粒补脑益肢丸，留在身边吧！以后，如果遇像我这样的人，尽速给他服用这粒丹丸，保管无虑！”

凌震宇如令趋前，接过那粒黑绿色、焦臭无比的补脑益肢丸，揣入怀中。

开心一笑，杨秀春道：

“现在我要休息了！老伴，那魔婆何时前来取这两株玉莲实？”

面显悦色，鲁道亨泰然道：

“今夜子时来取！”

杨秀春一笑，道：

“距现在还有几个时辰？”

沉吟一下，鲁道亨答道：

“三个时辰！”

笑颜不减，杨秀春道：

“那太好的……老伴，你不是要将那套‘无极拳’授予两个娃娃吗？”

恍然大悟，鲁道亨道：

“是呀！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鲁道亨看着凌震宇与水芙蓉，道：

“娃娃，莲实尚差半个时辰，趁这时候老朽传授你们一套无极拳法，待一会儿，好为老朽抵挡那夜叉女，护送老朽与我老伴二人，闯出此处！”

此刻，散花娘杨秀春，将眼一闭，静卧石塌，状似调息运功。

鲁道亨走向前道：

“这无极拳共是五招，但却是变化万千，挥扫自如之外，却是层出不穷，招中套招，式式变化无穷……”

稍停，他身形已缓缓地游动起来，双拳也是由缓而快，翻腾飞舞起来。

鲁道亨边练边道：

“娃娃们，定要留神默记！”

半个时辰，在凌震宇与水芙蓉反复习拳中，悄然地消失了。

“娃娃们，快点停息下来，盘膝端坐老朽石塌上面。”

一语方毕，凌震宇与水芙蓉，双双端坐于石塌上。

鲁道亨又道：

“将双眼闭起来，吐尽气，然后深吸一口，吞气纳于丹田。”

他们二人，依言而行。

顿时，洞穴之内，幽香大作，直使人嗅之灵智清澈异常。

鲁道亨走上前去，将那株红色玉莲的莲实取下，揉成汁液，倾入一碗形的器皿之内，放置在水芙蓉的面前。

然后，迅又即将那株白色玉莲的莲实取下，如法泡制，放置于凌震宇的面前。

他再面带笑容，双手端起盛满莲汁的器皿，送至二人的唇

边，轻声说道：

“娃娃们，快饮下去吧！”

此刻，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鼻端虽是异香冲刺，但在那异香味中，依然有一股浓烈的血腥臭味。

所以，鲁道亨有先见之明，先叫二人闭起眼睛。

虽然如此，凌震宇与水芙蓉，也已开启朱唇，仰颈一口饮下，那两杯莲汁浓液。

二人在恍恍惚惚中，听到鲁道亨的声音，深沉道：

“疾速运功导引，定要潜神静虑，杂念去除，记住……”

凌震宇与水芙蓉，自饮下莲汁浓液之后，觉得一股热流灼灼地，在体内疏散开来。

于是，二人忙自摄神行功，导引那散布身内的极灼奇热的一股气流，疾然集运在一起，再由“丹田”、“阴交”、“建里”，入“中庭”、“膻中”，而“华盖”、“璇玑”，后聚“百汇”。

而后缓流至“藏血”经“灵台”，再入“会阴”，最后，再回至“丹田”。

凌震宇与水芙蓉这个时候，皆潜神静虑地置身在至深至奥的境界之中，达到物我两忘，虚无飘渺间的状态。

在二人浑然不知的当儿，那潜神调息已毕的杨秀春，秀目微转，一望正在摄神行功中的凌震宇和水芙蓉，转睛轻声说道：

“老伴，子时将到，这两娃儿行功未毕，万一那魔婆一到，事情就不……”

“妙”字未出口，鲁道亨的视线移至洞壁的一端，神色间，立罩一层惊容，忙自摆手拦阻住散花娘杨秀春的语音。

须臾，两老俱是两眼煞芒毕现，满罩寒霜，怒火炽燃。

咬牙切齿，杨秀春狠狠道：

“来了！那魔婆来了！”

“咔嚓！”

洞壁上，一声轻响，只见那斜对石塌的洞壁之上，启开了一个盈尺的小窗口。

洞内原有的那种暗紫刺目的光线，突地大减，原来那洞壁窗口处，射进来一道明亮亮的火光。

## 十五、展绝技 大破魔宫

“嘎嘎嘎……”

忽然，窗外传来一声冗长刺耳的鼻笑。

而也就在这鼻笑声中，窗口出现出一张枯瘦狰狞的面孔，那不是夜叉女屠慧君吗？

鲁道亨和杨秀春，一见此人，更是怒火万丈，两眼暴吐凌芒，逼视着狰狞的屠慧君。

霍然，石塌上，盘膝端坐行功的凌震宇与水芙蓉，缓缓睁开双眼，轻轻疏了一口大气，立刻感觉神智清爽，灵台澄澈。

二人运功已毕，转目一瞥，感觉洞中气氛似是有异，只见鲁道亨凝立于杨秀春的石榻旁，早将她瘫痪的身躯，以灰袍包裹起来。

水芙蓉杏目圆睁，望着鲁道亨，正欲启口相问，鲁道亨似是示意般的，昂首朝着壁窗外面，朗笑一声，道：

“老魔头，老朽等你数十年啦！那株莲实，哈哈，……”

他含糊笼统地说至此，停顿了下来。

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不禁大惊，心中这才知悉，原来夜叉女屠慧君已来到石室之外。

夜叉女屠慧君将窗口处的面孔缩回，闻言暴吼一声道：

“你把那两株玉莲如何了？”

她情急地，迫问道：

“可是叫你吃了？”

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此刻已昂立榻前，蓄势以待，防止猝然之变。

“哈哈！哈哈！”

鲁道亨又是一串朗笑，接着转身急道：

“娃娃们，老魔婆就要打开石门，希望你俩人，拚力抵住她，老朽就感激不尽，来日可去云中山的蛇谷小游。”

凌震宇一听，回首低声道：

“前辈，请你老放心，晚辈自会拚力抵住魔婆，你放心地离开此地吧！”

正说至此，却闻石屋之外，忽然“轰”地一声，震耳欲聋，一边石壁的石门豁然洞开。

凌震宇与水芙蓉，眼前一觉光线大明，黑影一闪之间，二人陡然暴喝一声：

“魔婆，接招吧！”

声发掌击，所击之处，“轰”地一响，石屑粉飞，尘烟弥漫洞中。

当下，凌震宇的身形一起，已蹿身来至另一洞道中，紧跟着，他双拳飞翻，一连又是数招现学的无极拳。

原来，凌震宇一掌击出的，那条黑影正是屠慧君。

屠慧君心想果不出所料，这两个老不死的定有蹊跷，在她开启门之际，早就有所预防，所以，凌震宇与水芙蓉发招攻击时，身形倏晃，刚刚躲过来势，飘身跃至洞道之中，猛向前冲出丈余。

屠慧君大惊失色，立时定睛一看，才将其跃出的人看清，心中电忖：

“怎么！会是这对娃娃？”

水芙蓉也就在凌震宇跃出石屋换招之际，也来到这宽高逾丈的另一道洞道之中。

此刻，只见洞道中，灯火辉煌，人影幢幢，立在屠慧君身后的，竟是黑杀教中的那些轻纱笼体的妙龄少女。

鲁道亨这时已背着他的老伴杨秀春，来到凌震宇与水芙蓉的身后。

洞中，已呈双方峙立的状态。

凌震宇与水芙蓉星目一扫洞中情形，就见两堂洞壁，有一间铁栏相隔而成的无数牢房。

牢房中，尽是一些满身血迹淋漓，呻吟不绝的犯人，令人惨不忍睹。

而也就在双方俱怔的刹那，凌震宇等人，眼前一缕黑影一闪而过，就在夜叉女屠慧君的身后，三丈远的洞口处，电闪射而来一条纤巧婀娜的人影。

眨眼，黑妖狐耿玉娇，身形尚差丈余之远，过来将洞中情形看清，娇声问道：

“师父！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她语声甫落，身形已至屠慧君的身旁，疾展媚眼，面色立怔，黛眉微蹙，凶神星落。

凌震宇与水芙蓉，突然现身在洞中，她哪能不疑窦丛生？

一怔之下，耿玉娇心中忖道：

“怪了！我这黑杀教中，警戒森严，尤其这九地密室，怎么可能？”

她想到这里，怒敛怔色；立时妩媚了眼神，一瞟面前丈余处的凌震宇，秀靥娇笑，柔声冶荡地道：

“哟！原来竟是你这冤家……快请吧！”

凌震宇一见耿玉娇，怒火更烈，他星目火红暴瞪着，射出两道精芒，杀机立现，大吼一声：

“黑妖狐，你少废话！”

未待他语毕，耿玉娇媚笑一声，道：

“发什么火嘛？小冤家，难道你来到黑杀教，不是想和我……”

血脉奋张，凌震宇暴喝道：

“住嘴！”

柳眉倒竖，水芙蓉娇叱道：

“凌兄，罗嗦什么！我们杀出去，好让鲁老前辈脱身……”

言讫，屠慧君满面狞色，嘶吼道：

“这是黑杀教总坛，不是松林间，没那么容易任你来去！”

凌震宇厉烈叱道：

“蓉妹，走！”

说着，电也似的发招，颀然击出四拳，径取屠慧君和耿玉娇。

屠慧君当下晃身，怒“哼”一声，扬起枯瘦手臂，挥掌抵来，大声喊道：

“娇儿，快点撤出九地密室，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让我一人收拾足够了！”

耿玉娇翻身走避，就在凌震宇和水芙蓉的突袭下，险象环生。

她怒喝道：“姓凌的，老姬今夜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说着，她飘身朝着数名披纱的少女，叱道：

“丫头们，速撤！”

语音未落，她纵身领先撤出洞外。

正于此际，“呼”地电般劲力，迎面朝凌震宇与水芙蓉面门抓下。

眼看着屠慧君，疾若苍鹰似的利爪，已抵二人的面门。

“啊！”

凌震宇左臂一架，挡住来抓，大吼一声，发拳又击向屠慧君的胸脯。

而水芙蓉呢？她不敢硬接，身躯微挪，仓促避开，然后娇叱连连，纤拳飞袭屠慧君的头部。

“轰轰……”

洞中拳掌飒飒，响声不绝。

凌震宇轻啸了声，道：

“蓉妹，我们一齐发招，冲出洞去……”

“好！”

水芙蓉双拳未停，娇应一声。

登时，洞中石壁，石屑纷飞，拳掌翻飞，仿佛是狂风暴雨，惊涛击岸。

凌震宇与水芙蓉，自饮食了那阴精、阳髓两株莲实浓液，行功完毕之后，他们体内的功夫，突然增加一倍。

此刻，二人挥击双拳，疾如狂飚般，朝屠慧君要害，纷袭而至。

哪怕屠慧君的功力，再深厚，可是却双拳难敌四手。这个时候，虽然她招架仍然狠猛自如，但也觉得眼前这两个年轻娃儿，有些辣手。

此刻，凌震宇已然运起先天气功，掺杂地施展运用，七禽掌、

连环掌以及初习的无极拳，招招狠毒，直取要害，凌厉无比：

“老魔婆，你休想逃！”

“逃”字方出口，她纤拳配合凌震宇发出的一招连环掌中，第三式“力转乾坤”，疾然变掌径取屠慧君的“商曲”，“章门”二穴。

凌震宇的这一式“力转乾坤”，十分霸道。

屠慧君眼见拳掌电闪般已至要害，当下惊喝声，身形一旋，疾电也似地飘身退撤，跃出洞外三丈之远。

凌震宇同水芙蓉哪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如影随形，紧跟而出。

“啊——”

凌震宇长啸一声，挥掌护住身形，使先天气功充满全身，形成一道，坚柔不侵的气墙，刹那之间，疾如箭矢穿空，射身洞口之外。

那水芙蓉也迅若流星赶月，疾拧娇躯，跟之而出。

就在她射身而出之际，娇声高叱道：

“鲁老前辈，快——”

她呼声未毕，鲁道亨的身形趁此空隙，快如捷豹一般，背着妻子杨秀春，纵身飘出，黑杀教的九地密室洞口。

凌震宇身形刚刚立稳，即见那怒立屠慧君身旁的耿玉娇，娇躯晃处，欺身凌空而来，似刀般，纤掌猛劈凌震宇的灵盖。

凌震宇哪敢怠慢，他不退反进，轻啸声起，身形已凌空逾丈，挥掌振去。

那屠慧君一见，鲁道亨背着他的爱妻，长身一缕银影，飚射屋脊而去，双睛几乎喷火。

“哈哈……”朗笑一声，鲁道亨疾然喝道：

“屠慧君你太狠了！玉莲实，你这生休想了！哈哈……”

说着，他身形又起，直混入夜色深处，随之，又传来一声朗喝：

“猴崽，快！我们走啦！”

他语音方毕，“嗖”地一声，金影晃处，一声轻叱，火眼金猴，已经蹿出洞外，急追过去。

就在这瞬息之间，夜叉女屠慧君岂肯放松，这么容易的放走他们？

当下，他的身躯也跟着电射而起，长啸一声，双掌直袭那鲁道亨背后的杨秀春。

水芙蓉发现，哪来得及思考，娇叱了声，腾身拦截住屠慧君，疾出纤拳，攻向对方腰腹之间的“丹田”重穴。

凌震宇与水芙蓉自冲出那九地密室的洞口，哪儿来得及思考院中情景，而于耳中听到的是院中前后俱是一片叱喝，兵器交鸣之声大作不息。

黑妖狐耿玉娇，迎面疾击凌震宇胸前要穴，瞬息，一连数掌，均已落空，迅而她媚冶地秀眸微转，就在她这一转间，计已有了，当即闪身避过凌震宇如电猛袭的一掌，倏晃香肩，飘身退出凌震宇的掌力之外。

她秀目仇恨地注视着凌震宇，突然又冶荡妩媚地一笑，娇躯婀娜地一扭，娇声道：

“追魂客！你不是要向我索取杀父的血海深仇吗？……现在我已准备妥，我自己的葬身之地，你可敢跟我来？哈哈——”

语毕，发出一串淫声荡笑，她娇躯倏晃，体态婀娜地飘身，

径朝内院而去。

凌震宇暴喝一声：

“那又何妨！纵是龙潭虎穴，刀山火海，我也不怕！”

他语未毕之际，突地即闻丈外处，爆起一声大嚷道：

“小伙子！小心那狐狸精的淫术毒计……”

凌震宇闻声，立觉心神一怔，疾忙转目一瞥，院中灯笼火把照耀之下，人影幢幢，杀声连连，竟是数处打斗的场面。

正于此际，耳畔已传来一声熟稔的大嚷声：

“小伙子，快去吧！我老婆子同老要饭的，都在这里呢！”

这时，凌震宇已然看见，那正被黑杀教中的金、银香主，及无常吊客师徒数人围斗在其中的，正是银拐婆之麦晋芬，侠丐裘羽，以及懒黑虎扁小鹊三人。

凌震宇当下，也未及答应麦晋芬，兀自疾射身形，追逐黑妖狐耿玉娇，跃过数道屋脊。

凌震宇他腾跃凌空的过程中，疾目一扫，黑杀教盘踞的总坛，瞰目尽是一片偌大的庄院，亭台楼阁，飞丹流帘，好不雄伟豪华。

耿玉娇身形一顿，已在凌震宇面前丈余的一道屋脊之处，飞身跃入另一院落，星驰电射向前面一座美仑美奂，华丽非凡的大厅之中而去。

大厅内外灯烛辉煌——

凌震宇艺高胆大，衔尾追逐进去……

瞬息之间，凌震宇已经电射而至，大厅之中，展目一扫，中央上空悬挂着数盏琉璃宫灯，流苏垂珠内耀炫目，辉煌无比。……而大厅四壁却是空旷，一物皆无，耿玉娇的身形，早已杳无

形迹。

凌震宇展目搜索，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块黑漆涂染的长匾，上面楷书写着“销魂禁宫”四字。

蓦然，“咔嚓”一声，正壁上洞开两扇石圆门，凌震宇凝视之下，只见石门之内，竟是一条极其深远的地洞甬道。

凌震宇心中不禁迟疑，继而面色一沉，杀机犹浓地，嘴角处浮出一丝冷酷的笑意。

立时，心中电忖，狠声自语道：

“哼！少爷既来之，则安之！这洞中哪怕再凶险，我凌震宇也要向你黑妖狐耿玉娇索取当年，夜袭先父的血债！”

他电忖至此，星目怒焰炽燃，周身运起先天天气功，双掌护身，风驰电掣，径朝洞中进去。

销魂禁宫的洞中，石壁光滑如镜，珍珠粒粒，镶嵌洞顶之上，明亮辉煌，炫眼夺目，光华一片。

而其所异的是，洞中杳无人迹，阒无声息。

虽然凌震宇有恃无恐，但心中不禁暗怔不已。

他小心翼翼，走了丈余。

突然停下步子，星目中，怒焰大炽，电扫眼前景色，竟是一间宫殿式的宽大石室，忽地扑鼻，飘来一缕奇异香味。

石室内，宫灯巨烛通明，地铺红毡，中央之处，设有一张绣榻，围幔乳色轻纱，飘垂罩住整个绣榻，锦裘网褥富丽奢华。

石屋铺地红毡之上，围绕着锦榻，尽是一对对的赤裸女，乳峰臀浪，粉腿玉臂如材，淫声荡语绵绵。

凌震宇真的是陷入淫窟，心中慕燃的怒火，在猛烈地焚烧着他整个身躯。

仇与恨，在他的脑际，汹涛骇浪般地，嘶鸣着，冲击着。

而那锦榻之上——

此刻，正横陈着一位玉塑一般的娇躯。

她，正是黑杀教的教主，黑妖狐耿玉娇。

耿玉娇全身赤裸，毫缕未挂，她冶荡妩媚地闪动着一双勾魂眼，正黛眉频轩的凝视着凌震宇。

良久，良久——

“格格……”

忽然，耿玉娇银铃般娇笑。

继而，她娇躯微扭，曲线婀娜尽呈，鹦声淫冶地道：

“凌震宇，这儿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你……你还不懂吗？格格……”

凌震宇愣住，没想到有这种葬身之法。

秋波横送，耿玉娇又道：

“凌震宇，你还要我教你一种报……仇……之……法……吗？”

接着，耿玉娇又妖冶地，笑了起来。

凌震宇一双灼灼如炬的呆目，怒火炽燃地仇视着耿玉娇的冶荡之态。

锦榻上，耿玉娇一条赤裸裸的娇躯，曲线婀娜的微微地扭动了一下，顿时她的身子成了俯卧的状态，纤腰浪般微扭颤动着。

凌震宇瞪着喷焰的星目，满面煞气重重，呈现着一种怒极时的青白之色，他愤恨地怒“哼”一声。

耿玉娇的娇笑停止了。

她，闪动着一双秀目，淫冶地注视凌震宇。

随之，她黛眉微轩，仍然是冶荡荡地道：

“凌震宇，你……你快过来救一救我吧……别先对……对我如此冷漠……”

耿玉娇淫冶万状地柔语着，她此时的双睛吐露，一种央求淫荡的色彩。

她以交颈共枕的面首一般，来接待凌震宇，几乎忘了自己面前的凌震宇，是向她索取父仇而来的敌人，她正被欲火燃烧着。

突然，凌震宇怒吼一声，道：

“淫妇，快将衣服穿起来……”

凌震宇喝毕，耿玉娇媚眼圆睁，全身香肌一颤，稍顷又娇媚地道：

“凌震宇！我是围歼令尊的人之一，但……你能不能先答应我一个要求？”

星目微转，凌震宇厉喝道：

“你还有什么要求？快说！”

气定神闲，耿玉娇一笑道：

“冤家，你过来嘛！格……”

她樱口微张，又吐出一串银铃似的淫笑，双眸冶荡地望着凌震宇柔声又道：

“冤家，过来嘛！难道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说着，又见她玉臂微扬。

那股冲鼻飘来的异香，骤的，更浓了！

凌震宇立刻觉得神智有些懵懵然，随后，他的心，在微妙地跳动着，他的血液，在沸腾着，在燃烧着。

“冤……家……”

这声音，在凌震宇听来，是多么的温柔，是多么的诱惑。心神一紧，凌震宇突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昂首猛喝道：“淫妇，你好狠毒啊！哼，这等伎俩，少在我凌震宇的面前施展……”

他语音未尽，耿玉娇暴露一丝凶愠之色，她的娇靥立浮寒霜，乳波臀浪一颤，蛇般的纤腰一拧，肤色晶然的娇躯，由那锦榻之上，轻拨围幔轻纱，闪身径朝凌震宇的怀中冲来。

喘息之间，凌震宇将被耿玉娇搂入怀中，他蓦然一惊，不敢怠慢，疾也闪身，刚好躲过耿玉娇的一扑之势。

耿玉娇赤裸裸的纤躯，一扑已空，又疾然转身，玉臂微扬，蛇腰一拧，娇冶地又是一声轻叱：

“凌震宇，你好混呀？”

她语声未落，纵身又朝凌震宇扑去。

凌震宇一闪之势未稳，又见耿玉娇身形又到，当下，右掌微微朝外一翻，立时一股劲力吐出，暴喝道：

“淫妇，回到你那葬身的锦榻上去吧！”

耿玉娇眼看二次扑身，玉臂要把凌震宇搂在怀中，岂料凌震宇身形未稳，猛喝一声，单掌径朝她胸际袭击而来。

一股雄厚的劲力，顿时潜至要害，她面色骤然一惊，哪还来得及思考，正想撤回身形，但仅一毫之差，身形已被凌震宇的掌力抵住。

“啊！”

她惊呼一声，赤裸裸的一条娇躯，不由自主，顺着凌震宇推出的掌力，凌空向着背后锦榻之上跌去。

“砰！”地一声，娇躯已被摔落在，轻纱幔帐之中的锦榻上。

见一掌得逞，昂藏之躯，威然凝立未动，转目一扫，锦榻周围，红色的地毡之上，数对的赤男裸女，此时已无踪影。

见状，凌震宇神色不禁一怔。

而也就在凌震宇一怔的刹那，耿玉娇又“格格”地娇笑起来。

凌震宇白光一闪，注定蜷曲在锦榻上的耿玉娇，此时只见她秀目含威，正娇媚万种地注望着他，满面依然吐露那种淫冶之态。

突然，耿玉娇赤裸的娇躯，在锦榻微微之一扭，媚眼微展，道：

“凌震宇！姑奶奶本要你消受一番销魂蚀骨的鱼水之欢，云雨之乐……”

凌震宇闻言，抢喝一声，怒道：

“淫妇，住嘴吧！”

耿玉娇一声娇笑，道：

“凌震宇，来！快听姑奶奶的话，保管你尝到甜头后，一定还想再要，到时别怪我不依你哟！”

双眉一扬，凌震宇狠狠地道：

“淫妇，你这套狐媚之术，对我凌震宇是起不了作用的，别徒自妄想了！”

一敛淫笑，耿玉娇遽变怒容，道：

“凌震宇，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哼！姑奶奶就不信你追魂客有多大的气候，就是你师父七禽叟来了，也休想出此销魂禁宫一步！”

“哈哈……”

凌震宇仰首一声长笑，星目仇恨之色暴射，厉声向耿玉娇大

喝道：

“淫妇，少爷就先给你点苦头吃！”

一语方毕，凌震宇身形疾进，伸手径朝锦榻上，耿玉娇的肩井点去。

耿玉娇的本事了得，就在凌震宇进身之际，娇躯一弹，倏然凌空射出轻纱幔帐，落身在锦榻之后八尺，满面煞气毕露，怒哼一声，秀目微转，朝着背后娇叱一声：

“孩子们，快将他拿下！”

说着，凌震宇星目一闪，就见他背后石壁处，洞开一个圆门。